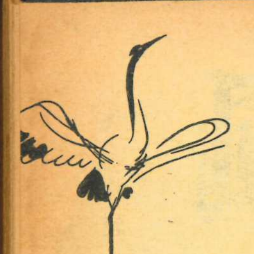
# 武俠世界



$2.00

601

由是期刊出・震撼武俠文壇巨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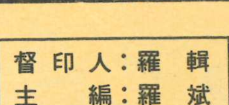
古龍 先生最新巨著

## 『流星・蝴蝶・劍』



本故事描述書中人像"流星"般的光輝而短促，"蝴蝶"般的鮮艷而脆弱，祇有"劍"才能永恆，這是新派結構的俠情小說，結構內容情節的確不同凡响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 45.00 |
| 一年港幣 | $ 88.00 |
|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 51.00 |
| 一年港幣 | $100.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 武俠世界


第60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神出鬼沒・笑傲江湖・激烈技擊奇情俠義鉅製

監製　何麗荔
編導　陳烈品
武術指導　劉家良

敬請注意・公映日期

仙鶴港聯影業公司鉅獻
伊士曼七彩國語闊銀幕

聯合演出　石堅　林靜　馮淬帆　唐迪　陳濠

# 飛俠神刀

Flyer & Magic Sword

美艷玉女　范凌
銀壇硬漢　田野
泰國影帝　乃密
領銜主演

CRANE 港聯 SCOPE
仙鶴七彩闊幕

# 大俠金旋風



一期完巨型俠情小說

倪匡•文
培新•圖

## 金光熠熠

日頭很猛，在陽光的照射下，幾乎每一樣東西，都閃耀着一重光芒，連被馬蹄揚了起來的塵土，在陽光之下看來，也都閃閃生光。

在那樣猛烈的日頭下，很少有人趕路，但是一騎却沿着官道，疾馳而來，馬上的人，戴着竹笠，不斷地加着鞭，從道上揚起來的塵土，貼在已被汗濕透的馬身上，一匹白馬，幾乎已變成了黃馬。

一人一騎，直到馳進了一條兩旁全是參天古木的林蔭道上，才陡地勒住韁，停了下來。

那條道，由於兩旁全是枝葉茂密的大樹，是以一點陽光也不透，有不少行旅，全在樹蔭下休息，有的以竹笠蓋着臉，睡得鼾聲大作。

在樹下，也有不少攤檔，有的賣瓜，有的賣漿，都圍了不少人，還有一個賭攤，做莊的撩臂揮拳，將骰盅的骰子，搖得「嘩啦啦」直響，圍在賭攤旁邊的人，滿頭大汗，神色緊張。

林蔭大道中至少有上百個各色人等，那一騎疾馳而來，並沒有引起什麼人的注意。

駿馬被勒定之後，馬上那人一翻身下馬，掀起斗笠，用手抹了抹臉上的汗。

他是一個年輕人，實在太年輕了，以致看來，他一人一騎在官道上急馳，實在顯得太嫩了一些。

可是儘管他年輕，滿面風塵和汗水，也蓋不住他臉上的那股稚氣，但是，他却緊抿着嘴，臉上的神色，極其嚴肅，雙眼之中透出着一股鬱怒之氣。

他牽着馬，慢慢地向前走着，從林蔭道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

雖然仍然沒有多少人在注意着他，但是他却在注意着每一個人，他的目光很銳利，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打着轉，可是却又一聲不出。

直到他來到了林蔭道的盡頭，他才轉回身來，馬兒噴着氣，他又緩緩地走了回來，他走過了賭攤，在三個躺在地上，將竹笠蓋着臉在瞌睡的人面前，停了下來，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突然足尖一挑，已將其中一人的竹笠，踢了開去。

那人睡得正暢，涎沫順着他的口角流下來，蓋在臉上的竹笠被踢走了，也毫無知覺。

那少年人向這人看了一眼，又連踢兩下，將另外兩個人蓋在臉上的竹笠踢了開來。

那兩個人中，有一個翻了一個身，照樣睡着了，另一個却直跳了起來，瞪眼罵道：「狗入的，什麼事？」那少年冷冷地向那人望了一眼，不瞅不睬，又拉着馬兒，逕自向前，走了過去。

那人敢情也不是好惹的，那少年一走，他跳了起來，喝道：「小王八，你踢走了老子的斗笠，屁也不放一個，就想走了麼？」

他一面叫，一面倏地伸出手，已向那少年的背後，疾抓了下去。

可是他才一出手，那少年霍地轉過身來，那人出手，本來是抓向那少年背後的，等到那少年轉過了頭來，那人改變了主意，揚手一掌，便向那少年摑來。

可是，他那一掌，還未曾摑到那少年的臉上，那少年一翻手，已將那人的手腕，牢牢抓住，那人立時殺猪也似，怪叫了起來。

那漢子一叫嚷，將別人全引動了，立時三刻，就圍了十來個人，那少年冷冷地道：「我踢開了你的斗笠，你也不該隨便罵人，打人！」

那人的臉色煞白，額上汗如雨下，道：「你……

……你放手……你無原無故，踢了我的竹笠，還要行兇？」

一旁有一個鏢頭模樣的中年人插嘴道：「這位小哥，你再不放手，他腕骨要斷折了！」

那少年「哼」地一聲，鬆開了手，那人連忙向後退了開去，他退得實在太急了些，一連撞倒了好幾個人，方始站定了身子。

那少年揚起頭來，道：「我也不是故意騷擾他，我要找一個人！」

這時，圍過來的人中，有不少看來是武林中人，那鏢頭模樣的人問道：「你要找什麼人？」

那少年又抬起頭來，四周看了一下，才道：「他不在這裏，我要找的人，叫金旋風！」

那十幾個人，本來是圍得離那少年很近的，可是那少年口中，「金旋風」三字，才一出口，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了幾步，那幾個看來是武林中的人，更是臉上變色，有好幾個人，已經轉過身，走了開去！

那少年又問道：「你們各位，可有人知道金旋風在什麼地方？」

他這一問，所有的人，更散了開去，那賭攤做庄的接口道：「少爺，你找他幹什麼？」

那少年的神情更嚴肅，目光也更鬱憤，緩緩地道：「我找他有事，你知道他在那裏？」

做庄的苦笑道：「我怎知道他在那裏？人人都知道，金旋風騎的馬，鞍子旁配着風哨，他策騎急馳而過之際，就是有一陣尖銳的哨子聲——」

那做庄的才講到這裏，陡地停了口！

不但是那做庄的停了口，剎那之間，整條林蔭道上，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像是在那片刻間，連雀鳥的鳴叫聲和蟬噪聲也停止了一樣！

因爲人人都聽到，有一陣尖銳的哨子聲，正自遠而近，傳了過來。

那一陣哨子聲，才一傳入耳際之時，若隱若現，還聽不十分眞切。

這一陣哨子聲令人覺得十分刺耳。而且，它的來勢極快，轉眼之間，尖銳的哨子聲，已是淸晰可聞，接着，馬蹄聲也可以聽得了。

然後，可以看到，在和林蔭交岔的那一條大道上，有一點金光，閃耀着，飛騰着，迅速地在接近，簡直看不到人和馬，只看到那一團閃耀的金光，隨着哨子聲越來越刺耳，迅速地自遠而近。

那團金光，並沒有折進林蔭道來，而是在林蔭道上，疾掠而過。

當那團金光在林蔭道上疾掠而過之際，林蔭道中的人，才看得淸，那的確是一人一騎。

但是，却也沒有人看得淸馬上那人的面目，因爲那人披着一件金色的披風，馬在疾馳，披風揚了起來，猛烈的日光映在上面，發出眩目的光芒來，以致遠遠看來，只看到一團金光！

自林蔭道口掠過之後，哨子聲又迅速地自近而遠，轉眼之間，又變得若斷若續，那一團金光，漸漸地也變成了一小點。

直到這時，在林蔭道中的那些人，才一起鬆了一口氣，那做庄的有點幸災樂禍地道：「咦，你不是找金旋風有事麼？怎麼不動——」

他一句話未曾講完，只見那少年早已飛身上馬，抖起韁繩，向前疾馳而去！

那少年的去勢也十分快，轉眼之間，已出了林蔭道，奔上了大道。

塵土揚起，那少年策着馬，一直向前趕着，可是，他却沒有再聽到哨子聲，更沒有看到那團閃耀的金光，他沒有追上金旋風！

他一口氣奔出了七八里，直到了一個鎭甸的口子上，才勒住了馬。

他在想，金旋風是不是會在這個鎭上呢？

他的衣服，已經被汗水濕透了，他翻身下了馬，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牽馬走進鎭去，那是一個很小很小的鎭，大街總共也不過十來丈長，令得他感到奇怪的是，鎭上靜得出奇。

雖然日正當午，人都熱得不太願意出來，可是鎭上，也不應該靜得那樣子的。

那少年署呆了一呆，定睛向前看去，陽光晒在屋簷上，反着光，晒在靑石板上，也泛着光，除了街旁有幾頭狗，懶洋洋地躺着，在吐着舌頭之外，整個鎭上，一個人也見不到。

那少年慢慢向前走着，走出了幾步，才聽得前面，突然傳來了一聲大喝，道：「好，你不識抬舉，可別怪我們手下不留情！」

隨着那一下呼喝聲，只見三個人，自一家飯店中，疾退了出來。那少年站定了身子，他這才注意到，在那家飯店的門口，拴着四匹駿馬。

那自飯店中退出來的三個人，一個身形高大，滿面虬髯，却是頂門光禿禿發亮；另一個面色慘白，倒吊眉、三角眼；還有一個，一襲華服，手中握着一柄老大的摺扇。

他們三人向後退出來，退到了街上，可是還一直望着飯店裏面。

在陽光下看飯店內，十分陰暗，那少年也看不淸飯店內有什麼人在，他只是看到那三個人的神色，甚是緊張，雖然還在口出大言，但是着實心虛得很。

直到那三人退到了街中心，才聽得飯店內，有



人「哈哈」一笑，道：「你們這三個王八蛋，我已明擺着不識抬擧的了，你們要手下不留情，不如趁早！」

那少年本來署停一停，就想繼續向前走去，但這時，他看出那三個人被飯店中那人這樣講法，一定難以下台，一定會起衝突，是以他非但不再向前去，反倒拉着馬，向後退了幾步。

果然，飯店中那人的話，才一停止，三人之中，那身形高大，滿面虬髯的人，便勃然大怒喝道：「金旋風，你少逞能，待大爺給點厲害你瞧瞧！」

那大漢聲若洪鐘，他一呼喝，隔再遠也可以聽得到，那少年一聽得「金旋風」三字，便陡地一震，神情也立時緊張了起來，一翻手，已經按住了腰際的劍柄，雙目直視向前。

只見那虬髯大漢一面叫，一面低頭，已向着飯店之內，直衝了進去。

在他向前疾衝而出之際，另外兩人齊聲叫道：「老三，小心！」

那虬髯大漢直衝向飯店，可是，就在他剛衝到飯店的門口時，只聽得「呼」地一聲響，自飯店中飛出了一件黑黝黝的物事來，那物事極大，來勢又急，虬髯大漢正低着頭衝進去，兩下裏一湊，只聽得「砰」地一聲響，正好撞在那物事上。

一撞之下，那虬髯大漢的身子，陡地向後，退了出來，這時，在外面的幾個人，也已經看淸，自飯店中飛出來的，乃是一張方桌子。

那大漢也許是向前撞出的勢子太急了些，是以他的頭，已將桌面撞穿，整張桌子，像木枷一樣，套在他的頸上，他一退了出來，便「砰」地跌倒在地，樣子更是狼狽之極！

那虬髯大漢怪吼着，雙手抓住了桌子，手臂一振，「嘩」地一聲響，已將那張桌子，硬生生地劈成了兩半，只聽得飯店之內，又傳來了若無其事的「哈哈」一笑，道：「温老三，你『油蛇貫頂』功夫，也可以說練得不錯了，瞧剛才那一下，若是到了大市集上，保管還可以收幾文，當當盤纏。」

那虬髯大漢氣得哇呀大叫，一低頭，又直向飯店之內，衝了進去。

可是他這一次，他衝進去快，退出來更快，在飯店外的人，根本未曾看出發生了什麼事，只是聽得「叭」地一聲響，接着，便是那大漢一聲慘叫，接連翻了兩個跟斗，疾翻了出來。

他翻了出來之後，站定了身子，自他光禿發亮的頂門之上，幾縷鮮血，流了下來，在他的手中，則抓着一柄酒壺，那柄酒壺，已被那大漢揑得扁了，在那大漢的指縫之中，還有酒滴了下來。

飯店之中，又傳來了那種聽來舒適閒散的笑聲，接着，又是那人的聲音，道：「温老三，你要是出手快一些，頂門上也不致於開花了！」

那虬髯大漢雙睛怒凸，盯着飯店的門口，看他的那種神情，再加上血流披面，當眞是兇神惡煞一樣！

但是不論他的樣子是多麼兇惡，他顯然不敢再進飯店去了，他只是發出了一聲怒吼，叫道：「老大，老二！」

那另外兩個人在虬髯大漢第二次退出來時，早已經手臂振動，「錚錚」兩聲，各掣了兵刃在手。

那少年人在一旁冷眼相看，只見那衣飾華服的人，自他的摺扇之中，抽出了一柄鋒銳之極，雪也似亮的小劍，另一個的兵刃更奇特，乃是一根指頭粗細，三尺來長的鐵刺，鐵刺的身上，全是可以活動的尖刺，當鐵刺向上時，那些尖刺全都垂了下來，嵌在鐵刺之中，一點也看不見，可是他署一抖手，小刺像是刺蝟突然發怒一樣，又一起豎了起來。

那衣飾華麗的人，和慘白臉的漢子，互望了一眼，衣飾華麗的喝道：「金旋風，莫怪我們，以二對一！」

飯店之中，立時傳出轟雷也似的笑聲來，說道：「馬老二，你別客氣了，你們偷詐拐騙，殺人放火，落井下石，背師賣友，什麼卑鄙無恥的事沒有幹過，區區以二敵一那樣小事，何必預作聲明？」

那兩人神色暴怒，又互望了一眼，身形掠起，一起向飯店門口，撲了過去，他們才一撲到飯店門口，「呼呼」兩聲響，自飯店中，又飛出了兩件物事來。

這兩人的出手，却比虬髯大漢快得多，那兩團東西，才一飛出來，他們的兵刃，便已出手，將飛出來的東西，刺個正着，一刺中了那兩件物事，那兩人才看淸，那是兩隻肉飽子！

只聽得飯店內，那聲音又笑道：「這才眞是肉飽子打狗，有去無回了！」

那兩人一抖手，抖脫了揷在兵刃上的肉飽子，足尖一點，便疾衝了進去。

他們一進飯店，便聽得飯店之內，傳來「乒乒乓乓」一陣響。然而那一陣響，却只極其短促的時間，緊接着，便是兩下怪叫聲，幾乎在怪叫聲響起的同時，兩條人影，已疾退出來。

退出來的兩個人，正是剛才進去的兩個人，只見那面色慘白的漢子，臉色也不白了，滿面紅色，全是鮮血，在他的額上，鼻上，頰上，還有着不少碎瓷片嵌着，敢情是一隻碗，砸正在他的臉上。

另一個更是狼狽，一隻撈麵的銅絲篩子，不知怎麼地，有一半嵌在他的臉上，鮮血直淋。

他們兩人倒退出來的勢子，實在太急了些，以致撞在拴馬的架子之上，「拍」地一聲响，將一根木樁撞折，連馬兒也驚嘶起來。

他們一翻跌而出，才一站定身子，就齊齊叫道：「老三，快走！」

那虬髯大漢向前奔來，三個人拉下了馬，飛身上馬，連回頭望一眼也不敢，便疾馳而去！

那少年看到這裏，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他這時，發現鎭上雖然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但在每一間屋子之中，似乎都有些人在向外偷偷張望着。他便畧呆了一呆，就牽着馬向前走去。

當他在向前走去的時候，他聽得飯店中，那聲音又道：「掌櫃的，你別心疼，不見的東西，我全賠你，來，再來兩斤好酒！」

那少年來到了飯店前，將韁繩順手一拋，纏在歪倒在一旁的馬架子上，他大踏步走了進去。

他走進了飯店，立時停了下來。

才從猛烈的陽光下，來到了屋中，他要半閉着眼，才能看清飯店中的情形。

整個店堂中，只坐着一個人，有三四張桌子，倒翻在地，櫃後，掌櫃的在發着抖。

坐在桌前的那個人，在他所坐的桌子之旁，搭着一件金光閃閃的披風，那人神定氣閒，正在舉杯飲酒，可是一看到那少年走進來，他的酒杯，就停在唇邊。

他望着那少年，那少年也望着他，他們兩個人，既不說話，也沒有任何動作。

過了片刻，那少年才慢慢地睜大了眼睛，用極其緩慢的語調問道：「你，就是金旋風？」

金旋風端起了酒杯，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將杯放了下來，道：「正是，看你的樣子，不像和蒼狼寨的人是一路的啊？」

那少年一聽得「蒼狼寨」三字，陡地吃了一驚，失聲道：「剛才那三個人，就是魯東三狼——」

他那一句話，才講到那裏，便突然住了口，接着，神色又變得憤怒起來，道：「誰說我和他們是一路的？」

金旋風「哈哈」一笑，道：「我只不過問一問，你何必動氣？」

那少年慢慢地向前走着，走向金旋風，金旋風又舉起酒壺來，在杯中斟酒。

那少年直來到了桌前才道：「我叫楊劍鳴。」

金旋風「嗯」地一聲，道：「你有事找我？」

楊劍鳴緊抿着嘴，道：「是！」

金旋風揚了揚眉，道：「什麼事？」

楊劍鳴的聲音，陡地提高，道：「殺你！」

他那兩個字才一出口，手臂一振，「錚」地一聲响，劍已出鞘，只見劍光一閃，他手中的長劍，已指住了金旋風的咽喉！

金旋風的神態，一直是那麼優閒，他是一個丰神俊朗，約莫三十上下的美男子，直到鋒銳的劍尖，簡直已貼住他的咽喉時，他才畧有一絲驚愕的神情，却也是一閃即過，他仍然回復了那種什麼也不在乎的，洒脫的神態！

相形之下，倒是楊劍鳴的神態，極其緊張，他重覆地道：「我要殺你！」

金旋風望着楊劍鳴，忽然笑了一笑，道：「就算你要殺我，也得等我喝了那兩斤酒再說！」

這時，掌櫃的剛戰戰兢兢，捧了酒壺過來，掌櫃的剛才看到魯東三狼，一個接一個被摔了出去，已經呆了。魯東三狼一進入鎭中，家家戶戶，立時緊閉門戶，這就是楊劍鳴到鎭上的時候，鎭上如此冷清的原因。

在掌櫃的想來，連魯東三狼那樣兇神惡煞的人，都弄得頭破血流，被摔了出去，那麼，這個端坐喝酒的人，一定是神通廣大之極的了！

可是，他才轉了一轉回來，却又看到了那少年人用劍指住了那人的咽喉，他怎能不驚得呆了？

金旋風一面說着，一面向掌櫃的招了招手，道：「快拿酒來！」

金旋風一揚手，楊劍鳴手中的長劍，便向前緊了一緊，劍尖已經捱着了金旋風頸際的皮膚，是以金旋風雖然在向掌櫃的招着手，他却不能轉動頭部，因爲他的頭要是一轉動，楊劍鳴的劍尖，非在他的頸上，劃出一道血痕來不可！

那掌櫃的手不由自主地發着抖，以致酒壺的蓋，被搖得「卡卡」直响。

金旋風又道：「掌櫃，你怎麼啦，你看，我是命懸在半空中的人，還毫不在乎，你害怕什麼？」

掌櫃的苦笑着，道：「是！是！」

他慢慢向前走來，當他走到桌邊的時候，只感到楊劍鳴那柄鋒利的長劍，寒氣逼人，他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戰，放下酒壺，立時退了開去。

楊劍鳴握着劍，像是石像一樣，一動也不動，他將劍握得那麼定，一股寒泓，就像是靜止的一樣，他的雙眼，望定了金旋風。

金旋風却仍然若無其事，一手拿起酒壺，一手拿起酒杯來，斟了一杯酒，將酒杯湊到了唇邊，並不抬起頭來，用力一吸，「啜」地吁了一口氣，道：「好酒！」

他一面說，一面又伸手抓住了酒壺，去斟第二杯，也就在那時候，楊劍鳴忽然一縮手，垂下劍來，接着，他將長劍放在桌上，在金旋風的對面，坐



了下來，雙手抱住了頭，一聲不出。

金旋風斟好了第二杯酒，舉杯不飲，道：「怎麼啦，爲什麼不殺我了？」

楊劍鳴仍然雙手捧着頭，發出了一連串苦澀的笑聲來，接着，他道：「你爲什麼不問我何以要殺你？」

金旋風笑道：「那又何必問？如果你要殺我，問明了你還是要下手，如果你不殺我，我不問，你也一樣不會下手！」

楊劍鳴怔怔地望着金旋風，過了片刻，才道：「好，我承認你至少有一點比我强！」

金旋風像是十分有興趣，他揚了揚眉，道：「那一點？」

楊劍鳴畧側過頭，垂着眼，望着他那柄放在桌上，雪亮的劍，緩緩地道：「要是有人，拿劍指住了我的咽喉，我就笑不出來，也喝不下酒了！」

楊劍鳴說着，一伸手，握住了劍柄，站了起來，道：「再見！」

金旋風笑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仍然毫不在乎，照樣喝酒？」

楊劍鳴一站起身來，便已經半轉過身去，聽得金旋風如此一問，他身形一凝，道：「爲什麼？」

金旋風哈哈大笑，道：「那太簡單了，因爲你根本殺不了我！」

在那刹間，只見楊劍鳴的雙眉，陡地向上一揚，身形旋轉如風，霍地轉了過來，他手中的長劍，只是向上畧揚了揚，又已指住了金旋風的咽喉，動作快絕！

他一字一頓，緩緩地道：「你現在還說，我殺不了你麼？」

金旋風道：「自然是！」

楊劍鳴提高了聲音，道：「你總應該知道，我長劍只消向前畧伸，就可以刺穿你的咽喉！」

金旋風若無其事，又端起一杯酒來，微笑着，道：「你不妨試試！」

楊劍鳴臉上的神情，可以看得出，他的內心正極其憤怒。

楊劍鳴努力遏制着自己的怒意，他緩緩地道：「我和你其實並沒有甚麼仇恨，只不過到處聽人傳說你怎麼行，我心中有點不服氣！」

金旋風淡然道：「這就够了，武林中多少紛爭殘殺，全是由不服氣三字而起的。」

楊劍鳴大聲叫：「我劍一伸，你就沒命了！」

金旋風又笑着，攤着雙手道：「來，試一試，小夥子，要是你不試的話，你這一輩子，只怕會寢不安枕，食不知味，以爲自己可以殺死金旋風，但是却沒下手。你怎麼不試一試，忽然間胆怯了？」

金旋風講到這裏，楊劍鳴發出了一下怒吼聲，手臂突然向前一送！

也就在他手臂向前一送的那電光石火一剎間，只見金旋風攤開的雙手，突然闔了攏來，「拍」地一聲，雙掌闔攏，正好將楊劍鳴的長劍，壓在掌心之中！

楊劍鳴的長劍，乃是平平向前伸出的，金旋風的雙掌，上下壓來，雙掌闔攏，恰好壓住了劍脊，令得長劍再難向前，伸出分毫！

金旋風微笑着，道：「你現在相信了吧！」

楊劍鳴手用力向前送着，但是長劍在金旋風的雙掌之間，再難移動分毫，楊劍鳴手腕轉動着，想將劍鋒轉了過來，割破金旋風的掌心，但是直到他額上起了青筋，劍身仍是轉不過來。

楊劍鳴的神色，變得十分難看，他聲音苦澀，道：「我相信了！」

他手一鬆，鬆開了劍柄，向後退了兩步，金旋風微微一笑，伸手捏住了劍尖，將劍向楊劍鳴遞了過去，楊劍鳴接住了劍，長嘆一聲，道：「你至少又有兩件事比我强了！」

金旋風笑道：「一件而已。」

楊劍鳴道：「一件，是你的武功比我高，另一件，是你的氣量比我大，若是有人那樣對付我，我一定不肯就此干休，定要使他出出醜！」

金旋風笑了一下，道：「閣下也有一件事比我强！」

楊劍鳴揚了揚眉，並沒有出聲，金旋風續道：「我就不會像你那樣，認人家比自己强！」

楊劍鳴睜大眼睛道：「你現在不是認了麼？」

金旋風笑道：「那是受了你的影响！」

楊劍鳴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一翻手腕，還劍入鞘，道：「我……我……」

他像是想說什麼，又不好意思說出口，是以神情顯得十分猶豫。金旋風微笑地望着楊劍鳴，楊劍鳴終於將他心中想說的話，說了出來，道：「我們可以做一個朋友麼？」

金旋風像是想不到楊劍鳴忽然會說出那樣的話來，是以他陡地震動了一下，然後，又皺起了眉，楊劍鳴的神情，看來十分異樣。

因爲他在提出這個問題之前，心中已經攷慮了好多遍，如果對方拒絕了，那怎麼辦？

他是一個自尊性極强的少年，這時，金旋風未曾立即答應，只是皺起了眉不出聲，已經令得他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受！

金旋風的雙眉，越蹙越緊，他終於開了口，道：「閣下太抬舉了，我看還是不必了吧！」

楊劍鳴的身子，陡地一震，刹那之間，他的臉色，白得可怕。

他要求和金旋風做朋友，但是却被金旋風拒絕了！在一個自尊性極强的少年而言，這實在是一項極大的侮辱！楊劍鳴不但臉色發白，而且身子在微微發抖。

可是，金旋風在說了那兩句拒絕了楊劍鳴的話之後，却連看也不再看楊劍鳴一下，自顧自斟着酒，一杯又一杯地喝着。

楊劍鳴站着，在那片刻之間，他實在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做才好！

終於，他緊抿着嘴，霍地一個轉身，大踏步向外，走了出去，或許是他轉身轉得太急了些，是以他腰際的佩劍，揚了起來，劍鞘「拍」地一聲，打在旁邊的一張桌子上。

楊劍鳴才轉身走出去，金旋風便抬起頭來，望着他的背影。金旋風端着酒杯，像是在想着什麼。

而這時候，楊劍鳴已經走出了飯店，來到了烈日之下，一縱身，翻身上馬，馳走了！

當楊劍鳴離開的時候，小鎮上，有些胆大的人，看到魯東三狼已然離去，也敢走出來了。

但是楊劍鳴却並沒有留意這些，他只是用力策着馬，他的腦中，亂成了一片，金旋風不要他做朋友，金旋風根本看不起他！

這一個念頭，令得他的心頭，像是被用力地扭動着一樣，感到說不出來的痛苦！

在楊劍鳴離去之後不久，金旋風才站了起來，提起了他那件金光熠熠的披風，走到了櫃前，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櫃上。

掌櫃的結結巴巴，道：「我們店小，找……找不開！」

金旋風道：「不必找了，那三個王八蛋約我在此相會，害得你一天沒做生意，算是我賠你的！」

掌櫃的雙手捧住了銀子，一時之間，也說不出話來，而金旋風已經出了飯店。

金旋風一出了飯店，一反手，將那件披風披上，陽光照了下來，金光閃閃，華麗之極。

## 重金禮聘

金旋風牽過了那匹馬，翻身而上，策騎就馳了出去。當他的馬，馳得還慢的時候，還只聽到蹄聲，但是，一出了小鎮，他伸手在馬頸上連怕了幾下，那駿馬四蹄騰起，向前疾馳而出，便立時響起了一陣尖銳的哨子聲來，他身上的披風也揚了起來。

金旋風沿着大道，一直向前馳着，馳出了七八里，只見前面是一個三岔路口。

在那三岔路口上，有七八個人，都騎在馬上，但是却又勒定了馬不動。

金旋風一馳到了離路口不遠處，便聽到有人，聲若洪鐘地大喝了一聲，那七八匹馬，一字打横，排了開來，將前面的三條去路，一起攔住。

在那樣的情形下，金旋風看來，是非勒馬停下來不可的了！

可是金旋風却並沒有停馬的打算，他一聲長嘯，馬兒的去勢更快，竟向攔在正中道路上的兩匹馬，直撞了過去！那馬上的兩個人，大吃了一驚，金旋風的來勢極快，他們兩個人想要拉開馬躲避，已經來不及了，若然換了尋常的人，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一定大驚失色，怪叫起來了！

但是那兩人也是武林高手，身手極其不凡，眼看三四馬要撞到一起時，只見他們兩人，一齊身子一橫，竟倏地打横側着身，一式「蹬裏藏身」，人已到了馬腹之下。

也就在那一刹間，金旋風身形，突然向上拔起，在他身子向上一拔之際，那匹健馬，一聲長嘯，身子騰起，竟在那兩匹馬的馬背之上，跳了過去。

馬兒一跳了過去，金旋風在半空之中，也翻了一個筋斗，翻出了幾尺，落了下來，又落在馬背之上，那馬竟絕不停蹄，向前馳了出去。

那八個人，在路上一字排開，算來是無論如何，可以將金旋風攔在當途的了，可是却萬萬想不到，金旋風的身手，竟然如此之高，會用那樣的辦法，一停也沒有停，逕自馳向前去！

那八個人中的一個，大喝一聲，道：「追！」

那躲在馬腹中的兩人，也已翻起身來，八匹健馬，馬蹄洒開，向前追了上去，他們的動作極快，和金旋風相去，也只不過三四丈遠近，道上塵頭大起，金旋風馬鞍旁的風哨，聲音越來越尖銳，他那件金色的披風，也揚得老高，宛若一團金色的雲。

轉眼之間，九匹馬，一前八後，已馳出了三五里，只見前面道上，俱是大樹，有好幾株大樹的樹枝，被硬生生地扳了下來，用老大的楔子，釘在樹面上。那幾株大樹的枝葉，極其繁茂，七八株樹的大樹枝，被拉了下來釘在路上。

他們所造成的妨碍，除非金旋風騎的那匹馬兒會飛，不然是萬萬過不去的了！

而且，金旋風老遠就看到，那些樹枝，並沒有被折斷，只不過是彎了下來而已，就算硬跳過去，一個不小心，將釘住樹枝的楔子弄鬆，樹枝向上彈了起來，只怕連人帶馬，都要被那股强大的彈力，彈上半空！

是以金旋風一到了近前，立時勒馬停了下來。



金旋風一停，在他後面的八騎，又向前衝出了丈許，也一起勒定了馬，那八騎一勒定了馬之後，立時呈扇形散了開來，將金旋風的退路截住。

而就在此同時，只見那幾株大樹之後，閃出了六七個人來，爲首一個，一身黑衣，雙袖之上，却各箍着七個精光閃閃的精銅環。

那人身形極其高大，站在那裏，簡直如同一截黑塔一樣，一等那幾個人現身，金旋風便笑了起來，道：「呼老大，你終於自己現身了！」

被金旋風稱爲「呼老大」的那人，隔着那幾株樹，向金旋風拱了拱手，道：「金兄，久違了！」

金旋風「嘿嘿」冷笑兩聲，道：「不錯，足有三年了，你倒還敢提起上次我們見面的事？」

金旋風這句話一出口，那姓呼的大漢，立時現出十分不自在的神情來，他乾笑了幾聲，道：「金兄，過去的事別提了，這次，我是受人所托，有一件事，與你相商！」

金旋風「哈哈」大笑了起來，道：「你這有事與我相商的方法，倒特別的很！」

那姓呼的身形一縱，他本來和金旋風隔着那幾株樹，少說也有一丈五六距離，但見他身形略縱間，「呼」地一聲，便已竄了過來，到了金旋風的身前。

金旋風面帶微笑，像是十分有興趣地望着他，只見那姓呼的揚了揚手，道：「出來！」

一聲方畢，只見路旁兩邊，比人還高的野草叢，忽然顫動了起來，轉眼之間，兩面又各自走出四個人來，那八個人的肩上，都挑着担子，担子的兩頭，全是半尺見方的木箱。

那些木箱雖小，但是分明極其沉重，在那些人挑出來的時候，壓得肩上的扁担，直彎了下來，「咯吱」，「咯吱」，响個不已。那八個人將八担十六隻箱子，挑出了草叢，放在路邊，姓呼的又喝道：「將箱子打開！」

那八個人一起將十六隻箱子，打了開來，陽光之下，只見金光燦然，箱子之中，全是一條一條手指粗細，半尺長短的金條！

那樣的一箱金條，至少有一百斤，一十六箱，少說也有一千多斤黃金！

金旋風「噓」地一聲，吹了一下口哨，道：「呼老大，多時不見，你可眞發了財哩！」

姓呼的笑着道：「金兄，這些黃金，全是你的，發財的是你不是我！」

金旋風「哈哈」笑了起來，道：「眞的麼？我自然是不能白拿的了？」

姓呼的笑着道：「不錯，只消做一件小事，在金兄而言，做這樣的事，簡直易如反掌！」

金旋風道：「呼老大，你愛黃金是出名的，若事情容易，你如何不賺？」

姓呼的道：「你來做易如反掌，我們來做，却着實不易，金兄你意下如何？」

金旋風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四面看了一下，這時，他身後有八個人，身旁有八個人，面前有姓呼的，在對面樹後，還有七八個人在，他是被圍在中心，看來要突圍，也非易事！

金旋風四面看了一下，微微一笑，翻身下馬，笑嘻嘻地道：「看來，呼老大，我不答應也是不行的了！」

姓呼的向後退了一步，道：「識時務者爲俊傑，金兄，你是聰明人！」

金旋風並不說話，只是背負雙手，慢慢踱到了路邊，在八箱黃金之前站定，道：「眞是大手筆，一出手就是過萬兩的黃金！」

他一面說着，一面提了兩箱金子在手，看他的樣子，像是已被眼前的黃金迷住了，那姓呼的望着他，也是面有喜色。

可是，就在那一刹間，只聽得金旋風一聲大喝，身形陡地一轉，隨着他身子的轉動，兩箱金條，呼嘯飛了出來，幾十根金條，恰好洒了一個半圓，在路邊的那四個人，首當其衝，金條砸中了他們的臉面，立時鮮血迸濺，緊接着，在馬上的那個人，也遭了殃，紛紛跌下馬來，連在對面的四個人，也沒有避得過去！

那姓呼的在變生倉猝之間，簡直驚得呆了，而金旋風的出手，何等之快，等到他覺得不對，想要向後退去時，金旋風早已抛了手中的空箱子，欺身搶向前來，一伸手，抓住了他胸前的衣服！

那姓呼的在那一刹間，急叫得一句，道：「金兄，有話好說！」

他只說了一句話，金旋風手臂一振，已將姓呼的直提了起來，向前抛了出去。

那姓呼的被金旋風一抛之力，直跌到了樹枝之上，他向下一壓，樹枝又彈了起來，將楔子彈鬆，姓呼的一聲怪叫，隨着樹枝的彈起，身子直飛到了半空之中！

一根樹枝彈起，其餘的楔子，也紛紛鬆開，金旋風身子倏地後退，上了馬背，向前疾衝而出。

那姓呼的被彈向半空，足足有三五丈高，他在半空中，翻了幾翻，向下跌來，跌進了草叢之中，幾個未被金條擊中要害，受傷輕的人，連忙趕了過去，將他扶了起來。

這時候，金旋風策馬飛馳，早已衝過了在前面的六七個人，馳遠了！

姓呼的氣得臉色煞白，身子發抖，重重頓着足，怒吼道：「還呆立着作甚，快追上去！」

在他身邊的一個人苦笑着，道：「呼大哥，你是看到的了，這樣子也阻他不住，只好讓他到前面去，由熊太爺親自出馬了！」

姓呼的一拐一拐，走到了路中心。

當他到了路中心，抬頭向前看去時，金旋風早已馳遠了，但是，還可以聽到尖銳的哨子聲，若斷若續，傳了過來，陽光之下，也還可以看到一個小金點，在閃閃生光，然而轉眼間，就什麼也看不到了！

× × ×

楊劍鳴離開了小鎭，一直策馬向前馳着，他受了侮辱，他再也想不到會受這樣的侮辱！

他要和金旋風做朋友，但金旋風却拒絕了他！

楊劍鳴只覺得因爲屈辱而生出的怒火，在心頭燃燒着，那股怒火，遮住了他的眼，使他根本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馳着，直到他忽然聽到了一連串的驚呼，叱喝聲，物件的破碎聲他才陡地勒定了馬。

等到他勒定了馬時，他才看到，自己闖了禍了，他的馬，竟衝進了大路邊的一個茶棚之中！

他不但衝進了茶棚中，而且，還已經撞翻了兩張桌子，有幾個茶客，也被撞倒了，當他勒定馬的時候，那幾個茶客，正在狼狽爬了起來。

楊劍鳴看到了這等情形，忙自馬背上翻身而下，向前走了一步，想去扶那起個還在地上掙扎着的茶客。

可是，他才向前走出了一步，還未曾伸出手來，便聽得在茶棚的一角處，响起了幾聲嬌叱，其中有一個十分清脆的女子聲音叱道：「就是他了！」

楊劍鳴在一時之間，還弄不清楚那幾下嬌叱，是什麼人而發的，他抬起頭來，循聲望了一眼，怎知就在他一抬頭間，眼前精光一閃，一柄精光雪亮的短劍，已然刺到了他的面前！

楊劍鳴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因爲這柄短劍之來，實在是來得太突然了！

他只不過聽到了叱喝聲，才抬起頭來，根本連人影也未曾看到，却已有利劍，劈面攻來，簡直是詭異之極。

楊劍鳴在那剎間，根本沒有還手的機會，他只是大叫了一聲，身子一翻，便已倒翻了出去。

楊劍鳴在下馬之後，只不過向前跨出了一步，身子仍在馬邊上，這一個倒翻而出，便翻到了馬背之上，他雙手在馬鞍上用力一按，身子已就借着那一按之力，向上疾彈了起來。

當他的身形彈起之際，他又聽得「嗤嗤嗤」三下响，又有三柄利劍，向他刺到！

但是，由於他向上翻起之勢，十分快疾，是以那三柄利劍，也一起走空。

楊劍鳴翻到了半空之中，一探手，抓住了茶棚頂上的橫樑，他只聽得茶棚中，有好幾個女子的聲音喝道：「各位請讓開些，刀劍無眼！」

接着，便是一陣乒乒乓乓之聲，楊劍鳴向下看去時，只見一衆茶客，正在爭先恐後，向外奔去，你推我擠，撞得桌子，翻了一大半。

一衆茶客，轉眼之間，走了個乾乾淨淨，楊劍鳴這才看到，自己的敵人，乃是七個女子！

這時，那七個女子，已在他的腳下，團住了一個圓圈，各自仰頭，向上看着。

那七個女子，全是一身勁裝，她們的手中，各纏着一股綢帶，在綢帶的一端，則是一柄利劍，楊劍鳴也直到此際，才明白何以連人影都未曾看到，對方的利劍，就突然來到了自己的面門之前，原來對方的利劍，是連在綢帶之上，揮出來的！

楊劍鳴居高臨下，茶棚中的那七個女子，又都仰着頭，是以他可以將她們看得十分清楚，只見那七個女子，最大的也不過十八九歲，有的只有十六七歲，六個人手中的綢帶，全是粉黃色，只有一個十七八歲，雙眉細長，杏臉桃腮的美貌少女，她手中的綢帶，却是深紫色，看來這少女，正是衆人之首。

等到楊劍鳴看清了她們時，他的心中，不禁疑惑起來，因爲那七個少女，他從來也未曾見過！但是，那七個少女，却突然向他進攻，若不是他避得快，只怕已然傷在那柄倏然飛來的利劍之下了！

楊劍鳴吸了一口氣，剛想發話，已聽得那杏臉少女冷冷地道：「你躲在樑上，就可以逃得過去了麼？」

楊劍鳴心中又驚又怒，厲聲道：「我爲什麼要逃？」

那杏臉少女又冷笑道：「你根本逃不了！」

楊劍鳴的心中，本就因爲金旋風的事，鱉了一肚子的氣，這時，又給那少女橫不講理地一說，更氣往上沖，手臂一振，劍已出鞘。

他長劍才一出鞘，身形一縱，便自橫樑之上，跳了下來，落在一張桌子上。

楊劍鳴落到桌上，仍在那七名少女的包圍之中，一時之間，只聽得嬌叱之聲四起。

那杏臉少女，首先一揮手，綢帶展了開來，疾如電閃，綢帶上所連着的利劍，已向楊劍鳴當胸刺到。

楊劍鳴的身子向後一仰，避開了那一劍的來勢，反手一劍，已向綢帶削了上去。



楊劍鳴雖然看出眼前那七個少女，用的兵刃，如此詭異，必定不是什麼易惹的人物，但是他總想，自己若是一劍，將對方的綢帶削斷，那麼，對方等於沒有了兵刃，自然也厲害不到哪裏去了。

是以他一上來，就反手一劍，削向對方的綢帶，却不料，他長劍一削中了綢帶，只聽得一下輕微的金鐵交鳴之聲，劍鋒過處，對方的綢帶，並沒有斷下來！

楊劍鳴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因爲他已料到，那一定是少女的綢帶之中，夾雜有極細的金絲之故，是以自己的利劍，才會削它不斷！

而一劍虛發，對方的招數，必然綿綿而至！

果然，就在楊劍鳴一劍削中綢帶，而未曾將綢帶削斷之際，杏臉少女的手腕一沉，綢帶一端的那柄劍，已自上而下，疾刺了下來！

那柄短劍的來勢極快，楊劍鳴在反攻出一劍之時，身子已然後仰，這時，實是退無可退了！

在百忙之中，楊劍鳴眞氣下沉，身形用力向下一沉，只聽得嘩啦一聲响，桌面上已被他踏穿，他人已穿過了桌面，到了桌下！

也就在那時，只聽得「拍」地一聲响，紫色綢帶的短劍，還是疾沉下來，揷進了桌子之中，若不是楊劍鳴避得快，這一下實是非受傷不可的了！

楊劍鳴心中，又是氣惱，又是吃驚，身子一滾，自桌下滾了出來。

可是，他才一滾出來，只見眼前精光閃耀，六七柄利劍，已一起揚了起來！

那七柄利劍，全繫在綢帶之上，劍一揚起，綢帶便在半空之中抖動，看來實是好看之極，可是楊劍鳴在那樣的情形下，却不免出了一身冷汗！

他一見對方七柄利劍齊出，心知若不是想法子先制了先機，和她們纏鬥下去，那是非吃虧不可，是以他才一挺立，立時又倒地一滾，直向那杏臉少女滾去，一面滾出，一面長劍也已刺出。

七柄利劍，自半空之中，發着「嗤嗤」的聲响，落了下來，但楊劍鳴也已滾了開去，只聽得又是「嗤」地一聲响，楊劍鳴的長劍，在那杏臉少女的右腿旁掠過，雖然未曾刺傷對方，但是也將對方的袴脚，割裂了一道縫，楊劍鳴又疾躍而起，那杏臉少女發出了一下又驚又怒的尖叫聲，七個少女，又立時散了開來，仍然將楊劍鳴圍在中心。

那杏臉少女怒喝道：「你將那密函交了出來，饒你不死。」

楊劍鳴怒道：「我——」

他本來是心中怒極，想要破口大罵的，可是他只說出了一個「我」字，立即想到，對方全是妙齡少女，若是口出粗言，大是不當，是以硬生生地將下面的話，收了回去，改口道：「什麼密函？」

只聽得圍在他身邊的七個少女中，一個叫道：「姐姐，將他制住了，他自然會說出來！」

杏臉少女却一聲冷笑，道：「替他把話講明白了，好叫他死而無怨！」

楊劍鳴的心中，又好氣又好笑，他道：「好，我倒希望你把話講明講白，你們是什麼人？什麼密函？」

另一個少女大聲道：「連飛劍七鳳都沒有聽說過，也學人來幹賣國的勾當！」

楊劍鳴一聽，又驚又怒，驚的是「飛劍七鳳」之名，着實不小，江湖上無人不知，這飛劍七鳳之中，其餘六鳳，倒還不足懼，爲首的一鳳，武功之高，江湖上人，也是衆口交譽，提起丁紫鳳的名頭，也着實使人頭痛，自然，丁紫鳳便是那杏臉少女了！

楊劍鳴一想及此，不免向那杏臉少女，望多了幾眼，那杏臉少女，正向他怒目而視。

楊劍鳴對於那少女下半句「學人幹賣國的勾當」一句，却是怒不可遏，他立時叱道：「誰幹賣國的勾當？」

那杏臉少女冷笑着，道：「你和金旋風，在白楊鎭上相會，却是作甚？」

楊劍鳴怔了一怔，道：「我久聞他的大名，是以想會他一會！」

杏臉少女冷笑道：「說得倒好聽，你們見了面之後，做了些什麼？」

楊劍鳴本來眞想平心靜氣，和對方講講道理的，可是那杏臉少女，語氣咄咄逼人，老像是當他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一樣，他也不禁沉不住氣，大聲道：「我做了些什麼了？」

杏臉少女冷笑道：「索性說穿了你，看你再怎樣抵賴，金旋風將那密函給了你，他却裝模作樣，那是聲東擊西之計！」

楊劍鳴越聽越不像話，一聲大喝，道：「誰與你胡纏，失陪了！」

他話一說完，陡地轉過身去，可是他才一轉身，四個少女，一字排開，已攔在他的身前，楊劍鳴驚怒交集，又轉回身來，指着那杏臉少女，道：「丁紫鳳，你別以爲人多，就可以欺人！」

丁紫鳳冷冷地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受奸相賈似道之托，携帶密函，暗通金兵，別說我們只是七個人，就是七十個打你一個，也不爲過！」

楊劍鳴雖然在盛怒之中，可是聽了這話，也是一呆！

楊劍鳴在一呆之後，立時道：「你究竟在說些什麼，我可一點不明白！」

丁紫鳳「哼」地一聲，道：「金旋風沒有對你說麼？看來，或者你也受了他的騙！」

楊劍鳴知道這其中，定然有了極大的誤會，看來要誤會消釋，非心平氣和不可，如果在敵對狀態之下，那只有越說越糟！

是以楊劍鳴一振手臂，首先還劍入鞘，一伸腳，踢起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表示自己並無惡意，這才道：「我姓楊，名劍鳴，家師是洞庭隱俠，姓白，算來和武當派，倒有點淵源。」

丁紫鳳聽着，呆了一呆，像是楊劍鳴的話，十分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但是她立時雙眉一揚，「哼」地一聲道：「就算是名門正派，一樣有邪惡之徒，隱身其間！」

楊劍鳴不禁氣往上衝，霍地站了起來。

但是他站了起來之後，又強自按捺着自己心中的怒意，道：「那你要如何才信我？」

丁紫鳳道：「容易得很，讓我們搜搜你身上，看你可是帶着那密函？」

楊劍鳴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他仍然坐着不動，道：「好，你來搜！」

丁紫鳳倏地踏前了兩步，其餘六個少女，也一起圍了上來。

可是丁紫鳳在踏前兩步之後，不禁呆了一呆，她武功再高，究竟是一個少女，而對方却是一個少年男子，要叫她去搜查對方身上，是否帶着她所說的那封密函，這却是難以出手之事！

在丁紫鳳說要搜他之際，楊劍鳴早已想到了丁紫鳳必然難以下手，是以他看到丁紫鳳那種尷尬的樣子，反覺得好笑，道：「來啊，怎麼不搜了？」

丁紫鳳漲紅了臉，一時之間，倒不知怎麼回答才好，其餘少女，面面相覷，不知該如何下手。

一個少女道：「紫鳳姐姐，何必搜他的身上，只消押着他去見金旋風，就可以明白了！」

丁紫鳳忙道：「你可敢跟我們去見金旋風？」

一提起金旋風，楊劍鳴的心中，又生出了一股恨意，他立時道：「不，我不願再去見他！」

丁紫鳳一聲冷笑，道：「你不願去見他，就分明是心中有鬼！」

到了這地步，楊劍鳴一讓再讓，實在是無法再容讓下去了！

本來，他知道他只要跟着她們，找到了金旋風，誤會也可以冰釋，可是楊劍鳴在金旋風的面前，自尊心受到了的打擊，他絕不願再和金旋風會面！

楊劍鳴知道，此時如果不是突如其來離去，這七個少女，只怕一直會和自己糾纏下去！

是以，丁紫鳳的話才一出口，他就發出一聲怒喝道，「你才心中有鬼！」

隨着那一下斷喝，他身子一縱，突然從椅子之上，拔了起來，倏地到了半空之中，身在半空，振臂出劍，一劍撩向茶棚的草頂。

只聽得「刷」地一下响，緊接着，「嘩啦」一聲，茶棚的頂上，已塌下了一大片來。

就在同時，七個少女，大聲叱喝，幾柄利劍，已一起向上，飛射而上。

但是楊劍鳴既然立定了念頭走，動作快絕，茶棚的草頂才一坍下，他早已一個翻身，自棚頂的破洞之中，翻了出去。

他一翻了出去，身子一側，順着棚頂的傾斜之勢，向下便滾，滾了下來，一縱身，就騎上了一匹馬，揮劍斬斷了韁繩，疾馳而出。

等到丁紫鳳等七人，也趕了出來，紛紛上馬之際，楊劍鳴早已馳遠了！

丁紫鳳氣得杏眼圓睜，叫道：「追！」

七名少女，各自策馬追了上去，但當她們開始追趕時，楊劍鳴已在十來丈開外，自然追不上了！

## 重大差使

楊劍鳴一直向前馳着，眼看已將丁紫鳳等七人，抛在後面，追不上他了，他才勒定馬。這時候，他的心中，亂得可以。

他想起金旋風的行徑，確實有許多詭異之處，而據丁紫鳳所說，似乎又有一封很重要的密函，是發自奸相賈似道的，和金旋風有關。

賈似道內弄權，外通敵，天下皆知，這封密函，自然關係重大，丁紫鳳等七人，雖然胡鬧，但她們要截下那封密函來，却是正義行動，金旋風若眞幫着奸相賈似道辦事，那麼自己也不能袖手旁觀！

楊劍鳴想了片刻，腦中依然亂得可以，他策着馬，向前不急不徐地馳着，直到這時，他才發現，他騎的那匹馬，不是他自己的那匹。

當時，他從茶棚上滾下來，見馬便躍，上了馬背，便揮斷韁繩，急於離去，自然不能在匆忙中揀到自己的馬匹，一路急馳，他也無暇去研究騎的是什麼馬，直到此際，他才看到，那馬是一匹十分駿健的小青馬，長長的馬鬃，被小心地編成一條條的辮子，顯然是馬主人對它，極其寵愛，而馬鞍也極其精緻。楊劍鳴勒住了馬，翻身下馬，他還看到馬鞍的左側，掛着一個紫色的綉袋，在袋上，以白綫綉着一隻栩栩如生的鳳凰。一看到那紫色的綉袋，和栩栩如生的鳳凰，楊劍鳴便不禁苦笑了一下。



楊劍鳴知道自己騎的是甚麼馬了，那是丁紫鳳的坐騎！看來他和丁紫鳳的糾葛還不能就此完結！

楊劍鳴一翻身，又上了馬，策騎疾駛而去！

× × ×

尖銳的哨子聲，揚起的金絲披風，金旋風仍然在道上急馳。

金旋風的神色，看來仍然是那麼若無其事，但是如果仔細留意一下，却也可以看出他那種神情，其實是裝出來的，實際上，他正在全神貫注，留意四周圍的動靜。

他向前馳着，道上仍寂靜，漸漸地，可以看到前面的路旁，有一個大石亭。

一看到了那大石亭，金旋風以手拍馬，去勢更急，也就在他離大石亭只有五六丈時，他已看到，石亭之中，高高矮矮，少說也有七八個人在。

金旋風一看到石亭中有人，神色更是沉着，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兩下斷喝聲，起自石亭之中，兩股極粗的鐵鍊，嗆啷連聲，自亭中直飛了出來。

那兩股鐵鍊，足有一丈五六長，自石亭中飛出來之後，直飛向路對面，鐵鍊的一端，連着三叉鐵錨，「拍拍」兩聲响，兩隻鐵錨，已搭在對面路邊的樹上。兩股鐵鍊，橫亘在路面，逼得金旋風勒馬停了下來。

金旋風才一停，石亭中的七八個人，便一湧而出，金旋風「嘿嘿」笑着，道：「如今走江湖也太難了，到處都是攔路狗！」

那七八個人中，爲首的一個，却是氣度十分軒昂，身形高大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一站定身形，金旋風看到了他，面色不禁微微一變，道：「原來袁幫主也在，在下失言了！」

那中年人一擺手，道：「金朋友，請至亭中說話。」

金旋風雙眉略皺，這一次，他的反應，和上一兩次大不相同，上一次，他在飯舖之中，談笑之間，擊退了三人，後來又獨力退羣豪，闖過了攔刦。

但是這一次，他對那個被他稱爲袁幫主的中年人，像是也有三分忌憚，是以雙眉一皺之後，居然下了馬，在衆人的圍繞下，進了亭之中，那中年人便道：「金朋友，我們不妨開門見山！」

金旋風道：「是啊，有話請說，有屁請放。」

那中年人一伸手，自懷中摸出了一隻極薄的象牙盒來，在石亭中的石桌上一放，道：「這裏有密柬一封，魏國公要差人送與伯顏丞相，要請你辛苦一趟，不論多少酬勞，皆不計較。」

金旋風望着那薄薄的象牙盒，又向衆人望了一眼道：「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那中年人道：「請說！」

金旋風道：「魏國公賈似道手下，高手如雲，以袁幫主你爲首，才能勝過在下的，不知凡幾，爲什麼一定要我去做這件事？」

那中年人笑道：「問得好，我想拉你下水，事事助我一臂之力！」

金旋風又緩緩轉過頭去，仍然望着那隻象牙盒，道：「是麼？」

他動作慢吞吞，講話也慢吞吞，可是話才出口，却陡地一揚手，一掌向那象牙盒拍了下去！

金旋風和袁能對了一招，立有五人趕到，把金旋風圍了起來。

這一掌，金旋風出手，快捷無匹，那中年人雖然就在他的身邊，也不及阻攔，只聽得「叭」地一聲，金旋風一掌已然擊中！

那一掌的力道極大，象牙盒又是放在石桌之上，隨着那「叭」地一聲響，金旋風的手掌，還未曾提起，象牙盒的碎片，已然被擊得粉碎！

也就在那一刹間，石亭之中，圍在金旋風身邊的那幾個人，連那中年人的面色，盡皆一變！

而金旋風的面上，也現出一股十分陰冷的笑容來，象牙盒被擊碎之後，盒中空無所有，根本就沒有什麼密函！

石亭之中，在那片刻間，靜到了極點，過了好一會，才聽得金旋風發出了「嘿嘿」兩下乾笑聲道：「我本來就在奇怪，袁幫主手下，高手如雲，什麼事情辦不了，竟會找到我的頭上，原來是你們自知要做的事見不得人，只是找我來做一個幌子！」

石亭中各人互望着，從他們的神色看來，可以看出他們對金旋風，心中已是充滿了敵意！而且，幾個人的手，有的按住了刀柄，有的撫在腰際，分明是只等一聲令下，就要撒兵刃，動刀槍了！

只有那個袁幫主，神色雖然惱怒，但是却還在強自鎭定，他揚了揚手，乾笑着，道：「你果然聰明，就替我們做一次幌子，有你大大的好處，你幹不幹？」

金旋風笑了起來道：「只怕大大的好處，還未曾到手，大大的麻煩，已然上身，不幹，不幹！」

袁幫主陰惻惻地笑了起來，道：「金兄，你豈是怕麻煩之人？若是你怕麻煩，也是避不過去，我早已四下散佈消息，說那封密函，在你身上，就算你不幹，麻煩也是一樣上身！」

金旋風仍然笑着，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居然還笑得出來，那實在不是容易的事，然而看他的笑容，却又絕不像是硬擠出來的。

他一面笑着，一面道：「多謝你提醒，但是有一個辦法，可免麻煩上身。」

袁幫主道：「什麼辦法？」

金旋風笑道：「將你留在我的身邊，到有人來找我麻煩之際，你便出頭解釋一番，那麼，自然不會再有人來找我了！」

金旋風這句話一出口，那中年人的神色，更是變得難看到了極點！

要知道那中年人絕非等閒人物，他姓袁，名能，是天下七大幫之一，青蓮幫的幫主。天下七幫，南二北三，中原一，散幫一，那一個散幫，幫衆遍天下，乃是丐幫，南二北三，俱都不涉足中原，在中原一帶，勢力最大，網羅高手最多的，就是青蓮幫。

袁能身爲青蓮幫幫主，地位何等崇高，而且他靠着奸相賈似道的關係，也弄了一個武職在身，算是朝廷上的大官，他剛才對金旋風忍氣吞聲，已是從未有之事，那是因爲金旋風實在不是好吃的菓子之故。

而現在，金旋風那樣說法，分明是要將他擄在身邊，袁能如何嚥下這口氣去？金旋風的話才一出口，袁能便發出一連串驚心動魄的冷笑聲來，道：「金兄，你有什麼法子，叫我長在你的身邊？」

金旋風仍然淡然笑着，袁能一問，他側着頭，看來像是在思索，口中緩緩地道：「這個麼——」

他才講了三個字，身子突然微微一躬，迅疾無比，向後退去。

金旋風一入了石亭，七八個高手，便已將他圍在中心，這時，他身子突然向後退去，在他身後的一個大漢，手臂一抖，「呼」地一聲響，一柄銅鎚，已然向他的背後，疾撞了過來。

金旋風向後退，銅鎚向前撞，看來，金旋風非被那柄少說也有四五十斤重的八楞銅鎚撞中不可！

但是，也就在那一刹間，只聽得「嗤」地一聲響，自金旋風的袖中，陡地射出了一條金光閃閃，細才如小指的軟鞭來。

最奇的是，那條軟鞭，一射了出來，並不是抽向在他身後，向他揮出銅鎚的那個人，而是向着一張石櫈，疾揮了過去。金旋風的動作快捷，金光一閃間，軟鞭已將石櫈纏住，緊接着，他手臂一縮，將那張石櫈，疾揮了起來，石櫈在金旋風的頭上飛過，向下落了下去，「叭」地一聲響，正落在那個在他背後突襲的人的頭頂之上，那人的一柄銅鎚，離金旋風的背後，已不過半尺許了，可是頭頂之上，被那石櫈砸了下來，刹那之間，不但頂門陷場，幾乎連眼珠都凸了出來。

那人連聲都未出，已然送了命！

而金旋風的身子，却仍然在向後疾退而出，「砰」地一聲，將那人的屍體，直撞出了石亭之外！

金旋風的身子一退，手中的軟鞭再揮了起來，被鞭梢捲住的石櫈，帶起「呼呼」的勁風。

石櫈直向着袁能，劈面飛了過去。袁能發出了一聲怒吼，一振手，已抖了一柄大環刀在手，迎着石櫈，就砍了過去，「叭」地一聲響，刀過處火星四濺，石屑亂飛，將那張石櫈，齊中砍成了兩半！

可是，袁能出刀之際，金旋風已然退出了石亭，一聲長吟，叫道：「失陪了！」

隨着他「失陪了」三個字，他身子已然疾拔而起，身在半空，金鞭揮出，纏在那條橫亘在路中心的鐵鍊之上，就着身形上騰之勢，用力一拉，將鐵



鍊拉了起來，緊接着，身子在半空中，連翻了兩翻，已經落在他自己的馬背之上，穩穩坐定！

金旋風看出，對方人多，而且全是一流高手，就算單是袁能一人，自己與他單打獨鬥，是不是能敵得過他手中那柄厚背薄刃大環刀，還是大有疑問之事，是以他一面在口出狂言，要捉住袁能之際，一面早已打定了要溜之大吉的主意。

而他在身子突然向後退去，出鞭捲住了石櫈，砸死了身後的一個高手，緊接着，又揮櫈飛向袁能，將袁能阻了一阻，他自己則退出了石亭，拔身起鍊，翻躍，上馬，這幾個動作，一氣呵成，當眞如行雲流水，迅疾無比，看得人目不暇給。

可是，金旋風估計得還是差了一點，他的估計是未必打得過，但是要逃走，却並是難事。而事實上，他要逃走，一樣不易！

他才上馬，抖起韁繩，那馬才嘶得半聲，只見石亭之中兩個人已疾滾了出來。

他兩個人，都是雙手握刀，一面自石亭中滾出來，一面雙刀揮動，刀光如雪花鋪地，疾捲了過來，使的乃是山東滕家，正宗的地趟刀法！

金旋風一看到那兩人着地滾來，四柄刀，兩柄砍他坐騎的前蹄，兩柄砍向後蹄，心中便吃了一驚，連忙一提韁繩，那匹駿馬，也立時人立了起來。

可是馬兒人立，只不過避開了兩人中的一人，那一個人，雙刀砍空，身子疾滾了過去，另一個人，雙刀起處，刀光霍霍，「刷刷」兩聲，却將駿馬的兩隻後蹄，一起砍了下來。

那馬兒一聲急嘶，馬身陡地倒向一旁，金旋風也在此際，身子斜斜向外，飛了出去。

他飛向路邊的那株大樹，一伸手，抓住了一株橫枝，也就在此際，那地趟刀砍空，滾向前去的漢子，一躍而起，舉着雙刀而立，却是背對着金旋風，但是他還懵然不覺！金旋風一見愛駒喪在對方刀下，心中恨極，一聲大喝，身子向上，蕩了起來，雙足一齊踹出，正踹在那人後背心上。

這雙足踢出之力，何等之大，就算在金旋風面前的是一塊石碑，也要齊中斷裂，何況是一個人！

那人大叫一聲，一面口噴鮮血，一面向前疾仆而出，仆在倒地哀嘶的馬身之上，便自一動不動，已被金旋風一脚踹死。而此際，其餘各人，也自石亭之中，紛紛竄了出來，另一個使地趟刀的漢子，才一站起，便看到同伴慘死，一時之間，呆住了不知如何才好。

袁能才一從石亭中竄了出來，便叫道：「別讓他走了，好歹將他留下！」

在袁能大叫着，向前趕來之際，金旋風的身子，已然倒翻了起來。

他一手抓住了橫枝，身形倒翻又向上彈了起來，那一彈之力，令得金旋風的身子，翻得更高，宛若是一團金雲，直飛向半空之中！

也就在那片刻間，只聽得「嗤嗤」，「拍拍」之聲，不絕於耳，十七八件暗器，一起向上射出。

但是金旋風實在翻得太高，那些暗器，一起射至，在半空之中，有的閃閃生光，有的還在發出「嗤嗤」的聲響，金旋風已翻了出去，袁能低着頭順着金旋風翻出的方向，大踏步奔了過去，金旋風已翻出路面，落到了路邊的亂石叢中，雜草叢生，金旋風甫一落下，袁能便已趕到，一刀當頭砍下！

金旋風急一轉身，袁能的那一刀，砍了個空，可是金旋風在轉身之際，身上金光熠熠的披風，揚了起來，却被袁能的刀尖撩過，整件披風一起飛了起來。但是袁能也沒有佔了什麼便宜，也就在金旋風一轉身間，他長鞭揮出，袁能的左腿之上，也被鞭梢撩中了一下，衣脚扯下了一大片來。

金旋風一落地，才和袁能對了一招，還有五個人，便一起趕了過來。

那五個人一趕至，各自站在石塊之上，已將金旋風團團圍住。

金旋風也不說話，手中的軟鞭，揚起一股金光，已向袁能劈面門揮了過去，袁能冷笑連聲，揮刀相迎，兩人就在亂石崗子中，竄上躍下狠鬥起來。

若是金旋風和袁能單打獨鬥，他未必吃虧，可是此際，却吃虧在他身邊，還有五名高手在，每當他退到那五名高手的近處時，五人便趁隙進攻，以逸待勞，令得金旋風難以應付。

是以三五十招下來，金旋風的肩頭之上，已吃了一個三角臉的一劍，雖然傷得不重，但是也是鮮血涔涔，眼看再打下去，吃虧更大！

金旋風心中雖然焦急，但是神色却仍然十分鎭定，他身形快疾，東閃西避只在尋求脫身的機會。

眼看又支持了一二十招，突然，一陣馬蹄聲，自遠而近，一人一騎，馳了過來，疾馳到了近前，勒住了馬，金旋風也無暇去看看來的是誰，只聽得一下陡喝，突然傳了過來，道：「以衆欺寡，好不要臉！」

那八個字，喝得正義凜然，但是聲音還顯得十分稚嫩，金旋風一聽，便聽出那是楊劍鳴的聲音！

金旋風心中，陡地一凜，一振手背，一鞭向前揮出，一面喝道：「別多管——」

可是，他才喝了三個字，下面「閒事」兩字，還未曾出口，一條人影，已然疾掠而來，劍光霍霍，楊劍鳴已然出手了！

楊劍鳴長劍的來勢，極其迅速。逼得迎上去的

兩人，疾退了開去，楊劍鳴身形一沉，已然落在金旋風的身前。金旋風在和袁能動手之際，身形快疾，他身上又沒有了那件金披風，是以楊劍鳴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只是看到他以寡敵衆，不平之意，油然而生，才飛身前來的，直到此際，他才看淸，以寡敵衆的人，乃是金旋風。

楊劍鳴不禁陡地一呆，失聲道：「是你！」

金旋風笑道：「正是我！」

楊劍鳴「哼」地一聲，手背一振，已待還劍入鞘，他一看到了是金旋風，自然不想再動手了。可是他在那樣的情形之下，突然插了進來，想要半途縮手，袁能那一幫人，怎肯放過他？

他手臂一振間，劍才半還入鞘，「嗤嗤」兩聲响，背後兩柄長劍，已然刺到！

楊劍鳴的武功造詣，可稱甚高，但是他年紀輕，武林閱歷，却是不足；再也料不到自己已然收劍，還會有人自背後攻到！

當那兩柄利劍攻向他的背後之際，他也聽出了金刄破空之聲，起自背後，可是急切之際，再想要拔劍應敵，却已來不及了！

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只聽得金旋風突然一聲大喝，手腕突然一翻，手中的金鞭，貼地揮出，已纏住了楊劍鳴的足踝，緊接着，用力一拉，身形向後，疾退了開去。這一拉的力道極大，拉得楊劍鳴的身子，陡地向前，仆了出去。

楊劍鳴身子向前一仆，在他身後疾攻而來的兩劍，帶起「嗤嗤」的劍氣，也一起走空，只不過金旋風的出手，還是遲了一些，那兩柄長劍，就在楊劍鳴倒地的那一剎間刺出。

劍雖未曾刺中楊劍鳴的背心，但是兩劍也恰在楊劍鳴的肩頭之上擦過，劍鋒不但劃破了楊劍鳴肩頭上的衣服，而且也在他的肩上，劃出了兩道淺淺的血痕，楊劍鳴覺出雙肩一凉，連忙在地上一個打滾。在一滾之際，他長劍已再度出鞘。

那一邊，金旋風一退，金鞭已抖了開來，立時又和袁能激戰了起來。

楊劍鳴滾開之後，那兩個使劍偸襲的人欺負楊劍鳴年輕，而且他們一上來就得了手，更以爲事情易與，是以仗着劍，疾趕了過來。

却不料他們才趕出一步，楊劍鳴一聲大叫，已然自地上，疾躍而起，長劍一横，身形疾如鷹隼，已然在兩人之間，疾穿了過去。

他身形在兩人間疾掠而過之際，劍鋒早已將兩人中的一個，自腰至脅，割了一道極大的口子，那人「砰」地跌在地上，立時氣絕。

另一個人陡地一呆，也就在那一剎間，楊劍鳴的身子也突然一凝，反手一劍，已然刺出。

這一劍的去勢，更是又快又突兀，兩個人的身子幾乎是同時凝住，「波」地一聲，長劍已然刺中，那另一個人甚至還不相信自己已然中劍，在他的臉上，現出十分古怪的神色來。

緊接着，楊劍鳴一抽劍，那人的身子，被長劍自他身中抽出之際，帶得仰天跌倒。

金旋風和袁能動手，雖然一點也佔不了上風，但是他對楊劍鳴，却已十分關心，是以仍在注意楊劍鳴的安危，他看到楊劍鳴使出了這出神入化的兩劍，不禁喝采道：「好劍法！」

楊劍鳴殺了那兩個人，又有兩個人，向他撲了過來，楊劍鳴長劍霍霍，迎了上去。

金旋風和袁能動手，本來吃虧的是在他的身邊還圍了五個人，趁機進攻，令得他防不勝防，現在，楊劍鳴一上來，就殺了兩個，又纏住了兩個，能向他趁隙攻其不備的，只有一個使短戟的漢子了，是以金旋風登時感到輕鬆了許多。

金旋風一面和袁能纏鬥，一面四面張望着，身子却在漸漸向後退去。

他的身子退向一塊大石，那使戟的漢子，正站在大石上，一見金旋風被袁能逼得步步後退，正向他退來，心中不禁大喜。

這漢子自然知道，自己要是能出手除了金旋風的話，那實是大功一件！

是以他挺起了短戟，只等可以偸襲的機會，偏偏金旋風的身形，左閃右避，令得他難以下手。

那漢子正在着急間，只見金旋風的身子，突然倒拔而起，倒像是他全然不知道大石上有人。

那漢子一看到這等情形，這乃是天賜良機，如何還肯錯過？短戟一挺，向前疾刺而出！

他短戟對準了金旋風的背心刺出，算來是萬無不中之理的，可是他却不知道，金旋風突然身形倒拔而起，就是爲了誘他出手！

那漢子的短戟，才一向前刺出，金旋風的身子，在半空之中，突然翻了起來，一個筋斗，已在那漢子的頭頂之上翻過，落在那漢子的背後，抬腿便踢，一脚將那漢子，自大石之上，踢了下去。

當金旋風在步步後退之際，袁能掄刀逼進，這時，恰好刀挾勁風，疾砍而出，那漢子自大石之上，撲跌了下來，正好迎着袁能的刀勢。

袁能的武功再高，在那剎間，想要收刀，也是來不及，只聽得「撲」地一聲響，袁能的一刀，正好砍在那漢子的頭頂。

袁能出刀之勢，何等之猛，那一刀砍中，刀身直陷進了那漢子的頭顱之中，急切之間，連刀也拔不出來，金旋風趁機一鞭擊下！



袁能趕緊一側頭，鞭梢掠過，已將他頭上的髮髻打散，金旋風接着手腕一翻，鞭梢捲住了袁能的一綹頭髮，鞭梢揚了起來，將那一綹頭髮，連皮帶肉，血淋淋地，一起揭了起來。

袁能的頭皮，被硬生生撕去了寸許見方的一片，痛徹心肺，一聲怪叫，左手一掌擊開了那早已被他砍死的漢子，提着刀，向後疾退了開去，而金旋風的身子，已自大石上疾翻了起來。

金旋風身形落地，先落在他那件金光閃閃的斗篷之旁，一俯身，將斗篷拾了起來，然後，又向正在動手的楊劍鳴等三人，疾衝了過來。

在和楊劍鳴動手的兩人，武功極高，已將楊劍鳴逼得手忙脚亂，可是金旋風一聲長嘯，如猛虎出柙也似，直衝了過來，他們兩人，也不禁心頭生寒，一起向後，退了開去。金旋風衝到了楊劍鳴的身邊，叫道：「久鬥無益，快跟我走！」

楊劍鳴本來，是絕不再願意和金旋風在一起的，可是金旋風一喝，楊劍鳴却連考慮也未曾考慮，立時身形掠起，眼看金旋風，一個起伏，已經掠出了兩丈開外！

這時，袁能的頭皮之上，血珠子迸了出來，洒得他一臉都是，他受的傷，雖然微不足道，但是樣子極其駭人。

那兩個向後退了開去的高手，一看到袁能這樣的情形，大吃了一驚，齊聲叫道：「袁帮主！」

袁能這時，痛已定了，他看到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正在向前疾掠開去，是以急叫：「快追！」

那兩個高手聽得袁能的大叫聲，才知道袁能的傷勢，並不算重，忙又轉過頭去，可是，得到他們想起步追趕時，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早已掠上了官道，飛身上了馬，並轡向前，疾馳而出，追不上了！

袁能趕到了路邊，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已馳出了十來丈，袁能心中恨極，發出霹靂也似，一聲大喝，叫聲：「金旋風，看你能不能逃出我的天羅地網！」

袁能的武功之高，眞是非同凡响，楊劍鳴和金旋風兩人，已隔得他那麼遠，而且蹄聲急驟，但是袁能所叫的那句話，還是聽得淸淸楚楚！

金旋風發出了「哈哈」一笑，算是回答，催着馬，向前疾馳了出去。

他和楊劍鳴，一口氣馳出了七八里，眼看後面已沒有人追上來了，前面炊烟起處，已是一個鎭甸，他們一起勒住了馬。

金旋風一勒定了馬，便道：「多謝你替我解了圍，現在我們該分手了！」

楊劍鳴呆了一呆，道：「那兩人在我背後偸襲，分明是你救了我！」

金旋風却像是全然不記得有這回事一樣，道：「是麼？有這樣的事？」

他一面說，一面打量着楊劍鳴的坐騎，忽然「哈哈」一笑，道：「小朋友，你什麼時候，搭上這小姑娘了，飛劍七鳳，可不易惹啊！」

楊劍鳴性高氣傲，若不是金旋風於這時，忽然提起飛劍七鳳來，他可能也和金旋風分手了！但金旋風一提起了飛劍七鳳，楊劍鳴的面色一沉，道：「金旋風，你在替奸相賈似道，傳遞暗通金人的密函？」

金旋風瀟洒脫俗，若是換了旁人，一聽得有人那樣問，一定要否認不迭了，但是金旋風却是淡然一笑道：「是麼？」

楊劍鳴的神色，變得更嚴肅，道：「我與你在小鎭相會，不幸被人當成了你的同黨，你將那密函交出來給我！」

金旋風望着楊劍鳴，笑道：「剛才和你動手的那帮人是什麼人，你可知道？」

楊劍鳴一怔，道：「不知道。」

金旋風緩緩地道：「那一上來，自你背後偸襲的，是豫南雙劍妖，和我動手的，是青蓮帮主，後來將你逼得手忙脚亂的，一個是巫山牛肝馬肺峽的人妖婁乾，另一個是鐵彈銀掌曲大豐！」

這幾個人，一連串地自金旋風的口中，說了出來，楊劍鳴在馬背上呆呆地坐着，作聲不得。

這些人的名字，他如果早知道了，可能根本沒有勇氣，與他們動手！

因爲這幾個人，即使是初在江湖上走動的楊劍鳴，也已經知道，那是黑道上的一流高手！

他呆了半晌，才道：「那青蓮帮主袁能，不是……被奸相賈似道以重金聘了去麼？」

金旋風道：「正是，這事天下皆知，現在你總該知道，那封密函，絕不會在我身上的了。」

楊劍鳴畧呆了一呆，面上也畧畧一紅，年輕人易於衝動，但是也有一份好處，那便是坦誠，他立時道：「是我弄錯了，我們就此別過！」

他站了起來，向那匹馬兒走去，可是他才走了一半，就聽得金旋風道：「別走，你上次不是曾說過，要和我做朋友麼？」

楊劍鳴表示和金旋風做朋友，却被金旋風一口拒絕，這件事，在楊劍鳴而言，引爲奇恥大辱，這時，金旋風忽然又提了起來，楊劍鳴的臉上，不禁一陣火熱辣地發燙，他立時擺出了一副傲然的神態來，道：「以前的事，何必再提？」

金旋風微笑着，道：「我在小鎭上，打發了那

三個傢伙之後，便知道一定有麻煩上身，知道你和我在一起，絕無好處，是以才那麼說的！」

楊劍鳴一聽，畧呆了一呆，他幾乎要脫口說出「原來是這樣」那句話來！

但是，他却緊抿着嘴，一言不發。

金旋風又道：「現在，你已經惹了麻煩上身，我倒不放心你獨自上路了！」

楊劍鳴剛才聽得金旋風如此說，心中的怒意，已然消了一半，可是接下來的，那幾句話，却又令得他傲意陡生，只聽得他一聲冷笑道：「多謝你的好意，是我自己惹來的麻煩，我自己會處理。」

金旋風皺着眉，道：「你殺了豫南雙劍妖，他們可絕不會放過你！」

楊劍鳴的心頭上，也感到了一股寒意，那正是他心中有了怯意的表示。

然而，他却絕不願在金旋風的面前，表示出他心怯來，他又傲然一笑，道：「我看你惹的麻煩，比我更大，還是先照顧你自己的好！」

金旋風仍然皺着眉，看他的神情，像是想說什麼，但是却又未曾說出口來，而就在此際，楊劍鳴早已飛身上馬，抖韁疾馳了開去！

金旋風沒有追趕，他眼看楊劍鳴馳出了那鎮子，天色也漸漸黑了下來，他一轉身，伸掌在那馬兒身上，拍了一下，那馬兒一聲長嘶，向前直奔了出去，金旋風身形一縱，上了路旁的一枝大樹，揀了一根粗大的橫枝，以臂作枕，斜斜地躺了下來。天色越來越黑，想趁天黑之前，趕到前面鎮上投宿的人十分擠擁。

人聲喧嘩，馬蹄聲不斷，但是金旋風在樹上，怡然閉上雙目，已經睡着了。

金旋風並未曾注意路上的行人，他自然也未曾看到，在天色全黑之前，飛劍七鳳策着馬，疾馳了過去。七個美貌的少女，衣着艷麗，一身勁裝，策馬疾馳，自然引得不少人全向她們望來。

但是她們七人，却像是整條路上，只有她們七個人一樣，連望也不向兩旁望一眼，就疾馳而過。

在她們越過了一輛看來十分殘舊的馬車之後，那馬車車廂的門，打開了幾寸，有一個人探頭，向外畧看了一眼，立卽又縮回頭去，那人生得獐頭鼠目，可是他在探頭出來的時候，頭上所戴的那一頂帽子上，却佩着一塊蒼翠碧綠的碧玉。

在他縮回頭去之後，只聽得車廂中傳出了他的聲音，道：「趕車的，快趕到前面鎮上去！」

那趕車的「得兒」一聲，別看那輛車舊，但是拉車的馬，却是極其神駿，經趕車的一催，立時撒開四蹄，向前疾馳，緊緊尾隨在飛劍七鳳之後。

這一切，金旋風並沒有看到，他只是斜倚在樹上養神，朦朦朧朧地，眞的睡了一覺。

## 被人嫁禍

直到月亮升了上來，天色全黑了，路上也變得靜蕩蕩地，他才睜開眼，坐了起來。

他一坐起之後，望着那鎮甸，像是在等着什麼。過了不多久，只見一個人，挑着担子，扁担「吱格」，「吱格」直响，走了過來。

金旋風身形一縱，當那人來到近前之際，自樹上跳了下來。那人也連忙站定了身子，沉聲道：「金大爺，你等了好久了？」

金旋風道：「前面鎮上，有什麼動靜？」

那人道：「有一個小伙子，還有七個女娃子，和幾撥鏢局中人。」

金旋風點頭道：「還有什麼可疑的人物？」

那人道：「有一輛馬車，車舊得可以，但是拉車的馬，却瞞不過行家的眼睛，是一匹眞正的好馬，車上是一個行商模樣的人。」

金旋風道：「趕車的呢？」

那人呆了一呆，道：「這倒未曾留意！」

金旋風像是十分不滿，他道：「你替我打聽消息，也不是第一遭了，怎地如此粗心大意？」

那人現出慚愧的神色來，道：「這……這遭我眞是忽畧了。」

金旋風道：「這人在何處投宿？」

那人道：「他緊隨着那七個女娃子，在義遠客棧之中，好像是衝着那七個女娃兒來的。」

金旋風點頭道：「行了，你管你回去，別惹事生非，見了我，也裝不認識！」

那人答應着，又挑起担子，健步如飛，一直回鎮上去了。金旋風在樹下呆立了半晌，喃喃自語，道：「袁能自己沒有來，奇怪！」

他說着，背負雙手，緩緩向前走去。

鎮上，華燈初上，滿街都是人，街邊舖子，攤子的吆喝聲，吵得人心煩。宋、金交兵，那時恰好是一個間歇，久經戰亂的人，個個好像是過得一天算一天，是以令得鎮上，分外繁華熱鬧。

金旋風走進了鎮來，直來到了義遠客棧的門前，義遠客棧的門前，是一大片空地，這時，正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攤子，行人如鯽。

金旋風向前走着，踏進了義遠客棧的大門，經過了一個大院子，便是客棧的店堂。

店堂中陳設華麗，坐滿了食客，店小二滿頭大汗，揮着汗，在穿來揷去，金旋風到了角落處，才找到一副座頭，坐了下來。



店小二實在太忙了，也沒有看到他，金旋風坐下之後，側頭望着窗外，窗外院子的那頭，恰好是馬廐，他看到馬廐中，有六匹馬，拴在一起，那六匹馬，馬鞍兩旁，都綉着鳳兒。

金旋風笑了一笑，那是飛劍七鳳的馬兒，馬兒只有六匹，另一匹自然是被楊劍鳴騎走了。

楊劍鳴何以會騎走了飛劍七鳳之首，飛劍七鳳的馬兒，金旋風並不知其詳，但是他却可以肯定，楊劍鳴惹下的麻煩之中，這匹馬兒，必然也是麻煩。金旋風轉過頭來，就看到飛劍七鳳，一起自客店內，走了出來。

她們七人一現身，店堂之中，幾乎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她們的身上，金旋風也和別人一樣，打量着她們。如果這時，金旋風不是打量着她們，而仍然望着窗外的話，那麼，他就可以看到，有一個人，迅速地來到馬廐後面，一揚手，飛出一塊石子，打熄了馬廐的燈火，當一個馬伕咕嚕着去點燈時，那人身形一閃，閃到了飛劍七鳳的那幾匹馬身邊，那幾匹馬立時現得十分不安，可是那黑影的動作十分快，他一來到了馬身邊，伸手在其中一匹的鞍子上，畧摸了一摸，轉了身，接着就退了開去。

所以，當金旋風聽到了馬嘶聲，轉過頭去看時，只看到其中的幾匹馬，正在踢着蹄，並沒有看到有人曾接近過馬羣，

飛劍七鳳旁若無人，在一張大桌之旁，坐了下來，丁紫鳳揚手招來了伙計，大聲吩咐着，一個少女向她身邊的一個大聲道：「那小子倒走得快，追到這裏，還是見不着他，眞是便宜了他！」

那少女講話的聲音極大，一旁有幾個油頭粉臉的傢伙，一看到飛劍七鳳出來，雙眼便直勾勾地望定了她們，這時，其中一個伸長頭去，嘻着臉，道：「你們在找人麼？那小子多半是負心人，不像我那樣，有眞情意！」

那人這句話一出口，與他同桌的人，都哄然大笑起來，金旋風也不禁「哈哈」地一笑，他笑的乃是這出言輕薄的人，要倒霉了！

只見那少女轉過頭來，笑靨迎人，十分之甜，道：「噢，原來你是有情人！」

那傢伙一聽得少女居然搭了腔，更是洋洋得意，道：「自然是！」

那少女仍然笑着，道：「怎見得呢？」

那人搔着頭，道：「姑娘只要一試，就知道了！」這句話說得輕薄，笑聲更是不絕。

那少女道：「好的，我試一試！」

她話才一出口，手腕一翻，五指緊處，已抓住了那人的頭髮，將那人疾拉了過來，緊接着，她手一按，已將那人的臉，按得貼在桌面之上。

那少女一動手，另外兩個少女，立時站起，那人的臉被按得貼在桌面之上，殺猪也似，叫了起來，可是突然之間，「拍拍」兩聲响過處，那人的叫聲，突然之間，停了下來。

原來站起來的那個少女，手一抖，兩柄雪亮的利劍，已然揷在桌上。

那兩柄利劍，交义揷在桌上，恰好卡住了那人的頸子，鋒銳的劍鋒，正貼着那人的頭頸，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如何還叫得出來？

和那人同桌的幾個紈袴子弟，一看到這等情形，也不禁呆了，只見圍着桌子而坐的飛劍七鳳，像是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一樣，仍然大聲叫道：「小二，揀好吃的東西，多拿點來！」

看到了那七個少女如此談笑自若，店堂中的人，也盡皆呆了，那被兩柄利劍，卡住了頸子的傢伙，原是口舌招尤，誰也不會同情他，也沒有人替他出頭，與那傢伙同桌的那些人，一個接一個，溜之大吉，害得那傢伙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忍不住開口哀求起來。

可是他不出聲還好，只要一開口，那幾個少女，不是酒便是茶，兜臉向他潑了過去，一面還樂得「咭咭咯咯」，笑個不停。

金旋風坐在角落處，看到了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好笑，暗忖江湖上都說飛劍七鳳難惹，看來果然不錯，自己若是遇到了她們，還是遠遠避開的好，她們一動手就是七個，人多手衆，總佔些便宜。

再說，就算鬥贏了她們；她們只是七個女娃子，又有什麼光采？若是輸了，那更見不得人了！

金旋風自顧自喝着酒，不一會，酒菜流水也似，搬上了飛劍七鳳所坐的桌子，七個少女，一面高談闊論，一面吃喝，竟將那傢伙，一直釘在桌子之上，那傢伙狼狽得眞是難以形容。

金旋風吃飽喝足，本來已想站起來，再到店內去查看一下的，可是他將要站起來之際，突然看到一個瘦削身形的漢子，走了進來。

那漢子的一身打扮，並不起眼，可是頭上戴着一頂帽子，帽子上佩玉的那地方，却用一小塊黑布遮着，看他的模樣，正是金旋風手下形容的那人，

金旋風到遠義客棧來，爲的就是要找這個人，因爲這人帽上的一塊碧玉，乃是他的標誌，其人在黑道上大大有名，突然在這條道上出現，行藏又如此隱秘，自然有不可告人之事在，而今金旋風看到他以一小塊黑布，遮住了帽上的碧玉，更可知他要出花樣了。

是以，他仍然坐着不動，還畧畧偏過了頭，暗中留意那人的動靜。

只見那人走進來之後，略停了一停，忽然向飛劍七鳳望來，滿面皆是驚喜之色，指着丁紫鳳，張大了口，却又講不出話來。

飛劍七鳳七個人，全是七竅玲瓏心，她們一面雖然在吆喝，但是周圍發生的事，却是無所不知，那人才一伸手指向丁紫鳳，她們便一齊停下了筷，向那人望了過來，那人直到七人全向他望了過來，才叫道：「咦呀，這不是小紫鳳兒麼？」

他將丁紫鳳的名字，叫得那麼親熱，倒令得飛劍七鳳，盡皆一怔，丁紫鳳秀眉微蹙，道：「閣下是誰？」

那人滿面笑容，走了過來，道：「紫鳳姑娘，你怎麼不識得我了？老爺在世之日，我是老爺的長隨，後來老爺不幸謝世，我也走了，那時你還不會講話，不想現在，長得那麼大了！」

那人一面說着，金旋風在一角，口中的一口酒，幾乎噴了出來。

金旋風心中好笑的是，那人只顧和丁紫鳳攀交情，話中有老大的漏洞却不自知，丁紫鳳若是聰明，立時可以揭穿他的胡言亂語！果然，他話才一住口，丁紫鳳已一聲冷笑，道：「原來我們有這麼多年不見了，却不知道如何你還一見就可以認得出我來？」

金旋風心中暗叫了一下好，心忖這可看你如何回答了！只聽得那人一笑，道：「紫鳳姑娘，你雖然長大了，可是輪廓却沒有變，一樣那麼逗人喜歡，再說你頰邊那兩顆紅痣，却是從小就有的。」那人又道：「飛劍七鳳，以你為首，我也早聽人說過了，自然一認就認得出來！」

金旋風在一旁，聽得那人這樣說，心中大是嘆服，心想此人果然老奸巨猾，敢情他第一番話中的漏洞，乃是故意安排的，好等丁紫鳳揭穿他，他再用早就準備好的一番話來解釋，在那一番話中，十句有八句是恭維話，丁紫鳳雖然聰明，究竟年紀輕，如何是他的對手？

果然，他這番話講完，丁紫鳳便嫣然一笑，顯是覺得對方的話，十分受用，她道：「可是，我却記不得你叫什麼名字了！」

那人走向前來，道：「自然是，我叫佘碧玉，紫鳳姑娘，遇到了你，我可以說遇到救星了！」

丁紫鳳雙眉一揚道：「怎麼，有人欺負你？」

那自稱佘碧玉的中年人，却長嘆了一聲，金旋風心中暗罵老奸巨猾。他早已知道那中年人，正是黑道中出了名的奸猾之人，外號便叫着碧玉蛇，如今將碧玉蛇三字，顛倒過來讀，化名為佘碧玉，却不知道他心中，是在打什麼主意？

只聽得他長嘆了一聲之後，道：「紫鳳姑娘，你有所不知，我設了一家小鏢局，借着我曾跟隨過令尊的名頭，倒也一直相安無事，怎知近半年來，接連三次遭刦，我走投無路，只差抹頸子了！」

丁紫鳳雙眉一揚，其餘六個少女，也義形於色，齊聲道：「刦鏢的是誰？」

金旋風在一旁，又暗罵了幾聲，心忖這條毒蛇，不知又想害什麼人了！

只聽得碧玉蛇道：「唉，這人不說也罷，要是說了，反倒累了七位。」

丁紫鳳伸手一掌，拍在桌上。丁紫鳳這一掌，本是為碧玉蛇打不平的，可是一掌拍了下去，却苦了那頦子被卡在桌上的傢伙，一碗鯉魚湯，直翻了起來，恰好淋在那傢伙的頭上，那傢伙吃不住燙，哇呀怪叫了起來，丁紫鳳忍不住一笑，略一揮手，兩個少女一抖手，「刷刷」兩道劍光過處，兩柄短劍，已揚了起來，那傢伙直起了身子，只是發着抖，還不敢就走。

丁紫鳳喝道：「還不滾開？」

那傢伙聽到了丁紫鳳的一喝，才抱頭鼠竄而去，碧玉蛇仍在唉聲嘆氣，丁紫鳳道：「佘大叔，是誰刦了你的鏢，你只管說，我們替你出頭！」

碧玉蛇道：「這人武功極高——」

丁紫鳳嗔道：「叫你說，你就說！」

碧玉蛇連聲答應着，道：「是金旋風！」

這「金旋風」三個字，一出了口，在一旁的金旋風，幾乎直跳了起來！

本來，金旋風在一旁，看碧玉蛇裝模作樣，心中還只覺得好笑，完全是一副隔岸觀火的優閒心情，却是再也未曾料到，突然之間，火燒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他心中又驚又怒，但是却沉住了氣，只聽得丁紫鳳「哼」地一聲，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他，我們也正要找他哩！」

碧玉蛇壓低了聲音，道：「聽說他正在這條道上，我們講話得小心些！」

丁紫鳳怒道：「胡說，金旋風是什麼東西！」

金旋風聽到這裏，想不出聲也不行了，他自然知道，惹上了飛劍七鳳，極是麻煩，但如果不趁碧玉蛇在此，將事情弄明白了，只怕更是麻煩。是以，他應聲站了起來，朗聲道：「金某人本就不是東西，是人！」

金旋風在突然之間出聲，令得所有的人，一起向他望了過來，飛劍七鳳，更是霍然起立，刹那之間，在她們七人的臉上，都罩上了一重煞氣。

金旋風則立時大踏步向前走過去，他一向前走，飛劍七鳳身形已散了開來，刹那之間，砰砰連聲



，已推翻了幾張桌子，齊叱道：「各位讓開些！」

她們行動迅捷，嚇得一衆食客，紛紛走避，金旋風仍向前走來，七鳳身形散開，已將他圍住，碧玉蛇身子一縮，正待離開，金旋風伸手指住了碧玉蛇，喝道：「碧玉蛇，放了火，就想溜麼？」

碧玉蛇忙叫道：「紫鳳姑娘！」

金旋風冷冷地道：「丁姑娘，你可知道這人是什麼人？」

飛劍七鳳在江湖上走動，大名鼎鼎的黑道高手，碧玉蛇的名頭，自然是聽到過的，剛才金旋風一叫，她們已經一怔，這時一個少女道：「他是碧玉蛇？」

碧玉蛇叫起屈來，道：「姑娘莫聽他亂說！」

金旋風胸有成竹，道：「你們叫他將帽上那一小幅黑布揭下來瞧瞧！」

一個少女道：「是啊，碧玉蛇的帽上，綴着一塊碧玉，人所皆知！」

碧玉蛇嘆了一聲，道：「丁老爺，自你謝世之後，我佩了這塊黑布悼念，直至今日，不料却要被人逼得除了下來，你在天之靈，莫怪我不敬！」

他口中的「丁老爺」，自然是指丁紫鳳的父親而言，是以丁紫鳳的雙眉，首先緊蹙。

碧玉蛇的話才一講完，一伸手，已將那幅黑布，除了下來。金旋風在那一刹間，心中還在得意，望着碧玉蛇，暗忖等你原形畢露之後，看你有什麼辦法，可以脫身，到時，他只消再加幾句話，只怕飛劍七鳳一湧而上，饒是碧玉蛇再滑溜，也夠麻煩的了！

就在金旋風那樣想着的時候，碧玉蛇已將帽上的那一小幅黑布，除了下來，一刹那間，幾個人的眼光，全都集中在碧玉蛇的那頂帽上！

而金旋風一向他那頂帽子看去，心中便陡地一怔，因為他的帽上，並沒有綴着那塊碧玉！非但沒有那塊碧玉，簡直連曾在帽上綴過碧玉的痕跡也沒有！

金旋風陡地一震，在電光石火之間，他已經知道：自己上當了！

金旋風的反應，快到了極點，當他一想到自己已經上當之際，他的身形，立時向後一縮，已準備趁機離去，可是他的動作快，飛劍七鳳的動作，却也絕不慢，他的身子才縮了一縮，就聽得飛劍七鳳，齊聲嬌叱，立時有三名少女，身形展動，到了他的身後。

金旋風陡地一呆間，七鳳早已散了開來，已將金旋風圍在中心！

金旋風一看這等情形，心中暗叫了一聲糟糕，他倒並不是害怕，而是知道，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想要立時溜走，是辦不到的了！

既然無法溜走，他反倒定下神來，他迅疾無比地將事情想了一想，眼前那人，分明是碧玉蛇，但是他的帽上，却並未佩着那一塊碧玉，自然是早有準備的，可知他一走進店堂來的時候，就知道有人會認識他，他是早知自己在這裏的！

金旋風一想到這裏，不禁苦笑了一下，暗忖這碧玉蛇，果然名不虛傳，滑溜得緊，連自己也不免上了他的大當，飛劍七鳳自然更要被他捉弄了！

金旋風「哈哈」一笑，道：「碧玉蛇，你果然好手段得緊！」

碧玉蛇却作出一副委曲的樣子來，道：「閣下一定弄錯了，我姓佘，是丁姑娘家的舊人！」

金旋風還想說什麼，可是丁紫鳳已然疾聲叱道：「金旋風，你交兩件東西出來！」

金旋風笑着道：「那兩件？」

丁紫鳳道：「佘朋友的鏢，買似道的密函！」

金旋風這時，實在還想笑，可是看到飛劍七鳳，殺氣騰騰，那種認真的神態，想笑也笑不出來，他只好嘆了一口氣，道：「要命有一條，那兩件東西，我一樣也沒有，你們聽我說——」

金旋風的話才講到這裏，只聽得丁紫鳳又是一聲嬌叱，隨着她那一聲嬌叱，只聽得「刷刷刷」三下響，已有三股綢帶，連着利劍，向金旋風疾刺了過來。

金旋風剛才一上來就想溜，只是不願和飛劍七鳳動手，並不是怕了她們，這時，飛劍七鳳中已有三人出了手。

金旋風一側身，順手抓起了那件金色的披風來。身子一轉，陡地拔起，到了桌上。

他一到了桌上，飛脚便踢，踢向桌上的筷子筒。只聽得「嘩啦」的一聲響，一筒竹筷子，被他踢得四下飛散，各自帶着嗤嗤聲響，如同暗器一樣。

飛劍七鳳一見金旋風上了桌子，本來就待疾湧過去的，但筷子四下飛來，却將她們逼得後退了一步。金旋風大喝一聲，道：「你們年輕，易上人當，我失陪了！」

他話出口，人便拔起，拔到了半空之中，伸手抓住了樑頭，身子立時蕩起。

在那刹間，又有幾柄利劍，向他刺了過來，但是金旋風的身形，實在太快，一個錯身間，幾柄利劍，一起刺了個空。

而也就在那一刹間，金旋風的身子，已經穿窗而出，他穿出的窗子，正是他剛才所坐的那桌子之旁的窗子。一穿了出去，身子翻起，已上了馬廐。緊接着，由馬廐的草頂，躍到了店堂的屋面上，又

飛躍而過，躍過了院子，在屋頂上伏了下來。

金旋風伏在屋頂上，只聽得店堂中一陣混亂，夾雜着飛劍七鳳的嬌叱聲，顯是飛劍七鳳，向着馬廐方面追去了，有不少人自店堂中退了出來，碧玉蛇也在其中。

碧玉蛇退到了院子中，靠牆而立，仍然望着店堂之中，臉上現出了幸災樂禍的神色來。

金旋風看在眼裏，暗暗咬了咬牙，心忖你這條蛇兒，也算得滑溜了。可是我不笨，好歹要叫你吃一點苦頭，才叫你知道遇到的是什麼人！

碧玉蛇站了極短的時間，就轉過身，向內走了進去。金旋風一縱身，自屋頂之上，躍了下來。他身形輕靈，落地之間，了無聲息。一落地，身子一個起伏，便到了離碧玉蛇的身後，不到丈許處。

碧玉蛇看來，並未發覺，只是向前走着。金旋風跟在他的身後，不一會，便見碧玉蛇來到一扇門前，輕輕叩了兩下。

在房門內，有人傳出聲音來，道：「誰？」

那聲音，十分粗暴兇狠，一聽便聽出，正是青蓮幫主袁能的聲音。

金旋風這時，將身子一閃，閃到了屋角之後，躱了起來，一面用心注視着前面的情形，一面心中不禁在埋怨自己的那個手下，實在太不中用了，連袁能那樣的大人物，也來到了鎭上，也不知道。

只聽得碧玉蛇道：「是我，袁大哥請開門。」

碧玉蛇的話才出口，就聽得門內有拔落門栓的聲音。接着，「吱呀」一聲，門打了開來。

開門的却不是袁能，是一個臉孔狹長的漢子。碧玉蛇一側身，就走了進去，門也立即關上。

然而，就在門一開一關的一刹那之間，金旋風却已看到，在那房間中，人影綽綽，至少有七八個人在。

門才一關上，金旋風身形便向前滑了過去，到了那間房間的窗前，身形拔起，到了屋頂上，再一個倒掛，就倒垂了在屋簷之上，伸手在口中點了唾沫，將窗子濡濕，點了一個小孔，向內張望。

只見那房中或坐或立，有着八九個人之多，袁幫主坐在正中，碧玉蛇正在他的身前，指手劃脚，講得十分起勁，只聽得他道：「袁大哥，一切皆已弄妥了。」

袁能道：「那密函呢？」

碧玉蛇笑道：「那密函，我放在一處妥當的地方，再也不會被人找到。而且，還有人代我們送將出去，眞是一舉兩得！」

在袁能身邊，有一個人道：「碧玉蛇，你眞是滑溜，你將密函放在什麼地方了？」

這時，在窗外倒掛着偸窺的金旋風，心中也不禁起疑，碧玉蛇這傢伙將密函放在什麼地方去了？

碧玉蛇嘻嘻地道：「我將丞相的密函，放在飛劍七鳳中一人坐騎的鞍旁綉囊之中了！」

碧玉蛇這句話一出，屋內、屋外的人，全都吃了一驚，袁能皺着眉，道：「這……有點不大妥當吧！飛劍七鳳，正與我們爲敵！」

碧玉蛇道：「正是她們與我們爲敵，是以她們一定要追蹤北上，直抵金國境界，她們再也想不到要找的密函，就在她們自己那裏，旁人也絕不會疑心她們，這眞是最安全不過了！」

袁能沉吟道：「你說得倒不錯，但是密函在她們手中，終究不是辦法，如何取得回來？」

碧玉蛇道：「那太簡單了，一到了金國境內，還不是咱們的世界，若是連七個女娃兒也對付不了，那豈不是不必走江湖了！」

屋內各人，聽得碧玉蛇那樣說法，盡皆笑了起來，又有一人問道：「蛇兄，金旋風怎麼了？」

碧玉蛇「哈哈」大笑了起來，道：「被我略施小計，飛劍七鳳已經釘上了金旋風，必不肯放過他，由得他去惹多少麻煩吧！」

屋內衆人又一起轟笑了起來，金旋風在窗外聽得無名火起，手揚了起來一掌就待向窗上拍去。

在那一刹間，他是想一掌將窗子拍碎，突然現身，去鬧他一鬧，出出心頭惡氣的。

可是他那一掌，才拍到了一半，心頭便陡地一震。

金旋風那一掌拍下去的勢子，也在半途之中，硬生生地收住。

原來就在那電光火石的一刹，他想到自己剛才，已聽到了一個極其重大的秘密，那封密函，碧玉蛇將之放在飛劍七鳳之一馬鞍旁的綉囊之中了。

這個消息，極其重要，江湖上那麼多人，爲了阻截這封密函，正在紛紛出動，而在袁能事先又散佈謊言，說密函在自己身上，以後替自己惹來了不少麻煩，若是自己追上了飛劍七鳳，將密函取到手，將密函的內容，大白於天下，那麼，奸相賈似道的賣國陰謀，便再也難以隱瞞。袁能、碧玉蛇之流，也澈底失敗了！

這樣一比較，只是衝進去大鬧一場，未免是便宜了他們這干人！

金旋風在陡然之間想到了這一點，他身子輕輕向上一翻，又翻上了屋頂。緊接着，便自屋頂之上，輕輕滑了下來，直撲向馬廐。

可是，當他來到馬廐之時，却見飛劍七鳳的幾匹馬兒，已然不知去向了。

金旋風一呆，恰好一個馬伕，自馬廐中走了出



來，他一轉身道：「這幾匹馬兒，往那裏去了？」

那馬伕道：「那幾位姑娘取去了。」

金旋風不再躭擱，直奔出了店外，只見街道上靜蕩蕩地。金旋風忙又轉身向掌櫃的問道：「這幾個小姑娘，向何處去了？」

掌櫃的却是一片好心，道：「客官，那幾個娘兒，難惹得很，我看你——」

金旋風急道：「少說話，我問你，她們向那裏去了！」

掌櫃的嚇了一跳，忙道：「向北！向北！」

金旋風身形掠起，便向前奔了出去，轉眼之間，便出了小鎭。

可是，由小鎭直通向北的一條大道上，却也是不見人影，想是飛劍七鳳，已然馳遠，若是沒有牲口，只怕追她們不上了！

金旋風站定了身子，心中不禁苦笑。暗忖剛才爲了不讓飛劍七鳳發現，躱東藏西，現在却顚倒起來，要找她們，反倒找不到了。

他知道飛劍七鳳，一定在向北走，或許她們正在追趕自己，以爲那密函是在自己的身上。

現在，最主要的，自然是找一匹牲口，才能追上她們，金旋風想到這裏，忽然笑了起來。他已知道了碧玉蛇和袁能的秘密，在這件事上，可以說已操勝券了，何必急在一時？

他要找一匹牲口，並不是難事，就在這鎭上，他就有一個手下在。

金旋風想到了這裏，轉身又奔回鎭上去。他奔進了一條小巷子，在一扇門前站定，接連輕拍了三下。可是他在拍了三下門之後，等了片刻，門內却一點反應也沒有。金旋風不禁呆了一呆，他拍門的聲音雖然輕，但是巷子中十分靜，屋中的人，決沒有聽不到之理的！

他揚了揚眉，又拍了三下。這一次，他只等了極短的時間，仍然聽不到門內有什麼聲響，他身形立時向上拔了起來，翻過了圍牆。

牆內是一個小小的院子，金旋風一翻過小牆，到了院子之中，心頭便是陡地一凜，知道一定出了事了！那院子中，種着幾畦蘭花，可是此際，月色之下，看得分明，那是有不知多少人，在花畦上踐踏過一樣！

金旋風陡地一怔，沉聲叫道：「陳小三！陳小三！」

他一面叫，一面迅速地向前掠去，一伸手，推開了門，屋中黑沉沉地，他才一進門，什麼也看不到，可是縱使是在濃黑之中，他也可以感到，一股異樣的血腥味，已撲鼻而來。

金旋風立時靠牆而立，屏住了氣息，當他肯定屋中並沒有人之後，他才取出了火摺子來，一幌着了火，屋中火光一閃，他已看到了陳小三。

陳小三仍然穿着那套趕到鎭外來，與金旋風相會時的衣服，甚至竹笠也仍然掛在背上，他人伏在桌上，在他的後頸，有一個老大的傷口！

金旋風以火摺子點着了桌上的油燈，棄了火摺子，伸手在陳小三頸際的傷口上，輕輕撫了一下。

那傷口是如此之大，陳小三早已死了，他非但已經死了，傷口附近的血，也已凝成了可怖的，黑褐色的血塊。看來，他是在和金旋風相會之後，一回到家中，便遭人殺害的。

屋中的陳設一點也沒有亂。陳小三的武功雖然平常，但也決不致於在被害之前，絕不還手，他一定是才一進屋來，就已經有人伏在屋中，陡然出手，將他害死，從他頸際的傷口來看，那一定是一柄薄刃厚背的大砍刀，一刀就結果了陳小三的性命！

金旋風木然站着，然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毫無疑問，他立即可以知道，那是袁能、碧玉蛇他們幹的好事！看來，陳小三和自己相會，也早在他們的監視之下，自己一進鎭，他們就知道了。

在油燈的照映之下，金旋風的臉上，現出極其憤恨的神色來，然而轉眼之間，他那種憤恨的神色，就變成一股冷峻的冷笑。

## 計中有計

他，金旋風，在江湖上走動以來，可以說還未曾栽過那麼大的筋斗！

他又吸了一口氣，輕輕將陳小三的眼皮撫上，一轉身，出了屋子，不一會，他又在大街上了。

大街上仍然很熱鬧，金旋風大踏步向前走着，走向客店，當他快來到客店門口的時候，楊劍鳴正好牽着馬，自對街走了過來。

楊劍鳴看到了金旋風，立時側過頭去。可是金旋風根本沒有見到他，大踏步走進了客店之中。

楊劍鳴略呆了一呆，牽着馬，也向客店走去。他將馬拴在客店門口，走進了店堂。

當他走進店堂之際，金旋風已經穿出了店堂，只聽得店堂中有人指着金旋風的背影，道：「這人本領好大，剛才那七個小姑娘，兇神惡煞地去追他，看他，現在又沒事人一樣回來了！」

一聽得「七個小姑娘」，楊劍鳴又略呆了一呆，但是他還是向前走去。

楊劍鳴在鎭外和金旋風分手，他本無意再和金旋風在一起的了。

然而此際，他看到金旋風神色有異，直闖客店

，他心知一定有什麼極重大的事發生了。他自然而然地跟了過來。他對金旋風的關心，實在十分複雜，連他自己也難以剖析得明白。

他對金旋風有欽佩、有羨慕，也有感激，可是，他卻又絕不忍受金旋風的高傲。因爲他自己也是一個高傲的人。金旋風曾救過他一次，他不願領這個情，這時他看出金旋風也像是有事，他願意幫助金旋風，還了他的人情。那麼，再和金旋風在一起時，雙方就平等了！

楊劍鳴一面想，一面仍向前走去，他看到金旋風來到了一個院子中。那院子，有不少人在乘涼。金旋風一走進院子，便大聲道：「各位回房去，這裏有事，聽到有厮打的聲響，切莫出來！」

金旋風在院子中一站，氣勢已是懾人，再加上他一開口，聲沉力雄，每一個字，直鑽入人耳中，那些人立時紛紛避了開去。

楊劍鳴看見這情形，分明是金旋風有心來找人麻煩來了，他身形一閃，閃到了一座假山石之後，躲了起來。

只見片刻之間，院子中人已經走得乾乾淨淨，金旋風伸手向一個窗口一指道：「袁能，你還不出來，躲着做縮頭烏龜麼？」

楊劍鳴一聽得金旋風是找袁能的，不禁心中又好生佩服。

因爲上次，他遇到金旋風的時候，金旋風正在以寡敵衆，對付袁能和他的手下，弄得十分狼狽，可是這時，他卻又找上了門來！

只聽得那窗中，傳來了一下冷笑聲道：「金旋風，上次給你走得僥倖，你還要來自討苦吃麼？」

那聲音，聽來濃濁不清，正是袁能的聲音。

金旋風一聲冷笑，一俯身，人已打橫搶出了兩步，手一探，抓起了一大塊石來，一振手臂，那塊大石，「呼」地一聲，向着窗子，直飛了出去。

也就在那塊大石，飛到了窗子近前，眼看要將窗子砸過稀爛之際，只見兩扇窗子，突然推了開來，人影一閃，一個人，手揮銅鎚，奪窗而出。

那人的來勢眞快，才一出了窗外，手中的銅鎚揚起，「叭」地一聲響，正砸在那塊大石之上。那塊大石，砸成了粉碎，碎石四下飛濺。

可是，他的動作快，金旋風的動作更快。就在他一鎚砸向大石之際，金旋風的身子，已向前疾掠了過去。窗中有人喝道：「大哥小心！」

隨着那一聲陡喝，一柄長劍，突然自窗中刺出。金旋風身子一閃，手伸處，卻已抓住了那使長劍的人的手腕，緊接着，手臂向下一沉，長劍向上一翹，只聽得那使鎚的一聲慘叫，長劍已刺進了他的小腹之中。

而就在那一剎間，金旋風的身子倏然後退。他手仍抓住那使長劍的人的手腕之上。是以他一退間，只聽得一聲怪叫，那使長劍的人，已被他自窗口之中，硬生生地拖了出來。

金旋風手臂順勢一揮，五指鬆開，那人怪叫着，身不由主，向牆上撞去，「砰」地一聲，撞在牆上，又跌了下來。身子縮成一團，一動也不動了。

而那個使鎚砸碎了大石的人，也跌了下來，兵刃也棄了，雙手掩住小腹，鮮血自他的指縫之中，不斷湧了出來，他在地上，不住打滾。

金旋風也根本不理會他，只是向着窗口，冷冷地道：「是誰殺了陳小三？」

他一句話才出口，自窗口中，「颼颼颼颼」，已跳出四個漢子來。

那四個漢子一出來，各挺兵刃，向金旋風虛攻了一招，立時向後退去，將金旋風團住。

緊接着，袁能和碧玉蛇兩人，也自窗中，跳了出來。金旋風冷笑道：「好，全在這裏了麼？」

袁能冷笑道：「原來你是替陳小三報仇來！」

金旋風伸手一指碧玉蛇，道：「別人不找，我只是找他算賬！」

碧玉蛇笑嘻嘻地道：「我和你有什麼賬可算？你還是提防飛劍七鳳的好！」

碧玉蛇一面笑着，一面向前走來，突然之間，他手一揚，只聽得機簧響處，七枝小箭，已電射而出！

那七枝小箭，自他的衣袖之中，電射而出，事先當眞是一點跡象也沒有。他仍然面上帶着笑容，竟連神色也未曾變，可說是陰毒之極！

碧玉蛇這門袖箭功夫，有名的歹毒，喚着綿裏七箭。箭雖小，但是箭鏃卻極其鋒銳。而且，在箭鏃上有着倒刺，一被射中，若不經意一扯，必然連皮帶肉，被扯脫一大片去！

但是金旋風是何等樣人物。小箭來得雖快，他手臂一振，身上的披風已然抖起了一股勁風，將七枚疾射而來的袖箭，盡皆掃了開去！

躲在假山石後觀看的楊劍鳴，和金旋風相見，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心中一直存着一個疑問，那就是金旋風究竟用什麼兵刃的。

直到此際，他看到金旋風蕩起了披風，威力如此之猛，心中才恍然。原來那件金光閃閃的披風，就是金旋風的兵刃！

一蕩開了小箭，金旋風手臂一彎，披風捲了過來，「呼」地一聲，又向碧玉蛇劈面蕩了過去。

碧玉蛇爲人何等滑溜，袖箭才發，他已蓄定了退勢，金旋風的披風一蕩了起來，他人倏地後退，



退到了窗前，一個筋斗，翻進了窗去。

金旋風的披風，仍然疾蕩了過去，直逼窗前。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見窗中刀光一閃，一柄大砍刀疾砍了下來，正砍在披風之上。

那柄刀砍在披風之上，竟發出了「蓬」地一聲響來，披風並沒有損傷，但是刀的下沉之勢太猛，一刀砍下，向下一壓，「撲」地一聲響，刀砍進了窗檻之中，將那件披風，也壓得嵌進了木中！

金旋風一縮手，拉了一拉，未能將那件披風拉得出來。只聽得窗中，袁能和碧玉蛇兩人，齊聲大笑，已躍出的四個人，刀劍齊舉，攻向金旋風。

在那四人，自背後攻向金旋風之際，窗中「嗤嗤」有聲，又是七枝袖箭，電射而出。

袁能始終未曾露面，只是在窗中，砍了一刀，壓住了金旋風的披風。

而金旋風在那一剎間，已是腹背受敵，處境狼狽到了極點！

在假山石的楊劍鳴，一見到這等情形，立時一聲大喝，身形拔起長劍霍霍，攻向那四人的背後！

那四人正在向金旋風搶攻，忽然有人刺向他們的背後，四人立時偏開身子，也就在那一剎間，金旋風的身子，向後陡地一仰。

他身子一仰間，七枝小箭射過，未曾射中他，反倒有兩枝，射中了他身後四人中的兩人！

那兩人中了箭，一起怪叫了起來，金旋風趁着身子後仰之際，用力一扯，「嘩啦」一聲響。

在金旋風拉動披風的時候，將整個窗子，都拉了下來。

也就在這時，袁能的那柄刀，也揚了起來，緊接着，人影一閃，袁能自窗中，撲了出來，一刀直砍向金旋風的面門。

金旋風在那樣的情形下，實在是萬萬避不開袁能的那一刀的，因爲他在用力一拉下，將整個窗子拉脫，雖然他披風已然在手，但是急切之間，如何揚得起來，眼看刀光閃耀，袁能的大刀，離他的面門，只不過尺許了，楊劍鳴一面和兩個大漢動手，一面也不禁急叫了起來。

可是，就在那一剎間，突然聽得客店的房中，碧玉蛇發出了一下急呼，叫道：「袁幇主！」

隨着那一下急叫，只見袁能的手腕，突然一翻，那一刀之勢，也立時偏了半尺，「刷」地一聲，刀鋒恰好貼着金旋風的面頰，掠了過去！

金旋風的武功極高，剛才被袁能攻了個措手不及，幾乎命喪袁能的刀下，袁能的刀一走偏，他身子立時，向後翻了起來。

饒是他武功高强，見的大陣仗再多，等到翻起落地之後，也是面色青白，楊劍鳴長劍蕩開了和他動手的那兩人，奔到了金旋風的面前，急問道：「你，你沒事麼？」

金旋風驚魂甫定不願久留，忙道：「快走！」

他伸手一拉楊劍鳴，兩人身形疾拔而起，在呼喝聲中，他們已上了假山，緊急着，兩人一起翻起，出了圍牆，直奔到了店門前，上了馬，楊劍鳴揮劍削斷了韁繩，疾馳而去！

那馬雖然負着兩個人，但那馬兒本是丁紫鳳的愛駒，是千裏挑一的良馬，一樣奔得極快，轉眼之間，便奔出了五六里，楊劍鳴才勒住了馬。

金旋風翻身下了馬，直到這時，他才定下神來，吁了一口氣，道：「剛才好險！」

月色之下，金旋風看到楊劍鳴，仍然是一臉關切的神色，他伸手拍了拍楊劍鳴的肩頭，道：「小兄弟，眞多虧了你，袁能自屋中撲出的那一刀，來勢之猛，如不是你，我定然屍橫當場了！」

楊劍鳴呆了一呆，道：「你弄錯了，我看到袁能向你一刀砍來時，只不過驚呼了一聲，當時我正和兩人在動手，並未出手相救。」

金旋風聽了，也是一呆，道：「怎會有那樣的事，若無人在一旁相助，袁能那一刀，萬無砍不中我之理！」

楊劍鳴道：「或另有高人在旁，並不是我！」

金旋風雙眉緊蹙道：「不會的，怎會另有人在旁，眞奇怪？」

楊劍鳴吸了一口氣，他也不去想袁能那一刀如何忽然砍偏了過去，無論如何，在客店的院子中，他總是幇了金旋風的忙，自此再也不欠他的情，心安理得，自此可別過，不必再想着他了！

可是，當楊劍鳴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卻生出了一股悵惘之感來。

金旋風武功高强，人又瀟洒，實在是他心儀的一個英雄人物。

但是楊劍鳴的自尊心，卻又使他不得不走，因爲金旋風曾拒絕過他做朋友！

楊劍鳴緩緩吸了口氣道：「只要你不再回去找他們麻煩，他們也一定追不上你，就此別過了！」

楊劍鳴向金旋風拱了拱手，金旋風歎了一聲，道：「小兄弟，在那小茶館中，你要和我做朋友，我的回答，一定使你耿耿於懷了！」

楊劍鳴聽得金旋風竟然在自己面前，提起這件事來，他一昂頭，「哼」地一聲，裝出若無其事的神態來，道：「也沒有什麼。」

金旋風笑了一下，道：「小兄弟，你有所不知，當時我已風聞袁能和他的手下，要找我的麻煩，我是特意如此說的，不想你和我在一起，也惹到麻

煩！我已和你說過一次，看來你不甚相信，你兩次解我困圍，現在，要輪到我來問你了！」

楊劍鳴心頭，「怦怦」跳了起來，他已經知道金旋風要問他的什麼了。

金旋風笑了一笑，但立時斂去了笑容，十分嚴肅地道：「你願意和我作朋友麼？」

不等金旋風講完，楊劍鳴立時伸出了手來，他們兩人不但握着手，而且還相互用力拍着對方的肩頭，一起笑着，楊劍鳴一生之中，可以說心中從來也沒有那麼高興過，他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金旋風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

楊劍鳴忙道：「當然，當然！」

金旋風吸了一口氣道：「既然我們是朋友了，我首先要講一個秘密你聽聽，是關於那密函的！」

楊劍鳴道：「密函自然不在你這裏！」

金旋風笑道：「當然不在我處，但究竟在什麼人處，只怕你做夢也想不到。」

楊劍鳴道：「誰？」

金旋風道：「飛劍七鳳之中的一個！」

楊劍鳴陡地一怔，道：「那怎麼會？這七個……女娃子雖然橫不講理，可是她們怎會替奸相賈似道去送密函，只怕你弄錯了！」

金旋風道：「連她們自己也不知道，是碧玉蛇偷放在她們的馬鞍旁綉囊中的。」

楊劍鳴吸了一口氣道：「好奸計。」

金旋風壓低聲音，道：「這封密函，乃是奸相通敵的證據，我們若是得到了，送到京師忠臣的手中，奸相便再難弄權，這是我輩行俠之士，應爲之事。」

楊劍鳴道：「自然是，我們還等什麼，還不去追飛劍七鳳？」

金旋風道：「就是，我本來已追上去，却發現了我的一個手下死了，是以才去找他們算帳的。」

楊劍鳴和金旋風兩人，又一起上了馬，向前疾馳而去，轉眼之間，就沒入黑暗之中了。

× × ×

一連三天，楊劍鳴和金旋風兩人，一直向北行，這時金旋風已另買了匹馬，到了第六天下午時分，已然將近到金宋交界之處，可是仍然未曾追上飛劍七鳳。下午，太陽西斜，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並轡在道上飛馳，這一帶，已是少見人烟，雖然有幾個村落，但是也早經兵禍，人全已逃走了，顯得說不出來的荒涼。

金旋風和楊劍鳴來到了一個岔口，勒住了馬，金旋風道：「再向前去，只怕已是金兵所治，飛劍七鳳何以還不見？」

楊劍鳴道：「莫非她們並未北來，是我們追錯了路，背道而馳了？」

金旋風呆了半晌說道：「她們若想得到密函，一定會向北來，我看，只怕她們就是在左近了！」

楊劍鳴皺了皺眉，道：「雖說我們是來找她們的，可是一想到要和她們見面，我就不免頭痛！」

金旋風聽到楊劍鳴那樣講，不禁呵呵大笑了起來。就在他的大笑聲中，只見四匹馬，自遠處疾馳而來，揚起老高的塵土。

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本來也是在趕路的，可是他們因爲講話，已勒慢了馬，這時，四匹馬疾馳而來，勢子快絕，轉眼之間，便已在他們的身邊掠過。

由於馬的去勢絕快，是以一閃就過，接着蔽天的塵土蓋了下來，楊劍鳴和金旋風兩人，立時側過頭去，在那一瞥之間，楊劍鳴只看到，那四騎之中，爲首一個，是一個紫膛臉皮，神威凜凜的老者。

而金旋風則「咦」地一聲，道：「好啊，這四位高手也來了！」

楊劍鳴忙道：「這四個是什麼人？」

金旋風搖着頭，道：「你眼力也太差了，第二個，腰際劍長得異常的，我看是你的師父，一劍擎天申源。」

楊劍鳴吃了一驚，忙道：「你別嚇我！」

金旋風笑道：「原來也有能令你害怕之人？」

楊劍鳴苦笑道：「我師父人極嚴厲，再說，那一個徒弟不怕師父？」

金旋風笑着，道：「你又沒有做什麼錯事，怕什麼？」

楊劍鳴望了金旋風一眼，心中所想的話，却沒有說出來。他心中想的是，金旋風在江湖上的聲名，並不太好，只是介乎邪正之間，如果師父知道自己和他成了好友，只怕便是不妙！

金旋風倒並沒有注意到楊劍鳴的心中，另有所思，他只是道：「那第一個是著名的開碑手易堂，後面兩個，你一定也認識的，是你師父的好友，雙刀九連環，辜氏兄弟，他們一定也是爲密函而來的了！」

楊劍鳴再抬頭看去時，只見那四匹馬，早已絕塵而去，馳出大半里開外了！

金旋風道：「奇怪，他們趕得那麼急，不是已得了什麼重要的信息，便是已和人有約在前，我們追上去看看！」

楊劍鳴遲疑道：「這個——」

金旋風揚手一掌，拍在楊劍鳴騎的那匹馬的股之上，道：「這個什麼！」



那馬給金旋風一拍，向前直竄了出去，金旋風緊接着，抖韁趕了上來。

他們兩人疾馳出一里左右，只見道旁，是一個大莊院，古樹森森，但是那莊院，看來也廢棄已久，木柵東倒西歪，通向莊院的一條短短的路上，雜草叢生，然而在莊院中，却又有馬嘶聲傳了出來。

金旋風陡地勒住了馬，高興道：「他們一定在這裏了，快去！」

他們兩人，撥轉馬頭，馳向前去，不一會，便已衝進了莊子，只見莊中的房屋，也大都傾坍，在一個長滿了雜草的廣場上，拴着十來匹馬。

一看到那些馬，金旋風「哈哈」一笑，大聲道：「我料得不錯，飛劍七鳳，果然就在附近！」

原來那幾匹馬之中，有的馬是飛劍七鳳的，却是一看就可以認得出來。

楊劍鳴也跟了過來，金旋風一欠身，正待下馬，只見在已傾坍了一半的大堂之中，人影連閃，七條俏生生的人影，已一起探了出來。

那七條人影，來勢極快，一個起伏，便已下了石階，直來到了廣場上，刹那之間，嬌叱連聲，道：「金旋風，又是你！」

金旋風笑道：「可不是我麼？」

就在這兩人說話之間，又有四個人，自大堂之中，疾步走了出來，正是開碑手易堂，一劍擎天申源，和雙刀九連環辜氏兄弟四人。

一看到師父走出來，楊劍鳴避也避不去了，連忙翻身下馬，朗聲叫道：「師父！」

一劍擎天申源，在奔出來之際，面上的神色，十分嚴肅，乍一聽得「師父」那一聲叫喚，不禁呆了一呆，及至看清了是楊劍鳴時，更加驚訝，道：「咦，你怎會來的？」

楊劍鳴心想，自己和金旋風在一起，這件事，師父遲早會知道的，倒不如一見面就說了，免得他日後追問起來，更不好解釋。

是以他笑着道：「我是和金大哥在一起，來找丁姑娘她們的！」

怎知楊劍鳴這一句話才出口，申源的面色，便陡地一沉。申源本來就十分嚴肅，這時面色一沉，更是令人望而生威，楊劍鳴的心中，登時打了一個突，暗叫不妙。

果然只聽得申源厲聲喝道：「什麼金大哥？」

楊劍鳴一見師父發怒，怔住了作聲不得，金旋風「呵呵」一笑，道：「令高足口中的金大哥，就是區區在下！」

金旋風的這句話一出口，一劍擎天申源的臉色，更加難看了。

金旋風一面說，一面向前走來，他身形一動，飛劍七鳳身形展開，已將他圍住，而辜氏兄弟、易大俠等三人，也是神情緊張。

辜氏兄弟兩人互望一眼，各自向前，跨出兩三步，他們兩人，腰際的佩刀，刀柄之上，各帶着九個黃澄澄的金環，每個徑可兩寸，一行動，「叮叮」之聲，不絕於耳，極其奇特。

金旋風雖然在包圍之中，但是他胸有成竹，是以絲毫不慌，又道：「在下和袁能手下的幾個人動手，令高足曾兩次解圍，是以我們成了莫逆！」

一劍擎天申源冷冷地道：「閣下是名震天下的大人物，小徒高攀不上！」

金旋風也不以爲意，只是淡然一笑，那一邊，丁紫鳳却已叫了起來，道：「申大俠，別聽他花言巧語，他和袁能，根本是一丘之貉！」

這句話，一自丁紫鳳的口中，叫了出來，金旋風還若無其事，但是在一旁的楊劍鳴，却已漲紅了臉，道：「胡說，他不是！」

申源立時向着楊劍鳴厲聲叱道：「住口！」

楊劍鳴雖然委屈，但是師父一叱責，他却也不敢言語，只是狠狠地瞪着丁紫鳳，丁紫鳳則傲然地揚着頭，一派不屑的神氣。

申源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金朋友，江湖上盡皆傳言，奸相賈似道，私通金國的一封密函，在你手中，你交出來吧！」

金旋風道：「那是袁能、碧玉蛇的奸計，知我向來獨來獨往，故意如此說，好令江湖英雄，將目標集中在我的身上，以利他們暗渡陳倉！」

在申源身邊的易堂「哼」地一聲，道：「這幾句話，三歲孩兒也會說！」

金旋風仍然只是淡然一笑，道：「這封密函，袁能知道，就算造了謠言，稍有頭腦之人，也決不會輕信——」

他才講到這裏，飛劍七鳳首先怒叱了起來，因爲她們全信金旋風不是好人，金旋風那樣說，分明是在繞着彎兒，罵她們沒有頭腦！

在飛劍七鳳的怒叱聲中，申源揚了揚手，道：「且聽他說下去！」

金旋風不急不徐，道：「而他們自己護送，却又目標太大，必受截刦，是以他們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一路之上，可以風平浪靜！」

申源畧畧一怔，道：「甚麼好辦法？」

金旋風道：「那辦法倒也簡單得很，他們將那封密函，放在一個定然要向北來的人身邊，而這個人，又絕不會引起他人懷疑的，那麼，這封密函，就可以安然帶到宋金交界之處了！」

申源、易堂和辜氏兄弟，四大高手，聽了金旋

袁能被金旋風踹中腰麻穴，身子發軟跌了出去，而楊劍鳴已一劍指在他咽喉上。

風的話，都呆了一呆，他們全是半生闖蕩江湖的人物，武林閱歷，何等豐富，自然聽出金旋風的話，不無可信之處，是以一時之間盡皆沉吟不語。

然而飛劍七鳳，却全是初出道的娃兒，再加她們對金旋風早有成見，一聽之下，又紛紛喝罵起來，一個少女叫道：「在什麼人處，你倒說說！」

金旋風笑哈哈地轉身來道：「就在七位處！」

丁紫鳳首先大怒，一揚手，綢帶裹着利劍，已然疾揚了起來。

金旋風喝道：「那是我偷聽碧玉蛇和袁能密談的秘密，千眞萬確！」

楊劍鳴在一旁也叫道：「喂，你們找也不找一找，就想動手，講理不講？」

丁紫鳳手臂一沉，將劍收了回來，道：「好，那封密函，在我們七人，何人身上？」

擎天一劍又向楊劍鳴瞪了一眼，面上神色，大是惱怒，楊劍鳴心知師父定然不喜歡自己幫着金旋風說話，但是他爲人正直，既然已相信了金旋風，看到飛劍七鳳動不動就要出手，自然忍不住開口。

丁紫鳳一喝，金旋風笑道：「在那一人身上，我也不知道，但是只在你們馬鞍旁的綉囊之中，那是在鎭上的時候，碧玉蛇趁你們不覺，溜進馬廐，放進去的，然後，他再冒充是丁老爺子的舊識，前來挑撥你們和我動手！」

丁紫鳳等七人，聽得金旋風那樣說法，全都將俏臉漲得通紅。

要知道，如果金旋風所說是實的話。那麼，她們可以說是大大地丟人，而她們全都年輕面嫩，初出道的娃兒，再加好勝心又強，丟人是丟不起的。

一時之間，她們七人，面面相覷，丁紫鳳「哼」地一聲，道：「若是你胡言亂語，又當如何？」

金旋風乃是有把握的，他雙手一攤，道：「如果我胡說，就算我是袁能的同黨，那封密函，就在我的身上，那又如何？」

飛劍七鳳之中，有兩個少女咕嚕道：「你本來就是袁能的同黨！」

金旋風乃是武林中一流高手，自然不會和女娃兒鬥口，是以他只是淡然一笑，丁紫鳳和其他幾個少女，已發出了一聲唿哨，她們騎的那幾匹馬兒，全是她們自小馴熟了的，是以她們一聲唿哨之下，六匹馬兒，一起馳了過來，最後一匹馳到的，却是楊劍鳴騎來的那匹，那馬兒直奔到丁紫鳳的身邊，丁紫鳳拉住了韁繩，輕撫着馬鬃，一面又狠狠地瞪了楊劍鳴一眼。

楊劍鳴也一點都不客氣，也照樣瞪了丁紫鳳一眼，他們兩人，雖然沒有說話，但是兩人在一瞪眼間，彷彿都已經知道了對方的心中，在說些什麼。

楊劍鳴在丁紫鳳一瞪眼之間，彷彿聽到了丁紫鳳在說：不要臉，騎了我的馬兒！

而丁紫鳳在楊劍鳴一瞪眼間，彷彿也聽到楊劍鳴是在說：不是你們蠻不講理亂動手，我怎會騎走了你的馬兒？

是以，他們兩人，在互瞪了一眼之後，立時各自偏過了頭去。

這些情形，自然只有丁紫鳳和楊劍鳴兩人，自己心中才明白，別人根本沒有去注意他們，別人在看到馬兒奔了過來之後，注意力都集中在馬兒的身上了。

丁紫鳳在轉過頭去之後，道：「將綉囊中的東西取出來，讓金大俠過目。」

金旋風只覺得好笑，他道：「不敢當得很！」

丁紫鳳冷笑着，仍然不斷輕撫着她的愛駒，那



六個少女，將綉囊中的東西，相繼取了出來。

突然之間，只聽得其中一個少女，陡然叫了起來，道：「這是什麼？」

她一面叫，一面揚起了手來，在她手中的，正是一隻有火漆封口的信封！

那少女一揚手，易堂、申源、辜氏兄弟和金旋風五人，便一起掠了過去。

飛劍七鳳面面相覷，一時之間，全都說不出話來。

易大俠一掠到那少女的近前，一伸手，便將那信封接了過來，說道：「自然就是那封密函了！」

申源忙道：「果然是在這裏！」

丁紫鳳忙道：「我們根本一點也不知道！」

金旋風回頭一看，只見丁紫鳳臉兒漲得通紅，像是立時要哭出來一樣。他不禁笑道：「你們自然不知道，那本就是碧玉蛇的奸計。」

申源在一旁道：「易大俠，我們已得了密函，快快啓程，趕回京去！」

易堂仍在翻來覆去，看那信封。那信封厚厚的，顯是裏面有着不少信紙，但是信封上，却一個字也沒有，而且在火漆上，也沒有印信。

易堂雙眉略揚，道：「拆開來看看，奸相和金國，如何私通法！」

申源沉聲道：「這不怎麼好吧！」

辜氏兄弟齊聲道：「看看又有何妨？」

金旋風道：「四位曾和京中何人聯絡過了？這封密函關係重大，非同小可！」

因爲由於金旋風的指點，果然找到了密函。是以四位大俠，對金旋風的態度，已好得多了。但是申源始終還是十分冷淡。他道：「我們和一位忠臣，已有了聯絡。他一得密函，立時奏上朝廷。」

金旋風點頭道：「這是對付奸相的最好辦法，但我以爲，事關國運，我們全是草莽中人，雖然盡力，但不應干閱。這封密函還是不要開拆的好。」

金旋風有時雖然狂野，但是他却是個極之聰明的人。這幾句話，說得十分得體。本來要將信拆開來看的易堂和辜氏兄弟一聽，立時齊聲道：「說得是，趁袁能他們還不知道，我們得趕快回京去！」

易堂一面說，一面已將那封密函，放在懷中。可是也就在這時，只聽得丁紫鳳突然道：「易伯伯，且慢！」易堂呆了一呆道：「怎麼樣？」

丁紫鳳先向金旋風橫了一眼，才道：「這封密函，既然是碧玉蛇的妙計，放在我們這裏的，金旋風他又如何會知道？」

金旋風皺着眉，道：「我聽到的。」

丁紫鳳冷笑一聲，道：「這樣的機密大事，事關奸相的生死，碧玉蛇又不是不知道有人想搶奪，他怎會隨便講出來？」

金旋風不禁歎了一聲，心忖這幾個女娃子，倒眞是纏上了人，便無休無止，他也懶得再解釋，只是淡然一笑，便向外走去。

金旋風本無意在這件事上，求什麼名利，他拒絕與袁能合作，又設法追回了密函，全是爲了良心上的安心，現在有四名大俠，護送密函進京，那是再也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以金旋風的性格而論，就算沒有丁紫鳳的咄咄逼人，他也一定會飄然退出的了。

金旋風一面向外走去，一面聽得易堂道：「紫鳳，依你說，應該怎麼樣？」

丁紫鳳則道：「我看這其中有詐！」

申源一揚眉，道：「有詐？難道你說，這封密函，其中有問題？」

丁紫鳳道：「姪女大胆說一句，正是如此，只要誑得四位回京去，袁能他們，不是便可以爲所欲爲，達到他們的目的了麼？」

金旋風一直在向外走去，已經走到了馬邊，他回過頭來，向楊劍鳴揚了揚手。

在他向楊劍鳴揚手之際，他看到，易堂拿着那封密函，正在猶豫，同時也看到楊劍鳴望着他，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可是顯然是碍於他的師父就在旁邊，是以不敢公然走過來向金旋風道別。

金旋風揚了揚手之後，轉回頭去。

在他轉過頭去的那一刹間，他聽到了「嗤」地一聲响，他知道那是易堂撕開了密函。

金旋風的心中，也不在意，身形一縱，便上了馬。可是就在他剛一在馬背上坐定之際，只聽得所有的人，都發出了一下怒喝聲來。

在所有人的怒喝聲中，只有一個人是在驚呼。金旋風也聽得出，發出驚呼那人，正就是楊劍鳴。

金旋風陡地一怔，立時轉過頭去，他才一轉過頭去，只見人影亂閃，十多個人，一起向他，撲了過來，驚得他騎的那匹馬兒，一聲長嘯，人立了起來。

金旋風忙勒定了馬，飛劍七鳳，四位大俠和楊劍鳴，已然到了他的身邊，將他圍住。

金旋風在那刹間，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那只是極短時間的事，立即地，他已經明白了，因爲他已經看到，易堂滿面怒容，手中捏着兩張白紙，那兩張白紙上，半個字也沒有！

易大俠想是怒不可遏，是以他們捏着白紙的手在不由自主地發着抖，以致兩張紙，發出簌簌的聲响來。

金旋風又是陡地一怔。他在那一刹間，也看到了楊劍鳴。楊劍鳴那時，臉上的神情，實在是難以形容的，一個人，只有在受到了極度的欺騙之後，臉上才會有那樣憤怒和深切自責，自己上當神情！

金旋風一生之中，雖然不知曾見過多少大陣仗，但是在這時，他却也呆住了。刹那之間，他的心中，混亂到了極點。

他心中第一個想到的是：這是怎麼會的呢？他明明聽到碧玉蛇對袁能說的，莫非是飛劍七鳳早已發現了密函，將之換了去？

但是金旋風立時否定了這個想法，不會的。

金旋風知道不會的，飛劍七鳳雖然驕橫，不講理，但是也決不是做這種事情的人！

那麼，是怎麼一回事呢？

金旋風究竟是極其聰明的人，突然之間，他明白了，他完全明白了。他抬起頭來，可是，當他抬起頭來，看到圍住他的那些人的神色時，他知道，他想要將這件事解釋清楚，真是不容易的事情！

這時，每一個人都不出聲，只是冷冷地望着金旋風。金旋風先是苦笑了一下，道：「各位，信不信由你們，我上了人家的當了！」

金旋風話一出口，丁紫鳳便道：「鼎鼎大名的金旋風，也會上人家的當？」

申源厲聲道：「金旋風，你快照實說！」

申源一面說，一面手臂一振，劍已半出鞘，他號稱「擎天一劍」，在劍法上自然有過人的造詣。這時劍才出鞘，氣勢已然非凡。

金旋風的臉上，泛上了一絲苦笑，這時候，他甚麼人都不望，只是向楊劍鳴望了過去。

當他的目光，和楊劍鳴相接觸之際，他又苦笑了一下，道：「我上當了。」

當楊劍鳴看到易大俠手中揚起的，只是兩張白紙之際，他心中的震動、悲憤，實在是難以形容的，他的第一個想法便是，金旋風騙了他！

當金旋風第一次說他上當了之際，楊劍鳴的情緒，還在極度的激動之中，根本未曾聽進去。

可是，這一次，金旋風又向着他，說他上當了，却是大不相同了！

要知道這時，不但擎天一劍申源，劍已半出了鞘。飛劍七鳳的七條絲帶，連着利劍，也已經抖了起來，雖然還未曾發動，但是劍在半空之中，盤旋上下，劍身映着日光，精光閃閃，也極其駭人。

其餘辜氏兄弟，易大俠都已蓄足了勢子，立時便可以動手。

這許多人，不動手則已，要動手的話，動手的對象，自然是金旋風。金旋風可以說已然身陷重圍，那情勢比諸他被袁能的手下包圍，更嚴重得多！

可是，金旋風在那樣的情形下，却像是他的身邊，根本一個人也沒有，只有楊劍鳴一樣，向着他，說他上當了！楊劍鳴心頭陡地震動一下之後，立時便明白。在金旋風而言，受高手的圍攻，他並不放在心上，如果楊劍鳴誤會他，那才是十分重要的大事！

楊劍鳴一想到這點，心頭的激動，更是無以復加，立時失聲道：「師父，各位，且慢動手，金大哥他上了當，其間必有原委！」

楊劍鳴當着那麼多人，爲金旋風爭辯，而且還稱金旋風爲「金大哥」，那是表示他的心中，已毫無保留，相信了金旋風的話。

金旋風吁了一口氣，他還沒有開口，申源已怒喝道：「劍鳴，不准你和這種人稱兄道弟。」

金旋風淡然一笑，道：「楊兄弟，算了，我就是說了，他們也不會相信的！」



楊劍鳴因爲心情激動，面色灰白，他頓足道：「你如不說明，他們——」

楊劍鳴的話還沒有講完，申源又是一聲大喝，手臂向上一提，「錚」地一聲響，精光一閃，劍已出鞘，劍一出，立時一劍刺向金旋風！

那一劍的力道之雄渾，真是非同小可，劍身竟發出了「嗡」地一聲響。而且，申源才一出劍，飛劍七鳳，齊聲嬌叱，一起壓了下來，劍光交錯，宛若是一張由利劍織成網兒一樣，當頭罩下。

以金旋風的武功而論，單獨對付申源，或是單獨對付飛劍七鳳，都還可以游刃有餘，但是此際，七劍自上而下，一劍平平刺到，他却連還手的餘地也沒有，只是在申源一劍甫出之際，身子陡地向後一躬，疾退了開去。

這一退，不但避開了申源的一劍，而且連飛劍七鳳的利劍，也一起避了開去。

可是，就在他身形一退之間，只聽得在一旁的易大俠一聲巨喝，道：「看掌！」

只見他雙掌一錯，身形微矮，「呼呼」兩掌，已然疾推而出！他不但發出了兩掌，而且整個人，都隨着那兩掌之勢，向前疾撲了過來。

金旋風身形未穩，兩掌已然迫近。他只得疾一轉身，一手提着金披風，疾揚了起來。

只聽得「拍」、「泊」兩聲响，易堂的兩掌，擊在金披風之上，金旋風總算擋住了那兩掌，然而只聽「蓬唧唧」連聲响，辜氏兄弟的雙刀，已經一前一後砍到。

金旋風大叫了一聲，身子向上，疾拔而起，筆直地拔高了七八尺。辜氏兄弟雙刀砍空。金旋風受夾攻，四面楚歌，但是一上來，對方各攻了一招，居然被他躲的躲，擋的擋，全化了開去，他能獨來獨往，橫行江湖，自然亦非倖致的。

可是，此際他一到半空之中，形勢對他，却更糟糕得多了！

金旋風不是不知道這一點，然而爲了避開辜氏兄弟的雙刀，他又不得不如此。他一到了半空，飛劍七鳳，身形閃動。於電光火石之間，在他的身下，列成了一個圓圈，抖起利劍，自下而上，一起向他攻來。

金旋風自高而下，向下望去，只見七股絲帶，七柄利劍，一起向上抖來，宛若是地上忽然開了一朶極其奇異的花朶一樣，簡直好看之極。

但金旋風也知道，好看是好看了，他的處境，却也凶險之極！

那七柄利劍的攻擊範圍，足有丈許方圓。金旋風自然也可以凌空一翻，翻出丈許開外。然而，下面却還有四大高手等着。

金旋風陡地一聲長嘯。他的身子，還是向後翻了出去。但是在翻出之後，他的身子，立時縮成了一團，竟然像一塊石頭一樣，自半空中直跌下來。

這一下，令得易大俠等四大高手，盡皆一呆。而就在四人一呆間，金旋風已砰地一聲，跌到了地上，只不過他才一沾地，身子便疾彈而起，斜斜掠向丁紫鳳那匹駿馬！

丁紫鳳立時叫道：「他要逃走！」

申源劍走斜鋒，辜氏兄弟衝了上去，雙刀攻向金旋風的去路，易堂的雙掌，自側攻到。

但金旋風却全然不理，他這時不理會四人的攻勢，是極危險的事。但這時，他至少還有掠向馬匹的逃走的機會，如果他一理會四人的攻勢，他連這個機會都沒有了！

他身形向前疾掠而出。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嗤」地一聲響，申源的長劍，已在他的背上，劃了一道口子，鮮血迸濺。

但四人齊攻，也只有申源一人得了手，金旋風的身法奇快，一面中了劍，一面仍在疾掠向前，就在鮮血迸濺之中，他已上了馬背，一拍馬背，那馬兒一聲長嘶，向前疾衝了出去！

飛劍七鳳立時紛紛向馬兒掠去，尖叫道：「快追！」

自申源出劍，到金旋風逃走，雖然各自動手，驚心動魄，但只不過是極短的時間，楊劍鳴一直只是呆立着，眼看着金旋風遭衆人圍攻，心中難過之極。

及至金旋風受了傷，他心頭更是大受震動，已經想不顧一切，出手幫助金旋風了！

恰好金旋風一受傷便上了馬背，立時馳走，飛劍七鳳還要去追，楊劍鳴陡地一擺劍，一聲大喝，道：「別追了，他已受了傷，還追什麼？」

丁紫鳳怒道：「就是受了傷才要追！」

楊劍鳴厲聲道：「他說上了人家的當，你們聽也不聽他說就動手，這算什麼？」

丁紫鳳一聲冷笑，道：「你是在責備什麼人，可是連申大俠在內麼？」

丁紫鳳這句話一出口，楊劍鳴陡地一震，飛劍七鳳本來還在七嘴八舌，這時也一起靜了下來。楊劍鳴面色蒼白地站着。

楊劍鳴不敢抬起頭來，因爲他知道，師父的責備，一定是嚴厲無匹的，但是他儘管低着頭，他臉上的神色，却是一片倔强。

他等候着師父的大喝，可是他聽到的，却是師父的一陣冷笑聲。

接着，便聽得申源道：「易大俠，辜老大，辜

老二，你們看到了沒有，做人的師父，結果便是那樣！」

楊劍鳴充滿了委屈，忙抬起頭來，悲聲叫道：

「師——」

可是，他才叫了一個字，只聽得申源陡地怒喝了起來，長劍突然揮出，他這一劍，乃是揮向地上的，刹那之間，沙石亂飛，塵土飛揚。

楊劍鳴完全怔住了，而就在他發怔間，「錚」地一聲，申源已收回了劍，楊劍鳴低頭去看，只見在他和申源之間，地上出現了一道五尺來長，極深的劍痕！

楊劍鳴整個人都呆住了，他知道師父這一劍刺向地上是什麼意思。

申源的神色也難看得要緊，他厲聲道：「楊劍鳴，你跟金旋風去吧！」

楊劍鳴的嘴唇掀動着，他想說什麼話，可是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只是呆呆地站着，什麼人也不望，只是望着地上的那一道深溝。

那是他師父用長劍劃出來的深溝，這一道深溝，隔在他和他師父的中間，那表示，師父和他的師徒之情，已經在這道溝劃下了之際，從此斷絕了！

他，楊劍鳴，成爲一個被師父逐出了門牆的人了！

被師門逐出之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呆呆地站立着的楊劍鳴，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來，從此，江湖上名門正派的人，會看不起他，就算不將他列爲敵人，也一定敬鬼神而遠之，說不定若干年之後，有名門正派的弟子，和他在一起，也會受到同樣的懲罰。

對於一個出身在名門正派的人而言，這實在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

但是楊劍鳴只是呆呆地站着，在刹那之間，他只有驚愕，激憤，而絕沒有後悔。

因爲他相信金旋風，相信金旋風是上了人家的當，相信金旋風決不會是袁能的一黨。

## 一戰功成

那時四周靜到了極點，只聽得風催衰草發出的颯颯聲，楊劍鳴呆立了許久，他並不向師父哀求什麼，自他平板而漠然無表情的臉上，甚至於看不出他心中正在想些什麼。

只見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然後，就轉過身，之後又停了停，方大踏步向前，走了出去。他才走出了兩步，便突然聽得一聲嬌叱。

丁紫鳳在他的身後叱道：「楊劍鳴，你和申老絕交，已無關連，以後可得小心些，別再犯在我們手上！」

丁紫鳳的話，這樣驕妄，這樣難以入耳，但是楊劍鳴却像是全然未曾聽到一樣，只不過在他的臉上，泛起了一個高傲而漠然的微笑來。

楊劍鳴走到了一匹駿馬之旁，那匹馬是金旋風騎來的，金旋風受傷之後，走得匆忙，並未騎走了他自己的馬，楊劍鳴伸手，緩緩地撫着馬頭，然後翻身上馬，抖韁疾馳而去。

一劍擎天申源，在地上劃出了一劍之後，一直面色鐵青地站着，直到這時，楊劍鳴走了，他方發出了幾下憤激之極的冷笑聲來，臉色自然也更難看了。易堂在一旁，長嘆了一聲，道：「申兄，其實，你也不必那麼認眞……」

他一句話未曾講完，申源便已打斷了他的話頭，道：「易大俠，如果你當我是朋友，便再也別提此事！」

易堂略呆了一呆，他和申源多年至交，自然深知申源的脾氣，是以也不再說下去，申源慢慢地還劍入鞘，向馬走去，丁紫鳳忙道：「申前輩，我們雖然來到了這裏，但是那密函仍未到手！」

申源轉過頭來，道：「我們再分頭去追！」

丁紫鳳冷笑道：「照我看，密函簡直就在金旋風身上，或者就在楊劍鳴處！」

申源的面色，本來已漸漸緩了過來，可是他一聽得丁紫鳳如此說，又變得極其難看，道：「丁姑娘，楊劍鳴他誤交匪類，我將他逐出門牆，但是他決不致喪心病狂，賣國求榮，那倒是信得過的。」

丁紫鳳的脾性，何等暴烈，她幾時曾被人這樣當面搶白過？

可是此際，搶白她的，偏偏又是她師父的至交，武林中的一等一的高手，一劍擎天申源，她再胆大任性，也不敢反駁，一時之間，她氣得俏臉煞白，轉過身子，嬌聲叱道：「我們走！」

其餘六個少女，齊聲答應，七人身形掠起，到了馬旁，各自飛身上馬，一時之間，只聽得嬌叱聲，蹄聲，不絕於耳，飛劍七鳳已然策馬馳出了莊。

她們馳出的方向，正是金旋風和楊劍鳴馳出的方向，顯見得她們是追金、楊兩人而去！

等到飛劍七鳳走了之後，申源和易堂兩人才齊聲長嘆，辜老大道：「我看碧玉蛇詭計多端，這封密函，又關係重大，必無如此兒戲，我們還是留心袁能這一帮人的動靜，較爲好些。」

易堂點着頭，道：「辜兄說得對有理，我們再向前去，前面的一座鎭甸，乃是必經之路，又是金、宋交界。」



申源，辜老二都沒有說什麼，顯是已同意了兩人的說法，他們一起上了馬，向北馳去。

廢莊在各人相繼離去之後，依然顯得那麼荒涼，枯黃的野草，在發出簌簌的响聲，看來是一個人也沒有的了。然而，就在申源等四人離去之後，在草叢中，像蛇一樣，無聲無息，鑽出一個人來。

那人身形瘦小，靈活，雙目有神，眼珠轉動不已，戴着一頂帽子，帽中間，嵌着一塊蒼翠碧綠的寶玉，不是別人，正是碧玉蛇！

只見他一出草叢之後，面上帶着十分陰森詭異的笑容，身子一轉，便向莊後掠了過去。

他身法極快，一個起伏之間，少說也可以掠出丈五六，轉眼之間，便到了莊子後面的一片密林之中，將手放在口邊，一聲唿哨。

隨着他的唿哨聲，只聽得「拍拍」之聲不絕，自樹上躍下十來個人來，爲首一個，正是袁能，袁能一下來便道：「怎麼了？我們在樹上，只見到一撥撥人離去，究竟事情如何？」

其餘人的臉上，也都現出十分焦急的神情來，碧玉蛇道：「金旋風眞了不起，他已經知道中了我的計！」

有人笑道：「既然他中了你的計，那還有什麼了不起可言？」

碧玉蛇得意地笑了起來，道：「不是我自己誇口，天下能不中我計的，眞還難找，只不過中計之後，立時明白是如何中計，像金旋風那樣，已經算是不容易了！」

這幾句話，說得衆人都笑了起來，袁能也笑着，道：「好了，別吹大氣了，金旋風走的時候，好像已是受了傷，是也不是？」

碧玉蛇點首道：「是，他的背後中了申源的一劍！」

袁能雖然是一等一的高手，可是聽得碧玉蛇那樣講，他也不禁大吃了一驚，道：「中了申源的一劍，還能够策騎飛馳而走，這人的本領，也眞的可觀得很了！」

碧玉蛇點點頭，道：「正是不錯，但是他也傷得很重，他走了之後，那姓楊的小子，被申源逐走，也去追他了，飛劍七鳳，則去追他兩人，申源，易堂等四人，到前面大鎭去候我們了！」

袁能皺着眉，道：「碧玉兄，弄了半天，我們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處！」

碧玉蛇「哈哈」笑了起來，道：「袁帮主，怎麼沒有好處？你想想，飛劍七鳳追上了金旋風和姓楊的小子，必然動手，那時，雙方不講情面，一定各有死傷，我們再趕上去，豈非可以將他們一起收拾了？」

袁能大喜，道：「我明白了，你是說，由得申源他們，在前面大鎭上乾等。我們在解決了那一批人之後，再翻抄小路，越嶺前往？」

碧玉蛇拍着手，道：「正是如此，這樣一來，可謂神不知，鬼不覺，就算有人發現了金旋風，楊劍鳴和飛劍七鳳的屍體，也只當他們是自相殘殺而死，決計懷疑不到我們的身上！」

袁能大是高興，道：「碧玉兄，大功告成之後，必在相爺駕前，推薦閣下經天緯地的大才！」

碧玉蛇忙拱着手，道：「多謝，多謝！」

當下一批人，全自林中，牽出了馬來，上了馬，向前疾馳了出去，一羣馬疾馳而過，塵土飛揚，蹄聲如雷，極其壯觀。

× × ×

金旋風伏在馬背上，向前疾馳着，他的背上，像是火燒一樣地疼痛。

他的身子飛躍而起，雖然避開了申源主要的攻勢，但是申源那一劍，仍然在他的背上，劃出了一道幾近兩尺的口子，足有半寸來深，鮮血一直汩汩地流着。

他伏在馬上，根本無力策動馬匹，只是任由馬匹在自己奔跑而已。

等到他一口氣馳出了三五里，他才勉力勒住了馬，直起身子來。

他不直起身子來還好，一直身子，背後的那一陣劇痛，更令得他眼前，一陣發黑，他武功再好，也支持不住，在刹那間，他想伸手拉住了馬韁，好不致摔下馬背來，然而他的手在伸出去之際，已把不住在發抖，一抓竟然抓了個空！他身子一幌，還是滾下了馬背，「砰」地一聲，跌在路上。

他在向下跌去之際，還有自覺，爲了不想背後的傷口，砸在地上，是以勉力扭了扭身，可是這强力一扭身，却反而使他的傷口被牽動，刹那之間的那一陣劇痛，便是鐵漢，也忍受不起的，何況他畢竟是血肉之軀，眼前一黑，在路上滾了幾滾，滾到了路溝之中，就昏了過去。

金旋風一跌下馬來，那匹馬兒沒有了人騎，撒開四蹄，又向前奔了出去。

金旋風在昏了過去之後，不知過了多久，才漸漸有了知覺。

他第一件所感到的，就是背後傳來了一陣清涼之感，那種熱辣辣的炙痛之感，已然消失了。接着，他也迅速地想起，他在昏過去之後，曾發生過一些什麼事來，他連忙睜開了眼來。

他看到的，是一盞燈火如豆的油燈，而他，是在一間極其簡陋的房屋中，那房屋中除了一鋪土炕

之外，簡直什麼都沒有，而他就躺在炕上。金旋風畧呆了片刻，他不知是什麼人救了自己，但憑他的經驗而言，他却可以知道，他背後的傷口，已然敷上了極具靈效的刀創藥！

就在這時候，金旋風又聽到一陣急驟的蹄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緊接着，便是一個人，走進了屋子，那人一進屋，揚起一掌，掌風已將燈火熄滅。

雖然那人一進來就熄了燈，但是金旋風還是看出，他正是楊劍鳴。

金旋風忙道：「楊兄弟，是你！」

楊劍鳴直來到了炕前，他的聲音之中，充滿了歡悅，道：「金大哥，你醒了，幸而師父未曾向我追回他賜我的刀創藥，還眞靈驗！」

金旋風一聽，陡地一怔，道：「你師父爲什麼要追回賜給你的刀創藥？」

在黑暗中，看不清楊劍鳴臉上的神情如何，然而他的聲音，却是出奇地平淡，他道：「我師父劃地爲溝，將我逐出門牆了！」

金旋風的身子，震動了一下，楊劍鳴並沒有說他是爲什麼被師父逐出門牆，但是根本不必楊劍鳴說，金旋風也了然於胸了！

刹那間，金旋風心頭，一陣發熱，他實是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才好，他一生浪跡江湖，向來是獨來獨往，可是現在，他却交上了一個朋友，一個眞正的朋友，楊鳴劍爲了信任他，而遭了那麼大的犧牲！

楊劍鳴和金旋風兩人都不說話，破屋之中，靜到了極點，只聽得一陣蹄聲，越來越近，楊劍鳴這才低聲道：「來的是飛劍七鳳！」

金旋風「唔」地一聲，道：「是來找我的。」

楊劍鳴道：「是來找我們的！」

金旋風長長地嘆了一聲，道：「楊兄弟，說來眞是慚愧，我竟上了碧玉蛇的當！」

楊劍鳴道：「我也將你說過的事，詳詳細細地想了一遍，却想不出碧玉蛇是什麼地方，讓你上當的！」

金旋風苦笑了一下，道：「碧玉蛇鬼計多端，確然名不虛傳，他先散佈謠言，道那封密函，在我的身上，轉移目標，我一到鎮上，他就知道了，他更知道，在挑撥了我和飛劍七鳳動手之後，我一定可以脫身，而且脫身之後，一定會去找他！」

楊劍鳴駭然道：「所以他故意和袁能說，密函已放在飛劍七鳳處，好讓你聽了去？」

金旋風道：「正是如此，他這計中之計，直到我看到了密函之中，只是兩張白紙，這才明白，而且，也釋了我心中另一個疑團！」

這時，只聽得馬蹄聲在傳到極近之後，已停了下來，同時，聽得丁紫鳳的聲音，道：「這裏有幾間破屋子，我們且在此歇足！」

接着，便是各人的下馬聲，牽着馬走向前去的聲音，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心中都十分緊張，直到聽到馬蹄聲過去，才鬆了一口氣。

他們仍可以聽到飛劍七鳳的語聲，隱隱傳了過來，甚至可以看到火光，可見得飛劍七鳳，就在離他們不遠處的屋中歇足。

楊劍鳴畧停了一停，才道：「甚麼疑團？」

金旋風道：「你還記得麼，在客店的院子中動手，袁能突然自窗口中撲了出來，那一刀，我實在是不易避得過去的，可是碧玉蛇却突然在屋中出聲高叫，袁能也就突然收了刀勢！」

楊劍鳴「唔」地一聲道：「是了，他們不想殺了你，他們明知你追上飛劍七鳳之後，必然會自相殘殺！」

金旋風「唔」地一聲道：「怕連那四大高手在北上途中，也在碧玉蛇計算之內！」

楊劍鳴默不作聲，江湖上人，武功高的，他見得多，但是心計如此之工的，他却未曾見過，這時，他心中實有一股駭然之感！

金旋風又緩緩地道：「在碧玉蛇的算計之中，我一定會死在四大高手之下，却想不到你會幫我，使我傷而未死，那也算他倒霉了！」

楊劍鳴忙道：「你準備如何對付他？」

金旋風忽然笑了起來道：「那我們也得向他學學，算算他們的下一步行動如何？我猜他們必也到了附近，說不定在廢莊上，我們自相殘殺，碧玉蛇還看在眼中，心內在暗自高興！」

楊劍鳴道：「那封密函，若是在袁能的身上，他們自然還要繼續北上！」

金旋風道：「是，他們要繼續北上，問題是他們走那條路，飛劍七鳳追我們來了，四大高手，必然在大路必經之處，等着他們，袁能手下的能人再多，和四大高手力拚，也沒有好處！」楊劍鳴究竟是聰明人，金旋風一說，他就道：「你是說，他們會來追飛劍七鳳？可是前面有高山阻路，他們如何過得去？」

金旋風道：「他們可以翻過山去，而且我看他們，必然想趁機消滅飛劍七鳳，飛劍七鳳落了單，這下子十分危險了！」

金旋風說到這裏，楊劍鳴又默然無語。

金旋風笑道：「楊兄弟，她們就在附近，你不準備先去警告她們一下麼？」

楊劍鳴「哼」地一聲，道：「她們要是肯聽我的話，那倒好了，只怕我話未曾說出來，她們就以爲袁能那一幫人，是我引來的了！」



金旋風道：「說得對，那我們只好在暗中幫助她們了！」

楊劍鳴訝道：「金大哥，她們這樣對待我們，還值得去幫她們？」

金旋風的聲音，聽來仍然十分平淡，他道：「她們以我們爲敵，但是我們既然知道眞正的敵人是袁能、碧玉蛇，怎能坐視！」

楊劍鳴呆了半晌，才感嘆道：「金大哥，我今日才知道，眞正大俠胸襟是怎樣的！」

金旋風笑道：「你別捧我了，我是江湖上的怪物，怎當得起大俠的稱呼？」

楊劍鳴的聲音，極其眞摯道：「金大哥，你是眞正的大俠，和那些沽名釣譽的，全然不同！」

金旋風沒有再說甚麼，這時候，又聽得有一陣蹄聲，傳了過來。

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立時屏住了氣息，只聽得飛劍七鳳那邊，也有人大聲道：「有人來了！」接着，她們那邊，也靜了下來。

可是那陣馬蹄聲，却來得十分飄忽，分明是向前馳來的，突然之間，蹄聲靜寂，不復可聞。

楊劍鳴奇道：「咦，怎麼蹄聲忽然沒有了？」

金旋風道：「那是來人認爲前面可能有人，馳出去，又步行而來。」

楊劍鳴道：「來的是袁能他們？」

金旋風道：「大有可能！」

他一面說，一面已支着身子，坐了起來，楊劍鳴忙按住了他的肩頭道：「你傷重未愈，不可輕動。」金旋風笑道：「眞要那麼嬌嫩，怎在江湖上行走？但如果來的眞是袁能、碧玉蛇這一干人，我們只可智取，不能力敵，先出去看看情形再說！」

楊劍鳴攔不住他，只得由他起身，他們兩人，推開了門，悄悄向外走去，才一到了外面，就看到在離他們不遠處的屋子之前，插着明晃晃的七根火把！

金旋風笑了一下道：「這七個女娃兒，當眞不知天高天厚！」

他一面說，一面四面張望着，向前一指，道：「我先上這株大樹去，你去多集拳頭大小的石塊，也快上樹來，與我會合！」

楊劍鳴答應着，走了開去，金旋風來到了樹下身形拔起，抓住了一根橫枝，身子一蕩，便已上了樹上。

他才到了樹上，便看到有兩個少女走了出來，一個道：「奇怪，剛才明明聽到蹄聲，怎麼忽然之間，就聲息也沒有了？」

另一個道：「自然是已繞道馳了過去，這又何必大驚小怪？」

兩人繞着屋子打了一個轉，又回去了。

金旋風在樹上，只覺得好笑，他居高臨下看去，心知袁能等人不來則已，要來的話，一定會在屋前動手，旁人不說，他好歹要叫碧玉蛇吃些苦頭！

他等了極短的時間，只見楊劍鳴兜着一袋石子，也已迅速地爬上樹來。

楊劍鳴上了樹，低聲道：「眞有人來了，來的人還不少，有十來個！」

金旋風伸了伸手道：「好，只怕他們不來，他們既然來了，好戲也該上了！」

他正在說着，就聽得有一陣極其輕微的脚步聲，傳了過來。

金旋風忙住了口，向前看去，只見三條黑影，疾竄了過來，黑暗之中，並看不清他們是什麼人，只覺得他們來勢快絕，一掠向前來，竟就站在金旋風和楊劍鳴匿身那株大樹之下，望着那七株火把。

他們到了大樹之下，金旋風却也可以看出，那三個人，其中一個，正是鐵掌銀彈曲大豐，另一個，是出了名的妖人婁乾，還有一個却不認識。

這三人貼樹站定，向着黑暗之中，在打手勢，轉眼之間，又見七八條黑影，竄了過來，將那間屋子，團團圍住，貼牆而立。但是屋中的飛劍七鳳，顯然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還自咭咭咯咯的笑聲，傳了出來。

金旋風看到這等情形，搖了搖頭，拿起一塊石頭來，向上便拋。

他拋起的那塊石頭，無聲無息，向上直沒入黑暗之中，根本無人知道，那塊石頭落了下來，「拍」地一聲，落在那屋子的頂上。

那屋子的頂上，茅草稀落，石頭落了下去，直穿進了屋子之中，只見屋中燈光，頓時熄滅，幾下嬌叱，齊聲叱道：「甚麼人？」

金旋風那塊石頭，在拋出之後，直飛向半空，接着便落進了茅屋之中，飛劍七鳳，自然立時驚覺，但是在茅屋外的那一干人，却並不知道。

及至飛劍七鳳大聲嬌叱，在屋外的衆高手，齊呆了一呆。

飛劍七鳳一面呼喝，一面身形疾展，已向屋外掠了出來，她們向外掠出來的勢子，頗是勁疾，令得屋前的幾個火把，火頭高竄，眼前陡地一亮。

飛劍七鳳一竄了出來屋子旁邊，呼喝聲便自大作，連在樹下的三個人，也一起向前迎了上去，黑暗之中，已有五六個人，疾掠而出，總共有十四人，將飛劍七鳳，團團圍住。

在火把的照耀之下，看得分明，只見袁能和碧玉蛇兩人，並肩而立，碧玉蛇笑口吟吟，看他的樣子，倒像是什麼多年不見的老友，又重逢了一般。

飛劍七鳳的神色十分緊張，可是她們在緊張之中，却仍然帶着一股傲氣，丁紫鳳首先一陣冷笑，道：「袁帮主，你終於親自出馬了？」

袁能桀桀笑着，道：「你們七人，在武林中也稍有名頭，自然得由我來送葬。」

碧玉蛇在一旁，「哈哈」一笑道：「等你們死了之後，就在此處，造一座七鳳香塚，倒也是武林美談！」

丁紫鳳冷冷地望定了碧玉蛇，她的目光之中，充滿了憤怒，可是碧玉蛇却是毫不在乎。

丁紫鳳望了碧玉蛇片刻，才道：「原來你眞是碧玉蛇，金旋風雖然不是東西，倒不是他騙人！」

在樹上，楊劍鳴聽得丁紫鳳那麼說，不禁氣往上冲，低聲道：「金大哥，你聽，她還在罵你，眞應該讓她吃點苦頭！」

金旋風將聲音壓得更低道：「楊兄弟，這可不是鬧着玩的，袁能他們那麼多人，我看不動手則已，一動手，這裏眞得添一座七鳳香塚了！」

楊劍鳴道：「我們如何出手救她們？」

金旋風却笑而不答，而就在他們兩人，講那幾句話之際，只聽得丁紫鳳一聲呼喝，她們七人，各自背靠背，站成了一個小圓圈，七股絲帶，繫着七柄利劍，已然一起向外，射了開去。

楊劍鳴和金旋風兩人在樹上，居高臨下，向下望去，只見絲帶飄飄，利劍閃閃，自中心的小圓圈，向外散了開來，柔中有剛，剛中帶柔，確是好看之極，可知她們七人在一起，也着實不可輕視。

飛劍七鳳一出劍，圍在她們四面的人，一起散了開來，向後退出了兩步，却是無人還手。而飛劍七鳳在一攻之後，也立時收回了劍來，丁紫鳳叱道：「不敢與我們動手麼？」

碧玉蛇笑得詫異，道：「要看看你們，可有什麼帮手在旁再說！」

丁紫鳳心中不禁一凜，她們是追着金旋風下來的，易堂等四大高手，和她們分道揚鏢，早已分了手，這裏地近宋、金交界，十分荒僻，還會有什麼人經過？碧玉蛇那麼說，分明是早有準備的了！

丁紫鳳想到這一點，心頭不禁駭然，她沉聲道：「我們闖出去！」

其餘六個少女，齊聲答應，她們的應聲未畢，身形陡地展動。飛劍七鳳，七個少女，自小在一起長大，動作配合，可以說是天衣無縫，這時，她們仍然背靠背站成了一個小圓圈，可是，却在迅速地移動着，在她們移動之際，有的向前，有的後退，有的打橫移動，但是小圓圈，却始終未曾散開來。

她們在移動之際，利劍又一起抖了起來，七個人聚成了一個整體，再加上她們手中的絲帶，忽高忽低，忽長忽短，飄忽不定，難以捉摸，自上面看下來，簡直就像是一個在迅速滾動着的劍球一樣，人所難近！轉眼之間，便被她們，衝出了丈許。

金旋風看到了這等情形，低聲道：「難怪她們如此驕傲，確有過人之長！」

金旋風那一句話才出口，便聽得下面，碧玉蛇尖聲叫道：「取火把！」

隨着他的呼喝聲，只見兩個身形高大的漢子，帶着「呼呼」的勁風，自人叢中搶了出來。那兩個人搶出來之後，却並不是撲向飛劍七鳳，而是向屋前的七枝火把，直撲了過去。

當他們來到火把之前時，在火光的照映下，只見他們兩人，腰粗膀圓，分明是天生神力的莽漢，他們的身子微俯，雙手齊出，已各自握了兩柄火把在手，一個車轉身，舞着火把，便向飛劍七鳳，直撲了過去！

他們兩人，向飛劍七鳳撲近之際，四柄利劍，已然「颼颼」刺下，這兩個大漢，却像是全然不將刺到的利劍放在眼中一樣，仍然撩着火把，亂揮亂舞，衝了上去，剎那之間，只聽得「撲撲」兩聲響，已有兩柄利劍，刺進了他們的肩頭。

但是，也就在此際，那兩個大漢手中的火把上的火頭，也已燒着了繫住那兩柄利劍的絲帶！

飛劍七鳳，爲了別出心裁，是以她們所用的兵刄，也極其怪異，通天下沒有人將鋒利無匹的短劍，繫在絲帶之上揮動的，但她們偏偏要如此，而在她們苦練之下，也確能收到剛柔互濟，變化無窮之妙！

可是此際，絲帶一着了火，却什麼都完了，火頭一竄，那兩個少女，急忙手臂一振，抖起劍來，然而劍才抖到半空，絲帶已被燒斷，那兩柄利劍，餘勢未盡，「颼颼」地飄向半空之中！

丁紫鳳一見這等情形，不禁大吃了一驚，她們七個人，動作配合，天衣無縫，如今有兩個人失了兵刄，那便露出了極大的破綻來，要知道她們的招式，十分飄忽，旁人若是想用兵刄來削斷她們的絲帶，非上當不可，然而碧玉蛇却看出了她們的弱點，用現成的火把，令得她們之中，兩人失了兵刄！

丁紫鳳心中一急，一聲唿哨，那本是她們的信號，丁紫鳳是要她們一字排開，變換陣形之意，然而那時，那兩個大漢一得了手，已一齊退了開去，另外四個人，却已經疾攻而上。

那兩個大漢肩頭受傷，鮮血汨汨流出，可是看他們的神情，却若無其事。



只聽得他們一面後退，一面叫道：「火把使得！」那四五個高手疾攻而上，一時之間，只聽得「叮叮」、「錚錚」之聲，不絕於耳，片刻之間，雙方互過了五六招，而袁能這一方面，又有四五個人，攻了上去，其中一個使鞭的，一鞭掃向丁紫鳳，看到丁紫鳳絲帶下沉，以爲有機可趁，揚起鞭來，便向絲帶纏去，却被丁紫鳳手腕一沉，一劍刺中了他的面門，慘嗥而死。

一混戰，飛劍七鳳倒也並不怎麼落於下風，碧玉蛇叫道：「快用火把！」

楊劍鳴在樹上，急道：「金大哥，再用火把，她們最糟！」

金旋風道：「我們該出手了，先攻碧玉蛇，你發石打他頭頂！」

楊劍鳴抓起了一塊石頭，運氣聚勁，「呼」地一聲，拳頭大小的石塊，已自樹上，直飛了下去。

碧玉蛇不但詭計多端武功也高，石塊飛下，他立時驚覺，身形向側一閃，叫道：「樹上有……」

可是他只叫了三個字，便再已叫不下去，原來就在楊劍鳴發出石塊之際，金旋風早已算好，石塊一飛下，碧玉蛇不是向左，便是向右，必然避得開去，所以他就在楊劍鳴發石的同時，也發出了兩塊石頭，那兩塊石頭，一左一右射出，算準了碧玉蛇會避開的步位，不論是左是右總有一塊可以擊中！

就在碧玉蛇大叫之際，一塊石頭，已齊齊擊中在他的膝蓋之上，那一擊，立時將他的膝蓋骨擊碎，痛澈心肺，碧玉蛇「樹上有」下面一個「人」字，還未出口，便自痛得全身發顫，跌倒在地！

然而，碧玉蛇一叫，立時便有四五個人，向着那株大樹，撲了過來。

那幾個人，在撲過來之際，一起抬頭向着樹上，只聽得「呼呼」連聲，樹上石塊飛下，那幾個人也非弱者，兵刄撩起，將石塊都擋了開去。

若是躲在樹上的只有一個人，他們自然可以沒有事，但是樹上却有兩個人，楊劍鳴先發石，他們擋了開去，金旋風同時也發下石塊，他們急切之間，兵刄却回不來，剎那之間，只聽得「叭叭叭叭」四下響，五個人中，已有四個人，面上正被石塊擊中。

金旋風的力道，何等之强，石塊一擊中，那四人臉上，鮮血迸濺，連慘叫聲也未發出，便自倒地，其中一個，算是避得快，一側頭，石塊貼着他的左邊臉，擦了過去，一陣發凉，伸手一摸，摸了一手血，左耳已然不見！

那人嚇得呆了，一時之間，進也不進，退也不退，竟是呆立着。

而就在此際，又是一塊石頭飛下，「嗤」地一聲，直陷入他的臉門之中，那人身子一幌，便倒地死去！剎那之間，連碧玉蛇在內，已有六個人，非死即傷，袁能一干人，又驚又怒，紛紛呼喝。

而那時，一干高手，已自那兩個大漢手中，接過了火把來，又有人拔起了那三柄火把，揮舞不已，雖然又有幾個人，傷在七鳳劍下，但是飛劍七鳳之中，却又有三段絲帶被燒斷。

那五個失了利劍的少女，正施展小巧功夫，空手在和敵人相拚，七鳳的隊形也散了，顯得極其狼狽。

袁能、曲大豐、婁乾等人，一面呼喝，一面手揚處，數十枚暗器，已向樹上，激射而出。

然而，他們只知樹上有人，却不知人在何處，那十餘枚暗器，一起射空，金旋風則在樹上，縱聲大笑了起來，袁能怒喝道：「金旋風！」

丁紫鳳奮力揮劍，刺傷了一人叫道，「我們聚在一起，別散開，有帮手了！」

她一句話才叫出口，楊劍鳴已自樹上，飛身而下，大叫道：「你們也知帮手重要了麼？」

他一自樹上現身，又是十餘枚暗器，向他射出，但是他身在半空，長劍揮動，將暗器一起擋了開去，身形落地，一個打滾，「颼」地一劍，疾刺而出，婁乾一個轉身，還來不及格擋，劍已刺進了他的小腹！

楊劍鳴一躍而起，踢出了婁乾的屍體，在那一剎間，只聽得嬌呼連聲，已有兩個少女，傷在敵人之手，楊劍鳴疾衝了出去，逼開了幾個人，長劍霍霍，又傷了兩個人。

這時，袁能手下，連他在內，一共有十四個人，倒有八九個人受了傷，火把也漸漸燃盡，丁紫鳳飛劍神出鬼沒，轉眼間又殺了一人，金旋風還未現身，形勢已然大變，變得他這方面，七零八落了！

袁能雙刀護住了胸前，在楊劍鳴仗劍向他攻擊之際，陡地格開了長劍，叫道：「我們快退！」

碧玉蛇在腿被打斷之後，一直在地上掙扎着，這時聽得袁能叫退，他忙道：「袁帮主，帶我一起走！」

袁能雖然叫退，而且形勢也確然不妙，但是他却並未曾落敗，他身形一閃，便向碧玉蛇掠來，可是也就在此際，金旋風一聲大叫，自天而降！

金旋風一落下，恰好落在袁能與碧玉蛇之間，袁能雙刀，「呼呼」砍出，金旋風身子一轉，突然轉到了碧玉蛇的身後，飛起一腳，將碧玉蛇的身子，踢得向上，疾飛了起來，袁能雙刀砍到，碧玉蛇一聲慘叫，已被袁能的雙刀，硬生生砍死！

袁能本來，是想帶碧玉蛇一起走的，因為碧玉蛇詭計百出，袁能大有用得到他之處，可是，却想不到金旋風突然現身，而且突然轉到了碧玉蛇的背後，將碧玉蛇踢得向前，衝了過來！

袁能雙刀的招數一使出，心中便已知道不妙，定睛向前看時，只見自己這兩刀，恰好砍在碧玉蛇的頭顱之上，幾乎未曾將碧玉蛇的腦袋，砍成了三瓣！

袁能心中，又驚又怒，可是他是心狠手辣之人，在未曾砍死碧玉蛇之前，他有用碧玉蛇之處，自然不會將他殺死，但是既然錯手殺死了碧玉蛇，他却也沒有什麽後悔悲痛之意，他只是看出了情形對他，似乎不妙，是以他立時飛起一脚，踢向碧玉蛇的屍體，將碧玉蛇的屍體，踢得向前疾飛了出去。

金旋風究竟傷重未愈，自樹上躍下，閃身，踢出碧玉蛇，皆用了不少勁，這時正覺得背後的傷口，一陣劇痛，連站也幾乎站不穩，等到碧玉蛇的屍體，被袁能大力踢出，向他壓來之際，他如何逃得開去？「叭」地一聲，碧玉蛇的屍體，撞在金旋風身上，金旋風「咕咚」一聲，跌倒在地，自碧玉蛇頭上湧出的鮮血，濺了他一身！

碧玉蛇為人，一生狡猾無匹，別人休想佔到他一絲的便宜，只怕他在生前，做夢也想不到，他在死了之後，屍體會被人當作兵刃！

袁能一脚踢出之際，身形已立時後退，他本已決定了後退，自然這時仍然向後疾退而出，他在後退之際，也看到金旋風被撞跌在地，極其狼狽，他登時想到，金旋風已身受重傷！

但是他立時又想到，金旋風可能是詐傷，自己莫要上了他的當！

剎那之間，心念電轉，人已退到了馬邊。

而就在此際，只見楊劍鳴長劍霍霍，刺傷了一人，身子一橫，直撲到了金旋風的身前，一脚踢開了壓在金旋風身上，碧玉蛇的屍體，大聲問道：「金大哥，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只見金旋風掙扎着，想要抬起身子來，可是手在地上撐了一撐，却又倒了下去，他的聲音，聽來也虛弱無比，道：「楊兄弟……我……傷口發作……不濟事了！」

楊劍鳴一聽得金旋風那樣說法，不禁心如刀割，一時之間，怔怔地站在那裏，不知如何才好。

而已退到了馬邊的袁能，一聽了金旋風的話，心中却是大喜！

袁能後退要離去，原是在聽到了金旋風笑聲之後的事，因為金旋風是一大強敵，他手下的人，已傷亡過半，金旋風再一現身，他就可能佔了不少便宜！

當袁能知道金旋風現在已傷得連講話也有氣無力，自己這方面的人，要收拾楊劍鳴和飛劍七鳳，可以說綽有餘力，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他要是就此離去，豈非太笨？

是以他本來已是左手搭住了馬鞭子的，這時却不再上馬，而發出了一下唿哨！

隨着那一下唿哨，兩個人身形一矮，「颼颼」地竄到了楊劍鳴的身後，挺劍便刺！

楊劍鳴站在金旋風的身前，看到金旋風全身是血，也不知那是碧玉蛇的血，他心中又驚又慌，一時之間，竟是呆立着，連身後有兩個人，已疾攻而來，也不知道，倒是丁紫鳳一聲大叫，道：「楊劍鳴，小心！」

楊劍鳴身子一震，急忙一側身時，却又慢了一步，「波」地一聲，肩頭已中了一劍。

但是楊劍鳴在身形一轉之際，劍也已經揮出，那兩個人却也未曾佔到什麼便宜，楊劍鳴的劍尖，恰在他們兩人的咽喉處劃過，兩人的喉管齊被割斷，連慘叫聲都未曾發出來，只是喉頭骨嘟嘟地向外冒着鮮血，便倒地死去！

楊劍鳴一劍削死了兩人，又轉過身來，他肩頭鮮血長流，但是他却全然未覺，立時又叫道：「金大哥！」

可是他這一叫喚，金旋風却一點反應也沒有，楊劍鳴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俯身去看金旋風。

而也在此際，袁能雙刀揚起，早已掠向前來，到了楊劍鳴的背後，雙刀一起砍出！

那兩刀的去勢，比剛才砍向金旋風的，還要厲害，眼看楊劍鳴背對着袁能，失神落魄，這兩刀是萬萬避不過去的了！

而袁能的心中，也早在盤算着，這兩刀之後，定然還要不理金旋風是生是死，在他的身上，再補上幾刀！

可是，也就在袁能刀挾風聲，向下砍來之際，金旋風的雙手，突然一推，將俯身來看視他的楊劍鳴，推得向外，直跌了出去！

楊劍鳴一跌出，袁能心中，已知不妙，但楊劍鳴一走，他雙刀便變成砍向金旋風，算來也還是一樣，然而金旋風早已打定了主意，要將袁能引向前來，他一面推開楊劍鳴，一面身子已是一個打滾，向外滾了開去。

那一推一滾，都來得突然之極，袁能雖是武功高強，但是金旋風剛才，裝死實在太像，再加上袁能在廢莊上，又確然看到金旋風的背後，被申源砍了一劍，傷得極重，袁能又是知道的，是以全然不防。



等到楊劍鳴突然被金旋風推了開去，袁能已知不妙，但是還以為可以砍得中金旋風。

却不料金旋風在同時滾了開去。

袁能的雙刀，去勢又沉又猛，金旋風才一滾開，「刷刷」兩聲響，袁能的雙刀砍下，就在金旋風的身邊掠過，由於力道太大，雙刀竟一起陷進了地中。

而也就在那一剎間，金旋風見機不可失，強忍着背後的奇痛，一挺身，雙足連環踹出，那兩脚，一前一後，恰好踢在袁能腰際的軟穴之上。

袁能只覺得身子一陣發麻，一陣發軟，不由自主間，雙手一鬆，兩柄利刀，仍然插在地上，他身子向後，疾跌了出去，而那時，楊劍鳴已疾轉過了身來，利劍一伸，劍尖已對住了袁能的咽喉。

袁能的武功極高，金旋風的兩脚，踢中了他的軟穴，也只不過令他的氣力，暫時消失一會而已，然而，等他那陣酸麻之感過去了之後，楊劍鳴的劍尖已然直指他的咽喉，他想動也不能動了！

他躺在地上，雙手張開着，神態緊張到了極點，楊劍鳴的手下一沉，劍尖已經刺進了他的咽喉分許，金旋風喘着氣，叫道：「留活的！」

楊劍鳴喝道：「這等武林敗類，留着何用？」

金旋風站了起來，道：「我看其中還有曲折，留着來問話。」

就在這兩句話之間，那邊飛劍七鳳動手的幾個人，一看到袁能被制，大是駭然，紛紛後退，丁紫鳳絲帶揮動，又刺傷了兩人。

那兩人帶着傷，奔了開去，飛劍七鳳中也有四人帶了傷，她們也不去追趕，忙於照顧傷者。

楊劍鳴喝道：「那有什麼曲折？密函一定在他身上，將他殺了，搜他身上，必然可得！」

金旋風望着袁能，笑道：「袁帮主，究竟怎麼樣，你自己說吧！」

袁能急叫：「不在我這裏，密函不在我處！」

丁紫鳳這時，也已疾奔了過來，一脚踢在袁能的面頰上，踢得袁能滿口鮮血，嬌叱道：「密函在何處，不想死的就說！」

袁能急叫了起來，道：「我說！我說！」

林中很靜，是以袁能的叫聲，聽來也顯得極其尖刺。

× × ×

鎭上很熱鬧，整個鎭的大街上，全是人，而最多的是賭攤，和搽得衣紅柳綠的妓女。

這個鎭，和附近的村莊，成了一個强烈的對比，連年交戰，這一帶的村莊，幾乎全成了廢墟，大都集中到這個鎭上來了。

三山五嶽的人馬，想混水摸魚的騙子，各式各樣的賭徒，無可奈何出賣身體的女人，逃難逃到這裏，一無所有，只好挺而走險的漢子，全在這裏。

鎭上根本沒有官府，每天清早，大街小巷中，總可以發現好幾具屍體，不是腦後骨裂，就是肚破腸流，發現了死人，照例向鎭南的亂葬崗上一拖，沒有人加以理會，也沒有人去追究這些人為甚麼送命。

在這樣的地方，本來就是發財容易，送命也容易的所在，亂世之中，人命似乎也根本不值錢了，只要今天還活着，還太平，還沒有大隊的金兵衝殺過來，就決不會有人想到明天。

擎天一劍申源，易堂易大俠和辜氏兄弟，是那天天黑時分進這個鎭甸的，四匹駿馬疾馳了進來，衣衫鮮明，馬又神駿非凡，早已引起了不少人的注目，可是看着他四人，個個帶着兵刃，一時之間，倒也沒有甚麼人敢向他們下手，要不然說不定當街就有人動手了！

他們來到了客店之前，下了馬，走進店堂之中，立時有很多賣唱的女人，圍了上來，辜氏兄弟拍着桌，喝道：「全替我滾開去！」

他們兩人，聲震屋宇，嚇得那些女人，一齊退了開去，易堂望着店堂外的大街，道：「若是袁能等人在這裏過，我們可以看到，自現在起，我們一定要有人守在此處。」

辜氏兄弟道：「易大俠說得是。」

申源却皺起了眉，道：「只在此地等，也不是辦法，我還要到處去看看，你們不必跟來。」

易堂忙道：「這如何妥，袁能手下高手甚多，你一個人，若是遇到了他們人多——」

易堂才講到這裏，申源已然笑道：「易兄，你可是說我腰中長劍，不濟事麼？」

申源這句話一出口，易堂不禁呆了一呆，他勸申源不要單獨行動，原是一片好意，但是申源這樣回答，那倒令得易堂無法再說下去了！

因為學武士，最忌人家說他的武功不好，尤其是申源這樣的高手，就算易堂和他是多年好友，但是怕再說下去，說得不好，也要反目！再加上易堂知道申源驅走了徒弟，心情自然不好，所以他只好淡然一笑，也不再阻止，道：「申兄總要小心。」

申源道：「你們在此候我，若是我看不到有甚麼異狀，自然立即回來！」他說着，伸手在桌上一按，便站了起來，到了店堂，喝退了幾個探頭探腦，在看他們騎來的馬匹的人，牽着他自己的馬，走了開去。

他沿着鎭大街，向北走着，不一會，已來到了大街的盡頭，在大街的盡頭處，還有不多房屋，全

是臨時搭建起來的，那時，天色已經全是黑了，申源畧停了一停，來到了一株被砍去了一半的大樹下，停了下來。

而就在那時候，又是八九匹馬，衝進了鎮來，騎在最前面的兩人，正是金旋風和楊劍鳴！

金旋風因爲傷重未愈，是以面色十分難看，可是，在他旁邊的楊劍鳴，神色鐵青，卻更要難看得多。

跟在他們兩人後面的，是飛劍七鳳，飛劍七鳳中受了傷的，全是兩人共騎，由未受傷的扶持。

最後一匹馬，由丁紫鳳牽着，馬上卻負着一個長形的大蔴袋。

一行人，馳進了鎮中之後，便慢了下來，馬上的各人，四面張望着，不一會，就來到了客店之前，他們在客店前才停了一停，便聽得客店之中，有人叫道：「丁姑娘，你們怎麼了？」

那正是辜老大的聲音，丁紫鳳一聽，忙叫道：「辜大俠，原來你們在這裏！」

她一面叫，一面早已翻身而下，金旋風，楊劍鳴，也一起落下馬來，三個人疾走進了店堂中，易堂，辜氏兄弟一起站了起來。

金旋風一進了店堂便道：「咦，申大俠呢？他在那裏？」

易堂的臉色一沉，道：「關你甚麼事，你可是再想捱上一劍麼？」

辜老二也冷冷一哼，道：「再捱一劍，你可沒命了！」

金旋風笑了起來道：「幸而我還有命在，這事情才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楊劍鳴已叫了起來，道：「他人呢？」

易堂等三人不禁一呆，道：「要找申大俠幹甚麼？你們究竟在鬧甚麼鬼？」

丁紫鳳忙道：「他到那裏去了，快說，事關重大！」

易堂心中也不禁起疑，道：「申大俠說到四處察看動靜，我們看到他向鎮北去了！」

丁紫鳳和楊劍鳴兩人齊聲叫道：「快去，大伙一起去，易大俠，事情還要你做主！」

易堂又是一怔，和辜氏兄弟互望了一眼，一行人，出了客店，一起向北疾馳而去，轉眼之間，便已到了鎮盡頭，看到申源牽着馬，站在一株大樹之下。

一行人馳到，丁紫鳳、金旋風、楊劍鳴三人，立時將申源圍住，申源抬起頭來，道：「咦，易兄，甚麼事？」

金旋風一聲長笑，道：「姓申的，你的事犯了！」金旋風的話才一說完，楊劍鳴反手一劍，嗤地一聲響，便已向馬背上的那蔴包袋上劃去，蔴包袋劃破，自袋中跌出了一個人來，正是袁能！

一看到了袁能，易堂、辜氏兄弟先發出了一聲驚呼，齊齊一呆。

而就在他們一呆之間，只聽得申源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陡地向前疾竄了出去！

申源這一下，竄得極快，但是丁紫鳳手一抖，劍已飛起，楊劍鳴也同時一劍刺出，金旋風身子一轉，轉到了他的身前。

申源振臂出劍，接連三劍，上拒丁紫鳳，後敵楊劍鳴，又將身前的金旋風逼了開去，這三招的招式，當眞的凌厲無匹！

可是，袁能自蔴袋中跌了出來，申源突然逃走，易堂和辜氏兄弟雖然覺得這件事，實在難以令人相信，但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他們立時掣出了兵刃，不容申源再有逃走的機會，立卽攔住了他的去路。

就在這時，鎮北又有幾個人馳了過來，那幾個人分明是金人，他們馳到了近前，突然撥轉了馬頭，又馳了開去，轉眼之間，便已馳過。

金旋風笑道：「姓申的，和你約好了來取密函的金狗，已然溜走了，你這封密函，還是交給了我們吧！」

申源面色慘白，但還在動着手，金旋風已退了下來。

申源以一敵五，手忙脚亂，轉眼之間，便被辜氏兄弟，各自砍了一刀，倒在地上。

申源一倒地，楊劍鳴便退了回來，易堂大喝道：「申源，你怎麼幹這種事？」

申源掙扎着一躍而起，突然橫劍，割下頸子，鮮血四濺，他身子砰地向後倒去，已是雙眼翻白，易堂踏前一步，金旋風道：「密函在他靴底，袁能許他黃金萬兩，唉，世上有多少人，能經得起黃金萬兩的誘惑！」

辜老大踏前一步，割開了申源的靴底，抽出了密函來。

易堂轉過身來，望着金旋風，金旋風道：「三位快持密函回京去！」

易堂嘴唇掀動，像是還想說甚麼，但是終於沒有說出來，和辜氏兄弟，飛身上馬，就馳遠了！

× × ×

奸相賈似道，在三個月後伏誅，天下人心大快，那是易堂等三人終於將那封密函，交到了忠臣手中，上奏天廷之功，聽到這個消息時，金旋風正在溪邊，柳樹下，優閒地坐着，楊劍鳴和丁紫鳳，則在遠處馳着馬兒！

（全文完）



過關刀

# 福自天申承絕學

秦紅・文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盾帮主賈禮强，別出奇謀，以該帮金鑛地圖送予「螳螂王」司寇伯齡，要他在四天內設法救出被囚的甄賈谷蘭。翌日，奉命往擄尚大農妻子的岳恆等已得手回到歸雲山莊，楚雲彪以尚一龍之生死脅迫夏美鳳說出二聖教總壇何在，但夏美鳳似對尚大農加入二聖教的一切，均無所知，楚雲彪只得把他們母子暫囚地窖，尚大農得訊來救，被賈禮强擊敗逃去。楚雲彪化裝爲一醜漢，往湯山探看甄賈谷蘭是否已被釋出，途中發現尚大農之徒彭百成追踪，楚雲彪將其制服，向他盤問——

楚雲彪道：「金盾帮中，像我這等身手的人多如牛毛呢！」

話聲微頓，接着又道：「好了，你還沒回答我的話——要死還是要活？」

彭百成道：「你想知道麼？」

楚雲彪道：「是誰派你出來的？」

彭百成道：「無敵神刀尚大農。」

楚雲彪道：「他要你幹甚麼事情？」

彭百成道：「他要我暗中監視歸雲山莊的一舉一動，方才我見你由莊中出來，心想把你擒下來盤問一番豈不乾脆？誰知竟看走了眼……」

楚雲彪一笑道：「你加入二聖教有多久了？」

彭百成搖頭道：「沒有，我方才是胡謅的，我根本沒加入二聖教。」

楚雲彪拾起他掉在地上的七首，做勢便要向他投出，冷笑道：「哼，看來你是要死了！」

彭百成嚇得縮成一團，雙手連搖，駭聲道：「不！不要投過來！我說的是眞話，我眞的沒有加入二聖教！」

楚雲彪寒臉冷冷地道：「既未加入二聖教，怎知有二聖教？」

彭百成道：「我聽無敵神刀尚大農說的，他告訴我們他已加入二聖教，問我們願不願意跟他走，我們答稱願意，如此而已。」

楚雲彪道：「他告訴你們二聖教的總壇設在何處？」

彭百成搖頭道：「他沒有說。」

楚雲彪突然把七首遞到他的咽喉道：「眞的沒說麼？」

彭百成拚命往後縮，窒息似的道：「眞……眞……眞的沒說！」

楚雲彪道：「他甚麼都沒有說？」

彭百成道：「他只說二聖教主是一位神聖，是奉上天意旨下凡統治武林的人，要我們信奉他，服從他的領導，才能得救，至於他姓甚名誰，尚大農都還沒有說。」

楚雲彪見他不似說謊，便轉話問道：「此刻來到金陵武館的二聖教人物，共有幾個？」

彭百成道：「四個。」

楚雲彪道：「螳螂王呢？」

彭百成道：「這兩天沒有見到他，不知去了何處。」

楚雲彪收回七首，說道：「姑念你愚蠢無知，且饒你一次，滾蛋吧！」

彭百成大喜，爬起身來，抱頭鼠竄而去。

楚雲彪等他去遠之後，才一騰身形，朝湯山疾奔而來。

半個時辰後，已到湯山。

湯山，一名南湯山，有湯泉六穴出山下，泉水溫熱，浴之可以愈病；由湯山到溫泉，還有幾十里的山路，由於山路崎嶇難行，故遊者不多，是一塊偏僻的地方。

楚雲彪在山下買了一些乾粮帶在身上，卽徒步

登山，走了半天，方到温泉，但見泉水由高處衝下，有如一條白帶，蜿蜒於山，熱氣騰騰，散發一股硫磺味道。

這是午後時刻，山中不見一個人跡。

楚雲彪取出乾粮吃了少許，就坐在温泉旁邊，看泉水潺潺衝擊岩石，聽其聲如戛玉鳴珠，不由俗念頓消，眞想躍入泉中沐浴個痛快。

就在這時，忽有一陣歌聲，由泉水上游嬝嬝傳來！

只聽歌曰：

「身逍遙，心自在，不操戈，不弄怪，萬事茫茫付度外，吾不思理正事而種韭，吾不思取功名如拾芥，吾不思身服錦袍，吾不思腰懸玉帶，吾不思拂宰相之鬚，吾不思恣君王之快，吾不思伏弩長馳，吾不思望塵下拜，吾不思義我者享祿千鍾，吾不恩用我者榮膺三代，小小廬不嫌窄，舊舊服不嫌穢，製芰荷以爲衣，紉秋蘭以爲佩，不問天皇地皇與人皇，不問天籟地籟與人籟，雅懷恍如天地同，與來猶恐天地碍，閒來一枕山中睡，夢魂要赴蟠桃會，那裏管玉兎東升，金烏西墜……」

歌聲蒼老而清悅，似是出自老人之口！

楚雲彪聽得心頭一動，暗忖道：「不道這山中竟有如此清高的隱者，且去拜識拜識。」

於是，起身循泉流走去。

行約百武，只見一道小暴布下，一個髮鬚皆白的老人正在湯泉中，潑水洗身，自得其樂！

老人相貌慈和，一見楚雲彪出現，竟無詫異之色，招手笑道：「小哥兒，下來洗一洗！」

楚雲彪應聲道：「好的。」

他立時動手脫衣，脫得一絲不掛，縱身躍了下去。

「撲通！」一聲，沉入泉底！

剎那間，他感到像跳入油鍋中，被燙得渾身火痛，頓時手忙脚亂，忙不迭的鑽出水面，爬到岸邊，大叫道：「我的天，好燙啊！」

原來，他以爲温泉温而不熱，誰知却是熱得要命，一下間全身都被燙紅了！

老人拍手大笑道：「哈哈，妙呀！妙呀！」

楚雲彪哭笑不得，說道：「老人家，您怎麼不怕熱？」

老人笑道：「心靜自然凉！」

楚雲彪慢慢把手伸入泉中，仍覺太熱，忙又縮回，搖頭道：「還是太熱！」

老人道：「你先潑水淋淋身子，然後慢慢下來，就不覺熱了。」

楚雲彪依言潑水淋身，一會之後，果然漸漸能够適應，於是伸脚走了下去。

老人道：「不熱了吧？」

楚雲彪笑道：「可以忍受了。」

老人道：「這泉水能去除百病，多洗可延年益壽哩！」

楚雲彪拱手道：「敢問老丈貴姓大名？」

老人搖頭道：「我無姓無名！」

楚雲彪笑道：「老丈必是世外高人，小可無知動問，十分冒昧。」

老人又搖頭道：「我也不是世外高人，這世上本無『世外』之人！」

楚雲彪道：「那麼，老丈從何處來？」

老人道：「我從雲水來。」

楚雲彪道：「何謂雲水？」

老人一指天上，再一指泉水，道：「天上之雲，地上之水！」

楚雲彪微微一笑道：「心似白雲常自在，意如流水任東西？」

老人點頭道：「對極了！」

楚雲彪含笑道：「雲散水枯，汝歸何處？」

老人道：「雲散皓月當空，水枯明珠出現！」

楚雲彪就在水中作了一揖道：「老丈確是清高長者，晚輩這廂有禮了。」

老人哈哈一笑道：「聽你談吐不俗，誰知動不動就拱手作揖，太俗氣了！」

楚雲彪窘笑道：「人無禮，正如不穿衣服一般，老丈認爲人可以不穿衣服麼？」

老人道：「你現在不就赤條條一絲不掛？」

楚雲彪爲之語塞，只好岔開話題，左右張望道：「這地方不會有人來吧？」

老人道：「你担心甚麼？」

楚雲彪道：「自然是担心有人來，來了男人不要緊，來了婦女可就乖乖不得了啦！」

老人笑道：「放心，這兒不會有婦女來。」

楚雲彪想到自己此來是要等候甄賈谷蘭，萬一她突然來了，而自己却赤身露體，豈不尷尬萬分，不禁脫口道：「不妙，我還是快些上去爲佳！」

老人道：「我說不會有婦女來就不會有婦女來，你放心洗好了。」

楚雲彪道：「可是，不瞞您說，晚輩到此，正是在等待一個婦女呢！」

老人一怔，問道：「哦，你約了女人到此處相見？」

楚雲彪道：「是的。」

老人問道：「她是你甚麼人？」

楚雲彪道：「是朋友，很純潔的一位姑娘。」

老人道：「你們相約到此談情說愛？」



楚雲彪搖頭道：「不是，她……能不能來，還在未定之天，因爲……唉，這件事說來一言難盡，還是不說算了。」

老人道：「是她的父母反對麼？」

楚雲彪笑道：「不，與男女之情無關！」

老人忽然轉換話題，凝望他笑道：「你內功不弱，我或許可以猜出你是誰！」

楚雲彪一驚道：「我內功不弱？」

老人道：「這湯泉其實很燙，一般青年絕無法泡這麼久，所以我知道你是名門高徒，身懷上乘內功。」

楚雲彪道：「原來老丈亦是道中人，晚輩失敬了。」

老人笑道：「願意讓我猜猜你是誰麼？」

楚雲彪點頭笑道：「好的，老丈猜猜看。」

老人道：「我只猜一次，若是猜不中，就不再猜下去了——你可是姓楚？」

楚雲彪心頭一震，變然道：「老丈，你究竟是何人？」

老人笑道：「如果你有仇敵，我絕對不是你的仇敵，這樣答覆你滿意否？」

楚雲彪驚疑不置，問道：「老丈又怎知晚輩姓楚？」

老人道：「你眞是姓楚的話，那麼你必是無影刀楚雲彪。」

楚雲彪點頭道：「晚輩正是楚雲彪，老丈是根據甚麼而猜出來的？」

老人道：「根據兩點：一是你的內功甚深厚，像你這樣的年紀，內功已有如此成就，必爲當今武林的青年高手之一。二是你所佩帶的那一口刀，當今武林，以刀闖名於世的只有『刀痴百里發』一門，因此我猜你是無影刀楚雲彪。」

楚雲彪微笑道：「老丈聽過晚輩之名！」

老人道：「是的，我雖不管武林是非，但也經常在江湖上走動，故武林中的出名人物，都畧有耳聞。」

楚雲彪道：「老丈聽說的楚雲彪，像晚輩這樣醜麼？」

老人道：「你方才很醜，現在不啦！」

楚雲彪舉手一摸面部，摸了滿手的易容膏，方知臉上的易容膏在跳入水中時，已被泉水溶解了，不禁窘笑道：「眞是慚愧，晚輩方才竟忘了面上曾經易容……」

老人笑道：「你能忘掉，表示心無城府！」

楚雲彪掬水將臉上的易容膏洗乾，笑道：「晚輩有一要求，請不要向人透露曾在此處見到楚雲彪，好麼？」

老人道：「我不是長舌婦，我常常連自己都忘記，怎麼會記得你呢！」

楚雲彪笑了笑道：「能把晚輩忘記，那是最好的了。」

老人閉目沉默了一會，忽然問道：「令師近來還好吧？」

楚雲彪不答，反問道：「老丈認識家師？」

老人微微一笑道：「不錯，我是令師最感頭痛的人物……」

楚雲彪驚道：「老丈與家師有嫌隙？」

老人搖頭笑道：「沒有，令師只是有些厭惡我，因爲他一生練刀，却始終摸不透我的五招刀法，哈哈……」

楚雲彪不大肯信，道：「老丈是說：您的刀法比家師高明？」

老人道：「是的，令師三十多歲的時候，有一次在某地碰上我，那時他的刀法已享有盛名，可是和我的五招刀法較量之下，他敗了，於是他返山再度潛研刀法，研究了二十年，創出『斷魂十八刀』，便去找我印證，結果還是敵不過我的五招刀法，哈哈……」

他說到末了，又大笑起來，但笑得很「和氣」，並無驕狂之態。

楚雲彪跟隨師父十年來，從未聽他老人家提起此事，故不大相信，揚眉一笑道：「眞的麼？」

老人點頭道：「眞的！」

楚雲彪道：「當今天下，果眞有人的刀法較家師高明，他應該是一位名滿天下的人物……」

老人道：「老夫不慕虛名，所好者，唯雲水而已！」

楚雲彪一哂道：「晚輩有個無禮的請求，不知老丈肯不肯讓晚輩領教那五招刀法？」

老人道：「可以，咱們上去。」

話聲一落，只見他泡在泉水中的身子微微一挫，繼之「嘩啦！」一响，破空縱起，飛上了三丈多高的山岩上！

人在水中，竟能一下縱起三丈多高，這等功夫，實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楚雲彪不覺看得呆了。

老人跳上山岩，立即取衣穿上，一面向下面的楚雲彪笑道：「上來啊！」

楚雲彪恍然一哦，連忙爬上岸邊，再頓足跳上山岩，取出汗巾拭去身上水漬，然後穿上衣服。

他感覺全熱烘烘的，十分舒服。

老人先穿好衣服，走去附近折下一段樹枝，削去横椏，準備用樹枝與楚雲彪過招。

楚雲彪見他揮掌削斷横椏，其快如刀，心中暗

驚，忖道：「不管這老人的刀法能否勝過師門絕學，他確是一位罕見的武林高人！」

老人拿着樹枝走回來，含笑道：「老夫已許多年不帶兵器，如今就用這個與你過招！」

楚雲彪已穿好衣服，當卽抽出佩刀，抱刀一拱道：「老前輩請不吝賜敎！」

老人道：「等一下來，你剛從泉湯中出來，頭腦熱昏昏的，不是動手的時候。」

楚雲彪道：「不，晚輩自覺很好，這會可以動手了。」

老人微笑道：「那麼，咱們點到爲止，你發招吧！」

楚雲彪說了聲「有僭」，欺前一步，單刀翻砍而出，攻向老人左肩。

這一刀，出手看雖平凡，其實可實可虛，蘊蓄着厲害的變化。

老人藹然一笑，手中樹枝疾抬似有封擋之意。

楚雲彪招式突變，單刀一翻，使刀口向左，猛可平削出去。

這一招，名曰「魂飛魄散」，一般武林人遇上這一招，十之八九要腦袋搬家！

老人却面不改色，身形忽然左傾，接着像迎風飛舞的弱柳，一晃又回，而且手中樹枝，不知怎麼發出的，但聞「拍！」的一聲，已打中楚雲彪的腰部。

他打得很輕，但如眞正對敵，楚雲彪已是被他一刀攔腰砍斷了！

楚雲彪大驚失色，慌忙頓足跳開，眼睛直瞪着對方，怔怔的發起楞來。

自出師迄今，他也曾遇到厲害高手，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自己一招甫出，便反被人家「一刀」砍中腰部的！

他立刻有一種強烈的感受，覺得老人的身法和刀法，都怪得無以復加，簡直是神妙無方！

因此，他整個人都爲之呆了。

老人笑道：「繼續發招啊！」

楚雲彪如夢切醒，倒抽了一口冷氣，搖搖頭道：「不必了，老前輩的刀法，果然遠勝晚輩師門之學，晚輩現在相信了！」

說畢，收刀歸鞘。

老人笑道：「你那把刀可以借老夫瞧瞧麼？」

楚雲彪立刻連鞘解下，雙手捧上去。

老人接過刀，抽出一半，面上忽露感慨之色，說道：「這是一口寶刀，是不是？」

楚雲彪苦笑一下道：「是的，但拿在晚輩手裏，却遠不如老前輩的一截樹枝！」

老人目注刀身，緩緩道：「這眞是緣份……」

楚雲彪一怔道：「甚麼緣份？」

老人不答，抬目微笑道：「這口寶刀，是你師兄尙大農贈送給你的吧？」

楚雲彪愕然道：「老前輩如何得知？」

老人道：「因爲這口寶刀原是老夫之物！」

楚雲彪心頭一震，失聲道：「啊，它是老前輩的？」

老人點了點頭，又問道：「令師兄把這口刀送給你時，有沒有說出它的來歷？」

楚雲彪道：「有的，他說是一位老人賣給他的，莫非那位老人卽是——」

老人點頭笑道：「不錯，是我！」

楚雲彪驚喜道：「老前輩爲何要把它賣給敝師兄尙大農？」

老人道：「因爲老夫早已不使用兵器，留着沒用，而最大的原因是想與令師開個玩笑……」

楚雲彪道：「怎麼說？」

老人微笑道：「老夫這口寶刀，藏着一些東西，本想送給令師兄尙大農，但是看這情形，令師兄竟是無福享受的了。」

楚雲彪問道：「刀上藏着甚麼東西？」

老人道：「你留心仔細找一找，就可以將它找出來。」

說到此，把刀遞還給楚雲彪，接着笑道：「大概令師兄自買了老夫這口刀後，就未再見到令師，要不然令師是認得老夫這口刀的。」

楚雲彪把刀整個抽出，仔細察看一遍，仍看不出有何東西藏在刀身上，心中暗暗納罕。

老人道：「令師兄爲何把這口刀轉贈給你？」

楚雲彪道：「晚輩原來那口單刀壞了，他便送這口給晚輩使用……」

他還摸不清對方的底細，不願將師兄投入二聖敎之事說出。

老人道：「他對你不錯啊。」

楚雲彪淡淡一笑，說道：「是的，他對我好極了。」

老人道：「你還找不出來麼？」

楚雲彪又把視綫投注到刀身上，問道：「是否要破壞這口寶刀才能找出那東西？」

老人搖頭道：「不須破壞。」

楚雲彪視綫移到刀柄，笑道：「那麼，東西可能藏在刀柄之中，是不？」

老人點頭道：「是的。」

楚雲彪立刻就要動手拆下雲頭，老人阻止道：「且慢，等老夫爲你再拆開吧！」

楚雲彪訝道：「爲甚麼？」



老人神秘一笑道：「等老夫離開之後，你再拆開取出來，那時，你卽使不願接受，也非接受不可了。」

楚雲彪道：「晚輩如認爲不宜接受，老前輩卽使不在場，晚輩也有辦法處理——扔掉它！」

老人哈哈大笑道：「老夫不信你會扔掉不要，那是毫無道理的！」

他伸手拍拍楚雲彪的肩頭，又笑道：「老夫要走了，見到令師，請代老夫向他問候，他的刀法雖不能令到老夫佩服，他的爲人却很不錯，足爲練武人之楷模。」

語畢，騰身掠起，飄飄而去。

一瞬間，人已隱沒於山林中，而歌聲又遙遙傳來：

「身逍遙，心自在，不操戈，不弄怪，萬事茫茫付度外，吾不思理正事而種韭，吾不思取功名如拾芥……」

歌聲漸漸遠去，終至不可復聞！

楚雲彪立刻動手拆下寶刀的雲頭，只見刀柄中空，藏着一卷白紙，抽出白紙展開一看，但見右上方赫然寫着四個較大的墨字，乃是：

五絕刀譜

原來，竟是一部武功秘譜！

「令師三十多歲的時候，有一次在某地碰上我，那時他的刀法已享有盛名，可是和我的五招刀法較量之下，他敗了，於是他返山再潛研刀法，研究二十年，創出『斬魂十八刀』，便去找我印證，結果還是敵不過我的五招刀法……」

老人的話，彷彿又在耳邊响着！

他所說的「五招刀法」，必是指這「五絕刀」而言的了！

師門的「斬魂十八刀」本是武林無出其右的絕學，而老人的「五絕刀」却更勝師門絕學數倍，毫無疑問，假如自己把「五絕刀譜」記載的「五招刀法」練成，必能「驚天動地」，大展身手了。

楚雲彪一面想一面看着「五絕刀譜」，但讀了上面的一段文字之後，他已不再胡思亂想，而全神貫注的研讀起來。

刀譜上，有文字及圖解，看了一段後，就感覺到「五絕刀」確實神妙絕倫，不覺爲之入迷……

他一連研讀了五遍，然後拔出寶刀，就地模擬演練，一直到夜色降臨，方始歇手。

這一天，對他來說，眞是過得太快了！

他又吃了些乾粮，接着檢來一些樹枝，生火讓它燃燒，自己則在距離火堆三丈外的一面岩石下盤膝坐下，閉上了眼睛……

一夜，平靜而過。

天剛破曉，他就一躍而起，連臉也不想洗，便又繼續研練五絕刀法，他已沉於狂熱中，幾已忘記來到湯山是要等甄賈谷蘭的了！

他不停的勤練着，一直練到感覺精疲力竭時，才停了下來，抬頭一看——

嘿，原來已是响午時分了！

甄賈谷蘭該來了吧！

嗯，再等半天看看，到今天晚上，她如仍未來，便表示她未能逃脫，那時，自己便可轉回歸雲山莊了……

正在這樣想的時候，對面樹林中，驀地傳來一片「沙沙」之聲，似是有人走過來了！

楚雲彪心中一喜，立時快步迎上去。

但是，只迎上三步，就倏地刹住脚步，原來滿佈興奮的一張臉，也登時陰沉下來。

因爲，他已看見走過來的人了。

來者並非甄賈谷蘭，而是兩個二聖敎的人物！一個面有刀疤，一個嘴邊生有一顆黑痣，正是曾經出現於金陵武館的四個中年人中的兩個！

楚雲彪一見之下，頓感不妙，心知金盾老人受螳螂王之騙了。

那兩個二聖敎的人在一見到楚雲彪時，面上都有驚奇之色，齊聲道：「原來是你——楚雲彪！」

話聲中，翻腕撤出佩劍，準備幹了。

看他們的神情，他們是獲知有人將在湯山等候甄賈谷蘭，只是沒想到在等候之人竟是無影刀楚雲彪而已。

楚雲彪夜探金陵武館時，曾見他們與尙大農稱兄道弟，故知道他們在二聖敎中的地位，必與尙大農差不多，當下假裝不識，退後一步道：「二位是誰？」

那面有刀疤的中年人陰惻惻的笑道：「我們是來要你的命的人！」

楚雲彪沉臉道：「彼此素不相識，何以要我楚雲彪之命？」

那嘴邊生痣的中年人接口詭笑道：「你還猜不出我們是誰麼？」

楚雲彪道：「猜不出。」

嘴邊生痣的中年人道：「反正你死期已到，說給你知道也不妨，老子姓段名青山，外號人稱『索命狼』！」

一指面有刀疤的同伴，又道：「他姓孫，名成，外號『摧花蜂』！」

楚雲彪一哦，面泛笑容道：「原來是威鎭十八寨的兩位寨主，久仰了。」

索命狼段青山嘿嘿冷笑道：「咱們兄弟如今已

不是十八寨的寨主，而是二聖教飛鳳，飛虎二關中的堂主！」

楚雲彪道：「原來如此，敢問二位可是奉命而來的？」

摧花蜂孫成接腔道：「不錯，我們接到教主命令，方知有人在此等候甄賈谷蘭，却沒有想到竟是你無影刀楚雲彪！」

聲調一沉，繼道：「看來你師兄料的不錯，你小子已和金盾帮接上了，下手擄去你師兄的妻兒的，就是你小子吧？」

楚雲彪道：「不錯，是我幹的！」

摧花蜂孫成厲聲道：「快說！你把他們母子擄去何處？」

楚雲彪微微一笑道：「你想知道的話，只有一個法子——動手擒下我！」

摧花蜂孫成獰笑道：「哼，你小子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既然如此，老子就擒你去見你師兄！」

說到這裏，轉對索命狼段青山道：「段兄，你在旁邊看着，別讓他跑了！」

索命狼段青山點頭笑道：「我知道，孫兄只管動手，這小子今天是挿翅難飛啦！」

摧花蜂孫成一掂手中長劍，舉步便向楚雲彪迫過去。

他的長劍通體烏黑，分明有劇毒！

楚雲彪昂然巍立，橫刀以待。

五絕刀的招式，在他的腦中浮現着……

摧花蜂孫成似乎很有自信，欺到近處，長劍抬起一攪，擾亂楚雲彪的視綫，緊接着便吐劍直刺，喝道：「接招！」

劍出迅速辛辣，確是高手！

楚雲彪一看他的出手，腦中立刻決定以五絕刀的第一招「一場春夢」對付，身形一擰，不退反進，手中寶刀由下而上，揮舞出去。

「啊唷！」

刀光未歛，慘嚎已起！

摧花蜂孫成的一條右臂，齊肩斷落，人似蝦子一彈跳出數丈，蓬然跌於地，鮮血在空中洒成一道紅虹，隨之落到地上！

眞是「一場春夢」！

一刹那之前，他威風凛凛，簡直不把楚雲彪放在眼裏，但是瞬息之後，一切都烟消雲散了，摧花蜂就此成爲過去了！

索命狼段青山兩眼瞪得銅鈴似大，恍如置身於噩夢中，整個人都傻了。

竟有這種事情麽？

縱橫湖海一二十年，名氣在綠林道上响鐺鐺的摧花蜂孫成，竟然在不到一招之間，就被一個武林新秀一刀砍下右臂了？

他發楞半天，才霍然回過神來，失聲道：「你——使的甚麽妖術？」

楚雲彪興奮得臉都紅了，咧嘴笑道：「我非茅山道士，何來妖術？」

索命狼段青山原想再問，但一見摧花蜂孫成的傷口血流如注，連忙跳了過去，欲爲孫成止血。

楚雲彪移步欺上，冷冷道：「起來！」

索命狼剛剛在孫成的身邊蹲下，聞聲吃了一驚，倏地轉身舉劍，怒吼道：「怎麽樣？」

楚雲彪道：「非常抱歉，我不能讓你們活着回到金陵武館了！」

索命狼面容一獰，厲笑道：「好，老夫先跟你小子决個生死！」

喝聲未了，劍已出手，勢如一點銀星，直奔楚雲彪心口點去！

楚雲彪仍是一招「一場春夢」揮出，但聞「噗！」的一聲，又中了。

挑中了對方的小腹！

索命狼神色陡地一呆，低頭一看，只見小腹已然開洞，大小腸和着鮮血掛下來，這才大叫一聲，仰身栽倒，昏死過去。

摧花蜂孫成看得面色慘白，掙扎着站起身子，左手按住右肩上的傷口，拔步便跑。

楚雲彪冷笑道：「你還想逃？」

摧花蜂孫成不作聲，低頭疾奔，但奔出數十步後，已然無力支持，身形一幌，仆倒在林間，不動了。

楚雲彪走過去，把他的身軀翻轉過來，見他雙目無神，面無血色，心知他已失血過多，正距死不遠，故打消了補他一刀的念頭，收刀入鞘。

摧花蜂孫成張了張嘴巴，努力的吐出了一句話，道：「請你……救救我！」

楚雲彪道：「可以，但你得先說出二聖教的總壇設在何處！」

摧花蜂孫成嘆了口氣，面上漸漸「木無表情」了。

楚雲彪用脚踢了踢他的身子，見他已無一點反應，便返身回到索命狼段青山身邊，拾起他棄在地上的長劍，揀了一塊地方，動手挖掘起來。

他要盡可能掩去一切痕跡，使二聖教的人暫時查不出索命狼及摧花蜂的生死。

足足忙了一個時辰，總算把索命狼和摧花蜂埋好，並清除掉了地上的血漬。

他透出一口氣，向二賊埋身之處投去最後的一瞥，輕聲道：「好厲害的五絕刀！」



轉身便往山下走來。

索命狼段青山和摧花蜂孫成的出現，已證明螳螂王並未眞的救出甄賈谷蘭，所以他知道不必再在湯山等下去，決定返雲歸山莊。

行約四五里，尚未走出湯山，忽見對面山徑上出現一條人影，其人正以最快的時速往山中疾奔而來！

楚雲彪不知對方是敵是友，當下一矮身，竄入樹林中，蹲下窺候。

轉眼間，那人已奔至近處！

來的，却是金盾老人的三家將之一——岳恆！

楚雲彪一見岳恆，乃現身迎出，問道：「岳兄，你怎麽來了？」

岳恆驚喜的「啊！」了一聲，停步道：「楚兄，在下正要入山找你呢！」

楚雲彪道：「是不是貴帮主已知賈姑娘不可能到此，故命岳兄來通知小弟？」

岳恆道：「正是，今早敝帮主收到二聖教主的一封書函，信中竟稱已妥收那張金鑛地圖，仍限令敝帮主於本月三十日率全帮兄弟前往風雲坪歸降，這已顯示螳螂王並無眞心救賈姑娘脫險，故敝帮主命在下前來請楚兄回莊。」

楚雲彪笑道：「小弟已知賈姑娘不可能來，此刻正要回莊呢。」

岳恆一哦道：「楚兄是怎麽知道的？」

楚雲彪道：「一個多時辰前，小弟在山上湯泉附近殺了兩個二聖教的堂主……」

當下將經過情形叙述了一遍。

岳恆駭然道：「他們怎知楚兄在此？」

楚雲彪道：「據小弟猜想，螳螂王其實不敢獨吞那張金鑛地圖，他拿到地圖後，就去呈獻給二聖教主，然後去套問賈姑娘『第一次行獵之處』，賈姑娘不知內情，就將『湯山』這個地點告訴了他，二聖教主便派索命狼段青山和摧花蜂孫成到此，只不過他們沒料到在此等候賈姑娘之人是我楚雲彪罷了。」

岳恆道：「這下楚兄殺了段，孫二人，二聖教主只怕不肯放過你哩。」

楚雲彪道：「不怕他，小弟已將他們的屍體埋好，地上的血漬淸除乾淨，二聖教主若向貴帮主追究，貴帮主可以推說不知就是了。」

岳恆點點頭，道：「敝帮兄弟已經齊集歸雲山莊，經過一番商議之後，仍未能決定對策，敝帮主很感苦惱，不知如何是好？」

楚雲彪道：「難道沒有人肯爲救賈姑娘而犧牲一些財產？」

岳恆道：「倒不是爲了財產的問題，而是他們認爲不能歸降二聖教。」

楚雲彪道：「僞降都不願意？」

岳恆道：「敝帮主還不敢明白告訴衆兄弟是僞降，怕當中有二聖教的奸細。」

楚雲彪注目一噢道：「這確是一個顧忌……」

岳恆道：「因此敝帮主想到一個主意，他命在下前來請楚兄回莊，要把楚兄介紹給帮中衆兄弟認識，假如帮中已有人投入二聖教，那麽楚兄在敝帮的消息，一定會很快傳入二聖教主的耳中，那時尚大農一定又會找敝帮主要妻兒，如果沒有，便可證明帮中沒有奸細。」

楚雲彪點頭笑道：「對，這是個好主意，咱們快回莊去吧！」

說着，拔步要走。

岳恆笑道：「楚兄不能這樣就回去。」

楚雲彪一怔道：「怎麽呢？」

岳恆道：「二聖教主必定派有人在暗中監視歸雲山莊，楚兄還是再把尊容改變爲妥。」

楚雲彪恍然道：「對了，小弟竟忘記已恢復本來面目，這樣回去確實不妥當。」

當下，就在山中改變面貌，他的易容術得自酒蟲饒衞公的傳授，深得其中技巧，因此不消多久，已搖身一變而成爲一個中年漢子了。

於是，兩人一道下山，趕返歸雲山莊。

薄暮時分，回到歸雲山莊來了。

岳恆帶着楚雲彪一逕來到金盾老人的書房中，金盾老人一看進房的中年漢子，即知是楚雲彪，起身相迎道：「老弟回來了。」

楚雲彪道：「是的。」

金盾老人隨向岳恆吩咐道：「岳恆，你傳話下去，請衆兄弟齊集花廳，老夫等下就去。」

岳恆應是退去。

金盾老人長嘆一聲道：「螳螂王那老混蛋欺騙了老夫，他沒有將小女救出……」

楚雲彪道：「他不但沒救出令愛，而且還派人趕去湯山，企圖收拾晚輩呢！」

金盾老人面色一變道：「噢，怎麽回事？」

楚雲彪又將在湯山的遭遇說了一遍，最後笑道：「還好晚輩有那一番奇遇，否則只怕眞要死在段，孫二賊的劍下。」

金盾老人驚奇不置，道：「五絕刀……奇怪，莫非他還在世上不成？」

楚雲彪聽他話意，似知老人的姓名來歷，心中一喜，急問：「老前輩認識那位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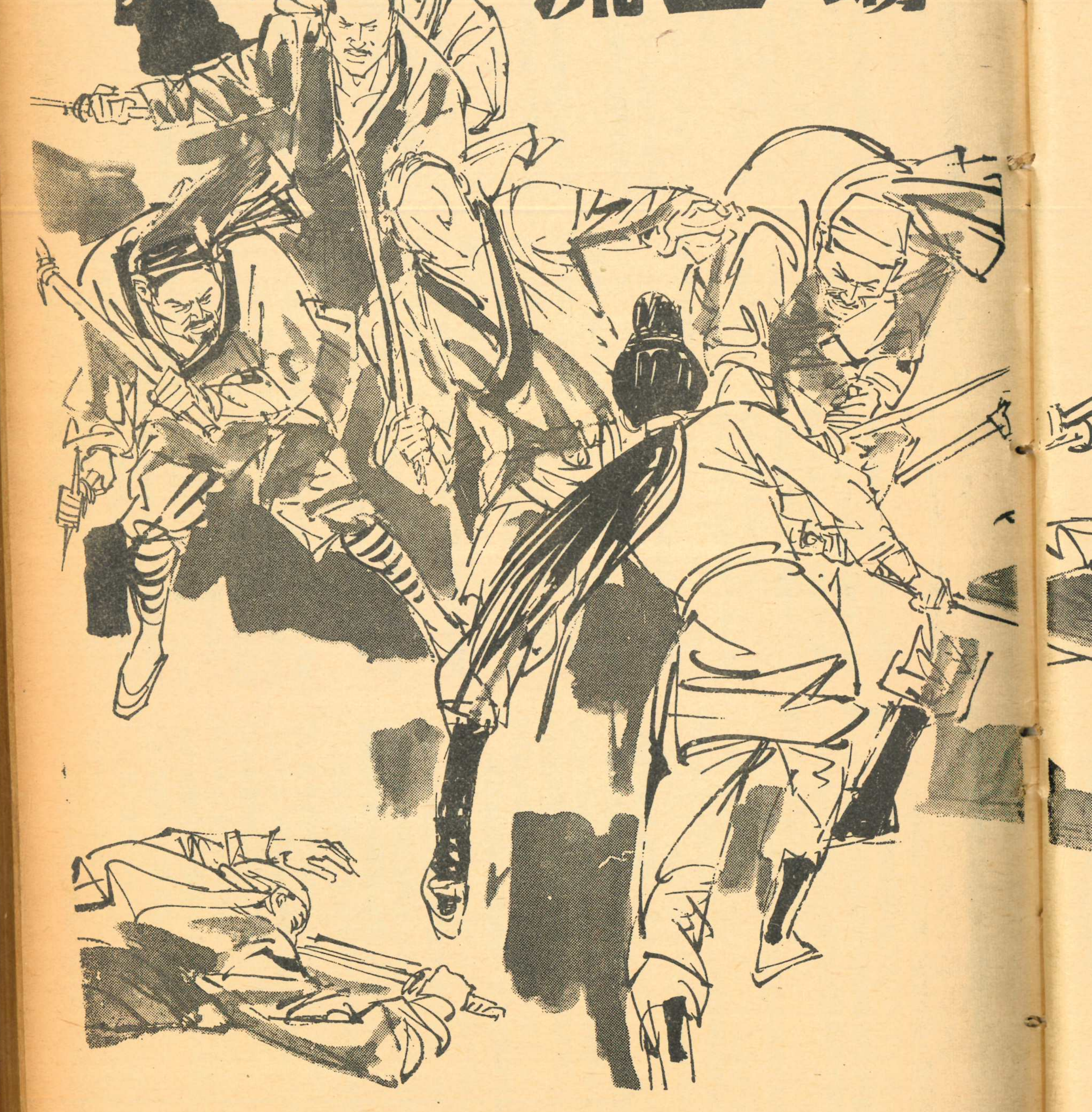
金盾老人沉吟道：「照老弟所說，那位老人可能是『刀聖司空滹』……」

（下期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

# 流星·蝴蝶·劍

古龍・文
培新・圖



第一部　流星

## 終生祗有殺人路

流星的光芒雖短促，但天上還有什麼星能比它更燦爛、輝煌！

當流星出現的時候，就算是永恆不變的星座，也奪不去它的光芒。

× × ×

蝴蝶的生命是脆弱的，甚至比最鮮艷的花還脆弱。

可是牠永遠只活在春天裏。

牠美麗、牠自由、牠飛翔。

牠的生命雖短促卻芬芳。

× × ×

只有劍，才比較接近永恆。

一個劍客的光芒與生命，往往就在他手裏握着的劍上。

但劍若也有情，它的光芒是否就也會變得和流星一樣短促。

流星劃過夜空的時候，他就躺在這塊青石上。

他狂賭，酗酒。

他嫖，在他生命之中，曾經有過各式各樣的女人。

他甚至殺人！

但只要有流星出現，他都很少錯過，因爲他總是躺在這裏等，只要能感覺到那種奪目的光芒，那種輝煌的刺激，就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歡樂。

他不願爲了任何事錯過這種機會，因爲他生命中很少別的歡樂。

他也曾想抓一顆流星。當然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他剩下的幻想已不多，幾乎已完全沒有幻想。

對他這種人來說，幻想，不但可笑，而且是可恥。

× × ×

這也許就是世界上最接近流星的地方。

山下小木屋中的燈光還亮着，有風吹過的時候，偶而還會將木屋中的歡笑聲，嬌喘聲，碰杯聲，帶到山上來。

那是他的木屋、他的酒、他的女人！

但他卻寧可躺在這裏，寧可孤獨。

天上流星的光芒已消失，青石旁的流水在咽嗚。狂歡的時候已經過去，現在他必須冷靜，徹底的冷靜下來。

因爲殺人前必須絕對冷靜。

他現在就要去殺人！

× × ×

他並不喜歡殺人。

每當他的劍鋒刺入別人心臟，鮮血沿着劍鋒滴下來的時候，他並不能享受那種令人血脈賁張的刺激。

他只覺得痛苦。

但無論多深邃，多强烈的痛苦他都得忍受。

他非殺人不可。

不殺人，他就得死！

有時一個人活着並不是爲了享受歡樂，而是爲了忍受痛苦，因爲活着也是種責任誰也不能逃避。

他開始想起第一次殺人的時候。

× × ×

洛陽，是個很大的城市。

洛陽城裏有各種人，有英雄豪傑，有騷人墨客，有的貧窮，有的豪富，還有兩大幫派的幫主，三大門派的掌門人住在城裏。

但無論誰的名聲都不如「金槍李」那麼响亮。

無論誰的產業都沒有金槍李一半多，無論誰也無法抵擋金槍李的急風驟雨七七四十九槍。

他第一次殺的人，就是金槍李。

金槍李的財富和名聲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所以他有很多仇人，多得連他自己都記不清。

但卻從沒有一個人妄想來殺他，也沒有人敢。

金槍李手下有四大金剛，十三太保。每個人的武功都可說是江湖中第一流的，還有兩個身長八尺的力士爲他抗着金槍。

這些人經常寸步不離他左右。

他自己身上穿着刀槍不入的金絲甲，別人非但無法要他的命，根本無法近他的身。

就算有人武功比他高，要殺他，也得先突破七道埋伏暗卡，進入他住的金槍堡。打退圍擁在他四周的力士，四金剛，十三太保，然後一槍刺入他的咽喉，絕不能刺在別的地方。

這一劍絕不能有絲毫錯誤，絕不能慢半分。

因爲你絕不可能有第二次機會。

沒有人想去刺這一劍，沒有人能辦得到。

只有一個人能辦得到，這人就是「他」，就是孟星魂。

他先花了半個月的工夫將金槍李的生活環境，生活習慣，甚至連每天的一舉一動都打聽得清清楚楚。

他又花了一個月的工夫混入金槍堡，在大廚房裏做挑水的工人。

然後，他再花一個半月的工夫等。

什麼事都容易，等却不容易。金槍李就像是一個冷淡而貞節的處女，永遠不給任何人一次侵犯他的機會，甚至，連洗澡上厠的時候，他身旁都有人護守。

可是，只要能等，機會遲早總會來的——處女也總有做母親的時候。

有一天，狂風驟起，吹落了金槍李頭上的高冠，緊貼在他身旁的四個人同時搶着去追。

金槍李的目光也跟隨着被風吹走的帽子。

在這一刹那間，沒有人留意別的，因爲這一刹那實在太短，沒有人能把握住這一刹那的機會。

所以他們疏忽了，他們認爲這根本沒有什麼值得担心的。

孟星魂就在這一刹那間衝了過來，斜劍一刺。

只一刺！

劍往金槍李左頸後的血管刺入，右頸前的喉管刺出！

劍立刻拔出。

鮮血飛激，霧一般的血珠四濺。

血霧迷漫了每個人的眼睛，劍光驚飛了每個人的魂魄！

血霧散的時候，孟星魂已到十丈外。

沒有人能形容他身法的速度，更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劍的速度。

據說金槍李入殮的時候，眼睛還是瞪着的，目中還是充滿了懷疑和不信。

他不信自己也會死！

他死也不信有人能殺得了他。

× × ×

金槍李的死訊立刻震動了天下，但孟星魂的名字却還是沒沒無聞。

因爲誰也不知道是什麼人下這毒手的。

有人發誓要找到這「兇手」，爲金槍李報仇。有人發誓要找到這「救星」，跪下來吻他的脚，感激他爲江湖除了一害。

還有些一心想成名的少年劍客，也在找他，爲的却只不過是想跟他鬥一鬥，比比看是誰的劍快。

這些他全不在乎。

殺了人後，他就一個人跑回那孤獨的小木屋，躲在屋角嘔吐，流着淚嘔吐。

到現在，他雖已不再流淚，無淚可流，但每次殺了人後，每次看到劍鋒上的血漬的時候，他還是忍不住要一個人躲着偷偷嘔吐。

殺人前，他是完全冷靜，絕對冷靜，極端冷靜的。

可是殺人後他就再也不能控制自己。



他必須狂賭、酗酒，爛醉着去找最容易上手的那個最好看的女人，來將殺人的事忘却。

他很難忘却，甚至根本無法忘却。

所以他只有繼續不停的狂賭、酗酒，繼續不停的找女人。

直到他下一次殺人的時候。

那時他就會一個人跑到山上，在流水旁的青石上躺着，什麼事都不做。什麼事都不想。

他不能想，也不敢想。

他只是勉强地使自己冷靜下來，好去殺另一個人。

這個人和他既不相識，也沒有恩怨，甚至連見都沒有見過。

這個人的死活本來也和他全無關係。

可是現在他必須去殺這個人。

他殺他，只因爲高老大叫他這麼樣做。

× × ×

他第一次見到高老大的時候，才六歲。

那時他已餓了三天。

飢餓對一個六歲大的孩子來說，甚至比死更可怕，比「等死」更不可忍受。

他餓得倒在路上，幾乎連什麼都看不到了。

六歲大的孩子就能感覺到「死」，本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但那時他的確已感覺到死——也許那時他就已死了反倒好些。

他沒有死，是因爲有隻手伸過來，給了他大半個饅頭。

高老大的手。

又冷、又硬的饅頭。

但他接着這塊饅頭的時候，眼淚就如春天的泉水般流了下來。淚水浸濕了饅頭。

他永遠不能忘記又苦又鹹的淚水就着冷饅頭嚥下咽喉的滋味。

他也永遠無法忘記高老大的手。

現在，這隻手給他的不再是冷饅頭，而是白銀，黃金，他要多少就給多少。

有時這隻手也會塞給他一張小小的紙條，上面只寫着一個人名，一個地名，一個期限。

這紙條就是那個人的催命符！

× × ×

「蘇州

孫玉伯

四個月。」

四個月，這期限就表示孫玉伯在四個月內非死不可。

自從他殺了金槍李之後，他從來沒有再花三個月的時候殺一個人。

就算他殺點蒼派第七代掌門人天南劍客的時候，也只不過用了四十一天。

這並不是因爲他的劍更快，而是因爲他的心更冷，手也更冷。

他知道再也不必花三個月的工夫去殺人。

高老大也知道。

但現在，期限却是四個月，這已說明了孫玉伯是個怎麼樣的人，要殺這個人是多麼困難，多麼艱苦。

孫玉伯這名字孟星魂並不生疏，事實上，江湖中不知道孫玉伯這名字的人，簡直比佛教徒不知道如來佛的還少。

在江湖中人的心目中，孫玉伯不但是如來佛，也是活閻羅。他善良的時候，可以在一個陌生的病孩子床邊說三天三夜故事，但他發怒的時候，也可以在三天中將祁連山的八大寨都夷爲平地！

這顯赫的名字，此刻在孟星魂心裏却忽然變得毫無意義了，就好像是一個死人的名字。

他甚至又可想像出劍鋒刺入孫玉伯心臟時的情況。他也能想像到孫玉伯劍鋒刺入他自己心臟的情況。

不是孫玉伯死，就是他死。

這其間已別無選擇的餘地，只不過無論是誰死他都並不太在乎。

× × ×

東方漸漸現出曙色，天已亮了。

乳白色的晨霧漸漸在山林間，泉水上升起，又漸漸一縷縷隨風飄散，飄散到遠方，誰也不知道飄散到甚麼地方，飄散到消失爲止。

人生，有時豈非也正和煙霧一樣？

孟星魂慢慢的站了起來，慢慢的走下山。

小木屋就在山下的楓林旁，昏黃的燈光照着慘白的窗紙，偶而還有零星的笑聲傳出來。屋子裏的人顯然不知道歡樂已隨着黑夜逝去。現實的痛苦已跟着曙色來了，還在醉夢中貪歡一响。

孟星魂推開門，站着，瞧着。

屋子裏已只剩下四五個人，四五個似乎完全赤裸着的人。有的沉醉，有的擁睡，有的却只是在怔怔的凝視着酒樽旁的孤燈。

看到孟星魂，沉醉的半醒，相擁的人分，半裸着的女孩子嬌笑着奔過來，白生生的手臂蛇一般纏住了他脖子，温暖的胸貼上他的胸膛。

她們都很美麗，也都很年輕，所以她們還未感覺到出賣青春是件多麼可怕的事，還能笑得那麼甜，那麼開心！

「你溜到那裏去了，害得我們連酒都喝不下去了。」

孟星魂冷冷的瞧着她們，這些女孩子都是他找來的，爲她們，他袋中的銀子已水一般流出。

半天前，他還曾躺在她們懷裏，像唸書般說着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甜言蜜語。現在他却只想說一個字。

「滾！」

「你叫她們滾？」

軟榻上半躺着一個男人，赤裸的上身如紫銅，衣服早已不知拋到那裏去了，但身旁却還留着一把刀。

一把紫銅刀，刀身上泛着魚鱗般的光。

他穿不穿衣服都無妨，但這柄刀若不在手旁的時候，他就會覺得自己好像是完全赤裸着的。

孟星魂淡淡的瞧了他一眼，道：「你是誰？」

這人笑了，道：「你醉了，連我是誰都忘了。我是你從三花樓請來的客人，我們本來是在那裏喝酒碰上的，你一定要請我來。」他忽然沉下了臉，道：「我來，是因爲你這裏有女人，你怎麼能叫她們滾？」

孟星魂道：「你也滾！」

這人臉色變了，寬大粗糙的手握住了刀柄，怒道：「你說什麼？」

孟星魂道：「滾！」

刀光一閃，人躍起，厲聲喝道：「你就算醉糊塗了，就算忘了我是誰，也不該忘了這把紫金魚鱗刀！」

魚鱗紫金刀的確不是普通的刀，不但價値貴重，份量也極重，不是有身家的人用不起這種刀，不是愛出風頭的人不會用這種刀，不是武功極高的人也用不了這種刀。

江湖中只有三個人用這種刀。

孟星魂並不想知道他是誰，只問他：「你用這柄刀殺過人？」

這人道：「當然！」

孟星魂道：「殺過多少人？」

這人目中露出傲色，道：「二十個，也許還不止，誰記得這種事。」

孟星魂凝注着他，身體裏彷彿有股憤怒的火焰自脊髓衝上大腦。

他總覺得殺人是種極痛苦的事，他想不通世上怎會有人殺了人後還沾沾自喜，引以爲榮。

他痛恨這種人，正如他痛恨毒蛇。

紫金刀慢慢的垂下，紫銅色的臉上帶着冷笑，道：「今天我却不想殺人，何況我又喝了你的酒，用過你的女人……」

他忽然發覺孟星魂已向他衝了過來，等他發覺了這件事時，一個冰冷堅硬的拳頭，已打上了他的臉。

他只覺得天崩地裂般一擊，第二拳他根本沒有感覺到。

甚至連疼痛和恐懼他都沒有感覺到。

很久很久以後，他才覺得有陣冷風在吹着他的臉，就像是一根根尖針，一直吹入了他的骨骼，他的腦髓。

他不由自主伸手摸了摸嘴，竟已變成了軟綿綿的一塊肉，沒有嘴唇，沒有牙齒，上面也沒有鼻子，鼻子已完全不見。

這時他才感覺到恐懼。

一種令人瘋狂崩潰的恐懼突然自心底湧出，他失聲驚呼。

別人遠遠聽到他的呼聲，還以爲是一隻被獵人刀鋒割斷喉管的野獸。

× × ×

木屋中已沒有別的人，樽中却還有酒。

孟星魂慢慢的躺下，把酒樽平放在胸膛上。

酒慢慢的自樽中流出，一半流在他胸膛上，一半流入了他的嘴。

辛辣的酒經過他的舌頭，流下咽喉，流入胸膛，與胸膛外的酒彷彿已溶爲一體，將他整個人都包圍住。

他忽然覺得有種暈眩的感覺。

平時，在殺人前，他總是保持着淸醒，絕不沾酒。

但這次却不同。

他忽然覺得自己不該去殺那個人，也不想去，在那個人的身旁，彷彿正有種不祥的陰影，在等着他。

等着將他吞噬！

× × ×

第七杯酒喝下去的時候，她眼睛大亮了起來。

世上喝酒的人大致可以分爲兩種，一種人喝了酒後，眼睛就會變得矇矇矓矓，佈滿了血絲，大多數人都屬於這一種。

她却是另一種。

第九杯酒喝下去的時候，她的眼睛，已亮如明星。

屋子裏有六七個人正在擲骰子，骰子擲入碗中的聲音，脆如銀鈴。

燈也是銀的，嵌在壁上，柔和的燈光照着桌上精緻的瓷器，照着那紫檀木上鋪着大理石的桌子，照着那六七張流着汗的臉。



她心裏覺得很滿意。

這是她的屋子，屋子裏所有的一切，全都是她的，而這屋子，只不過是她財產中極小極小的一部份。

這幾人不是家財萬貫的富商鉅賈，就是聲名顯赫的武林豪傑，本來甚至連瞧都不會瞧她一眼，現在却全都是她的朋友。

她知道她只要開口，他們就會去爲她做任何事，因爲他們也同樣有求於她，她也隨時準備答應他們各種奇怪的要求。

迎門坐着的一個留着短髭，穿着錦袍的中年人，就是魯東第一豪族秦家的第六代主人。

有一天他帶着酒意說，他什麼都吃過，就是沒吃過一整隻烤熟了的駱駝，第二天，他剛張開眼，就看到四條大漢抬着他的早點進來。

他的早點就是一整隻烤熟了的駱駝。

在她這裏，你甚至可以提出比這更荒唐的要求，在她這裏你無論要什麼，都絕不會失望。

但就在十幾年前，她還一無所有，連一套完整的衣服都沒有，只能讓一些無懶貪婪的眼睛在她身上裸露的部份搜查。

那時無論誰只要給她一套衣服，就可以往她身上得到一切。

現在她却已幾乎擁有一切！

× × ×

她眼睛越亮的時候，酒意越濃。

骰子聲不停的响，賭注越來越大，臉上的汗也越來越多。

看着他們的臉，她忽然覺得很可笑，這些平日道貌岸然的男人，一遇到賭和女人，就變成了一羣狗，一羣豬，一羣豬和狗的混種。

她想吐。

那邊有人在喊：「這次我作莊，老闆娘要不要過來押一注？」

她過去，隨隨便便押了張銀票，作莊的人是個鏢局的鏢主，還開着幾家飯莊，平時總喜歡在她面前賣弄他那又粗又壯的身體，和手上那塊漢玉斑指。表示他不但有錢，還有人。

她當然知道他在打她的主意。

莊家擲出的點子是「十一」，他笑了，露出了滿嘴餓狗般的黃板牙。

她隨隨便便的拈起骰子，一擲，擲了一個「四紅」。

莊家雖然笑得已有點勉强，却還在笑，可是當他看到她押下的銀票上寫着「五萬兩整」的時候，他的臉就變成比牙齒更黃。

她笑了笑，道：「這是鬧着玩的，算不得眞，宋三爺身上若是不方便，就學兩聲狗叫，讓大家樂一樂，這次賭的就算是狗叫。」

爲了五萬兩銀子，很多人都願意學狗叫。

但她却已輕輕推開門，悄悄溜了出去，她生怕自己會當場吐出來。

曙色已臨，廣大的園林，在曙光中顯得更加神秘。

她沿着小徑走，走出了這一片美麗的園林，就到了山腳下的木屋。一推開門，就看到了半醉的孟星魂。

她悄悄走過去，向他伸出了手……

× × ×

孟星魂並沒有睡着，也沒有醉，他只是不願意太清楚。

聽到脚步聲，他張開眼，就看到了她的手。

無論誰都不能不承認這是雙極美麗的手，只不過畧嫌太大了些，正顯示出這雙手的主人那種倔强的性格。

現在看到這雙手的人，絕不會相信這雙手曾經在結了霜的地下挖過蕃薯，在幾十尺深的廢礦穴下挖過煤。

她凝視着他，輕輕拿起了他胸膛上的酒樽，道：「你不該喝酒的。」

她的聲音雖溫柔，却帶着種命令的方式。

她的確可以命令他。

「高老大」並不是大哥，是大姐。他的生命就是這雙手給他的，在當時說來，那塊又冷又硬的饅頭實在比世上所有的黃金都珍貴。

那時正是戰亂飢災最嚴重的時候，你隨時都可以在路旁看到餓死的人，餓死並不奇怪，能活下去才眞是怪事。

沒有家，沒有父母，什麼都沒有，一個六歲大的孩子居然活了下去，不僅是怪事，而是奇蹟。

奇蹟就是高老大造成的。

她造了四個奇蹟——有四個孩子跟着她，最小的才五歲，而她自己，也不過只是個十三歲的孩子吧了。

爲了養活這四個孩子，爲了養活她自己，她幾乎做過任何事。

她偷、她搶、她騙，她甚至出賣過自己。

她十四歲的時候就被一個屠夫用兩斤肥肉換去了童貞，她始終沒有忘記那張壓在她臉上淌着口水的臉。

十五年後，她找到那屠夫，將一柄三尺長的刀從他嘴裏刺了下去。

× × ×

初升的陽光溫柔的洒滿了窗紙。

她走過去，拉起窗簾，她不喜歡陽光，因爲在陽光下已可看到她眼角的皺紋。

孟星魂忽然道：「你是來催我的？」

高大姐笑了笑，道：「你從來用不着我催，也從來沒有讓我失望。」

孟星魂道：「但這次……」

高大姐道：「這次怎麼樣？」

孟星魂道：「這次我不去行不行？」

高大姐猝然轉身，盯着他，道：「爲什麼？你怕孫玉伯？」

孟星魂沒有回答，因爲他自己也不知道回答，他得先問自己：「我是不是怕？」

不是。

一個人若連死都不怕，還怕什麼！

那只是一種厭倦，一種已深入骨髓，滲透血液的厭倦，厭倦了殺人，厭倦了流血，厭倦了這種永遠見不到陽光的生活。

這種生活豈非正如妓女一樣？

妓女只不過被迫去愛她們不願愛的人，他却要被迫去殺他所不願殺的人，也許他的代價高些，却同樣是在出賣。

妓女厭倦了至少還可以隨便找個人嫁出去，他却永遠無法停下去，一直要等到別人的劍鋒刺入他的心臟時才能停下來。

他前面只有一條路，後面却有條鞭子。

過了很久，他才回答：「我只是不想去。」

高大姐美麗的笑容忽然凝結成冰，道：「不行，你非去不可。」

她走得更近了些，又道：「你知道，石羣在西北，小何入了京城，暫時都回不來，何况，這件事只有你能做，只有你才能對付孫玉伯。」

孟星魂道：「葉翔呢？」

高大姐冷笑，道：「葉翔！他現在只能抱抱孩子。」

孟星魂道：「他以前做過的。」

高大姐道：「以前是以前。」

她臉色漸漸和緩了下來，柔聲道：「我已經給過他三次機會，我不能再讓他令我失望一次。」

孟星魂臉上沒有表情，一點表情也沒有，但他右邊的眼角却在不停的跳動，每次他感覺到傷心和憤怒時，就會這樣。

他和石羣、小何、葉翔，都是被高大姐養大的孩子，葉翔本是他們其中的領袖，不但年紀最大，也最聰明，最堅强！

但現在……

高大姐嘆息了一聲，忽然在他身旁坐下，躺下，道：「不要再跟我爭了，我已經累得很……」

她的手慢慢的伸過去，握着了他的手，緩緩接着道：「我知道你也累得很，但生活就是這樣子的，我們要活下去，就不能停下來。」

活下去？誰在乎能不能活下去！

但人生中總有些事是你不能不在乎的。

孟星魂閉起眼睛，道：「你若一定要我去，我就去。」

高大姐的手握得更緊，道：「我知道你絕不會令我失望。」

她的手柔軟而溫暖。從他六歲的時候開始，這隻手就常常握着他的，她是他的朋友，他的長姐，也是他的母親。

但現在，他忽然發覺這隻手帶來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感。

他張開眼，瞧着她的手，然後慢慢的從手向上移動，終於看到了她的面靨，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清澈而明亮，但她的臉，却是朦朦朧朧的，陽光已被厚厚的簾子隔在窗外，燈光也已熄滅。

他忽然覺得她就像是個陌生人，一個陌生而美麗的女人。

她也在看着他，過了很久，才輕輕嘆息，道：「你已經不是個孩子了。」

他不是，他十三歲的時候已不再是個孩子。

高大姐道：「我知道你找過很多女人。」

孟星魂道：「很多。」

高大姐道：「你有沒有喜歡過她們？」

孟星魂道：「沒有。」

高大姐道：「你若不喜歡她們，她們就無法令你滿足，一個人若永遠不能滿足就會覺得厭倦。」

她笑了笑，笑得那麼溫柔，那麼嫵媚，道：「也許，你根本還不懂得女人，還不知道一個女人能給男人多麼大的鼓舞。」

孟星魂沒有說話，他的喉頭上下移動。

他看着她。

她站了起來，慢慢的站了起來，姿態是那麼柔和優美。

她的手放上衣鈕，衣鈕解開……

忽然間，她就已完全赤裸，她的腰還很細，胸還很挺，腿依然修長而結實，皮膚依然像緞子般發光。

她絕不像是個青春已逝去的女人。

站在這熹微朦朧的晨光中，她看來依然像是個春天的女神。

她在看着他。





孟星魂彷彿已從葉翔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生。

忽然間，他覺得一種無法形容的衝動，連咽喉都似已堵塞，在這一瞬間，他已忘却過去，忘却將來，甚至連現在都已忘却。

她慢慢的俯就向他，聲音溫柔而遙遠，輕輕的道：「你若懂得女人，就不會再厭倦，我要教你懂得……」

她的呼吸溫柔如春風，帶着種令人們心醉的甜香。

她也許已醉了，但酒也化做了甜香。

雖然青春已逝去，但她依然是個不可抗拒的女人。

× × ×

孟星魂在秋日已帶着寒意的晨風中狂奔，就像是一隻中了箭的野獸。

他奔跑的時候，眼淚突然流落。

他想，他要，可是他不能接受，無論誰都不知道他想得多麼厲害，可是他不能接受。

他第一次衝動是在十三歲的時候，那時他們還在流浪，有一天睡在別人的穀倉裏，是夏天，穀倉裏又悶又熱，半夜他被熱醒，無意中發現她正在角落裏用冷水在沖洗。

月光從穀倉頂上的小窗照下來，照着她赤裸裸的，發着光的胴體，她的手在自己的胸膛上輕揉，咽喉裏發出一聲聲夢囈般的呻吟。

然後她身子突然痙攣，整個人都似已虛脫。

就在這時，他覺得自己小腹中像是燃起了一團火，他咬緊牙，閉起眼睛，汗水已濕透了衣服。

自從那時開始，他第一次衝動的時候，都不由自主會想到她，想到她那隻在胸膛上輕揉的手，想到她那痙攣發抖的腿。

每次事後他都會有種犯罪的感覺，拚命禁止自己去想，他甚至在身上偷偷藏着根針，每次只要一想，就用針刺自己的腿。

他年紀越大，腿上的針眼越多，直到他眞正有了女人的時候。

但他只要一閉起眼睛，還是忍不住要將別的女人當做她。

他永遠想不到有一天能眞正得到她。

他的確想，的確要，可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

他從木屋中衝出來的時候，她臉上那種表情就如像被人重重摑了一耳光，在一個女人來說，世上簡直沒有比這種更大的侮辱。

他也知道她心裏的感覺，但却非拒絕不可。

她永遠是他的姐姐，是他的母親，也是他的朋友，他不能破壞她在他心目中的這種地位，因爲這地位永遠沒有別人能代替。

× × ×

林中的木葉已開始凋落。

他奔入樹林，停下，緊緊擁抱着面前的一棵樹，用粗造的樹皮磨擦自己的臉，只覺臉是濕的，却不知是血？還是淚。

陽光已昇起，林外的庭園美麗如圖畫。

三千里內，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如此美麗的庭園，更不會找到比這裏更迷人的地方。

各種不同的人，從各種不同的地方趕到這裏來，就像是蒼蠅見到了肉上的血，就算在這裏花光了最後一分銀子，也不會覺得寃枉。

因爲這裏是「快活林」。

在這裏，你不但可以買得到最醇的酒，最好的女人，還可以買到連你自己都認爲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

只要你足够慷慨，在這裏你甚至可以買到別人的命！

這裏絕沒有錢買不到的東西，也絕沒有不用錢就可以得到的東西，到這裏來，就得準備花錢，連孟星魂都不能例外。

沒有人能例外。

因爲這裏的主人就是高寄萍高老大。將近二十年艱苦、貧窮的流浪生活，敎會了她一件事。

「親生子也不如手邊錢」，世上絕沒有任何事比錢更重要的。

沒有人能說她不對，因爲她從貧窮中得到的敎訓，比刀割在自己的肉上還要痛苦，還要眞實。

小橋旁的屋子裏，正有幾個人走出來，手攬着身旁少女的腰，一面打着呵欠，一面討論着方才的戰局。

一塲通宵達旦的豪賭，有時甚至比一塲白刄相見的生死搏鬥更刺激，更令人疲倦。

孟星魂認得最先走出來的一個人姓秦，是魯東最大世家的這一代主人，年紀已大得足够做他身旁少女的祖父。

但他身體還是保養得很好，精力還是很充沛，所以每年秋天他都要到這裏來住一段日子。

孟星魂忽然想：「要買孫玉伯性命的人，是不是他？」

要買人性命的代價當然很大，够資格買孫玉伯性命的人並不多，以前孟星魂殺人的時候，從不想知道買主是誰。但這次，他忽然有了好奇心。

姓秦的這一夜顯然頗有斬獲，笑的聲音還很大，可是他的笑聲突然間停頓了，因爲小橋上正有個人從那邊走了過去。

這人的身材很高，很魁偉，穿着件淡青色的長袍，花白的頭髮挽了個髮髻，手裏叮噹作響，像是握着兩枚鐵胆。

孟星魂看不到他的臉，只能看到秦護花的臉。

秦護花在武林中的地位並不低，已可與當代任何門派的掌門人分庭抗禮，但他看到了這個人，臉上的神色立刻變得很恭謹，閃身在橋畔躬身行禮。

這人只點了點頭，隨意寒暄了兩句，就昂然走了過去。

孟星魂眞想過去看看這人是誰，但却不能。

在這裏，他只不過是個永遠不能見到天日的幽魂，既沒有名，也沒有姓，既不能去相識別人，也不能讓別人認得他。

因爲高老大認爲根本就不能讓江湖中知道有他這麼樣一個人存在。

他這一生就是爲了殺人而活着，也必將爲了殺人而死。

他若想活得長些，就絕不能有情感，絕不能有朋友，也絕不能有自己的生活。

他的生命根本就不屬於自己。

× × ×

孟星魂忽然覺得連這棵樹都比他強些，這棵樹至少還有它自己的生命，至少還能自己站得很直。

他推開樹，站直，樹上突然垂下了一隻手，手裏有酒一樽。

一個低沉嘶啞的聲音道：「這麼早就淸醒了，可不是件好事，趕快來喝一杯。」

孟星魂低着頭，接着酒樽。

他用不着抬頭去看，也知道樹上的人是誰，就算他總不出這已日漸嘶啞的聲音，也可以認得出這隻手。

手很大，大而薄，表示他無論握什麼都可以握得很緊，尤其是握着劍的時候。任何人都休想將他掌中的劍擊落。

但這隻手已有很久很久未曾握劍了。

他手裏的劍已被他自己擊落。

「葉翔殺人……永遠不會失手……」

高老大一直對他很有信心，他自己對自己也有信心，可是現在，他却彷彿連這隻酒樽都握不住。

他手臂上有條很長很深的創口，那是他最後一次去殺人的時候留下來的。

那人叫楊玉麟，並不能算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葉翔殺過的人，無論那一個都比他厲害得多。

高老大要他去殺這個人，只不過是想恢復他的信心，因爲他已失敗過兩次。

誰知他這次又失敗了。

楊玉麟一刀幾乎砍斷了他的手。

從此以後，他沒有再去殺過人，從此以後，他沒有一天不喝得爛醉如泥。

酒酸而辣，孟星魂只喝了一口，就不禁皺起了眉。

葉翔道：「這不是好酒，我知道你喝不慣的，但無論多壞的酒，像比沒有酒好。」

他忽然笑了笑，道：「高老大還肯讓我喝這樣的酒，已經算很對得起我了，其實像我這樣的人，現在只配喝馬尿。」



孟星魂沒有說話，他不知該說什麼。

葉翔已從樹上滑了下來，倚着樹幹，帶着微笑，瞧着孟星魂。

孟星魂却不去瞧他。

以前見過他的人，誰也想不到他會變得這樣厲害。

他本是個很英俊，很堅強的人，全身都帶着勁，帶着逼人的鋒芒，就好像一把磨得雪亮的刀。

但現在，刀已生銹，他英俊的臉上的肌肉已漸漸鬆弛，漸漸下垂，眼睛已變得黯淡無光，肚子已開始向外凸出，連聲都變得嘶啞起來。

接過酒樽，仰首喝下一大口，葉翔忽然嘆了一口氣，道：「現在我們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了，我並不怪你，你就算看不起我，也是應該的，若不是你，我已死在楊玉麟手上。」

高老大最後一次叫他去殺人的時候，已對他不再信任，所以就要孟星魂在後面跟着去。

從那一次起，孟星魂就完全取代了他的地位。

葉翔又笑了笑，道：「其實那次我早就知道你會在後面跟着來了，所以我……」

孟星魂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道：「那次我根本就不該去的。」

葉翔道：「爲什麼？」

孟星魂道：「你知道高老大叫我跟着你，知道她對你已不放心，所以你對自己沒有信心了，我若不去，你一定可以殺死楊玉麟。」

葉翔又笑了，笑得很悽涼，道：「你錯了，那次我去殺雷老三的時候，已經知道以後永遠也沒法子殺人。」

那次去殺雷老三，就是他殺人第一次失手。

孟星魂道：「雷老三只不過是個放印子錢的惡棍，你平時最恨這種人，我一直奇怪，那次你爲什麼居然下不了手？」

葉翔苦笑道：「我也不知道爲了什麼，我只是忽然覺得很疲倦，疲倦得什麼事都不想去做，那種感覺你也許不會懂的。」

「疲倦」這兩個字，就像是針。

孟星魂的眼角又開始跳，過了很久，才一字字道：「我懂。」

葉翔道：「你懂？」

孟星魂道：「我已殺過十一個人。」

葉翔沉默了很久，忽然問道：「你知道我殺過多少人？」

孟星魂不知道，除了高老大，誰都不知道。每次任務都是最大的秘密，永遠都不能向任何人說起。

葉翔道：「我殺了三十個，不多不少，整整三十個。」

他的手在發抖，趕緊喝了口酒，閉着眼吞下去，才長長吐出口氣，慢慢的接着道：「你將來一定也要殺這麼多的，也許還要多些，因爲你非殺不可，否前你就會變成我這樣子。」

孟星魂的胃在抽搐，忽然，又有了種嘔吐的感覺。

葉翔就是他的鏡子。

他彷彿已從葉翔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生。

葉翔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大多數人都在受着命運擺佈，只有很少幾個人能反抗，能改變自己的命運，我只恨自己爲什麼不是這種人。」

他黯淡的眼睛中忽然有了一綫光亮，道：「但我也曾有過機會的。」

孟星魂道：「你有過？」

葉翔嘆了口氣，道：「有一次，我遇見了一個人，她願意不顧一切來幫助我，那時我也肯不顧一切跟她走，現在也許活得很好——就算死，也會死得很好。」

孟星魂道：「你爲什麼沒有那麼做？」

葉翔的目光又黯淡了下來，瞳孔已因痛苦而收縮，過了很久，才黯然道：「那也許只因爲我是個又愚蠢，又混蛋又胆小的呆子。我不敢。」

孟星魂道：「你不是不敢，是不忍。」

葉翔道：「不忍？不忍更呆，我只希望你莫要跟我一樣呆。」

他凝注着孟星魂，緩緩又道：「機會只有一次，錯過了就永不再來，但每個人一生中都至少會有這麼樣一次機會的，我求你，等機會來的時候，千萬莫要錯過。」

他扭轉頭，因爲他不願被孟星魂看到他目中的淚光。

他求孟星魂，也許並不是爲了孟星魂，而是爲了他自己。

他這一生反正已完了，他希望能從孟星魂身上看到他生命的延續。

孟星魂沒有說話，他心裏的話不能對人說。

他對高大姐的情感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情願爲她死。

葉翔忽又道：「你是不是又有事要做了？」

孟星魂點了點頭。

葉翔道：「這次你要做的是誰？」

孟星魂道：「孫玉伯。」

這本是他的秘密，可是在葉翔面前，他沒有秘密。

他發現葉翔的瞳孔又在收縮，過了很久，才問

道：「是江南的孫玉伯？」

孟星魂道：「你認得他？」

葉翔道：「我見過。」

孟星魂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

葉翔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沒有人能說得出，我只知道一件事。」

孟星魂道：「什麼事？」

葉翔道：「我絕不會去殺他！」

孟星魂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我也只知道一件事。」

葉翔道：「你知道什麼？」

孟星魂目光凝注着遠方，一字字道：「我非殺他不可——」

× × ×

老天對他們的確太不公平，他們悲哀，憤怒，都無可奈何。

這世上不公平的事本就很多。

幸好他們除了老天外，還有老伯。

老伯從未讓他們失望過。

× × ×

「老伯」的意思並不完全是「伯父」，這兩個字包含的意思還有很多。

在很多人心目中，它象徵着一種親切、一種尊敬、一種信賴。

他們知道自己無論遇着多麼大的困難，老伯都會爲他們解決。無論受了多麼大的委屈，老伯都會替他們出氣。

他們尊敬他，信賴他，就好像兒子信賴自己的父親。

他幫助他們，愛他們，對他們一無所求。

但只要他開口，他們也願意爲他付出一切。

× × ×

方幼蘋回到家的時候，已爛醉如泥。

他已不記得自己是在那裏喝的酒，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來的。

他清醒的時候絕不會回來。

他本來有個溫暖的家，可是在七個月前，這個家忽然變成了地獄。

僕人們都已睡了，他自己找到了半樽喝剩下的酒。

他還沒有開始喝已開始嘔吐，就吐在地上他花三千兩銀子買來的波斯地氈上。

吐完了就彷彿清醒了很多，但他却不願清醒。

清醒的時候他會發瘋。

他有錢，又有名，有錢而有名的人，大多數都有個很美麗的妻子。

他的妻子不但美麗，簡直美麗得令人無法忍受，他受不了男人們看到他妻子時，眼睛裏帶着的那種貪婪的表情。

他恨不得將這些男人的眼睛挖出來。

可是她喜歡。

她喜歡男人看她，也喜歡看男人們那種貪婪的表情。

雖然她外表冷若冰霜，但他却知道她心裏也許正在想着和那男人上床。

他知道她還沒有嫁給他以前，就已經和很多男人上過床。

在他們洞房花燭的那天，他就已幾乎忍不住要握死她，但只要一看到她那雙大而靈活的眼睛，小而玲瓏的嘴，他伸出去準備握死她的手就會擁抱住她，伏在她胸膛上流淚。

他永遠不知道她和多少別的男人上過床。

他只知道一個。

× × ×

床上沒有人，她一定還在那個人的床上。

方幼蘋衝入廳，找到了另一樽酒，就在門口地上躺了下來，繼續不停的喝，直到他聽見窗外衣袂帶風的聲音。

朱青在嫁給他之前，本是個很有名的女飛賊，輕功甚至比方幼蘋更有名。

現在她當然用不着再去偷，但輕功還是給她很多方便，她隨時都可以從窗子裏溜出去，去偷。

現在她不再偷別的，只偷男人。

燭已將殘，燭光却還是很亮，她忽然出現在他面前，就站在他面前，垂首看着他，眼睛裏帶着輕蔑不屑的表情。

她臉色蒼白，眸子漆黑，神情冷漠而高貴，看起來甚至有點像是個貞節的寡婦，無論誰也想不到她剛出去做過什麼事。

方幼蘋道：「你出去幹什麼去了？」

他明知道回答，却還是忍不住要問。

朱青目中的輕蔑之色更濃，冷冷的道：「去找人。」

方幼蘋道：「找誰？」

朱青道：「當然是找毛威。」

毛威，城裏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毛威，毛威的財產比城裏一半人加起來的還多，毛威玩過的女人比別人看到的還多。

十個人中，至少有六個人身上穿的衣服是毛威綢緞莊買來的，吃的米也是毛威米店裏買來的。

你隨便走在那裏，腳下踩着的都可能是毛威的地，隨便看到那個女人，都可能是毛威玩過的。

在這裏，你無論做什麼事，都免不了要和毛威



沾上點關係。

方幼蘋的臉在扭曲，道：「毛威，你……你又去找他幹什麼？」

朱青道：「你想知道我去幹什麼，是不是？」

她眸子裏忽然露出一種撩人的媚態，蒼白的臉上也現出了紅暈，咬着咀唇道：「他也喝酒，但却不像你，他就算醉了也行。」

方幼蘋突然跳起來，握住了她的咽喉，嗄聲道：「我殺了你！」

朱青忽然笑了，吃吃笑道：「你殺吧，你只有本事殺我，你若敢去殺他，我才佩服你。」

方幼蘋不敢，就算喝醉時也不敢。

他的手鬆開，手發抖，但看到她臉上那種輕蔑的冷笑，他的手又握成拳。

朱青尖叫，道：「別在我的臉……」

她尖叫，却不恐懼。

她還在笑。

他一拳打在她肚子上，她仰面跌倒，却勾住了他的脖子，拖着他一齊倒下，倒在她身上。讓他聞到她的芬芳。

他還在打她，打她柔軟的胸膛和大腿。

但他打得實在太輕了，打得她吃吃的笑，修長的腿隨着笑而扭動，曳地的長裙捲起，終於露出了她那雙雪白柔滑的腿。

方幼蘋牛一般喘息着。

朱青的腿分開，浪笑着道：「來吧，我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這個，我雖然陪過了他，却還是可以再陪你，陪你用不着費力。」

方幼蘋突然崩潰，再也無能爲力。

他連試都已不能試，只有從她身上滾下來，滾到他方才嘔吐過的地方。

他還想嘔吐，却已吐不出，他只能痛哭。

朱青慢慢的站起來，輕攏鬢邊的亂髮，一剎眼間，她已又從浪婦變成了貴婦，冷冷的瞧着他，道：「我知道你一喝醉就不行的，我要去睡了，千萬莫要來吵我，因爲我要睡得好，明天才有精神去見他。」

她轉過身，慢慢的走回臥房，冷冷道：「除非你殺了他，否則我天天都要去找他的。」

他聽到房門關起上栓的聲音。

他繼續不停的哭，直到他想起了一個可以幫助他，可以救他的人！

「老伯……」

一想起這個人，他心情忽然平靜，因爲他知道他能替他解決一切。

只有他，沒有別人。

× × ×

張老頭站在床頭，望着他美麗的女兒，眼淚不停的流。

他是個孤苦的老人，一生都在默默的替別人耕耘，收穫也是別人的，只有這唯一的女兒，才是他最大的安慰，也是他的生命。

但現在他的珍寶已被人摧殘得幾乎不成人形。

從昨天晚上回來，她就一直暈迷着，沒有醒過來。

她回來的時候全身衣服都已被撕裂，白嫩的皮膚上青一塊，紫一塊，身上帶着血，右眼被打腫，渾圓美麗的下顎也被打碎。

昨天晚上她究竟遭遇到什麼，他不能想，不忍想，也不敢去想。

她出去提水的時候，還是那麼純真，那麼快樂，對人生還是充滿了美麗的幻想，但她回來的時候，人生已變成了一場噩夢。

在倒下去之前，她說出了兩個人的名字。

兩個畜牲。

他只恨不得能親手握斷他們的咽喉。

他當然做不到。

江風和江平是「徐家堡」的貴客，他們的父親是大堡主徐青松的多年兄弟，他們兄弟是江湖中有名的壯士，曾經赤手空拳殺死過白額虎。

若是憑自己的力量，他永遠也沒法子報復。

但徐大堡主一向是個很公正的人，這次也一定會爲他主持公道。

× × ×

徐大堡主鐵青着臉瞪着站在他面前的江家兄弟，他衣袖高高挽起，好像想親手握死這兩個少年。

江風和江平雖然頭垂得很低，極力在裝出一副害怕的樣子，但他們的眼睛裏却並沒有畏懼之色，弟弟在瞧着自己的鞋尖，鞋尖上染着塊血漬。

這雙靴子是他剛從京城託人帶回來的，他覺得很可惜。

「畜牲！天咒的畜牲，狗娘養的！」

張老頭憤怒得全身都在發抖，拚命忍耐着，他相信徐大堡主一定會給他們個公正的懲罰，讓他們以後再也不敢做這種事。

徐青松的聲音很嚴肅，道：「這件事真是你們做的？說實話！」

江風點頭，江平也跟着點頭。

徐青松怒道：「想不到你們竟會做出這種事，你父親對你們的教訓，難道你們全都忘了；我身爲你父親的兄弟，少不得要替他教訓教訓你們，你們服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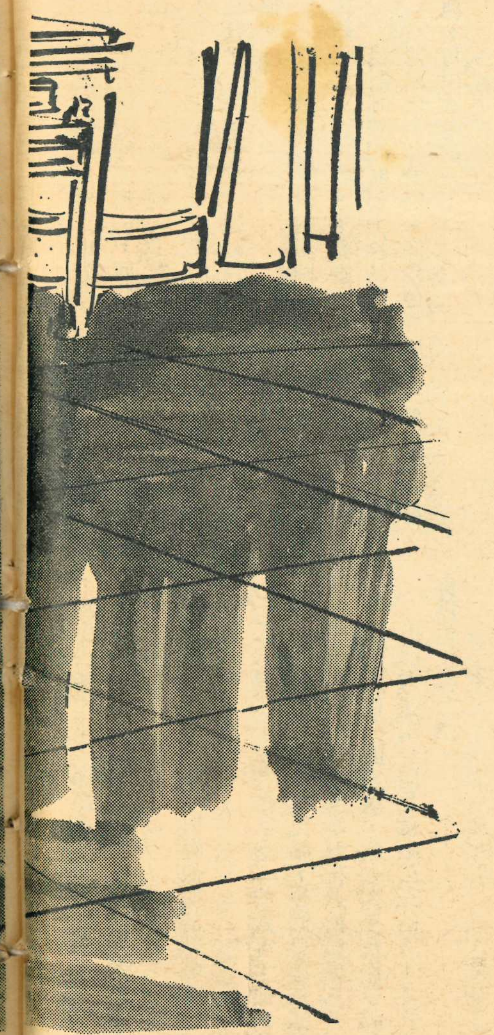
江風道：「服。」

（未完待續）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督帥府中，來了兩位僧人，自稱是少林僧人，奉少林掌門之命，到督帮府効力，並說掌門人不久便到，但在劉婉蓉的愼密觀察下，發覺了那兩個僧人並非眞正少林寺僧，而是江湖人物所假冒，劉婉蓉乃請關中岳率領鏢局中人暗中監視。徐督帥洞悉了劉婉蓉之能，乃認爲義女，要她放胆施爲，以應付八卦敎及一般江湖敗類。至是，劉婉蓉也說出了她的秘事，原來她與鐵夢秋同爲鏢旗老主人之徒，身具絕世神功，諳熟奇門玄學，並建議徐督帥收羅關中岳爲國家効力——

## 鳳噦清鳴羣鳥懾

劉婉蓉道：「他是否喜歡功名富貴，義父可以直接的和他談談了，不過，不要勉强他，但此人可用，也大大的有用！」

徐督帥點點頭道：「妳的推斷，也正合我的心意——」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少林寺中僧侶，是否都可信任？」

劉婉蓉道：「對少林寺中事，女兒知曉的不多，但少林寺，一向被武林中人，瞧作泰山北斗，那是不會錯了。」

徐督帥道：「蓉兒，旣有人冒充少林僧侶而來，定然是已經取得了義父手書，這一點，咱們應該如何對付？」

劉婉蓉答道：「八方豪雄會聚開封，少林寺中人，豈有不知之理，也許他們已經有很多高僧，隱在這開封城中了。」

徐督帥道：「是否要想法子，和他們連絡一下呢？」

劉婉蓉道：「這個得仔細的想一下，我想關中岳虎威鏢局開封分局，定在開封府中佈有不少的眼綫，那些人，都是市井屠沽之流，但他們的消息靈通，開封府中，來了些什麼人物？無法瞞得過他們的雙目，這一點，義父盡管和關中岳商量。」

徐督帥笑道：「好！目下還有一件要事，就是那兩個假和尙，雖然已被監視，但如不早作妥善解決，只怕留作禍患。」

劉婉蓉道：「義父說的是，關中岳已帶人手，團團把兩人圍起，事實上，無疑已拉破了臉皮，此事却已用不着再拖下去。」

徐督帥站起身子，道：「蓉兒，妳是否有能力保護義父的安全。」

劉婉蓉道：「義父可是想親自去處理此事？」

徐督帥道：「是的！我已經決定了一件事！」

劉婉蓉道：「什麼事？」

徐督帥道：「利用武林人的力量，完成尋寶的事，非情勢必要，決不妄動官兵。」

劉婉蓉道：「義父高見。」

徐督帥站起身子，道：「走吧！」大步向廳外行去。

沈百濤帶着兩個帶刀大漢，走在徐督帥的前面，劉婉蓉隨在身後。

穿過一片花樹地後，到了一座翠竹環繞的廳院前面。

只見關中岳和林大立，楊四成三人站在一起，低聲交談。

張大豪，李玉龍，于俊三人，却分守左右後三面。

沈百濤低聲說道：「關總鏢頭，和他們談過了麼？」

關中岳道：「事情雖已叫明了，但他們倒是十分沉得住氣，一直裝聾作啞，閉門不理。」

徐督帥緩緩向前行了兩步，道：「他們不作辯駁，那無疑承認此事了。」

關中岳道：「就目下情勢而論，大致如是，問題在咱們應該如何？」

徐督帥道：「如若確定他們是冒充少林寺中僧侶而來，最好是把他們生擒活捉，追問內情，其次予以搏殺，至少不能再讓他們留居在帥府之中。」

關中岳道：「好！督帥有此令諭，在下就好辦事了。」

抽出金背大環刀，接着道：「四成，咱們闖進去。」

楊四成應了一聲，拔出一對判官筆，向前行了過去。

沈百濤橫身擋在徐督帥的前面，以防暗襲。

劉婉蓉橫跨兩步，錯一肩站在徐督帥的身側。

關中岳行近大門前面，高聲說道：「兩位已經暴露了身份，用不着再藏頭露尾了，如是再不開門，休怪我關某等人失禮了。」

室中一片寂然，不聞相應之聲。

關中岳又向前欺進一步，舉掌一擊，蓬然一聲，擊在木門之上。

這一掌運足了內力，掌勁極是強大，室內木栓被關中岳一掌震斷。

關中岳舉刀護面，身子一側，衝入了室中。

抬頭望去，只見兩個僧侶並肩盤膝席地而坐。

關中岳輕輕咳了一聲，道：「兩位倒是沉着的很啊！」

兩個並肩而坐的僧侶，似是根本沒有聽到，仍然端坐如故。

關中岳不禁大怒，厲聲喝道：「兩位好鎮靜的功夫。」

右手一探，大環刀閃閃寒光，點向第一個僧侶的前胸。

眼看金背刀寒芒，就要刺中，那和尚前胸，和尚仍然端坐不動。

關中岳心中大感奇怪，暗道：一個人沉着到這等境界，當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心中念轉，右手急收大環刀。

但刀尖寒芒，已然刺破僧袍而入。

這時，站在室外的徐督帥，也瞧的茫然不解，道：「關總鏢頭，是怎麼回事？」

關中岳一伸手，抓住了那僧侶的左腕脈穴。

但覺入手冰冷，敢情是早已死去，不覺間呆了一呆，道：「回督帥話，這和尚死了。」

徐督帥吃了一驚，道：「怎麼死的。」

關中岳放開了第一個和尚，又向第二個僧侶抓去。

那和尚也是一樣，脈搏停息，手腕已寒。

這情景，使得關中岳心中又是奇怪，又是震動，道：「在下還未瞧出來他們如何死亡？」

徐督帥回顧了劉婉蓉一眼，低聲道：「可以進去瞧瞧麼？」

劉婉蓉點點頭，道：「他們死的很奇怪，這又是一個意外的變化。」

徐督帥已瞧出了那劉婉蓉臉上也泛起了驚愕之色，似乎是對此事，也大感震動。

沈百濤示意兩個隨行大漢，留在門口，當先舉步行入室中。

徐督帥，劉婉蓉隨後而入。

沈百濤低聲道：「關兄，他們怎麼死的了？」

關中岳搖搖頭，道：「不清楚，在下亦在感覺着奇怪的很。」

劉婉蓉道：「關總鏢頭帶人到此之後，就看守在這房舍外面麼？」

口中在和關中岳談話，兩道眼神却不停在兩個和尚屍體上打量。

關中岳道：「不錯，我們到此之後，一直守在房外，未離開過。」



徐督帥道：「也未見室中有人出來？」

關中岳道：「沒見有人。」

徐督帥道：「這麼說來，這兩個和尚是畏罪自戕了。」

關中岳道：「外面不見傷痕，神色不見痛苦，如若是畏罪自絕，不知他們用何法自殺而死。」

劉婉蓉緩緩移步，在室中走動，目光流轉，打量四週的形勢。

關中岳道：「劉姑娘……」

劉婉蓉一回頭道：「什麼事？」

關中岳道：「姑娘可是覺着這兩個和尚是被人殺死的麼？」

劉婉蓉笑一笑，道：「但也不能斷言他們是自絕而亡啊！」

楊四成也行入室中，說道：「看他們端坐的姿態，也不像被人殺死？」

劉婉蓉道：「爲什麼？」

楊四成道：「他們席地而坐，決非爲人强迫，如是有人要殺他們，他們決不會這樣安靜而坐。」

劉婉蓉笑一笑，道：「如是讓人暗算呢？」

楊四成道：「這個……」

關中岳接道：「有一件事，在下想奉告姑娘，在下到此之時，這兩個和尚，都還活着。」

劉婉蓉道：「關總鏢頭見到了什麼？」

關中岳道：「我聽出室中有步履之聲！」

劉婉蓉道：「你沒有瞧到這兩個和尚？」

關中岳道：「沒有瞧到？」

劉婉蓉道：「那人也有可能是殺死兩人的兇手啊！」

關中岳道：「如是兇手，一定還留在這座瓦舍之中……」

劉婉蓉輕輕歎息一聲，接道：「關總鏢頭，如是那兇手，能在諸位不知不覺中，殺了這兩個僧侶，也就能在諸位不知不覺中逃離此地。」

楊四成道：「姑娘話雖說的有理，但一個人身手再快，也快不過眼睛，除非是，我們未到之前，兩位大師已經被人暗算，兇手已經離開，在我們到此之後，未見任何人離開此地。」

劉婉蓉微微一笑，道：「那麼關總鏢頭聽到的脚步之聲。——」

關中岳接道：「在下確然聽到了聲音，而且，那聲音，十分清晰，而且，在下亦可判斷那是一種步履之聲，只不知那脚步聲是何人發出而已。」

沈百濤道：「此事簡單，咱們在這室中仔細搜查一下就是。」

楊四成望了關中岳一眼，道：「沈兄說的是，咱們先搜查一下。」

幾人一齊動手，在瓦舍之中，展開了一番嚴密的搜查。

這幾間瓦舍，可收藏人的地方不多，幾人搜查的十分仔細。

但除了兩個盤膝而坐，氣絕而逝的僧侶之外，再無其他的人。

一番嚴密的搜查之後，關中岳搖搖頭歎息一聲，道：「事情很奇怪——」

劉婉蓉接道：「關總鏢頭，何不先仔細的檢查一下這兩個和尚死因？」

一語提醒夢中人，關中岳立時開始檢查和尚的死亡之故。

一番仔細檢視之下，發覺這兩個僧侶，都被人點了死穴。

關中岳道：「兩個人，都被人點了死穴，一擊而亡，所以，他們死亡時沒有掙扎，死的也沒有痛苦，只不過，這兩人何以不肯保護死亡要害，竟然是被人點中……」

劉婉蓉接道：「關總鏢頭乃閱歷豐富之人，可知在何等情況下，會被人點中死穴？」

關中岳道：「全身上下，死穴不多，縱然是武功相差極遠的人，也不易被人點中，除非他們不願


##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森林王國**」 馬雲·著

假如有一天，森林裏面的毒蛇猛獸紛紛向繁榮都市的人類進襲，你猜那情景將會變成怎麼樣？

「鐵拐俠盜故事集」的下一個新故事，將會帶各位讀者進入一個新的境界；這個新故事就是：「森林王國」。

抗拒，任人宰割。」

劉婉蓉笑一笑道：「晚輩的意思是，大約在兩種情況下，很易被人點中死穴？」

關中岳回目望了劉婉蓉一眼，道：「姑娘高見，在下洗耳恭聽！」

劉婉蓉道：「一種是，出其不意，爲人所算，另一種是，明知反抗無益，倒不如束手就縛，或是死的安靜一些，所以，未經搏鬥，他們就被點了死穴。」

關中岳點點頭，道：「姑娘說的有理，但不知道兩個和尙，是那一種情形下，被人點了死穴？」

劉婉蓉仔細的瞧了一眼，道：「那人下手，雖是突然，但兩個和尙，對那人原本就存有一份很深的敬懼之心。」

沈百濤道：「這麼說來，兇手還留在房中了，咱們應該仔細的搜它一下。」

劉婉蓉道：「沈大人，不用再搜了，這室中，只有這麼大地方，咱們已經瞧的淸淸楚楚了，如是那兇手，還留在此地，不用搜查，他自己就會出來了。」

沈百濤啊了一聲，道：「姑娘之意，可是說那兇手在殺人之後，就離開了這裏？」

劉婉蓉道：「正是如此。」

關中岳道：「劉姑娘，在下不相信，那人是在我等到此之後，才離開此地。」

劉婉蓉笑一笑，道：「這個，晚輩不敢斷言，但是，這兩個假和尙死於別人之手，决然是不會錯了。」

關中岳道：「姑娘才慧過人，想必是早有成竹了。」

劉婉蓉道：「什麼成竹？」

關中岳道：「如何追查出那兇手的下落？」

劉婉蓉搖搖頭，道：「這個麼？晚輩仍無良策，目下最爲要緊的一件事，就是先行設法，把這兩具屍體處置了。」

關中岳道：「如何一個處置之法呢？」

劉婉蓉道：「人死不能復生，咱們不能把兩具屍體留在帥府之中，先要人把這兩具屍體拖出去埋了。」

徐督帥道：「留兩具屍體在這裏總是不成啊！運出去埋了。」

沈百濤應了一聲，招呼四個屬下，把兩具屍體，帶了出去。

關中岳輕輕歎息一聲，道：「姑娘，如若兩個和尙眞的是被人殺死，眞叫人慚愧的很了。」

徐督帥笑一笑，道：「爲什麼？」

關中岳道：「帥府中這樣多的人，竟然無法防止有人混入，說起來，實叫人慚愧的很了。」

劉婉蓉道：「照晚輩的看法，殺害兩人的人，似乎不是外面來的？」

關中岳道：「你是說，那兇手，原來就在帥府之中？」

劉婉蓉道：「不錯，如若他不是在帥府之中，不可能在這等森嚴的戒備下，這等輕易的混入帥府中來。」

關中岳道：「那是八卦教中的餘孽了。」

劉婉蓉道：「關總鏢頭，帥府中八卦教，根本就未淸除，府中還有着他們很龐大的實力，他們所以未有行動，只因未曾奉到命令罷了。」

關中岳道：「目下咱們應該如何呢？」

劉婉蓉道：「暫時的等一等——」

目光四顧了一眼，舉步向外行去。

這舉動十分突然，關中岳等都不知她的用意何在？不覺之間，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劉婉蓉的身上。

只見劉婉蓉在室外繞着瓦舍轉了一週，重又行回室中，道：「咱們回去吧！」

關中岳十分納悶的說道：「劉姑娘，妳瞧到了什麼？」

劉婉蓉道：「我說兇手已經逃走了，咱們留這裏，亦是無用。」

關中岳臉色一變，道：「劉姑娘，在下可否問問內情？」

劉婉蓉點點頭，道：「可以，關總鏢頭請隨我來。」

關中岳滿腔不服之氣，追在劉婉蓉的身後，行出室外。

劉婉蓉繞到屋後，一片花樹叢中，低聲說道：「總鏢頭仔細的瞧瞧那叢花樹。」

關中岳凝目望了片刻，道：「有地道。」

劉婉蓉道：「小聲一些，目下還不宜說明，雖然死了兩個和尙，却又被發覺一件隱密。」

關中岳低聲道：「那人殺了兩個僧侶之後，向地道之中逃走？」

劉婉蓉點點頭，道：「不錯，我聽你說明內情之後，心中亦是大惑不解，後來，我想那兇手定有一條逃走之路，所以，出來看了一下，果然在花叢中，找出地道出口。」

關中岳道：「姑娘的才慧，實是叫人敬服，不過，在下有一件事想不明白？」

劉婉蓉道：「什麼事？」

關中岳道：「那花叢中的洞口，十分隱密，平常之人，目力決難及得，姑娘不會武功，何以能夠



瞧得出來呢？」

劉婉蓉微微一笑，道：「關總鏢頭，你應該明白了。」

轉身向室內行去。

關中岳緊追在劉婉蓉的身後，行入廳中。

徐督帥回頭望望劉婉蓉，笑道：「蓉兒，咱們應該如何？」

劉婉蓉道：「義父好好的休息一下，養好了精神才能辦事。」

徐督帥點點頭，道：「說的是，我確實有些疲倦。」

劉婉蓉道：「義父暫時住在花廳之中。」

徐督帥道：「依妳之意就是。」

舉步向外行去。劉婉蓉低聲對沈百濤道：「沈大人，十二個時辰之內，是督帥處境最爲險惡的時間，你們要設法嚴密的保護他。」

沈百濤道：「這還要關總鏢頭帮忙了。」

關中岳道：「在下能力所及，無不從命。」

劉婉蓉道：「你們詳細的計劃一下，保護愈是嚴密愈好。」

徐督帥神態倒很輕鬆，淡淡一笑，道：「他們有很多加害我的機會，都未動手，此刻，難道改變了主意麼？」

劉婉蓉道：「眞正主事的首腦人物，已經被咱們發覺，目下潛伏在帥府的八卦教中人物，雖然完全的紛亂狀態，但因無中心，行動沒有計劃，咱們發掘他們的隱密愈多，他們的處境也愈是險惡，狗急跳牆，只怕在力求自保之下，難免生出挾持督帥之心。」

徐督帥笑一笑，道：「如若讓八卦教中匪徒，潛伏於此，終非良策，何不乘他們羣龍無首之際，把他們一網打盡。」

劉婉蓉道：「有一個問題是，咱們還沒有完全查出八卦教中匪徒，第二個困難是鐵大俠和八卦教主的搏鬥，還未分出勝負，至少要等鐵大俠回來之後再說。」

徐督帥回顧了關中岳一眼，道：「關總鏢頭，鐵大俠也應該回來了。」

關中岳應道：「是的，他已經超過了約定的時間。」

徐督帥心中明白，這些武林的人物做事，有他們的一套作法，不能以官場中的方法處置，只好放手不問。

舉步向外行去，一面說道：「他們會不會情急之下，在府中胡亂殺人？」

劉婉蓉道：「這也是我顧慮的原因之一。」

徐督帥道：「蓉兒，妳是否能够約畧的算一下，咱們府中，有多少八卦教中人？」

劉婉蓉低頭沉吟了一陣，說道：「不會超過十個人。」

徐督帥道：「這麼說來，他們的人數，並不太多。」

劉婉蓉道：「人數雖是不多，但個個武功都很高强。」

徐督帥輕輕歎息一聲，道：「記得一年前，百濤和我提過這件事，發覺府中人有些不對，如不是你義母給他們掩護，他們决難在帥府之中立足。」

劉婉蓉道：「事已至此，義父也不用責備義母，很多事，常常是焉知非福，如不是義母，掩護他們，也許他們早已手脚動到義父的身上了。」

關中岳看兩人改以父女相稱，心中有些奇怪，却忍下未問。談話之間，幾人已行入花廳。

劉婉蓉在四外勘查了一下，低聲向沈百濤道：「對督帥大人，他們保持着適當的尊重，一直沒有動過手脚，這座花廳四週，也沒有什麼佈置，只要你佈置的嚴密一些，他們就很難接近了。」

沈百濤道：「在下盡力而爲。」

劉婉蓉道：「你多辛苦了。」言罷，舉步行入了廳中。

（未完續待）

**新篇預告**

特聘東南亞社會新藝俠情作家浪客先生撰著：

路見不平故事集：「**瘋女相思**」　浪客・著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匹夫之勇也。
路見不平，視若無睹，非眞君子也。
路見不平，袖手旁觀，必遭天譴也。
路見不平，趁火打刦，死有餘辜也。

朋友：假如有一天你路見不平，你將採取甚麼態度呢？請留意購閱本刊，便能令你有所適從！

# 闖王—李自成

神光・文

闖王李自成在明末期間，可以說得是個不平凡的人物，如果不是他本身條件所限制，他的成功是必然的，也不會有入滿清主中國的一頁污史，然則李自成的失敗，癥結何在，這也是他本身的條件所致。

李自成是陝西米脂縣人氏，世居懷遠堡的李繼遷寨，他原名鴻基，父親守忠一生務農，在天啓四年間便已去世，身後蕭條，李自成為人牧牛牧羊，才得一飽，這段生活，自然清苦，却因此而鍛鍊了一個強有刀的體魄，這對於他日後舉事，無形中助力不少。但失學又是他日後失敗的一個關鍵。

到了二十一歲那年，李自成已是一個蠻壯的青年，也開始表露出他的野心，於是就到了銀川，當一個驛卒，整天的傳遞公文要件，這便是李自成投身軍旅的開始，野心也更大。

因為一次公事誤點，而且下了差錯，給夥官捉拿笞辱，終於同伴毀鎖，才得逃命。

經過這次，李自成又開始過着凍餓的生活。後來輾轉到了甘肅，因為抵受了不少生活的鞭笞，便設法投入巡撫梅之煥部下，當一名兵卒。

到了崇禎一、三年之交，李自成隨了部隊，率領這隊人馬的是參將王國，奉調勤王去，可是這個王國性如火烈，更兼當時明帝的昏庸，軍中無飽士，李自成與一些較接近的同伴，竟然中途撤差，走回陝西，改投當時不滿明室朝政的王左桂營中。

到崇禎三年，王左桂便失敗，又改投外號不粘泥張孟存旗下，翌年張孟存又敗，這時李因在軍中有了經驗，兼之為人投機，在言談間，又頗露豪邁之氣，已得不少同伴信服，由此，便率領一班手足往靠高迎祥，自稱闖將，到了十三家在滎陽大會時李自成便完全表現出他是個統領人物，竟然提出「分兵定向」的拒敵方法，而又得到大家同意，也因為他見地周廣，在各路英雄中，地位漸漸與當時名頭極响的張獻忠相等，單獨負起了一個單位工作。

到了崇禎九年，高迎祥不幸戰死，高之犧牲，更造成李的地位，即被推為闖王，領兵轉戰於甘肅，陝西各地，當時洪承疇在西方，陝撫的孫傳庭仍座鎮東方，這兩枝雄師，作兩面夾攻。李又在翌年冬，進入了四川一帶，連續獲得三十多個縣的廣大地方。

他這一戰的成功，並不是人強馬壯，而是得到人心，也反映了明室不得民心了。這點，在崇禎十一年春，為洪承疇所擊敗，便知闖王能有廣大收穫，並不是武力了得，又在是年冬十一月，保得十餘騎逃生，便可見李自成徒有聲勢而已，不過，李自成敗後，雖然力單，居在南縣叢山中，却仍懷有極大野心，可以說仍未屈服。

到了崇禎十二年，在湖北的張獻忠，（張也是因敗投降），便又影响了不敢再動的李自成，再冒險出山，糾集殘餘舊部，與當時陝西總督鄭崇儉戰。這不過是一時之氣罷了，也就是他失敗的一個關鍵，因為如果他待已降又反的張獻忠的力量再興後，一方面養精蓄銳，才復出舉事，陝西的鄭崇儉在當時武將中，不過是二流貨式而已，自可免了這一敗的挫折，而又再傷元氣。

更不智就是敗走後，走投張獻忠，這就是兩虎相遇，結果，落個逃走，才保存生命，而此後他的野心更熾，到了崇禎十三年，因為行動失策，而剛愎自用，便為督師楊嗣昌圍困在巴西的魚腹山中。

看來李自成這時，已到山窮水盡，力竭聲嘶，一敗塗地的地步，只是還有一顆不死的野心，妙想天開，竟然把當時戰禍受災的老百姓，說到他身邊，為他賣力。

大概當時百姓們因為連年戰禍，對明室的苛徵起了反感，兼且在崇禎十二三年中，河南一帶的旱災，而明室又無法賑濟，為了生活，迫得投向李自成，這一羣老百姓，管你是甚麼，只要有飯吃，便爭先恐後豎起了一股力量來，其中更有落第的士子，有舉人李信與牛金星，便是其中的代表。

因為李自成自幼失學，又經過無數次的失敗教訓，竟也信任起這兩名舉人來，也接納了二人的建議，不要濫殺為宗旨，李自成也曾在酒後叫過「殺一人如殺我父」的一句話，可見李信與牛金星對他



的影响力如何重要了。歸納來說，這完全是李過去失敗得太慘，也知自己剛愎誤事。

不過，這都是烏合之衆，經費自然出自百姓身上，為了儲備粮草，仍然進行搶刦，河南一帶雖經過嚴重旱災，富戶仍有的是，於是就成了李闖王部下搶掠的對象，而曹、褚、苗、范四大戶，更是首當其衝。

這麼一來，其餘的百姓，為了不願挨餓，也從中打刦，這又給李以強硬手段，收編過來，人數自然也增加了不少。有些更連農作也丟了，參加這個半盜半軍的隊伍。

所謂人多好工作，到了崇禎十四年，竟給李自成攻陷了洛陽，把福王常洵殺了。到崇禎十五年，李的聲勢更熾，自稱百萬之師，到十六年，襄陽、承天、湖北，先後佔據了。時移勢易，老回回，曹操等部，竟也歸附過來。

李自成是不可一世，因而自稱為大元帥，稱歸附過來的羅汝才（即曹操）為大將軍，這個外號曹操的羅汝才，非常善戰，有如李的左右手，却酒色財氣，樣樣皆精，李因心急於自己野心計劃，打倒明朝，曾勸導過他，那知羅汝才恃功驕矜，粵語說「好少理」，甚至說李自成不是他賣力，沒有今天。其實這話也不錯，李徒有蠻勁而已。

身為領袖的闖王，野心正勃然而發，那容他不聽，崇禎十六年三月，便把羅汝才暗殺，並以強硬手段，把羅的部下收編過來。

實則李的殺羅，並不單純為了羅的生活不檢，而是探知羅有反他之意，故先下手為強，否則這個善戰的大將軍，是有倚重的必要。

何致因為生活不檢的小節，而失了一條左臂，試想那時候的軍紀，怎會有如此嚴厲，他殺了羅，也就是他失敗的二個癥結的所在。

而自此之後，所謂滎陽大會十三家，除了李自成之外，就祗有張獻忠一人還在，李盤踞襄陽自稱新順王，張則在武昌。

而明朝這時，才知李自成這個敗寇，定可為害，一方面拒滿人，一方面又抽調了兵部尚書孫傳庭，總理陝、晉、豫、川、楚、黔及江北軍權，大興圍剿李自成。

李自成這時已不如數年前潼關中伏的不濟，於是也大軍北上應戰，那知一經接觸，又敗了下來，被困苦守，深夜而自思，憶起殺錯了善戰的羅汝才。不過當時明室因禍患日深，軍費浩大，對孫傳庭這方面，不能兼顧，而缺了粮草，以致為李所乘，迫孫退到潼關自守，未幾，孫在城內遭絕粮之苦，部下策動，遂為李破城，孫遂被殺，到是年冬，又破西安。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更改國號為「大順」，稱大順王，自然又有謀士為他訂甚麼規例，到了翌年二月，便發動大規模進攻，也是最後一次，李親自率領大軍入山西，首先攻下太原，破武寧、雁門，又續攻大同，宣府，入居庸，三月十三日，又破了平昌，先頭部隊，這時已抵達北京。

原來，李曾詢部屬，進兵的方向，牛金星主張先攻河北直攻北京，楊永裕主張先取南京。

而顧君恩又力主張先取關中，由山西直取北京，大概顧君恩的急進方法，投合了急於打倒北京的李自成心意，竟採用這一戰畧。

李自成這一次所向披靡，也是形勢做成，因為當朝這時應付外侵的滿軍，已大感吃力，且有不支之狀，那還有餘力截李的進侵。

於是便有了三月十八日，派原鎮宣府投順的太監杜勳便入城見朱由檢，向他提出聯兵抗清之議，可是朱由檢却一口拒絕了，杜出城覆命，到了傍晚，太監曹化淳打開彰儀門，讓李自成入城，太監王承恩陪了朱由檢，縊死在煤山上山亭。

李自承入了皇宮，首先便封了牛金星為天裕閣大學士，官居丞相職位，而自此，他便躲在皇宮裏，除了牛金星等幾個親信之外，其他歷年賣命的休想見他一面，說李自成打倒腐敗的明室，無非是騙人而已，還不是一樣的鬧起皇帝的架子來，還在入京時，縱容兵士搶掠，便可見他為了生活不檢而殺了羅汝才，是借故，而不能證明他當時的軍紀嚴明。故此，他擺起皇帝架子，回復剛愎個性，又是他失敗的第三個癥結所在。

在明帝朱由檢未縊死煤山之前，為了拒李闖王入京，曾召回鎮守山海關的吳三桂回城衞，可惜遲了一步，不過吳三桂却因此而降清。

李自成聽到吳三桂降清消息，因為他知道吳三桂遲早成患，便在四月十三日，親率大軍出征，清遣吳迎戰，到二十六日，李自成便敗回北京。二十九日竟心急起來，打消征服外患才正式坐上帝位的原意，而在武英殿，自封為皇了，因為清兵迫城，便率衆南走，就是他眞正失敗的開始。

五月一日，清兵便入駐北京，同時遣八旗軍與吳三桂追擊李自成。

李這時已心慌意亂，竟聽讒言，把忠心耿耿的李嚴殺了，這又是他注定失敗的一個大錯誤，自此，軍心大變，否則清兵不會把他看成一個無謀而剛愎多疑的人，而敢冒險窮追，以致使他陷於不能再起。一六四五年（順治二年）正月，李自成與清軍作殊死戰，終不敵，退走到湖北九宮山，為過去被殺的富豪襲擊，以致橫死。死年才三十九歲。（完）

**前文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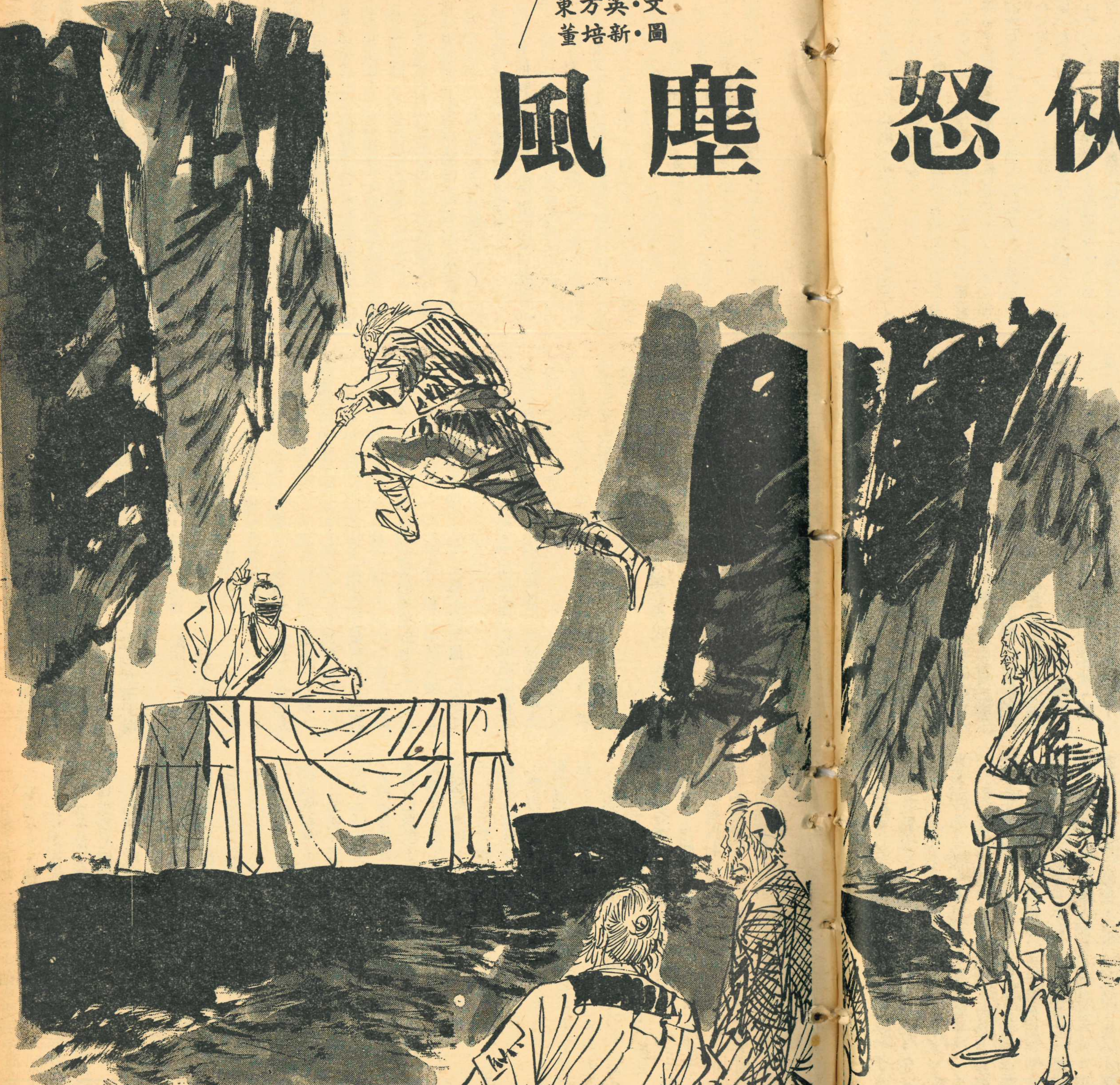
上回書至趙凱偕新交拜兄姜文宏往救呂柏年，爲丐幫「白毛虎」余逵打傷，姜文宏拚死救援趙凱逃出山谷，在「火王爺」趙天君悉心療治下，傷疲盡復，立率人往探查呂柏年下落，已不見踪跡。呂柏年被余逵綁在竹竿上震落萬丈懸崖，因是垂直摔落，竹竿揷於谷底地上，幸而救了一命，休息一晚，四出找尋出谷路口，詎竟貪緣獲得百年前武林異人三白遺著，修習內功劍術，一年後，技藝大成，更獲神鴉之助出谷，隨往風雲堡，施展絕世神功，脅迫堡中劍士王倫領他往尋鍾大光，至一黑暗中洞，呂柏年命王倫入洞叫鍾大光——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 風塵怒俠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 神功驚衆俠　威勇懾羣豪

王倫道：「你可知道，『風雲堡』中，大大小小，都願爲鍾堡主，慷慨赴義。」

呂柏年道：「你們鍾堡主就忍令他們爲他而死麼？」

王倫哈哈笑道：「鍾堡主當然不是那種人。」

呂柏年忽然臉色一寒道：「我問你，鍾堡主眞在這無底山洞，『困龍愁』之內麼？」

這一來，王倫可眞嚇破了胆，人家連無底山洞「困龍愁」都知道，豈不什麼都完了，自己一死不足惜，可是誤了「風雲堡」大大小小百多口人命，這個罪過他可承受不起，不由臉色敗壞如死，顫聲道：「你……你……到底是什麼人？」

呂柏年發出一陣桀桀厲笑，道：「好！好！你們都存心要害我，今日是你們遭報的日子了，老實告訴你我就是你們費盡心機害而不死的呂柏年！」

王倫猛然大震，瞪目如鈴，望着呂柏年神志迷惘的喃喃道：「但你怎會是呂公子？而又落得這般光景？……」

呂柏年怒吼一聲道：「你敢再說不認得我，我就把你擲到『困龍愁』水眼之內去見龍王。」

王倫被呂柏年吼得心弦一震，但這一震却把他震得冷靜了下來，吸了一口氣，舉目仔細打量了呂柏年一陣，點頭道：「尊駕的像貌，確有幾分相像呂公子，但在下仍是不敢相認。」

一個人在生死關頭，仍能堅持這一點，則至少在他自己認爲這是無愧我心的，呂柏年仔細觀察他，迷惘中流露的確是實情，回心暗忖道：「說不定他眞不知道個中內幕，以假作眞，自然不敢相認我了。」

此念一生，胸中怒火隨之歛了下去，皺了一皺眉頭，說道：「我說現在出現了二個呂柏年，一個是眞的呂柏年，一個是假呂柏年，你承不承認這一點？」

這是事實，當前這人自己就自認是呂柏年，王倫點頭道：「見了尊駕之後，在下不能不承認這一點。」

呂柏年道：「我說那假的呂柏年掩盡天下人耳目偷襲家父餘蔭，享名武林，你相不相信此事？」

王倫心中爲難了一陣，搖頭道：「在下不敢相信。」

呂柏年一瞪目道：「你憑什麼不相信？」

王倫道：「人與人之間，最親最近，而又無人可間的，不外是一個人的父母，如今神龍劍客夫婦都不懷疑自己的兒子，別人從何無事生非。」

呂柏年怔了一怔，暗忖道：「奇怪，眞的爲什麼父親母親都看不出他是假的？……」

他搖了一搖頭，不敢多想下去，因爲再想下去，父母都有問題了，如果父母沒有問題，則問題在自己身上了。

呂柏年仰天長嘯了一聲，道：「你說，神龍劍客夫婦現在住在那裏？」

王倫皺眉暗笑忖道：「這人眞奇怪，世人誰不知道神龍劍客在君山建了個『龍鳳山莊』，虧他自己還說是呂柏年，竟連這個都不知道。」

可是他懾於呂柏年的兇威，不敢對呂柏年諷譏，一本正經的道：「神龍劍客夫婦在洞庭君山建了一座『龍鳳山莊』，少俠到了洞庭一問就知。」

呂柏年出困來到「風雲堡」，只顧趕路，什麼消息都沒有打聽，欣聞現在有了一個自己的家，不由忘形的一笑道：「我自然要回去看看。」

王倫暗笑了一聲，望着他沒接話。

呂柏年看他臉色，就疑心他在笑自己，劍眉一軒，道：「你是不是認爲我就是假的呂柏年？」

王倫道：「不敢！」「不敢」者，是心裏怕不敢說實話也，並不是說他不是假的呂柏年。

呂柏年瞪目望着他，叫他捏了一把冷汗，過了半天，呂柏年忽然一揮手道：「你去吧！」

這人兇神惡煞的來到「風雲堡」，逼問鐵掌神拳的下落，如今王倫還不知如何渡過這一難關，他却雷聲大雨點小的一揮手，沒事了！

王倫楞了一楞，生怕自己表錯了情，嚅嚅的道：「你是叫在下走？」

呂柏年冷哼一聲道：「你要想死，自己跳『困龍愁』去死！」

王倫暗中吁了一口長氣，知道這條命算是眞的檢回來了。

驚悸之心一去，好奇之心又起，他却沒有立時逃之夭夭，怔怔的望着呂柏年出了神。

呂柏年大喝一聲，道：「你爲什麼不滾？」

王倫這時已看出這個平紀不太大，功力奇高的少年人，兇則兇矣，但心腸還不够狠不够硬，而且深心之中似有着一種令人同情的苦惱。

因此呂柏年的大吼，並沒有把他嚇跑，反而正目望着呂柏年道：「少俠，在下冒昧請問一句話，您對當前的江湖情形，大概不大十分熟習吧？」

呂柏年因爲既已知道父母消息，對於找鐵掌神拳鍾大光的事，已不急於一時了，同時王倫又到底是他童年的遊伴，他又那能眞的要他的命。

王倫這一問，可不正問中了他心中的需要，心中一動，冷冷的「嗯！」了一聲，表示他可以停下來談談。

王倫眨了眨眼睛道：「如果在下猜得不錯的話，少俠極可能是受了火王爺的蠱惑，來找我們鍾堡主的。」

呂柏年雙目一瞪，道：「誰是什麼火王爺，我不認得！」他與趙凱論交，趙凱可沒有告訴他，他祖父就是火王爺。

王倫迷惘的道：「那會有誰叫你來找鍾堡主的麻煩？」

呂柏年道：「我自己不能找他！」

王倫道：「我們鍾堡主其實就是因爲不願與火王爺糾纏，所以才遠去他鄉。」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他忠厚其貌，蛇蝎其心，總有一天，他會明白，逃也逃不了。」

王倫用極大的耐心，忍受着呂柏年的冷言冷語，輕嘆一聲，道：「少俠不可輕信人言，其實我們鍾堡主是一個好人。」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好人，他要是好人，爲什麼這樣多人放不過他！」

王倫道：「少俠找我們鍾堡主的事，在下不悉內情，不敢臆斷，至於，火王爺找他，可說一點道理都沒有，只是聽了他那寶貝孫子趙凱的無事生非，恃强凌人。」

呂柏年劍眉忽的一揚道：「你是說火王爺就是趙凱的祖父，這就對了。」

王倫本想打蛇隨棍上，問他與趙凱是否相識，但轉念一想，忖道：「好容易和他搭上了話，還是不要性急的好，慢慢總要把他摸清的。」於是，按着自己原意，接道：「那趙凱自己不學好，冒用丐幫弟子身份，在外面惹事生非，回到家中，怕丐幫找他的麻煩，先向老頭子面前告了丐幫一狀，老頭子一火，又和丐幫幹起來了。丐幫幫主一直忍讓他們，火王爺却是不知進退，惹得丐幫也火了，如今，雙方約定了時地，多請幫手，要大幹一場了。丐幫可是江湖上有口皆碑的忠義幫派，火王爺只知護短……。」

王倫說得興起，不由編排了火王爺一句，那知一語未了，呂柏年雙目一鼓，喝道：「住口，你怎知火王爺不對……我看丐幫就不是東西……他們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拚鬥，快告訴我。」

這是轟動江湖的一件大事，毫無秘密可言，王倫毫不猶豫的道：「就在這個月的十五，地點則是九宮山仰天坪。」



呂柏年「啊！」的一聲道：「那不只有八天了麼？」突然拋下王倫，扭頭一跨，就出去了二丈多遠。

王倫怔了一怔，大聲叫道：「少俠……。」口中剛只叫得二個字，呂柏年的身形快得出奇，早不見了人影。

王倫原想慢慢和他接近，這一來一片心思完全白費了，他呆呆的痴立了一陣，只好嘆了一口氣回轉「風雲堡」。

王倫回到「風雲堡」，一個堡丁迎着他道：「王爺，堡主在書房裏等候你啦！」

王倫直向堡主書房走去，只見堡主夏濤與六爺侯用七爺武唯雄坐在房中不住的長吁短嘆，七爺武唯雄一眼先看到他，大叫一聲道：「二哥，你看王倫不是回來了麼。」

王倫暗暗感激他們關切之情，向前一禮，道：「小的回來了，惹得堡主愁心，小的……。」

堡主夏濤上下打量了王倫一遍，揮手打斷了王倫的話，道：「他沒有折磨你吧？」

王倫道：「沒有！」

堡主夏濤道：「我想你一定不會帶他去見鍾大哥的，但他怎會這樣輕易放過你呢？」

王倫把經過事情說了一遍，道：「小的猜他與火王爺有關係，但他又矢口否認，可是，當小的告訴他火王爺與丐幫的九宮山大會時，他却悄悄的走了。」

堡主夏濤皺了一皺眉頭道：「他到底是什麼來路，你摸出來了沒有？」

王倫一笑道：「他要不是瘋瘋顛顛有神經病，就是別有用心，他說他就是神龍劍客呂大俠的公子哩！」

六爺侯用哈哈大笑道：「我想他一定是個瘋子，神龍劍客會不認得自己的兒子麼！」

王倫道：「小的也是這樣說。」

堡主夏濤道：「他怎樣講？」

王倫道：「他忽然問起神龍劍客來，把話題撇開了。」

堡主夏濤道：「你探出了他找鍾大哥的原因沒有？」

王倫搖搖頭道：「沒有，不過小的看他對鍾堡主似有着極深的仇恨。」

堡主夏濤雙眉緊鎖道：「大哥的事我都知道，他什麼時候結了這樣厲害的仇家？」

七爺莽張飛武唯雄道：「我們去問大哥一聲，不就明白了。」

六爺侯用道：「這個怪物出現了，要不要知會丐幫一聲，免得臨時吃他大虧。」

堡主夏濤沉思了一下，點了點頭道：「老六老七你們好好的守住『風雲堡』，一切待我去見了大哥再說。」

回頭又吩咐王倫道：「你和我一道去，你先到帳房去帶一千兩散銀票，我們馬上就走。」

王倫抱拳應命，急步奔出室外。

第二天，夏濤帶着王倫快馬加鞭的趕到了黃州府。

敢情，鐵掌神拳鍾大光帶着全家躲在人烟稠密的黃州府，正合着大隱隱於市的原則，越是熱鬧的地方，越不容易被人發現。

夏濤與王倫趕到黃州，已是起更時分，他們像一班旅客一樣，先找了一家旅店住下，俟夜闌人靜，然後翻牆而出，偷入一座大宅第之內，發出一聲暗號。

接着，一扇房門打了開來，鐵掌神拳鍾大光披衣出現在門口，舉目四望，道：「是那位朋友，大駕光臨？」

夏濤與王倫閃身而出，向前一禮道：「大哥，是我。」

鐵掌神拳鍾大光見他們一臉凝重之色，一震道：「堡中出了什麼？快進來吧！」

夏濤與王倫依序而入，鐵掌神拳鍾大光點起一盞燈光，特別對王倫道：「王倫你也一起坐下！」因爲王倫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沒有他的話，王倫絕不敢就座。

王倫還待堅謝，夏濤接着也道：「你就坐下好說話。」

王倫這才在下首就了座。

鐵掌神拳鍾大光虎目向夏濤與王倫臉上一掃而過，道：「二弟辛苦你和老六老七了。」

夏濤長嘆一聲，道：「小弟慚愧，幾乎把大哥的『風雲堡』毀於一旦，要不是王倫機警，後果眞不堪設想。」

鐵掌神拳鍾大光暗暗壓住心中的震驚，故意把語氣說得非常和緩的道：「到底出了什麼事？」

夏濤把呂柏年來找的經過，仔細的說了一遍，轉向王倫道：「你把你帶他到『困龍愁』的經過，詳詳細細的說出來。」

王倫叙說時，鐵掌神拳鍾大光聽得很仔細，王倫說完之後，鐵掌神拳鍾大光又再問一遍道：「你說他的相貌很像呂公子？」

王倫點頭道：「至少有六七分相像。」

鐵掌神拳鍾大光又問道：「他自認自己是呂公子？」

王倫道：「他起初是那樣自認，但經小的一駁

，他就不再提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忽然面容一肅，道：「王倫，你認爲他會不會是呂公子？」

王倫與呂柏年相處了四五年，憑良心說，他覺得他很像呂公子，只是，他的脾氣壞得不像呂公子，但經鐵掌神拳鍾大光這樣問來，他一時竟答不上話來。

鐵掌神拳鍾大光緊接着追問道：「他們小兄弟們，都是你一向照顧他們的，你應該有很深刻的體驗。」

王倫沉思了一陣，仔細的回憶了一下當時情景，微微皺着眉頭道：「小的覺得他可能就是呂公子，但這是絕不可能的，除非他是眞呂公子故意化裝回來，開這麼一次玩笑。」這是他唯一能够自圓其說的解釋。

鐵掌神拳鍾大光雙目之中，忽然射出一種興奮的光芒，但旋又一閃而隱，長嘆了一聲。

夏濤說道：「他可能趕到九宮山仰天坪去了，只怕要對丐幫有所不利，我們是不是要知會丐幫一聲？」

鐵掌神拳鍾大光神思不屬的搖了搖頭，道：「不必，丐幫是自作自受……。」

夏濤聽得一愣，叫了一聲道：「大哥，你說丐幫……」

鐵掌神拳鍾大光頭腦一清，連忙改口道：「我是說我要去九宮山，不必另外給丐幫送信了。」

夏濤驚訝道：「大哥，你不是不願與火王爺朝面麼？爲什麼現在又要到九宮山去？」

要知，火王爺與丐幫之爭，眞正的主要原因，還不就是爲了呂柏年，但因爲那個假呂柏年，有目共睹的打着神龍劍客的旗號，在江湖上行俠仗義，眞正的原因反而不攻自破，成了立不住脚的隱痛。

此事只有鐵掌神拳鍾大光心裏有數，他雖與丐幫幫主隻手擎天陳鎭和頗有交情，暗中却是對他惱怒已極。

現在，火王爺與丐幫之事，却由大化小，白毛虎佘逵成了爭執的目標。火王爺要丐幫幫主隻手擎天陳鎭和把白毛虎佘逵交出來，向他要點打傷他愛孫的公道，而丐幫幫主隻手擎天陳鎭和偏不肯把白毛虎佘逵交出來，雙方僵持不下，越鬧兇越，演變到今天的局勢。

鐵掌神拳鍾大光對自己倂稱江湖七義的七兄弟，向來都是無事不談，唯獨對呂柏年這件事，守口如瓶，悶在心裏，他與神龍劍客呂鴻飛，乃是除他基本七兄弟外，最是知心的朋友，當龍鳳山莊在君山建莊時，他去道過一次賀外，事後再也不提龍鳳山莊一字，同時借着火王爺找他的藉口，人便消沉下來，把「風雲堡」交給二弟夏濤掌管，自己却到黃州隱居起來。

夏濤他們那裏知道鐵掌神拳鍾大光內心的痛苦，只以爲他近來變得太消沉了，完全失了當年闖蕩江湖的豪氣。

夏濤這時一聽鐵掌神拳鍾大光又恢復了豪氣，不再躲避，要趕到九宮山去，自是大出意料之外。

鐵掌神拳鍾大光淒苦的一笑，道：「你們將來總有明白的一天。」

夏濤當然聽得懂，鐵掌神拳鍾大光的意思，是要他們現在不要多問，他自是不便再問，笑了一笑，道：「大哥，小弟本來想請示大哥之後，代表大哥到丐幫去一趟……」

鐵掌神拳鍾大光截口道：「有我親自去，那你就不必去了，留下王倫跟我去好了。」

夏濤道：「大哥要多加小心啊！」

鐵掌神拳鍾大光望着夏濤一笑道：「二弟，你放心，爲兄心裏有數……」

頓了一頓，接着道：「你身上帶得有錢沒有？我想立刻就走，不驚動他們了。」

夏濤取出一千兩銀票，遞給鐵掌神拳鍾大光道：「小弟身上只帶了一千兩，够麼？」

鐵掌神拳鍾大光收起銀票，一面點頭道：「足够了。」一面提筆寫了一張字條，留在書桌上，自言自語道：「讓孩子們知道了，都要跟去，就麻煩了。」

夏濤皺了一皺眉頭，暗忖道：「大哥是怎樣的，變得這樣婆婆媽媽起來。」心裏覺着總是不自然得很。

鐵掌神拳鍾大光寫好留書，又流目打量了全室一眼，笑了一笑道：「老二，我們一道出去吧！」言罷，舉步出了書房。

夏濤脚下緩了一緩，回頭悄悄的吩咐王倫道：「你看出了沒有，路上要特別小心。」

王倫點頭道：「小的知道。」

他們兩人走出房外，只見鐵掌神拳鍾大光又仰天望着無際蒼穹，凝目沉思，臉上流露着一片令人迷惑的神色。

鐵掌神拳鍾大光聽得他們到了身邊的聲音，回目一掠夏濤與王倫二人，說道：「我們還是翻牆出去吧！」雙足一點，長身而起，向宅外飛掠而出。

夏濤與王倫緊跟在鐵掌神拳鍾大光身後，一路出了黃州，夏濤抱拳而別，逕自回返「風雲堡」去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帶着王倫直奔九宮山仰天坪，路上非止一日，這天他們已到了九宮山山區。



太陽從山峯一角露出了臉，照射在崎嶇的山道上，朝露如珠，閃閃生光，鐵掌神拳鍾大光與王倫默默的行在山道之上。

登了一座山峯，鐵掌神拳鍾大光遙指着前面一座揷天絕峯，說道：「前面那座雲霧封繞的高峯，就是仰天坪，……這場鷸蚌相爭……唉……」語音一頓，而不能畢其言，仰望雲天，神情間，無限黯然。

王倫目睹鐵掌神拳鍾大光黯然神色，心中突然一動，暗忖道：「堡主莫非眞有對不住火王爺的地方，否則，他的心情爲什麼這樣沉重？」

正思念間，鐵掌神拳鍾大光，忽然回頭叫了他一聲，打斷他思潮，道：「我們到得丐帮，你暗中替老夫注意兩件事，一件事是看看查不查得出白毛虎佘逵的下落；第二件事是查明丐帮準備用什麼手段對付火王爺？」

王倫隱藏心中疑慮，點頭答道：「是，小的盡力而爲。」

兩人又默默行了一程，鐵掌神拳鍾大光忽然又止步不前，說道：「老夫還有一件事，不過，這件事你要特別小心進行，出了事，你要替老夫躭待下來。」

王倫見鐵掌神拳鍾大光說得嚴重，肅然道：「小的身受堡主大恩，堡主所命，小的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鐵掌神拳鍾大光沉聲嘆了一口氣，道：「老夫要你躭待，並不是老夫自己怕事，而有不得已的苦衷，希望你能明白這一點。」

王倫道：「堡主的爲人，小的素所敬仰，小的也看得出堡主心有隱憂，小的正是替堡主分憂之時，請堡主放心。」

鐵掌神拳鍾大光慘然笑了一笑：「老夫希望你暗中進一步接近那怪少年，仔細觀察他，可不可能就是呂公子。」

怎樣可能？呂公子不明明就在「龍鳳山莊」了麼！

但這時鐵掌神拳鍾大光說出這種話來，明顯的暗示那少年極有可能就是呂公子，王倫心頭猛震，覺得事態確然相當嚴重，其中要眞有問題，不可異議在其次，眼看武林之中，就要掀起一場腥風血雨的滔天大禍。

王倫念動間，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失神了片刻。

他喜的是，自己有幸能參與此事，成爲龍華會上之人；憂的是，一個弄不好，便成了誤事的大罪人。

王倫思前想後的沉思了一陣，毅然一點頭，道：「小的領命！」

鐵掌神拳鍾大光哈哈一笑道：「老夫果眞沒有看錯你，你看仰天坪就在前面了，我們上去吧！」忽的一振雙臂，凌空直升二丈多高，向峯巒之上躍去。

王倫抬頭望去，一峯觸天，遠遠已見上面人影幢幢，登時豪氣大生，長嘯一聲，放腿躍登而上。

鐵掌神拳鍾大光與王倫兩人到得峯頂之時，已是辰末時分。

放眼望去，只見一片廣闊的草坪之上，擺好了三處桌椅，分據草坪的三個邊緣，中央空出一大片空地。

左邊的一羣桌椅之上，已坐滿了七八桌人，其中有花子，也有各色打扮的人，那是丐帮的高手和丐帮的朋友了。

右邊一羣，人數並不比丐帮爲少，自然是爲火王爺助拳而來的朋友們。

中間只擺了一張桌子，桌椅之上鋪了黃緞墊襯，座位虛空，尚無入席之人。

兩邊各有各的人接待，爲自己方面來助拳的朋友，但整個的設備，又都是丐帮弟子在張羅，可見這裏的一切，是由丐帮準備的。

峯頂一角，炊烟縷縷，幾十名厨師，正在忙碌着調製菜餚。

另外一角，搭有二座帳篷，帳篷外面守着幾個花子。

鐵掌神拳鍾大光帶着王倫一出現到峯頭，一個負責接待的老花子便大喜過望的迎了上來，抱拳道：「鍾大俠，你也來了，眞是太好不過了，請！敝帮主已在那邊帳篷之內，請鍾大俠先到帳篷之內休息。」

鐵掌神拳鍾大光隨着那老花子向帳篷走去，王倫自有丐帮弟子另行接待，安排了座次。

鐵掌神拳鍾大光走到帳篷前，帳篷內發出一聲朗朗大笑，出現一個獨臂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肅客入內。

帳篷之內，別無他人在座，丐帮帮主隻手擎天陳鎭和與鐵掌神拳鍾大光分賓主落座之後，小花子獻過香茗，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臉上笑容忽然一收，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鐵掌神拳鍾大光暗暗忖道：「老花子性情剛烈，爲人却是非常正派，看他這情形，莫非也有難言之隱？」

念動之間，接口道：「帮主見了小弟，莫非有什麼感觸不成？」準備拐着彎，慢慢試探。

隻手擎天陳鎭和點了一點頭道：「鍾兄，你我

道義之交，如今又同時惹上了趙天君這老怪物，照說今天之事，有你鍾兄千里趕來相助，你鍾兄的高義，我老花子感激不盡，但我老花子有一不情之請，尙望鍾兄見諒俯允。」

鐵掌神拳鍾大光沉住氣，道：「你我同仇敵愾，帮主有什麼話，儘管吩咐，小弟無不遵命。」

隻手擎天陳鎮和望了鐵掌神拳鍾大光片刻，搖頭一聲苦笑道：「老花子不敢，我是想同你打個商量。」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帮主，你有話就直說了吧。」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訕訕的一笑，說道：「老花子是想請鍾兄你，留在帳篷之內，只作壁上之觀……」

一語未了，鐵掌神拳鍾大光暗中一震，忖道：「難道他已知道了我的心思？不！這是不可能的。」定了一定神，作色道：「大帮主可是認爲我鍾某人藝業不精，丟了你貴帮的人！」

隻手擎天陳鎮和連連搖手陪笑道：「鍾兄，你千萬不能這樣想，你要這樣想，我老花子就無話可說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怒氣稍抑的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隻手擎天陳鎮和嘆了一口氣道：「老花子但能忍得下去，我實在不願和趙天君那老怪物兵戎相見，所以今日之會，我老花子不願你鍾兄出面，把事情擴大。」

鐵掌神拳鍾大光怔了一怔，接着哈哈一笑道：「想不到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會怕了區區一個弄火器的人……」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聽得臉色一變，虎眉連挑，但最後強把怒氣壓了下去，打了一個哈哈道：「鍾兄，你也眞會嘔人，你想我老花子會眞的怕了他趙天君麼？」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你大帮主既然不怕他，我鍾大光就想不明白其中道理了。」

隻手擎天陳鎮和道：「鍾兄，不知你知不知道敝帮與那老怪物趙天君結怨的經過？」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道聽途說，叫人不敢盡信，如能由你帮主親口見告，小弟洗耳恭聽。」

隻手擎天陳鎮和道：「事情經過，和江湖上的傳說也差不多，其中只有一點，與事實不符。」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此話怎講？」

隻手擎天陳鎮和道：「就是那些爲非作惡的花子，根本都是冒牌貨。」

鐵掌神拳鍾大光從心底先罵了他一聲，然後不大友善的笑了一笑道：「那你把假冒的人，交給趙老兒，不就得了。」

隻手撐天陳鎮和道：「我要找到了那冒名闖禍的人就好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當時余老兒在什麼地方，如果有人證明他不在出事地點附近，也不難把其中誤會說開。」

隻手擎天陳鎮和道：「確在出事地點附近，但他已經死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忽然覺得一股無名之火直向腦門衝了上來，忘了自己現在的立場，冷笑一聲，道：「殺人滅口的辦法，並不高明。」

隻手擎天陳鎮和沒有想到鐵掌神拳鍾大光內心之中對他有成見，所以根本沒有聽出鐵掌神拳鍾大光的話，乃是向他而發，一本正經的道：「老花子我也是這樣想，遲早要把那殺人滅口，嫁禍敝帮的惡徒找出來。」

鐵掌神拳鍾大光話聲出口，就有點後悔，幸好老花子沒有聽出來，於是又把自己的心意隱藏起來，道：「既然如此，今日之會，你不覺多餘麼？」

隻手擎天陳鎮和道：「余逵被害之事，我們最近才查出來，過去我們總以爲余逵是被趙老兒弄去了，故意惡人先告狀，倒打我們一鈀。」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余老兒也可能就是死在趙老兒手中。」

隻手擎天陳鎮和搖頭道：「趙老兒以火器成名，從來不用這種惡毒暗器，你看，這就是我們從余逵頭蓋骨中，找出來的證據。」一翻手，掌中托着一枚藍汪汪的月牙鋼片，遞到鐵掌神拳鍾大光的面前。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見那月牙鋼片，不但怔了一怔，心中恍然而悟，暗叫了一聲：「原來如此！」對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的成見，一掃而光，也完全相信了老花子的話。

這次他臉上的神色，可沒逃過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的注意，陳鎮和脫口就問道：「鍾兄，你可是見過這種毒惡暗器。」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搖頭，矢口否認道：「沒，沒見過！」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收起那暗器，道：「老花子已剖心相告，這就是我們不願再把事情擴大的理由，鍾兄能體諒我老花子這不情之請否？」

鐵掌神拳鍾大光微一點頭道：「貴派既然有此內情，小弟敢不遵命……。」

話聲忽然一頓，沉思了一下，接道：「小弟還有一事請教帮主，尙望帮主一併見告。」

隻手擎天陳鎮和道：「什麼事？」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貴帮與趙老兒之事，其中可牽涉到有人假冒呂公子的事？」

隻手擎天陳鎮和坦然點頭道：「有這一回事，但趙老兒自己知道錯了，不再爲那假呂公子強出頭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貴帮發現替人揹了黑鍋的事，還有什麼人知道？」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道：「此事乃是敝帮包長老所發現，除了你，我，他三人之外，再無知曉之人。」

這件事情當然相當嚴重，老花子雖然沒有說出要他守口如瓶的話，他却不能沒有這種瞭解，深覺責任重大的望了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片刻，長聲一嘆，道：「小弟荷蒙帮主如此見重，受寵之餘，實在有點吃不消之感。」

隻手擎天陳鎮和歉然一笑道：「不是這樣，又怎能獲得你鍾兄的賜諒。」

鐵掌神拳鍾大光苦笑一聲，道：「小弟既然留此不便，那麼我就告辭了。」站起身來，抱拳一禮，便待退了出去。

隻手擎天陳鎮和伸手攔住他道：「鍾兄，這倒不必，你何妨畧易容顏，掩去本來面目，就可作壁上之觀。」

鐵掌神拳鍾大光內心之中本也不大想走，脚下一停，故意問一聲道：「這樣方便麼？」

隻手擎天陳鎮和一笑道：「要不方便，我老花子請你走都來不及哩！」

隨即吩咐外面小花子，傳來一位易容好手，替鐵掌神拳鍾大光易了容，打扮得似一個容貌平凡的人。

鐵掌神拳鍾大光剛打扮好，忽然外面掀起了一陣起哄之聲，隻手擎天陳鎮和向外面問了一聲，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外面但聞其聲，不見其人的應聲道：「有一個人佔據了公正人席位，不肯離開。」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問道：「那是怎樣的一個人？」

「那人穿了一身紫袍，臉上蒙了一層面紗，看不淸他的面貌。現在包長老正在和他答話。」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皺眉頭，道：「小心，那人招惹不得！」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一楞，望着鐵掌神拳鍾大光道：「鍾兄，你知道他？」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前此日子，他到過一趟『風雲堡』，幾乎把『風雲堡』給平了，夏老二差一點沒死在他手下。」

隻手擎天陳鎮和一震道：「那一定也是衝着我們丐帮來的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點頭道：「很有可能！」

隻手撐天陳鎮和揚聲向外道：「快去知會包長老，要他小心應付，本座立時就到。」

外面應了一聲：「是！」

隻手擎天陳鎮和並不馬上出去，他身爲一帮之主，自然不能像毛猴子一樣，不講究一點身份。

隻手擎天陳鎮和畧爲待了片刻，這才和鐵掌神拳鍾大光步出帳篷，這時帳篷外面已有四個老花子等着他了。鍾大光認得那四個老花子乃是丐帮二虎之一的紅面虎萬全和號稱三星的茶、酒、烟三丐。

鐵掌神拳鍾大光雖然化了裝，但大家都是老朋友，他們也知道鍾大光是誰，微一點頭招呼，便隨在他們身後走去。

這時，因爲時間還早，火王爺趙天君祖孫與姜文宏等雖到了附近，但都還沒有進入仰天坪。

丐帮帮主隻手擎天陳鎮和一現身在大衆之前，只見丐帮這邊羣豪，紛紛站起身子，閃開一條通道，中間視綫無阻，一眼就看到中間那桌上的紫袍蒙面人端坐在正中席位上，對一旁的癩龍包超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

癩龍包超乃是丐帮之一龍，其身份地位僅次於帮主隻手擎天陳鎮和，可說崇高之極，遭此冷落，丐帮弟子早就憤怒至極了。

癩龍包超却是一副好氣性，第三次抱拳道：「朋友高名上姓，我老花子是第三次請教了。」

那紫袍蒙面人敞聲發出一陣冷笑道：「在下的姓名豈能對你們這羣討飯的花子說，你就請教一百次也是枉然。」

丐帮帮主隻手擎天陳鎮和發出一陣朗朗震笑，道：「朋友，你就這樣看不起我花子帮，而不屑於賜教麼！」身形一晃，已到了桌前。

丐帮帮主隻手擎天陳鎮和聽他當衆如此蔑視丐帮，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怒火一衝而上。

癩龍包超一旁說道：「朋友，請先見過敝帮帮主。」

紫袍蒙面人微一側頭，目光射過輕紗，瞧了丐帮帮主隻手擎天陳鎮和一眼，冷然一笑，道：「你們帮主還不也是花子。」

這種當面侮辱的狂妄態度，眞叫身爲丐帮帮主的隻手擎天陳鎮和有點下不了台，以他的身份來說，軟硬都非所宜。

忽然一聲大喝，紅面虎萬全越衆而出，道：「敬人者人恒敬之，朋友，你這副嘴臉，在場之人有目共睹，可怪不得我花子不把你當客人待了。」

紫袍蒙面人兩道稜芒似要穿紗而出，射在紅面

虎萬全臉上道：「那你準備如何對待在下？」

紅面虎萬全怒喝一聲，道：「請你下來！」身形一晃，不見他怎樣作勢用力，人已陡然凌空而起，抓向那蒙面紫袍人。

他出手神態，儼然猛虎撲食，兇猛輕靈兼而有之。

鐵掌神拳鍾大光可知道紅面虎萬全這一撲的厲害，乃是有名的「靈虎探爪」，一爪之威可以裂石爲粉，不由暗暗替那蒙面紫袍人揑了一把汗。

那知那紫袍蒙面人竟端坐不動，冷哼一聲，道：「就憑你這一爪，還差得遠哩！」

冷笑中，出手如電，迅遞而出，看他出手部位，既不是紅面虎萬全的手腕，也不是他身上任何一處穴道，但紅面虎萬全却是身形一變，點足從那蒙面紫袍人頭頂上掠了過去，所遞出的爪力，也一收而回。

紅面虎萬全身形落地，一聲怒吼，又出爪撲身而上。

那蒙面紫袍人依樣畫葫蘆，仍是出手那一招，就封住了紅面虎萬全手出抓式，使他不得不翻身飛過他頭頂。

紅面虎萬全一連猛撲了那蒙面紫袍人五次，那蒙面紫袍人仍然一招不變的應敵，紅面虎萬全就把他毫無辦法，不但逼他不下座，就他衣角都碰不到一下。

可是，他也更無法收招下台了。

正在此時，忽見峯頂一角密林之後，魚貫走出十幾個人，有老有少，高矮不一，長衫勁裝，形形色色，正是火王爺趙天君一行人出場來了。

趙天君一馬當先，趙凱與姜文宏左右相隨，片刻之間，已到近中席位，紅面虎與蒙面紫袍人相鬥之處。

火王爺趙天君掃視了相鬥的紅面虎萬全與那蒙面人一眼，轉臉向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道：「陳幫主，這是怎樣一回事？」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道：「此人來歷不明，姓名不詳，一來就高據公正人首席，看是有意前來擾場。」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抓住這個機會，接着一揮手道：「萬師弟，住手！」

紅面虎萬全心猶不甘的收手退到幫主身後。

火王爺趙天君邁步向前，向那蒙面人道：「朋友，你是來看熱鬧呢？還是來助拳的？」

那蒙面紫袍人道：「在下毛遂自薦，當個公正人可不可以？」

要知丐幫與火王爺之爭，因爲都自恃身份，一切都按江湖規矩而行，請了當今江湖上三位年高德劭的武林耆宿出面公證，以規範雙方不得以鬼域技倆，暗箭害人。

在這種情形之下，縱然是非難分，雙方多半尙能自制，減少死傷。

其實眞正是非，公正人也無法論斷，不過因此却能慢慢宣洩雙方的火氣，久而久之發現誤會，而言歸於好。

換言之，凡是有勇氣請公正人的人，可說都自認拳頭上站得人，胳膊上跑得馬，理直氣壯，因此，多半是一時誤會，是以其化干戈爲玉帛的機會也特別大。

就以丐幫與火王爺之爭來說，糾纏至今，丐幫不是已經發現了被人嫁禍所害，因此丐幫幫主有了退讓之心，偏偏這時却來了這樣一位功力奇高的怪人橫挿進來一脚。

丐幫幫主隻手擎手陳鎭和對這怪人，心裏可就起了很重的疑心，暗暗忖道：「莫非他就是從中製造事端的人？所以不顧我們言歸於好。」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此念一生，不由冷笑一聲道：「朋友，可惜我們已經請好了公正人，就是沒有請好公正人，憑朋友這藏頭露尾，故弄玄虛，先就有失大丈夫行徑，豈能以『公正』自任。」

那蒙面紫袍人冷哼一聲道：「在下又沒向你大幫主說話，要你多什麼嘴。」當着這多武林朋友之前，這句話的侮辱性，可比剝了老花子的皮，還叫老花子難忍難受。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雙目一瞪，神光湛湛的逼射着那蒙面紫袍人發出一陣仰天大笑道：「朋友，你的用心，我老花子完全明白，我老花子接下你的了。」

話聲一頓，轉向火王爺趙天君一抱拳道：「趙老，請一旁寬坐，待我老花子了斷這位朋友的事後，我老花子再向你請罪。」

火王爺趙天君倒是一個耿介不苟的人，哈哈一笑道：「撇開你我雙方之爭不說，這位朋友既然前來擾場，自然也有我趙某一份……。」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截口道：「趙老，你不知道，其中別有隱情，這朋友完全是衝着敝幫而來的！」

火王爺趙天君方待表示自己的意見，忽聽那蒙面紫袍人冷傲地接話道：「看你老花子不出，你倒頗有自知之明，在下就衝着你花子幫而來，你花子幫又能怎樣！」

人家自己都把話說明了，火王爺趙天君便沒理由和丐幫聯手對付那蒙面紫袍人了，猶豫了一下，抱拳點頭道：「好，老夫尊重貴幫主意見。」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道：「有謝趙老！」接着，突然轉首高聲吩咐道：「替各方朋友擺酒。」

隨又旋身向全體大衆作了一個羅盤揖，道：「各方高朋好友，此事別有內情，請各位飲酒旁觀，千萬不要相助，我老花子感激不盡。」

老花子認定這蒙面紫袍人，就是暗害白毛虎余逵，嫁禍他們丐幫的陰謀者，因爲看出他的厲害，所以謝絕別人相助，以免殃及池魚。

老花子話聲一落，那蒙面紫袍人接着又道：「看不出你花子幫倒是敢作敢當，大出我意料之外。好！你就慢慢安排吧！」好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

這蒙面紫袍人果眞就是呂柏年，他與王倫一見之後，覺得連王倫都不敢認他，要別人相信他就是呂柏年，那簡直是難之又難之事，於是，一氣之下，索性把面孔也蒙了起來，自己也再不提呂柏年三字。

他暗中來到仰天坪後，又發現王倫坐在丐幫席位之內，便猜想王倫必是受命而來，因此也聯想到白毛虎余逵的對付他，甚至可以說是「風雲堡」與「丐幫」的聯合行爲，當然，丐幫也該知道他是誰了。

丐幫幫主隻手擎天陳鎭和的一番話，在呂柏年聽來，正與他片面的想法，配合得天衣無縫，所以他更是氣了。

誰又知道，老花子的話是別有所指。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這時也忍住一肚子的氣，冷笑了一聲，靜等執事人等安席上菜。

有吃有喝，又有熱鬧可看，仰天坪之上漸漸安靜了下來。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擧目掃視了全坪一眼，最後目光落到呂柏年身上，道：「朋友，老花子場中有候。」說完，大步走到中央空地上一站。

呂柏年冷笑一聲，站起身子，身形微晃，就到了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身前，距離不遠，但却沒有一個人看出他用的是什麼身法，全場都不禁爲之心弦一震。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不由暗中一皺眉頭，忖道：「他這種身法，莫非是久已失傳的『浮光掠影』？……」

一念未已，只聽癩龍包超大聲喝道：「殺鷄焉用牛刀，屬下討令出陣。」不待隻手擎天陳鎭和答話，飛身一躍，人已直落到老花子的身前，躬身請命。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已知癩龍包超心意，是看出這蒙面紫袍人不是易與之輩，不顧他以幫主之尊，以身冒險，當下點了一下頭道：「這位朋友身懷失傳奇學，你要小心了。」緩步退到一邊去了。

癩龍包超拱了一拱手道：「老花子抛磚引玉，先領敎閣下幾手。」

呂柏年揚頭一笑道：「在下久聞丐幫一龍二虎三星四相，是高手中的高手，到時你可不能弱了你們丐幫的名頭啊！」

癩龍包超冷笑一聲，道：「敬人者人恒敬之，朋友，敝幫光明正大，不願在口舌上傷人，你最好請吧！」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好一個光明正大，祗是在暗地裏行事，你道在下不知道麼？」

癩龍包超怒火上升，大喝一聲，道：「匹夫住嘴，看掌！」雙掌一掄，和身而上，動作奇快，一閃而到。

呂柏年只覺一股强猛的潛力，直逼過來，不由暗起了好勝之心，凝聚眞力，存心和癩龍包超一較暗勁，雙掌一翻，硬打硬接的迎了上去。

雙掌接實，只聽轟的一聲，兩人脚下馬步都是一動，呂柏年雙肩微動退了小半步，就穩住了身形，癩龍包超却登！登！登！一連退了三步，才停住身形。

癩龍包超號稱丐幫幫主以下第二高手，挾數十年修爲，全力一擊，竟被震得連退三步，心中的驚震可想而知。

可是，呂柏年心頭上也不見得好笑，他巧獲奇緣，身懷絕世武功，滿以爲這次出山，已是無敵身手，大可快意恩仇，那知竟比這個老花子强不了多少，好勝之心，不由暗嘆了一聲。

他也不想想他現在有多大年紀，雖然巧獲奇緣，到底修爲日淺，火候不足，能這樣一掌把修爲數十年的老花子震退，已是駭人聽聞的大事了。

癩龍包超暗中吸了一口眞氣，把翻滾沸騰的血氣壓了下去，怒笑一聲，道：「朋友內力驚人，我老花子甘拜下風，但不知你拳脚功夫如何，老花子還要討敎一二。」

呂柏年輕輕一拂面紗，朗笑一聲，道：「手底下功夫只怕你更不成哩！」話聲未絕，驀地拔身而起，人在空中，一個大翻身，向老花子癩龍頭上疾撲而下。

癩龍包超號稱丐幫一龍，「游龍身法」被譽爲江湖一絕，望着下撲的呂柏年，微微一笑，沉肩斜步，斗轉星移，身子就錯出去六七尺遠。

呂柏年的身法，更是世所罕見，全身如輕風一般，隨着癩龍包超的身形，在他頭頂上移動盤旋。

癩龍包超在地上一連變了九種身法，都沒有逃脫呂柏年指掌威力之下。

癲龍包超怒急之下，長嘯一聲，沖天而起，舉掌相迎，只見他們的人影一陣翻滾落回地上，瞬刻之間，就打得難解難分。

丐帮一龍，到底比「風雲堡」的夏濤他們强得多，呂柏年一直和包超動手了二十多招，才抓住一個機會，大喝一聲：「去吧！」

但聞蓬然一聲，癲龍包超一條身子忽然離地而起，直飛了出去，摔出二丈開外，半天爬不起來。

丐帮帮主隻手擎天陳鎮和凛駭無比的忖道：「包師弟內力雖較那人稍弱，但他拳脚上的功夫，已練得天衣無縫，從未因手法上落敗過，那人出手，如雲似霧，這是什麼驚人奇學？」

當年泰山論劍，三白先生連勝三十六人，取得天下第一劍之稱，固然內力已是爐火純青，深厚無比，但主要致勝之因，還是他有致勝的奇學，尋虛蹈隙，克敵致果。

三白先生的手法，當年就無人能破，如今絕跡了江湖百多年，再現江湖，後學之輩，自是看也看不出來了。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心驚之餘，但無退讓之理，哈哈一笑道：「朋友，好手法，我老花子自不量力，還要領教你幾招。」大步而前，站到了呂柏年面前。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剛剛提起一股眞力，忽聞一聲輕笑道：「好一個老花子，既然請我們來當公正人，爲何又先行動起手來，你老花子眼裏還有我們三個人麼！」

聲到人到，只見三條人影，星光流曳般從天而降，落到鬥場之中。

羣豪各自心頭一震，不約而同凝目望去。

只見所來三人，一位是身穿天藍長衫，頭包方巾，腰束絲帶的老學究，另一位是身披袈裟，脚踏芒鞋的高大和尙，還有一位則是身披鶴氅，頭戴黃梁沖天冠的老道士。

當時，便有人驚聲道：「原來是儒釋道武林三奇！」

儒、釋、道武林三奇，無門無派，是三個絕頂清高的江湖奇人，不是他們，只怕誰也當不了丐帮與火王爺的公正人。

那說話的便是那老學究打扮的橫山進士解九如，臉上還帶着未褪的笑容。

無我禪師與松柏眞人，那是微閤雙目，狀如蒼松古月。

丐帮帮主隻手擎天陳鎮和只有一隻手，不能抱拳爲禮，欠身含笑道：「不是老花子對三位有所不敬，而是這位蒙面朋友與敝帮另有過節，意欲先行了斷。」

橫山進士解九如上下打量了呂柏年一眼，道：「尊駕貴姓？有何氣忿不平之事？不知老朽等三人能否効勞，一作魯仲連？」

呂柏年一肚子惱怒，無處發洩，他才不管你武林三奇不武林三奇，冷笑一聲，說道：「三位管得了麼？」

橫山進士笑了一笑，說道：「朋友何妨說出來聽聽。」

呂柏年道：「要聽不難，你先叫老花子把白毛虎余逵交出來，在下便可一一奉告。」

橫山進士解九如雙眉一皺，道：「這個……。」丐帮與火王爺就是爲了白毛虎余逵，雙方爭執不休，不要問也知道丐帮交不出白毛虎余逵出來，是以爲難了。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三位要不是誠心向着花子帮，那就請退過一邊去吧！」

無我禪師口宣了一聲佛號，轉身向着公正席走去。

松柏眞人呵呵一笑，隨在無我禪師身後而去。

橫山進士解九如輕嘆一聲，道：「朋友，你年紀還輕吧？」

呂柏年道：「年紀輕又怎樣？」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老朽想奉勸朋友你一句話：『怒火』爲無韁之馬，焚人禍己，一發難收，望朋友三思而行。」搖頭一嘆，離開了他們。

呂柏年望着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冷笑一聲，道：「老花子，除非你能交出白毛虎，否則太陽就是從西邊出來，在下也放不過你們這羣死花子。」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怒笑一聲，道：「朋友，你的所行所爲，我老花子又放得過你麼？有本事就使出來吧！」

呂柏年道：「在下要用劍了，你老花子用什麼兵器，準備好吧！」伸手把佩劍拔在手中。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道：「我老花子對敵平生不用兵器，儘管用劍就是。」

呂柏年高聲一笑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既然你自恃功夫高人一等，在下就用劍勝了你，也沒有什麼說不過去，看劍！」話落人動，手中青鋼長劍，動如靈蛇，快速絕倫，一閃就到了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胸前「七坎」大穴。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可沒半點輕敵之念，大喝一聲道：「來得好！」右臂一甩，身子淩空而起，翻過呂柏年頭頂，到了他背後，剛才甩動的右臂，就極其自然的轉到呂柏年「脊心」穴，立掌如刀，向下一印。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自幼斷了左臂，却遇上



一位武林奇人，傳了他一套獨臂掌法，他就憑這套獨臂掌法，身經數百戰，鮮遇敵手，博得隻手擎天的美號。

他因爲看出呂柏年一身所學，奇幻絕倫，招式稍緩，便被所乘，所以一接上來，就用上了看家本領。

呂柏年頭也不回，雙足微一用力，身子忽然轉向一側，斜斜向旁一扭，讓開一掌，手腕一抖，第二劍又從身形變化中一吐而出。

呂柏年這一劍，是利用翻轉的身形，擋住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的視綫，從幾乎做不到的角度發了出來，一閃就到了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腕脉之上。

這一劍快得出奇，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簡直無法可讓，看來他這僅有一條手腕，就要應劍而落了。

呂柏年劍眉一揚，也是一臉欣喜之色。

那知，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哈哈一笑道：「朋友，別高興得太早了。」

他竟不避不讓，振腕一迎而上。

呂柏年劍鋒一落一拖，還好切在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手腕之上，呂柏年只覺劍鋒所觸之處一滑，接着一股反彈之力，循劍而上，震得他自己手腕一痲，人也是大感意外的一怔。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一聲輕喝，五指如鈎，已隨劍而上，直探呂柏年腕脉而來。

呂柏年暗自驚駭，大喝聲中，一沉健腕，手中青鋼長劍，突然由上而下，倒捲而下。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見他劍法愈出愈奇，自己的奇招絕學竟是傷不了他，不禁驚佩齊生，沉掌縮身，退出一步。

各人露出了兩手絕招，只看得全場之人，無不心頭暗生敬佩，大飽眼福，全場頓時靜得鴉雀無聲，所有的視綫，都被他們兩人的過手所吸引。

兩人停了片刻，呂柏年忽然大喝一聲，振劍而上，劍氣森森，有如驚天長虹，直捲過去。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不退反進，縱身一躍，疾迎而上。

劍氣掌風，銀芒掌影，展開了一場搶制先機的快攻，雙方打得奇招百出，花樣橫生，瞧得人目迷五色。

兩人瞬刻之間，就已拚鬥了二三十招。

這二三十招下來，呂柏年緊鎖的眉峯，又已舒敞開來，他已看出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這套掌法的精要妙處。

原來，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這套掌法，叫做「百破掌」，使開來全身都是破綻，似是舉手之間，就可把他置於死地，可是，當你直向他破綻攻去時，破綻之處却蘊藏着無與倫比的反噬之能，一招反敗爲勝。

呂柏年幾次就是上了他的當，幾乎敗在老花子手下，所幸他因服了「松津蘭實」，身輕如燕，應變之能又高人一等，才屢次化險爲夷，要是別人，不知早敗過多少次了。

呂柏年承襲了三白先生的武學財產，別有一套專門找人毛病的本領，時間一久，老花子「百破掌」的眞正毛病，也就被他看出來了，只要機會一到，勝利就是他呂柏年的了。

詎料，勝利卽將來臨之際，看得心神專注的趙凱，忽然大叫一聲，從椅子上滾落地上，人事不知了。

姜文宏飛身抱起趙凱，只見他頸子上斜斜的插着一根藍光隱隱的毒針……

同時，人羣中接着有人大吼一聲道：「花子無恥，用七孔黃蜂針暗算了少山主！」

喝聲中，二粒火王爺的「霹靂子」，已脫手打向丐帮那邊而去。

這時，大家的注意力都爲老花子與呂柏年的激戰所吸引，聽得叫聲，方一錯愕，只聽，轟！轟！兩聲，烟塵慘號冲天而起。

刹那間，全場一陣大亂。

雙方盲目的一湧，掀起了一場混戰。

這時，老花子與呂柏年之戰，也到了緊要關頭，被這一擾，雙方心神都是一震。

但在這彼此心神都受了影响之下，呂柏年的經驗不足，可就吃了大虧，手中不由爲之一緩，老花子經驗豐富，驚而不亂，抓住這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一掌橫掃而來，把呂柏年打得飛出一丈開外。

呂柏年帶起一聲厲嘯，曳過長空而逃。

這些事情，說來話長，其實都是發生於頃刻之間，時間雖有先後，但誰都無法分出誰先誰後。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險勝呂柏年，方待喝問事變情由，一聲「阿彌陀佛」無我禪師已飄身落到他身邊道：「陳施主，快喝止混戰要緊。」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當機立斷，一聲「住手！」已用內家眞力脫口吐出。

同時，火王爺趙天君也因松柏眞人之請，接着發下了停戰之命。

幸好雙方都是深識大體，不管誰是誰非，都沒有利用機會大肆屠殺的惡念，所以同時發出了停戰命令。丐帮帮主陳鎮和對全帮弟子威凌無比，一聲令下，只見丐帮方面的人，無不是立時收招，紛紛退回本位。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連載

高皐·文
培新·圖

# 天殘劍侶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與索嫦中了任天寵的詭計，索嫦爲蒙驚引開，迨返回繫舟處，已失巨舟所在，蒙驚倣作引領蒙嫦追尋冷瑤光下落，詎奔馳多日仍不見一點踪影，待至蒙驚恃技殺人，而爲仇家所算，中了劇毒，方始天良發現，對索嫦說出眞相，索嫦乃逕奔牡丹堡而去。這時，冷瑤光已成階下囚，但任天寵仍假扮同是遭害者，與冷瑤光同甘共苦，這日他止在用盡甜言蜜語，要套出冷瑤光收藏天殘劍笈的所在，不料黃瑜突地來到，在窗外喝止冷瑤光說出修習劍訣的經過，任天寵縱身追出，立遭黃瑜點了穴道——

## 茫茫天涯荊棘路

冷瑤光道：「幾天不見，妳的武功似乎又高明了幾分。」

黃瑜撇撇嘴道：「如果偷襲也算高明，咱們就不必苦練武功了。」

冷瑤光道：「任大哥待我情至義盡，希望他不會因此不愉快才好，走，咱們去接他回來。」

黃瑜冷冷哼了一聲道：「你當眞認爲他是好朋友？」

冷瑤光道：「親身所見，這還假得了？」

黃瑜咳了一聲道：「一個人的忠厚也應該有一個限度，否則就變爲愚蠢了。」

冷瑤光道：「妳怎麼啦？今天似乎處處顯得不太平常。」

黃瑜道：「眼見我的丈夫被人家玩弄於黨股之上，我還能平常得起來麼？」

冷瑤光面色一變道：「你瞧到了什麼？」

黃瑜道：「瞧到的很多，一時也說它不完，要緊的是親眼瞧到任天寵在茶中下毒，並與蒙師兄串通讓他表演苦肉計，這還不够麼？」

這不僅够了，冷瑤光還驚愕得說不出話來。如果不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任天寵的詭計，被黃瑜一一瞧在眼中，他還以爲交了一個推心置腹的朋友呢！當眞是江湖譎詐，人心險惡，細想起來，令人有着不寒而慄之感。

黃瑜微微一笑，接道：「走吧，咱們去找個地方療傷……」

冷瑤光道：「不，我不能走。」

黃瑜一怔，道：「爲什麼？你不相信我適才之言？」

冷瑤光道：「我怎會不相信妳的話，只是……只是……」

黃瑜櫻唇一噘道：「只是對你的任大哥難以忘懷！不要傻了，瑤哥哥！你的毒傷要及早醫治，還有，你知道嬙妹子怎麼樣了？你對她，似乎毫不關心似的！」

冷瑤光心頭一震道：「嬙兒天眞無邪，不明白世道人心是怎樣的險惡，我對她確是有點放心不下，她怎樣了？妳知道麼？」

黃瑜道：「我只知道她被蒙師兄騙往長江下游找你去了，爲了跟着你，我無法兼顧……」

冷瑤光道：「糟了，她會上蒙驚的當的。」

黃瑜道：「這個你放心，蒙師兄縱然喜愛於她，還不致做出傷風敗德之事。」

冷瑤光一嘆道：「我原想深入虎穴，對牡丹堡作一次澈底的探查的，如此一來，只好先找嬙兒再說。」

黃瑜哼了一聲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念念不忘那孟家姑娘，走吧，傻哥哥！驚動了任眉兒可不是好玩的。」

由各種跡象顯示，孟府疑案，牡丹堡涉嫌最大。不過，一個失去武功之人，去闖那龍潭虎穴，縱然惜花帝君不致殺害於他，只怕也難以查出事實的眞象，因而，他只好聽從黃瑜的勸告，雙雙越窗而出。

在一處草叢之中，黃瑜將任天寵提出，道：「搜搜看他身上可能藏有解藥。」

冷瑤光搜遍任天寵的全身，失望的嘆息一聲道：「瑜妹妹！解開他的啞穴，我要跟他談談。」

黃瑜凌虛一指，震開任天寵啞穴，這位百葉幇的首徒，心機當眞深沉得嚇人，不待冷瑤光責問，他一聲輕咳，道：「我不怪你，兄弟，在如此情形之下，任何人也難免會發生懷疑的。」

他說冷瑤光對他懷疑，而他的穴道被黃瑜所制，又被她棄擲草叢，豈不是冷瑤光恩將仇報？可是，他只有安慰，並無半分責備之心。如果黃瑜之言有誤，冷瑤光就爲喪失人性，全無心肝之人了。因而他淡淡幾句不着邊際的言語，立即控制了冷瑤光的情緒。

他語言微頓，又淡淡一笑道：「不要急，兄弟，咱們何等交情？這點誤會算得了甚麼。」

冷瑤光不勝惶恐的說道：「眞對不起，任大哥！也許是小弟誤會了。瑜妹妹！快給任大哥將穴道解開。」

黃瑜冷哼一聲道：「姓任的，你少來這一套，還要姑奶奶掏出你的底來？」

冷瑤光道：「瑜妹妹！妳怎能這樣對付任大哥的！」

黃瑜雙目一瞪，說道：「你少管吧，我自有分寸。」

語音一頓，陡地一掌拍出，任天寵身軀一陣哆嗦，額頭上的冷汗像黃豆般的暴了出來。

這位血刀傳人，心腸像鐵一般的强硬，粉頰之上，也冷竣得像一座冰山，她秀眉一挑，道：「告訴你吧，任天寵，那天你與我那不成材的師兄設計害人，我都聽得一淸二白，可惜我不知道你們要害的是誰，否則當時我就扭斷你的頸子了。」

任天寵長長一嘆道：「百葉幇雖然不是什麼名門正派，所行所爲，也與道義無虧。在下出此下策，實在情非得已。」

黃瑜道：「咱們要的是解藥，對閣下的理由不感興趣。」

任天寵道：「在下不敢要求姑娘賜給同情，只是爲挽救師門厄運，竟落得如此下場，捫心自問，不覺感慨萬千而已！」

黃瑜逆血攻心的手法，實在歹毒無比，只不過片刻之間，丰神俊逸的任天寵，已然肌肉扭曲，冷汗透衣，痛苦得三萬六千根毛孔都炸了開來。

但此人仍然面色沉毅，言之鑿鑿，說到傷心之處，甚至聲淚俱下，如果說他是在表演，那麼這位百葉首徒的心機，可以說是深沉如海了。

冷瑤光對此人原本就存有戒心的，老早就認爲他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沒有存着什麼好心，但一旦與他接觸，就有如沐春風之感。以前的疑慮，已然一掃而空，現在身受慘禍，再經黃瑜當面指証，對這位奸險小人，應該如同隔岸觀火，十分淸楚的了，可是仍被他那精彩的表演所感動，大大的同情起來。

「瑜妹妹！不要這樣，只要他拿出解藥，咱們就放過他吧。」

「怎麼？你當眞要放過他？」

「是的，如果他再犯到咱們手裏，隨妳怎麼處置就是。」

「哼，一個頂天立地的丈夫，也學起婦人之仁來了！」

黃瑜對冷瑤光的婦人之仁，確是大爲不滿。但仍然手一揮，解除了對任天寵逆血攻心的懲罰，跟着面色一寒，道：「解藥呢？拿來！」



任天寵喘息了一陣，道：「謝謝兩位，但……解藥……咳，在蒙兄的手上。」

黃瑜勃然大怒，粉臂一揮，狂飈急湧，任天寵被掌力震得滾出數尺，鮮紅的血水，由嘴角汩汩滴出。

冷瑤光道：「任兄！解藥當眞在蒙驚手上？」

任天寵一嘆道：「事到如今，在下怎敢欺騙兩位。」

冷瑤光道：「閣下下毒，却將解藥交給蒙驚，那又是什麼道理？」

任天寵道：「這是蒙驚所提的條件，在下不得不從。」

冷瑤光道：「什麼條件？」

任天寵道：「他要獲得解藥，才肯認是下毒之人……」

冷瑤光道：「爲什你要蒙驚承担下毒之名？」

黃瑜哼了一聲接道：「那還不是要你認爲他是一個安危與共，推心置腹的朋友，你那天殘劍法的來龍去脈，還不一古腦和盤托出？」

冷瑤光一懍道：「不錯，差一點我就上當了，還有……蒙驚爲什麼要解藥，是不是別有用心？」

任天寵吶吶半晌道：「這個……在下也不大明白。」

黃瑜冷冷道：「你最好明白，否則莫怪我手辣心狠！」

任天寵道：「也許……他是要以冷兄弟的生命威脅索姑娘吧。」

冷瑤光心頭一震道：「瑜妹妹！咱們快走。」

黃瑜道：「好，但此人饒他不得！」

冷瑤光道：「殺他於事無補，咱們給他一條自新之路吧。」

黃瑜拗不過冷瑤光，終於放過了這個陰險小人。於是，他們連夜東行，要趕往長江探詢索嬙及蒙驚的所在。

冷瑤光眞力無法提聚，在山道之上馳行，自然感到十分吃力，經過一整天的跋涉，才不過百十里地。

他們在馮家莊借宿一宵，天剛破曉便相偕上道，但走出不足十里，身後蹄聲震耳，已被十餘名騎士追了上來。

黃瑜手握刀把，迎道而立，粉頰之上，湧出一股駭人的殺機，秀目威稜四射，冷冷的盯着來人。

那十餘名勁裝大漢，全部被黃瑜的威勢所懾，面對一個纖纖弱女子，都沒有人敢於再跨前一步。良久，其中一名大漢向同伴使了一下眼色，一聲大吼，五名大漢一齊撲了上來。

黃瑜嬌叱一聲，刀光急閃，血雨紛飛，刹那之間，這片荒山野嶺之上，已添了五名慘死的寃魂。

其餘幾人相顧失色，呼嘯一聲，竟躍上坐騎，扭頭狂馳而去。

黃瑜撇撇嘴，順手牽來兩匹坐騎道：「上馬吧，瑤哥哥！任重道遠，咱們得省點氣力。」

冷瑤光道：「這般人咱們一個不識，怎麼一言不發，見面就往死裏招呼？」

黃瑜微微一笑道：「你不認得他們，人們可是識得咱們。」

冷瑤光道：「他們逃了幾個回去，只怕不會善罷干休！」

黃瑜道：「管他，不怕死的就讓他們來吧。」

冷瑤光猜的不錯，約莫頓飯時間，蹄聲再度响了起來。

黃瑜選擇了一個十分有利的狹口，招呼冷瑤光帶頭先行，她在那狹口之外迎風挺立，等候着急馳而來的追騎。

來騎馳近丈外，便一齊停了下來，領頭的是牡丹堡的銀杏院主任眉兒，她身後是任天寵銀杏三蝶，再往後是九名勁裝大漢，原先與任眉兒同來的八傑八駿已然不在，可能因爲冷瑤光已然擒獲到手，就不必再浪費龐大的人力。

任眉兒緩緩踏前兩步，道：「黃姑娘！敝堡對賢兄妹十分尊重，妳怎麼與敝堡作起對來？」

黃瑜道：「沒有呀，貴堡威震四海，名震武林，我怎敢與貴堡作對！」

任眉兒道：「黃姑娘既這麼說，過去之事，咱們也不再追究。但本堡逃犯，黃姑娘則必須立即交出。」

黃瑜道：「誰是貴堡逃犯？」

任眉兒道：「自然是姓冷的了，黃姑娘何必明知故問！」

黃瑜道：「這倒是一件新鮮的事，冷家莊的少莊主，怎麼變爲貴堡的逃犯了？」

任眉兒道：「他散佈謊言，栽贓嫁禍，小妹已經將他擒獲，自不能再讓他逃出手去。」

黃瑜道：「原來如此，他當眞十分可惡。」

任眉兒道：「黃姑娘，你是同意將他交給小妹了。」

黃瑜道：「對不起，我不能同意。」

任眉兒神色一變道：「黃姑娘當眞要幫助外人，不惜與本堡爲敵？」

黃瑜冷冷道：「十分抱歉，我總不能幫我的丈夫？」

任眉兒道：「黃姑娘如此執迷不誤，小妹只好得罪了，上！」

兩名大漢在任眉兒示意之下撲了上去。他們知道這位血刀門下不好惹，一鞭一鐗，一上來便使出全力！

但刀光一閃，傳來兩聲慘呼，一招之下，兩名功力不弱的大漢身首異處，黃瑜依然手握刀把，卓立原地，像是根本就未動手一般。

任眉兒心頭一皺，她估不到黃瑜的刀法，竟是這般凌厲，柳眉一揚，回頭向銀杏三蝶叱喝道：「面對如此高人，妳們還不前去領教領教！」

銀杏三蝶應了一聲，點足輕彈，身如彩燕，凌空一個翻滾，分三面曳落黃瑜身前八尺之處，當眞點塵不驚，姿態曼妙已極。

黃瑜向她們打量一眼，只見銀杏三蝶，全是十六七歲的大姑娘，這般年紀靑靑的毛丫頭，竟然身懷上乘武功，就不得不對她們刮目相看了。

立身右首的，面目姣好，身材適中，穿着一身銀色的勁裝，嫵媚之中顯出一股英武之氣。

左側的年紀最小，甜甜的小臉上還帶着濃厚的稚氣，小身子裹着一襲桃紅色的衣衫，眞箇艷麗已極。

中間的身着黑衣，濃眉大眼，雄糾糾的一派男子氣魄，像是銀杏三蝶的領袖人物。

她們站好方位，由中間的黑衣姑娘襝衽一禮道：「銀杏三蝶見過黃女俠。」

黃瑜哼了一聲道：「三俠如此客氣，黃瑜担當不起，時間不早了，咱們還是辦正事吧。」

黑衣姑娘道：「恭敬不如從命，有僭了。」

銀杏三蝶似乎早有默契，黑衣姑娘語音甫落，她們同時一聲嬌叱，寒星如矢分襲黃瑜的天靈，玄機，腹結三大穴。來勢之疾，有如狂飈。

黃瑜見她們攻來的，只是銀紅黑三隻蝶形暗器，但勁巧力足，手法詭異，可見銀杏三蝶對該項暗器造詣極深。

她手握刀把，目專神注，待蝶形暗器到達三尺以內，才刷刷三刀，便將三隻暗器劈作六半。

黑衣姑娘喊了一聲「好刀」，纖掌再揚，銀紅黑九隻蝶形暗器，再襲黃瑜三處大穴，暗器破風，響起一片銳嘯之聲。

九蝶同襲，勢如驟雨，除了閃避，要破解大是不易。

但狹口是冷瑤光的安危所繫，如果黃瑜被迫離開狹口，冷瑤光就有落入敵手的可能，因而她明知面臨死亡的威脅，依然卓立如山。

九蝶瞬息即至，刀光也以疾雷劃空之勢，刷刷的響了起來，不多不少，整整九刀，銀杏三蝶的成名暗器，已變爲一片片破銅爛鐵。

破掉了九蝶同襲，黃瑜已盡了全力，她的粉頰上掛着汗水，櫻唇緊閉着，神色上凝重無比。

銀杏三蝶沒有繼續出手，她們雙目大張，顯出一片駭異之色。這三位少女的蝶形暗器，堪稱獨步武林，她們出道以來，還沒有人能破解她們六蝶齊施。

銀杏三蝶開了眼界，黃瑜也碰到了堅強的敵手，她們僵持着，空氣沉悶得令人有點窒息。

半晌，任眉兒輕咳了一聲，道：「血刀門下，當眞是刀無虛發，不過，小妹對姊姊，仍有幾句忠言奉告……」

黃瑜冷冷道：「說吧，我在洗耳恭聽。」

任眉兒道：「令師兄蒙大俠，與本堡建立了極爲深厚的友誼，咱們何不化干戈爲玉帛，作一個道義之交的朋友？」

黃瑜道：「好意心領，咱們高攀不起！」

任眉兒道：「小妹剛才說過，令師兄與本堡交非泛泛，姊姊何必如此見外。」

黃瑜道：「人各有志，敝師兄之事黃瑜不便置喙。」

任眉兒又道：「姊姊，你是決定要與本堡爲敵的了？」

黃瑜道：「黃瑜决無此心，只是不願任人宰割而已。」

任眉兒哼了一聲道：「牡丹堡高手如雲，當今之世，已找不出能與頡頏之人，姊姊冰雪聰明，何必定要自趨絕路！」

黃瑜道：「多承指敎。」

任眉兒一嘆道：「看來小妹是在浪費唇舌了，但願咱們後會有期。」

這位銀杏院主語音一落，便率領屬下狂馳而去，片刻之間，追躡的敵騎已走得隻影不存。

黃瑜輕吁一口長氣，才擰身奔進狹口，在狹口的另一端，她追上了冷瑤光，雙騎得得，直向楊柳河奔去。

他倆沿着河南的邊境前進，還要半日，就可到達安徽的桐城，雖然風塵滿面，總算沒有碰到什麼麻煩。

冷瑤光知道牡丹堡不會放過他的，甚至天下任何門派，都不會對他懷着好意。

偏偏他倆不能作一對愚夫愚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該是多麼可愛的悠閒歲月？在愁緒萬端之中，他忍不住發出一聲浩嘆。

黃瑜櫻唇一厥道：「你又嘆氣了，想開一點不好嗎？」

冷瑤光道：「我願意想開一點，事實上我却不能。」



黃瑜道：「我有一點意見，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冷瑤光道：「妳說說看。」

黃瑜道：「前途雖然艱險，咱們還能應付，我認爲最要緊的還是在恢復你的武功……」

冷瑤光道：「一般療毒藥物，吃了毫無作用，要恢復武功，也要找到令師兄才行。」

黃瑜道：「我知道安徽北部渦陽縣境的石弓山隱有一位神醫，任何毒傷，他都能藥到病除。」

冷瑤光道：「渦陽距此迢迢千里，如果咱們找不到那位神醫，或者他治不好我所中之毒，唉，要是因此而使嫱兒受到凌辱，豈不要遺憾終身！」

這個問題實在太過嚴重，雖然他倆到達沿江，不見得就能找到蒙驚及索嫱，黃瑜也不敢承担這份責任，於是她微微一笑道：「你說的對，咱們還是及早趕往長江吧。」

但日薄西山，歸鴉繞樹，他們眼看趕不到桐城了，黃瑜指着山邊一處村落道：「瑤哥哥！那兒可能是本地的農家，咱們去借宿一晚好麼？」

冷瑤光道：「日色已晚，只好如此了。」

黃瑜一馬領先，向那處村落疾馳，冷瑤光離她還有一箭之地，一聲驚呼已遙遙傳來。

冷瑤光悶聲一震，暗忖：「難道在這般窮鄉僻壤，也會遇到敵人不成？」

他雙腿一磕馬腹，跟着馳進村頭，目光所及，不由神色一呆。

原來黃瑜遇到一羣服裝怪異，雙目皆盲之人，他們手握竹棒，擋住黃瑜的去路。

這才叫寃家路狹，攔住黃瑜的瞎子，正是傾巢而出，萬里追踪捉拿他的天殘弟子。

黃瑜見冷瑤光馳到，氣虎虎的一哼道：「你看這般瞎朋友好不講理，不問靑紅皂白，就圍着我動起手來。」

冷瑤光心知天殘門下聽覺敏銳，不敢說出片語隻言，急指着自己的口腔，連連搖手示意，玉面之上，是一片急惶之情。

黃瑜先是一怔，終於猜出了這般盲人的來龍去脈，可是，她適才那句「瞎朋友」，已然犯了他們的大忌，這般天殘弟子，已擺出了一副聯手進攻的陣勢。

黃瑜見狀一驚，急道：「各位都是武林高人，怎麼擺出這等陣仗，來對付我一個婦道人家！」

她這幾話倒是十分有效，天殘門下果然沒有進攻。其中一人沉聲道：「妳是誰？」

黃瑜道：「我叫黃瑜。」

那名天殘弟子道：「王瑜？沒聽說過，妳跑到咱們這兒來作什麼？」

黃瑜道：「過路嘛，天黑了，咱們總該找一個寄宿之處。」

那人道：「還有一個是誰？」

黃瑜道：「是我的丈夫。」

那人道：「嗯，妳的丈夫叫甚麼？他怎麼不說話呢？」

黃瑜道：「我的丈夫叫黃光，他有病，嗓子啞了；咱們是到桐城找醫生去的，你怎麼嚕嗦個不停，幹嗎像審賊似的？」

那人哼了一聲道：「像審賊似的？哼，八成你們不是什麼好人。走，跟我去見咱們的掌門。」

冷瑤光心頭一凜，連連向黃瑜搖手，黃瑜也久聞天殘五老是當代幾個絕頂高手之一，去見他們的掌門，等於去闖鬼門關一樣，因而咳了一聲道：「這位大哥，你聽我說，我跟我丈夫是山上的獵戶，雖然習過幾手莊稼把式，可從來沒有入過江湖，對什麼掌門，什麼幫主，咱們……咳，實在有點害怕，只求你讓咱們找個聊避風雨的地方歇一晚，咱們天亮就走，不會打擾你們的。」

那人道：「妳說的很有道理，可惜的是我不能作主。」

黃瑜道：「既然這樣，咱們只好走了。」

那人嘿嘿一陣冷笑道：「走？那可不成……」

黃瑜道：「怎麼？咱們留也不成，走也不成，難道你們這兒是皇宮內院？」

那人道：「咱們不是皇宮大內，但有本派的規矩，對不起，你們既然來了，就只好委屈一下。」

黃瑜與冷瑤光互相瞧了一眼，都現出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事到如今，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他倆將馬匹寄於樹林之中，隨着那位天殘弟子進入村落，這是一排七幢矮屋的農村，竹籬茅舍，景象極爲蕭條。

冷瑤光踏入一幢茅屋的廳堂，舉目一瞥，發現一名長相獰惡的盲目老者，正據坐於三丈方圓的廳堂之內。

這位盲目老者，正是天殘五老之一，當日在天殘谷，他幾乎喪生在這位老者的奇門兵刃之下。

盲目老者的身側，侍立着四名天殘弟子，看他們高高隆起的太陽穴，就知道都是內外兼修的絕頂高手。

此時引導他倆前來的那名天殘弟子，亟趨前兩步，垂手稟告道：「荔菲參見掌門。」

盲目老者一哼道：「這兩位是什麼人？」

荔菲道：「獵戶黃光，及他的妻子王瑜。」

盲目老者道：「爲什麼帶來見我？」

荔菲道：「他們前來借宿，弟子不敢作主。」

盲目老者啊了一聲，雙目一陣翻動，半晌，才沉聲道：「黃光，你識得老夫麼？」

黃瑜道：「老人家，拙夫嗓門有病，無法回答，請你多多原諒。」

盲目老者道：「是當眞的麼？叫他上來讓老夫試試。」

冷瑤光暗暗一凛，他雖然不知道盲目老者要如何試法，但却明白天殘五老均有超越常人之能，如果試出他曾經習過上乘武功，或憑嗅覺查出他就是天殘派所要尋找之人，這片蕭條的農村，也就是他埋骨之地了。

黃瑜也瞧出了眼前的危機，因而大聲道：「咱們前來借宿，並沒有碍着你們甚麼，我丈夫是一個有病在身之人，老人家爲什麼要駭唬他？」

盲目老者微微一呆道：「妳敢頂撞老夫，胆量倒是不小，妳知道老夫是什麼人麼？」

黃瑜道：「咱們又不是江湖中人，怎能知道你是什麼！」

盲目老者冷冷一哼，道：「妳一定知道天殘派的了。」

黃瑜道：「天殘派？這個名稱倒是別緻得很，可惜咱們只知道天天打獵，就沒有聽過這麼一個門派。」

盲目老者道：「老夫姓索名紈，就是天殘派的掌門，對老夫說話，妳最好小心一些！」

黃瑜故作一驚道：「掌門必定是一位大官吧？可是咱們夫婦並沒有犯法。」

索紈叱喝一聲道：「老夫不是大官，却能叫妳生死兩難，少廢話，叫妳的丈夫上來吧。」

黃瑜粉頰一寒，她心知說什麼也脫不了眼前這一難關，於是目蘊殺光，手握刀把，扭頭瞧着冷瑤光，只要他點頭，她就會帶着他衝出村去。

冷瑤光搖搖頭，示意黃瑜不可妄動，在目前形勢之下，黃瑜功力雖高，仍難作索紈之敵，他武功盡失，任何一個天殘弟子，都會輕易的將他擒拿起來，明明是一條絕路，何必去冒這個險，因而他以目光向黃瑜作了一個暗示，然後洒開大步，向索紈昂然行去。

在索紈身前五步之處，他冷靜停了下來，面對這個天殘五老之首，他毫無半點慌亂之色。

索紈盲目一翻，道：「伸出手來讓我試試。」

冷瑤光毫不遲疑的伸出左手，索紈五指如鈎，以難以思義的速度，一把扣着他的腕脈。

一股強猛的勁力，由他的腕脈透入體內。但一發即收，索紈已然縮回手去。

冷瑤光暗道一聲好險，他知道索紈是試探他是否身具武功，因爲任何一個習武功之人，當外力透入之際，必會自生反應，但冷瑤光無法提聚眞力，索紈送來的暗勁，絲毫未遇抵抗，這說明冷瑤光決不是一個習武功之人。

其實只要索紈多試一下，就可能發覺冷瑤光有幾處穴道被封，他只是受了傷，仍是一個身具武功的武林人物。

經過試驗，索紈似已不再懷疑，他仍命荔菲替他們找個地方安歇，並要他們在天亮之後，立刻離開本村。

在一間陋室之中，冷瑤光與黃瑜相對而坐，他長長一吁道：「咱們雖是渡過了一次難關，但說話如須小心，因爲天殘門中聽覺大異常人。」

黃瑜悄聲道：「我知道，他們還是放心不下，房外就有兩個人在監視着咱們。」

在如此境況之下，他倆不敢多談，兩人沉默一陣，便相擁着倒向一張木榻。

約莫半盞熱茶之後，遠遠傳來一陣脚步之聲，不到片刻，房外已响起一個沙啞的嗓門道：「英大哥帶來訊息，他發現嬙妹子了。」

此人嗓門雖是沙啞，由於距離頗近，冷瑤光聽得字字入耳，他與房外兩名監視者同時一呆，而且呼的一聲，便已躍了起來。

黃瑜急忙握着他的手道：「不要緊張，聽清楚了咱們再設法離開也不遲。」

他倆說話之間，門外已傳來問答之聲，其中一人道：「眞的？嬙妹子在那兒？」

「當然是眞的，英大哥發現的還會有假。」

「到底在那裏發現的呢？」

「合肥的郊外，她向西走，像是奔向河南。」

「就只她一個人？」

「不錯，英大哥連日跟踪，就是沒有發現那姓冷的混賬小子。」

「那麼英大哥帶她回來就是了，何必還巴巴的向掌門請示！」

「嬙妹子目前的武功，已經大大的不同往昔，帶她回來可沒有那麼容易。」

「哦，英大哥跟她交過手了？」

「沒有，是她與別人動手，英大哥在暗中查覺的。」

「哼，我就不信英大哥還贏她不了？」

「咳，你知道甚麼，英大哥對嬙妹子寢食難忘，你說他下得了毒手麼？」

「那就難怪了，掌門怎麼說？」

「掌門已派不悔、江泉兩位大哥，趕往合肥，嬙妹子縱然功力再高，也難當本門三大高手聯手合擊。」







「那麼，嬙妹子就……」

「不要再替別人担憂了，還是想想你的大妹子吧。」

說完之後，那位報信的走了，門外的二人仍在互相討論着，冷瑤光沒有心情再聽下去，他指指後窗，要黃瑜帶他由那兒逃出。

黃瑜蠎首微頷，立卽輕輕將後窗子打開，她先躍到窗外，再將冷瑤光接出，好在那兩名監視者對他倆並不重視，他們以十分小心的動作，終於逃出房外。

屋後蓁莽叢生，景象極爲荒凉，對他們逃亡倒是極爲有利。

他們不敢走村頭，由山坡之上繞着走，起步落脚之間，不敢發出半點聲息，因而行走的速度極爲緩慢。

到合肥，到桐城，都應向北走，他們的方向沒有拿準，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走到東方發白，還在亂山之中打轉。

黃瑜見冷瑤光汗流披面，張着嘴一個勁的直喘氣，她憐惜的挽着他的臂膀道：「瑤哥哥！咱們已經脫離危險了，那些瞎子不會找到咱們的，山道難行得很，還是歇一會兒吧。」

冷瑤光依着一顆大樹坐下道：「咱們的時運太壞了，荒村借宿，也會碰到對頭！」

黃瑜道：「說也奇怪，天殘派怎麼會住到那個荒村去的。」

冷瑤光道：「他們是一羣瞎子，爲免驚世駭俗，自然應該住到荒村野嶺，而且那兒離桐城，合肥，安慶都不遠，選擇那兒作天殘派的臨時總舵，也恰當不過了。」

黃瑜道：「適才那人說嬙妹妹在合肥附近出現，她似乎已經脫離我那師兄的掌握了，但她爲什麼要去河南呢？」

冷瑤光道：「也許她要到洛陽去找我吧，唉，她所經之處，全是牡丹堡的勢力範圍，我……我眞有點……」

黃瑜道：「瑤哥哥不要担心，咱們及早趕上她就是。」

黃瑜捉了一隻野兔，兩人吃了一頓豐富的早餐，再上道之時，已經天色大明了。

晌午之前，他們已越過桐城，走上官道，但馳出不足十里，又遇上一樁十分岔眼之事。

前面一箭之地，是一個狹仄的隘口，隘口之前，有一座茶亭，來往旅客，多半在此處歇息一下。

但此時那茶亭內，坐滿了橫眉豎眼的武林人物，隘口及茶亭對面的空地之上，也三五成羣，坐着不少勁裝疾服的大漢，冷瑤光舉目一瞥，就知道又是一場難以避免的麻煩，他扭頭淡淡一笑道：「瑜妹妹！咱們回頭行麼？」

黃瑜道：「太遲了，也許不是對付咱們，倒不如大大方方的走過去試試。」

冷瑤光說道：「好，醜婦難免要見公婆，咱們走。」

他們剛剛走近茶亭，三名大漢一橫身便已攔住他們的去路，冷瑤光哼了一聲道：「怎麼，是要買路錢麼？」

「冷少俠言重了，牡丹堡還不致做出攔路剪徑之事。」

嬌聲瑯瑯，茶亭中走出一名雲鬟霧鬢，俏艷絕俗的麗人，冷瑤光循聲一瞥，發現這位麗人，正是牡丹堡主新選的花后宛星星，此女不僅嬌艷若昔，較往日更增加幾分嫵媚。

冷瑤光道：「原來是宛姑娘，這倒眞是幸會得很。」

宛星星嫣然一笑道：「當眞是幸會，因爲咱們等候少俠已經三日了，少俠如果別無他事，咱們就此起程吧。」

冷瑤光啊了一聲道：「如此說來，冷某已是牡丹堡的囊中之物了！」

宛星星道：「咱們帝君誠意相請，少俠似乎不應推却。」

冷瑤光道：「可惜在下另有要事，不得不有方尊命。」

適才攔路的三名大漢之一怒叱一聲道：「姓冷的，你要是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可是自討苦吃。」

冷瑤光哼了一聲道：「你不妨罰酒試試。」

那名大漢哈哈一陣狂笑道：「你想駭唬我麼？哼，大爺早就知道你已失去武功。」

黃瑜怒喝道：「你就想檢便宜，是麼？不過你先要通過姑娘這一關再說。」

黃瑜柳眉倒豎，鳳目圓睜，纖手握着刀把，放射出一股凌厲的殺氣，那名大漢與她目光一觸，竟忍不住倒退數步。

宛星星緩緩走到黃瑜的身前道：「黃姑娘，我不太明白，令師兄協助咱們，妳爲何與牡丹堡作起對來了？」

黃瑜道：「花后說笑話了，咱們路過此間，並沒有碍牡丹堡什麼，率衆攔路的是貴堡，怎麼對咱們反打一把？」

宛星星道：「黃姑娘不要誤會，咱們帝君要找的只是冷少俠，怎敢攔阻姑娘的芳駕。」

黃瑜道：「花后可知道，冷瑤光是我的什麼人麼？」

宛星星道：「我想不過是朋友罷了，論關係，自然不如與本堡之深。」

黃瑜道：「妳猜錯了，冷瑤光是我的丈夫。」

宛星星面色一沉道：「此話當眞？」

黃瑜冷冷道：「一點不假，難道貴堡的銀杏院主沒有向花后稟告明白？」

宛星星道：「看來咱們只好各憑武功了。」

黃瑜道：「不錯，妳劃下道來吧。」

宛星星道：「在動手之前，我必須說個明白，咱們帝君對冷少俠勢在必得，一旦兵戎相見，就不會按照什麼江湖過節……」

黃瑜柳眉一挑道：「你們是想依多為勝？」

宛星星冷冷道：「是的，黃姑娘如果願意退出這塲是非之地，咱們看在令師兄的份上，決不對妳留難。」

黃瑜撇撇嘴道：「好意心領。」

宛星星哼了一聲，纖足一點，倒退八尺，跟着玉手一揮，適才阻路的三名大漢已挺刀撲了上來。

黃瑜要冷瑤光緊靠身後，長刀一揮，一片刀光電奔而出，三具屍體還沒有倒下去，她已還刀入鞘，像根本沒有動手一般。

血刀傳人，果然刀不虛發，尤以在這等敵衆我寡的不利局面之下，她出手更是不留絲毫餘地，刀光一閃，五步橫屍，牡丹堡的門下，全為之駭然失色。

宛星星再一揮手，另五人同時彈身疾撲，牡丹堡增加了兩名高手，並不能扭轉他們濺血橫屍的命運，慘嚎飄盪之際，那五人已狂噴鮮血倒了下去。

宛星星怒叱一聲，道：「好毒辣的丫頭，一齊上。」

在宛星星怒叱之下，一塲慘烈的厮殺展了開來，牡丹堡的武士，身手均極不凡，他們前仆後繼，往返衝殺，冷瑤光夫婦，立被瘋狂的人潮所淹沒。

黃瑜粉臂疾揮，刀刀見血，敵人像亂草一般，一排排的仆倒下去。

但一個人的勁力是有限的，一個時辰之後，黃瑜的刀勢已大不如前，因為她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盡力保護冷瑤光的安全，由於眞力消耗過多，處境就益形險惡。

她帶着冷瑤光緩緩移動，經過幾次力拚，終於退到一片削壁之下。

減去後顧之憂，形勢大見好轉，刷刷幾刀揮出，當先撲來的幾名敵人，已慘叫着倒了下去。

血刀門的刀法的凌厲，實在是武林罕見，圍攻她的牡丹堡屬下，無一不聳然動容，他們的攻勢遭到了挫折，因而暫時停頓下來。

黃瑜吁出一口長氣，她藉機作了一番調息，然後嫣然一笑，回頭對冷瑤光道：「不要緊吧？瑤哥哥。」

冷瑤光道：「我很好，只是連累了妳，使我難以心安。」

黃瑜櫻唇一噘道：「你說話才奇怪呢，咱們是夫妻，有什麼連不連累的。」

冷瑤光嘆息一聲道：「那位宛花后，看不出還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人物，她還沒有出手，咱們的前途只怕未可樂觀。」

黃瑜也知道宛星星可能是一個可怕的勁敵。她已存心待宛星星出手之時全力以赴，擒賊先擒王，只要傷了宛星星，出困必然有望。

可惜事與願違，不僅宛星星並未出手，而且還增加了不少實力堅強的敵人。

一羣為數近百的勁裝大漢，由東端小道急馳而來，為首的是一個面貌清癯，身形矮小的老者。他們來勢十分迅速，眨眼之間，已經馳臨鬥塲。

宛星星面色微微一變，她命令所屬對冷瑤光夫婦仍作嚴密包圍，柳腰輕折，迎向清癯老者一禮道：「原來是百葉帮共帮主，宛星星這廂有禮了。」

百葉帮帮主共三化，是當代武林幾個絕頂高手之一，對宛星星這麼一個年紀青青的少婦，他自然不會放在心上。因而冷冷一哼道：「老夫有事待辦，姑娘讓開一些。」

宛星星道：「大道寬得很，帮主請吧。」

共三化雙目陡睜，射出兩縷冷電般的眼神，道：「不錯，大道很寬，但除了本帮門下，任何人不得在大道之上立足。」

宛星星微微一哂道：「共帮主是選擇此地開山立櫃來了？」

共三化冷冷道：「廢話。」

宛星星面色一沉，道：「對不起，咱們礙難從命！」

共三化怒喝一聲道：「找死。」話落招出，五縷指風帶起懾人的銳嘯逕射宛星星身前五大要穴。

這位百葉帮主，功力果非等閑，這隨手一招，竟具有石破天驚之勢。

宛星星撇撇嘴，粉臂一抬，玉手輕揮，共三化那駭人聽聞的指力，像石沉大海消失得踪影皆無。

共三化神色一怔，他再也想不到像宛星星這麼一個弱不禁風的綺年少婦，竟有如此驚人的功力，他右臂一舉，正待揮掌猛擊，宛星星却搖手笑道：「牡丹堡與貴帮素無過節，帮主何不稍留餘地！」

共三化愕然道：「怎麼，宛姑娘是惜花帝君的屬下？」

宛星星道：「賤妾忝居敝堡海棠花后之職。」



共三化面色一霽，跟着哈哈一陣大笑道：「原來是牡丹堡的海棠花后，老夫實在……咳，太過魯莽了。」

宛星星道：「賤妾少在江湖之上行走，帮主自然難以相識。」

共三化目光向四散的殘肢斷腿，與斑斑血漬瞥了一眼，道：「牡丹堡碰到棘手之人了，要不要老夫相助一臂之力？」

宛星星道：「謝謝帮主關懷，不過，咱們還有應付之力。」

共三化道：「宛姑娘將老朽當作外人了，但不知對方是那條道上的高人？」

宛星星道：「冷瑤光流言中傷，使本堡蒙受不白之寃，賤妾受帝君之命，正合力緝拿此人。」

共三化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冷瑤光，勿怪貴屬下傷亡得如此之重……」

共三化語音未落，道旁樹叢之中忽地馳出十餘名手持竹杖的盲人，他心頭一凛，未竟之言也就嚥了回去。

這羣盲人一直奔到共三化及宛星星身前丈外之處，才一齊停了下來，為首的是一個面目獰惡的老者，他盲目一揚，道：「老夫索紈，是天殘派的現任掌門……」

共三化啊了一聲道：「幸會，幸會，索掌門有什麼指教？」

索紈道：「不敢當，咱們只是向兩位有一點請求。」

共三化道：「索掌門不必客氣，說出來咱們商量商量。」

索紈道：「冷瑤光與敝派仇深似海……」

共三化道：「在下已有耳聞。」

索紈道：「本派傾全力，對此人志在必得。」

共三化道：「這要問牡丹堡了，在下沒有意見。」

宛星星道：「賤妾對索掌門十分同情，但冷瑤光造謠中傷本堡於前，竟行兇於後，賤妾遵奉本堡帝君之命，不惜任何代價，必須擒獲此人。」

索紈道：「冷瑤光在開罪貴堡之前，本派已在全力緝拿。」

宛星星道：「那是貴派之事賤妾不便置喙。」

索紈道：「老朽是說咱們雖然同樣在捉拿姓冷的，總該分個先後緩急，只要姑娘高抬貴手，天殘派負責洗刷貴堡的清白就是。」

宛星星道：「這個……事涉本堡威望，賤妾只怕難以作主。」

共三化一笑接道：「說的是，牡丹堡望重武林，怎能忍受姓冷的惡意侮衊！依老朽之見……」

索紈見宛星星語氣已趨緩和，只要再加解說，爭奪冷瑤光之事，就可能獲得解決，想不到共三化會來上這麼一招，他不由大為緊張起來，道：「共兄！天殘派雖是很少涉足江湖，但有恩不忘，睚眦必報，共兄如能讓本派達成洗雪恥辱的願望，今後百葉帮只要一紙相召，不論水裏火裏，天殘派誓必全力以赴。」

共三化聞言一呆，當然，他適才突然揷上幾句，確是存有挑撥之意，俗語說不吃鍋裏飯，不靠鍋邊站，他勞師動衆，親涉風霜，為的就是天殘派失傳近百年的絕代武學。

冷瑤光落入牡丹堡惜花帝君的手中，憑情面，他還有分得一杯羹的可能。要是落到天殘派的手裏，那才是寡婦死兒子，沒有指望了。

但索紈說的明白，有恩不忘，睚眦必報，除了他不在乎結下天殘派這強仇，就只有三緘其口了。

長眉一挑，這位百葉帮的掌門，已然動了殺機，天殘派固然不易招惹，以他現有的人力，毀掉在塲的十幾名天殘門下，還不是什麼困難之事，因而冷冷一哼，道：「惜花帝君號稱三絕，武功道德，堪作當代模樣，難道閣下不認為他揹上攘奪竊取之名，是一樁令人惋惜之事？」

索紈哼了一聲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惜花帝君是否當眞竊奪本派武功，武林中必然有一個公正的看法，何況在下說過，牡丹堡的清譽，天殘派願負洗刷之責。」

共三化哈哈一陣狂笑道：「當眞麼？索掌門！閣下爭奪冷瑤光不是別有居心？」

索紈道：「此話怎講？」

共三化道：「沒有甚麼，兄弟只是有一種不同的看法而已。」

索紈道：「說說看。」

共三化道：「說是可以但索掌門不要見怪。」

索紈道：「在下眼盲心不盲，還不致分不出是非好歹。」

共三化哼了一聲道：「天殘武學，百年前獨步武林，藝冠當代……」

索紈道：「不錯。」

共三化道：「可惜絕學失傳，天殘一派，也就日漸式微了。」

索紈咳了一聲道：「這是本派沉痛的往事，共兄說它作甚。」

共三化大聲道：「一旦天殘絕學重現武林，閣下不想再振貴派當年的雄風？」

索紈勃然大怒道：「你是說敝派緝拿姓冷的，是為了獲得先祖絕學，重振當年雄風了？」

共三化冷冷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閣

下何必多此一問！」

索紈想不到這位百葉帮主，竟是如此險惡；說來說去，還是落在他的計算之中，因而怒哼一聲道：「祖學雖是失傳，索某同樣可以超渡於你，接招。」天殘武學，別走蹊徑，該派雖是絕學失傳，索紈這一掌猛擊，仍有扣人心弦的威勢。

共三化哼了一聲，也以八成功力迎向索紈的來勢，雙方掌力一觸，湧起一股旋轉的疾風，沙石草木漫空激射，威力之强，是可使風雲失色。

這一掌硬拚，共三化被震得倒退一步，名滿江湖的百葉帮主，竟然較索紈遜色三分。

索紈一聲暴叱，第二掌跟着遞出，轟的一聲巨响，共三化再遭到挫折。

這兩位當代武林的一代宗師，已然打出了眞火，共三化取出了一柄精鋼打造的柳葉刀，與索紈的追魂杖纏鬥起來。

索紈的奇門兵刄追魂杖，是雲笈七籤杖法，柔合一種尋經斷脈的怪異招式，威力之强，無與倫比，共三化使盡混身解數，仍然無法佔得半點上風。

在如此情勢之下，他不得不倚多爲勝了，於是，百葉帮衆像蟻羣般的湧了上來，十餘名天殘弟子，立卽陷入重圍之中。

他們擺出了百殘陣，在千軍萬馬中十盪十決，這是一個堅强得無隙可尋的整體，百葉帮人數雖多，對這般天殘門下，依然無可奈何。

宛星星向那些混戰者瞥了一眼，身形一轉，對着冷瑤光及黃瑜緩緩走來，在他們身前八尺之處，她脚下一停，柳眉一軒，冷冷道：「看到了麼兩位，四海雖然遼闊，你們却難以找到容身之處……」

冷瑤光淡淡道：「不錯，江湖上禽獸如此之多，確非在下始料所及。」

宛星星嬌靨一寒道：「閣下當眞至死不悟？」

黃瑜撇撇嘴接道：「不是麼？妳宛星星不過比禽獸多了一件衣衫而已。」

宛星星怒哼一聲，伸手拔出肩頭長劍，玉腕一振，蓮開並蒂，兩朵劍花帶着刺目的精芒，直射黃瑜的面門。

黃瑜對這位深藏不露的海棠花后，早已認爲是一個可怕的勁敵，但未想到她隨手一招，竟有這等驚人的威勢，面對平生罕見强敵，她不敢稍存大意，長刀一揮，一片刀光向宛星星的劍花迎了上去。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她們各自退了一步，血刀傳人，首次打破了刀刀見血的往例。

宛星星的劍術不僅造詣極深，內力之强，也使得黃瑜大爲驚駭。

長刀不停的刷刷响着，黃瑜粉頰上的殺機，凌厲得懾人心魂，但她無法攻破宛星星的劍招，她們半斤八兩，誰也奈何對方不得。

塵土蔽空，殺聲震野，殘酷的搏鬥，在無休無止的繼續進行，洒着血雨的軀體，一條一條的仆倒下去，慘嚎扣人心弦，但無法終止人們的殺機。

這種情況，對勢窮力孤的冷瑤光是不利的，黃瑜被宛星星纏上了，他失去了保護的憑藉。

果然，兩名揮舞着鋼义的大漢，併肩撲了上來，雙义帶着勁風，刺向他的胸腹。

他一聲清叱，玄雲劍振腕横削而出，這一招是二暉玄紫劍法中的殺着，應該後發先至，掃向那名大漢的咽喉。

但噹的一聲，他的劍勢力不從心，被對方的鋼义震得彈了起來，同時一股難以拒抗的暗勁，將他震得跌向三尺之外。

一招之下，便落得如此下場，冷瑤光實在灰心已極，因而他放棄了抵抗，不願再作無謂的掙扎。

那兩名大漢一聲狂笑，雙义併舉，向着他的雙腿猛扎，只要鋼义落下，冷瑤光就成爲一個廢人，縱然留得活命，也難補終天之恨了。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一片凌厲的刀光急捲而來，兩柄鋼义被震得飛出丈外，那兩名大漢也被刀光攔腰一掃，分四截飛了出去。

援救冷瑤光的自然是黃瑜了，但她却忽略了自身安危，身形尚未立穩，已被宛星星一指點中，腰際一痳，噢的一聲摔倒下去。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目覩黃瑜爲救他而遭到暗算，冷瑤光竟不能不五內欲焚，他拾起跌落的長劍迎向急馳而來的三名大漢，一雙星目之中，射出兩縷懾人心魄的怒火，不問生死成敗，必須作亡命的一搏。

他發揮了生命的全力，長劍一閃，直貫一名大漢的咽喉，對方倒了下去，他却狂放的大笑起來。

但一陣痛澈心肺的劇疼，使他無法再笑下去了，他腰部中了一棍，再度仆倒下去。

不過，他適才那瘋虎般的動作，使得宛星星大吃一驚，一個失去武功之人，竟能刺殺一名牡丹堡的高手，如非她親目所覩，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她嘴角牽起一股殘酷的冷笑，向衝向冷瑤光的兩名大漢叱喝道：「抓起來，不要傷了他。」

對付一個失去武功，而又身負重傷之人，自然是籠中捉鳥，應該毫無困難才對。但天下之事，往往難如人意，嘭嘭兩聲巨响，那兩名大漢竟血流五步，倒斃於冷瑤光的身側。

幾乎在同一時間，冷瑤光已被一名由天而降的蒙面人揹了起來，宛星星一怔之間，他已去勢如箭，消失於隘道狹口之內。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庸·文
培新·圖

# 禍水雙侶

## 前提文要：

上回書至海雲趁金蚯蚓宮的黃衣劍客離開火王莊後，冒火衝入裏面，找到白玉香，與小龍正欲把白玉香身上的鐵皮衣脫下之際，黃衣劍客去而後返，幸悟果、悟非兩人及時趕到，聶開泰自動率衆而去。海雲等携帶着鐵皮衣擬往微山湖與海一帆等會合，途中獲知一批黃衣劍客在姚統領帶領下乘船向微山進發，海雲忙乘舟急趕，至東平，獲知黃衣劍客已棄舟登陸，分二批續向微山趕去，海雲立以三封密函，着悟果、悟非持往微山，彼則與小龍追躡黃衣劍客。悟果二人持函逕往徐州龍記商號找黃老夫子——

## 情關能破義難忘

黃老夫子出來一看，便拱手笑道：「二位可是來自大覺禪院？」

兩人微微一怔。悟果答道：「不錯，你就是黃老夫子麼？」

黃老夫子欠身道：「不敢當，區區正是黃兆蒲。二位遠道而來，備受辛勞，快請後面待茶。」

悟果道：「好！你在前面領路吧。」

黃老夫子答了聲：「請隨我來。」轉身向店後行去。

兩個莽和尚跟在後面，悟果輕聲對悟非說道：「這傢伙生得鷹鼻鷂眼，面露奸像，分明不是好人，咱們可得特別提防着些。」

悟非一面點頭，一面悄問道：「他一口就說出咱們的來歷，難道早知道咱們要來？」

悟果道：「反正這傢伙有些透着邪氣，等一會千萬記住別吃他的東西，你看我的眼色行事，一有異動，咱們就先下手……」

密議未已，到了店後客室，黃老夫子肅客入座，僕傭獻上香茗，兩人心存警惕，碰也沒碰一下。

黃老夫子含笑道：「久慕二位大師均乃世外高人，棄惡從善，猶屬難得。今日俠駕涖止，不知有何敎誨？」

悟果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咱們是特爲老夫子送信來的。」取出密函，遞了過去。

黃老夫子當面拆開封皮，展讀之下，神色頓時一呆，不覺將兩道鼠目，向二人掃視了一遍。

悟果冷笑道：「老夫子懂得信裏的意思嗎？」

黃老夫子畧作沉吟，忽然起身道：「二位大師請寬坐，容區區告罪片刻。」

悟果哂道：「你儘管請便，咱們等着就是。」

黃老夫子沒多說，匆匆告退，轉入隔室去了。

悟非忙道：「動手吧？這傢伙一定去叫帮手了。」悟果搖頭道：「先別性急，且假作不知道，看看他能攪出什麼花樣。」

悟非側耳聽了一會，嗄聲道：「好像有倒水的聲音，八成是準備下毒哩。」

悟果傲然笑道：「別理它，一切看我的眼色行事，咱們得敎他知道當年嶺南二兇的厲害。」

不多一會，黃老夫子笑容可掬的走了進來，向二人拱拱手，道：「海少俠的信，區區已經拜讀過了，一切依計而行，毋須爲念。不巧的是二位來遲了一步。」

悟果道：「怎說來遲了？」

黃老夫子道：「神刀海大俠和常三爺，還有一位韓姑娘，聯袂趕赴大覺禪院，昨夜還在敝處，今天一早才走，二位大師如早來一步，正好可以結伴同行。」

悟果哦了一聲，道：「那也沒有什麼，早些晚些，總能見到就是。」

黃老夫子道：「二位大師父遠來辛苦，本當挽留多盤桓幾天，但知二位急事在身，未敢躭誤，區區已吩咐畧備薄酒，請二位吃過午飯再走。」

悟果心裏暗道：果然來了，你以爲區區毒藥便能放倒咱們，可就打錯算盤啦。

心念電轉，口中却笑着道：「初次相識，一來就打擾，怎麼好意思！」

黃老夫子笑道：「水酒便飯，不成敬意，敢問二位大師忌不忌葷腥？」

悟果道：「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咱們連毒藥都敢吃，還有什麼忌諱。」

悟非也冷笑道：「不吃葷腥，怎養得肥鵝。」

黃老夫子毫未在意，道：「既如此，區區再去交待他們一聲。」

等黃老夫子再度離去後，悟果眼中已迸射出森森殺機，陰哼道：「好小子，咱們吃了幾十年人肉，想不到居然也有人想吃咱們。」

悟非搓着手指笑道：「好久沒殺人了，今天好歹要殺個痛快。」

悟果道：「只殺了他未免太便宜，我要先把他消遣個够，然後再剝他的皮。」

兩人正在磨拳擦掌，黃老夫子領着兩名堂倌打扮的漢子，提着食盤酒罈走了進來。

黃老夫子一面吩咐排席安箸，一面說道：「敝店臨事倉促，恐怕弄不出可口好菜，所以區區特地命人去東興樓叫了酒菜，以至讓二位大師父等久了。」悟果連聲道：「老夫子太客氣了，如此盛情，怎麼敢當？」

他雖然看見食盒上寫着「銘記東興樓大酒店」字號，兩個堂倌胸前也綉着店名，心裏仍暗自忖道：你倒狡猾得很，別以爲借菜館名義，便能使咱們不起疑心了。

刹時佈箸入席。黃老夫子指着桌上一隻密蓋的巨大菜盤，含笑說道：「這是此地東興樓最有名的拿手菜，二位請嚐嚐。」

揭開蓋子，裏面竟是一盤香味撲鼻的「鳳翅鵝掌」。

悟果心裏暗罵：信中要你把咱們當肥鵝淸蒸，你就先把鵝掌下酒，這分明是存心譏笑咱們，好！等着瞧吧！

悟非想不到這些，只望着那香噴噴，鮮美肥嫩的鵝掌，一邊吸氣，一邊直嚥唾沫，他實在很想伸手，看看悟果不動，只得又忍住了。

黃老夫子又親自斟了三杯酒，道：「東興樓窖藏二十年以上的狀元紅，也是徐州頂頂有名的好酒，二位大師父請多喝幾杯。」

悟果舉杯道：「老夫子請。」

黃老夫子笑道：「區區體弱，一向不敢喝酒，二位乾杯，我隨意。」

悟果道：「初次見面，老夫子又是主人，你不乾杯，咱們怎麼好意思喝酒？」

悟非忙道：「說的是，見面先乾三杯，這才够味兒。」

黃老夫子點點頭道：「好！別掃了二位酒興，說不得，只好捨命陪君子了。」

雙手捧起酒杯，先吸一口氣，又閉上眼睛，皺緊眉頭，就像吃藥一般，把一杯酒灌了下肚。

悟非也想喝，却被悟果悄悄扯了一把，兩人都把酒潑在桌子下。



黃老夫子飲乾一杯，已嗆得淚水盈眶，頻頻吐着氣道：「嗬！這酒好厲害？才喝一杯，頭就有些暈了。」

悟果陰笑道：「如果酒裏再加了藥，那還更厲害哩。來！老夫子，咱們師兄弟也回敬你一杯。」

黃老夫子忙道：「不能喝了……」

悟果道：「喝酒要成雙，老夫子不乾這一杯，就是看不起咱們師兄弟。」

當下不由分說，一個斟酒，一個按手，接連又灌了黃兆蒲三四杯。

過了一陣，非但不見黃兆蒲毒性發作，反見他酒性激發，自己舉杯痛飲起來。

悟非忍不住低聲問：「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悟果檢查酒壺，並無夾層，舉杯細聞，也無異味，再看黃老夫子，只見他兩眼惺忪，「醉」意雖有幾分，却無「中毒」的徵狀。不覺皺眉道：「恐怕毒藥不是下在酒裏，或者現在尚未下毒，想等咱們半醉之後……」

悟非嗄聲道：「既然沒有毒，不喝也是白不喝，咱們只要當心些，別喝醉就行了。」

說着，早已迫不及待斟滿了酒，舉杯一飲而盡。悟果目不轉瞬的注視着，輕問道：「怎麼樣？」

悟非吃吃笑道：「又香又醇，果然是好酒，咱們不喝才是傻子呢？」一面說一面又連乾了幾杯。

悟果見他並無異狀，也就放了心，忙不迭抓起酒杯，暢飲起來。

那酒入口甘冽，極易下喉，但三杯落肚之後，頓覺一股奇熱由丹田升起，直透腦門，眼中桌椅亂轉，四壁飛旋，使人心慌意亂，手脚發軟，竟有些坐不住了。

悟果剛發覺不妙，忽聽「蓬」的一聲响，悟非已經連人帶椅摔倒地上。

他猛按桌子想站起來，無奈雙手就像麵條似的施不出一絲氣力，身子一軟，也蓬然倒地。

朦朧中，彷彿聽見黃老夫子在得意的笑，又彷彿看見屋外進來了好幾名壯漢，手裏都拿着繩棍刀劍……

忽然，他想起密函中的字句：「兹送上肥鵝兩隻，宜清蒸不宜紅燒……」不禁廢然長嘆，心道：清蒸也罷，紅燒也罷，反正這一次是死定了。

不知過了多久，突覺頭部一凉，猛然清醒過來。急忙張目四望，才發覺置身處已是一間陰暗的地窖，房裏堆積着各類貨物，自己和悟非都被牛筋繩索緊緊綑綁，頭朝下，脚朝上，倒吊在樑上，滿頭濕漉漉的，頭下是一大桶冷水。

對面有張小木桌，坐着黃老夫子，另外四五名壯漢，虎視眈眈站立兩傍。

悟果怒吼道：「姓黃的，你吃了熊心豹胆？竟敢暗算咱們？」

黃老夫子微笑道：「我也正要問你，無緣無故，你們兩個爲何起意暗算黃某？」

悟果叱道：「咱們什麼時候動過你一根毛？」

黃老夫子道：「你們雖然還沒有動手，但已目蘊凶光，面帶殺機，我若不先下手，這全店上下恐怕要被你們殺光了。」

悟果氣得重重哼了一聲，道：「算你這老狗走運，早知道不該喝那藥酒，也不會中你暗算。」

黃老夫子笑道：「其實你錯了，那酒裏並沒有迷藥，只不過加了幾粒酒麯，力道大一些而已，你們若不是空肚子喝急酒，本不會醉得這樣快的。」

悟果冷笑道：「你還想狡辯？你也喝的急酒，難道咱們的酒量還不如你這老狗？」

黃老夫子聳聳肩道：「若論喝酒，你們再加兩個也不是對手，何況老夫事先已吃過解酒藥，喝到天亮，仍然是你們先醉，我又何須再在酒中下什麼迷藥。」

悟果恨恨道：「好一個老奸巨滑的老匹夫！」

黃老夫子並不生氣，微笑道：「事到如今，逞强門氣都無用了，我且問你！你們是什麼人？竟敢假冒大覺禪院門人來此下書？這三封密函，又是從何處得來的？」

悟果怒聲道：「咱們本來就是大覺禪院門下，你敢誣指咱們假冒？」

黃老夫子道：「既是眞的，爲什麼又暗起兇念？若非我善於相人之術今天豈不死在你們手中。」

悟果道：「是你和海雲先要陷害咱們，現在倒有臉反來問我？」

黃老夫子道：「老夫何曾要陷害你們？」

悟果冷笑道：「你倒會裝蒜！信裏明明寫着把咱們當作肥鵝，又要清蒸，又要紅燒，以爲咱們眞是傻子嗎？」

黃老夫子怔了片刻，忽然失笑道：「原來你們偷拆了密函？」

悟果道：「不錯。咱們只恨拆得太晚，早知是這種密函，連海雲那小子也一併宰了。」

黃老夫子搖頭笑道：「海雲本是聰明人，如此重要的信，怎麼竟放心讓兩個莽和尚送來！」

向兩側侍立的壯漢揮揮手，道：「把他們放下來吧。」

幾名壯漢應聲上前，替兩人解繩鬆綁，然後魚貫退出地窖。

悟果倒楞住了，問道：「你這算什麼意思？莫

非硬逼不成，又想使軟功夫了。」

黃老夫子淡淡一笑道：「不！這只是一場可笑的誤會，幸虧發覺得早，尚未鬧到不可收拾。」

悟果道：「什麼誤會？你倒說說看。」

黃老夫子搖頭道：「現在計謀尚未成功，機密不能輕易洩漏，待你們將密函送達令師座前，或許令師會告訴你們。時候已不早，老夫也不多留二位了。」

於是，交還了密函和馬匹，親自相送到店外，又拱手叮囑道：「多多拜上令師，此間一切依計而行，勿須惦念。」

悟果和悟非懷着滿肚子迷惘，快快而去。

兩騎馬轉過街角，一家生藥舖子裏忽然走出兩個主僕模樣的人，高的一個身着儒衫是位文縐縐的中年書生，較矮一個只有十幾歲，作書僮打扮。

那中年書生向兩個和尚呶一呶嘴，低聲道：「二虎子，跟着他們。」書僮點點頭，轉身便走。

中年書生目注兩騎去遠，低頭穿過大街，逕向龍記商號走了過來。

黃老夫子還站在店門口，見那中年書生走近，連忙低咳了一聲，嗄聲道：「張公子，你要的太湖硯石已經有貨了，請進來看看吧。」

中年書生頷首道：「好的。」

黃老夫子領路直入店後客室，反手掩上了房門，然後招呼中年書生落座，低聲道：「白天耳目衆多，你怎麼又上街來了呢？」

那中年書生微笑道：「本來只想選幾册書回去解悶，可恰遇見你在送客，忍不住就過來拜望一番了。」

沒等黃老夫子開口，又含笑接道：「那兩個和尚，不就是當年『嶺南二凶』嗎？」

黃老夫子道：「正是他們。不過，如今已經改惡向善，出家做了和尚。」

中年書生點點頭道：「這倒眞難得。黃兄何時跟他們結識往來的？」

黃老夫子道：「我和他們也是今天才初見。」

中年書生笑道：「看他們氣勢洶洶的來，快快不樂的去，想必吃了黃兄的苦頭吧？」

黃老夫子道：「談不上吃苦頭，只鬧了點小小誤會，被我打發走了。」

中年書生緊接着道：「是什麼誤會？能告訴小弟聽聽嗎？」

黃老夫子沉吟了一下，正色道：「告訴你是可以的，但你得先答應一個條件。」

中年書生道：「什麼條件？」

黃老夫子緩緩說道：「這一次，你不能再揷手了。」

中年書生臉色忽然變了，凝目道：「莫非與金蚯蚓宮有關？」

黃老夫子點了點頭，道：「不錯。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無論如何，你只能傍觀，不能揷手。」

中年書生皺眉道：「但是——」

黃老夫子道：「我知道你要說的理由，你只覺他們可憐，却沒有想想那些被他們屠殺的人，難道人家就該死？就不值得可憐嗎？你算算，三年來死在『追風快斬』下的武林同道，共有多少？」

中年書生黯然點頭，道：「我知道。」

黃老夫子又道：「上次在鐵門莊，如果沒有你揷手，何致被聶開泰全身逃去？那一次如非功敗垂成，龍元慶又怎麼會落得被毒火燒傷？怎會再有火王莊的屠莊慘事？所以我要勸你，千萬不能再揷手了。」

中年書生輕輕嘆了一口氣，道：「這些我都懂，但是，我揷手此事，也只是爲了消弭禍災，並無惡意。」

黃老夫子道：「你雖無惡意，却多少有些私心，而且你的方法，未必能行得通。」

中年書生苦笑了笑，道：「連你也認爲我有私心？」

黃老夫子道：「是的。你爲了和他們已有感情，認爲可以憑你一個人的力量瓦解金蚯蚓宮，便反對別人向他們下手，其實，你一個人兩隻手，永遠無法瓦解金蚯蚓宮，反而變成庇護他們，這一點，你却沒有想到。」

中年書生道：「你別忘了，假如沒有我這個人，今天武林更不知要慘到什麼地步。」

黃老夫子道：「這當然是事實，但，你這種做法，只能奏效一時，却不能消弭于永久。」

中年書生道：「怎見得？」

黃老夫子一字一頓道：「鐵皮書生精擅各種機關消息，又擅長火藥爆破之法。此人被擄，豈是佳兆？」

中年書生臉色頓變，呆呆的怔了好半晌，才長吁道：「看來我實在說不過你。好吧，我答應不揷手，行了嗎？」

黃老夫子正色道：「小楓，咱們是知己朋友，你的心情我很瞭解，但勢至如今，咱們不能再以私情蒙蔽大義，若等那婆娘出困，天下蒼生將永無噍類了。」

於是，壓低了聲音，將海雲密函定計的詳細經過，一一告訴了中年書生。

那中年書生凝神傾聽着，臉上漸漸浮現出一片驚容，最後駭異的問道：「這是準備一網打盡，斬



盡殺絕了？」

黃老夫子點點頭道：「這也是唯一可以行的方法。」

中年書生道：「不，不能這樣。這條計太毒了，至少應該先給他們一個棄暗投明的機會。」

黃老夫子道：「事實上，已經沒有選擇餘地。金蚯蚓宮的『追風快斬』無人能敵，在臨陣之際，他們也不可能叛宮投降。」

中年書生道：「怎麼不可能？『禍水雙侶』便是榜樣，我敢說金蚯蚓宮門下，絕大部份都有反正的念頭，只要有機會，他們會的……」

黃老夫子搖頭道：「禍水雙侶是例外，因爲他們是同胞姊弟。何況，他們最後仍然被追殺毀滅了，其餘的縱然有心反正，誰還敢表露出來？」

中年書生默然良久，忽又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以殺止殺，仁者不取。黃兄，你忍心做這種斬盡殺絕的事嗎？」

黃老夫子凜然正容道：「這不是忍不忍的問題，爲了保全多數人的生命，只得作壯士斷腕的處置了。」

中年書生道：「那麼，能否讓我跟你一起去？如今聶開泰不在，姚統領和我私交不惡，必要的時候，我可以……」

黃老夫子道：「小楓，你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怎麼也婆婆媽媽的起來？這件事關係何等重大，豈能效婦人之仁？聽我的勸，放開手吧！與天下武林千萬人比較起來，犧牲十四個人畢竟是少數。」

中年書生沒有再爭論，低頭想了許久，才苦笑了一聲，站起身來道：「既然如此，小弟只好告辭了。」

黃老夫子微微一笑，道：「小楓，你是生我的氣了？」

中年書生拱手道：「豈敢！小弟雖然愚魯，尚能體會黃兄心情，黃兄隨龍元慶多年，公誼私交，相稱密切，大約你是因龍元慶的緣故，對金蚓蚯宮也染上了敵意？」

黃老夫子並不否認，只嘆了一口氣，道：「無論怎麼說，你已經答應我不再揷手管這件事，小楓，希望你言而有信，勿使愚兄爲難。」

中年書生淡淡一笑，告辭而去。

離開龍記商號，他略一沉吟，便低頭穿過大街，直趨北門，並且快步出了城。

不多久，已到微山湖口。那名叫二虎的書僮忽然從泊船碼頭匆匆迎上來，低聲回報道：「兩個和尚都上船了。」

中年書生道：「他們在此地僱的船？」

二虎道：「不是。他們自己在前面荒林裏藏着一艘船，將馬匹寄養在附近百姓家中，駕船入湖去了，我沒敢再跟下去，只好回到這兒來等候。」

中年書生頷首道：「很好。現在你去租一條船，咱們也去湖裏逛逛。」

二虎道：「要租多大的船？今天回不回來？」

中年書生道：「船不須太大，也不用船家跟隨，由咱們自己駕駛，但須準備五天的食物和飲水，如果租不到，就出高價買下一條也行。」

二虎領命，喜喜歡歡的去了。

那中年書生負手站在湖畔，極目遠眺，忽然輕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好歹總是十四條性命，我怎能忍心不管呢？」

× × ×

日影漸漸偏西了，湖面又開始掀起陣陣漣漪，一艘快船正起滿帆，向着大覺禪院座落的那座無名小島疾駛。

船頭上挺立着三個人——那是「神刀」海一帆，「拚命三郎」常無懼，和苦纏着非跟來不可的蘋兒。

海一帆手裏緊握着一封信，信中有圖，註明大覺禪院所在的位置，他不時取圖對照，一面指揮舵手調整行駛的方向，一面連連用布絹抹拭額上的汗水。

天氣並不熱，湖上還有風，但一顆顆汗珠，仍然不停的從他額上冒出來，非僅他如此，常無懼也一樣冒着汗。

蘋兒雖然沒有拭汗，臉蛋却泛起一抹緋紅，兩隻大眼睛瞬也不瞬望着前方小島，似乎十分焦急的問道：「姑爹，是這座島嗎？不會弄錯吧？」

海一帆道：「不會錯的，圖上說明很詳細，湖中島嶼，只有此地產竹，你瞧，那不是一大片竹林麼？」

蘋兒攏目看了一會，又道：「可是，我怎麼沒看見那座竹樓啊？」

常無懼接口道：「你不要性急，那樓一定在竹林後面，沒登岸走進，自然看不見。」

蘋兒又道：「常三叔，你說雲表哥會不會比咱們先到呢？」

常無懼道：「他得訊較晚，一定還沒有到。」

蘋兒一皺鼻子道：「哼！那才不一定哩，如果他不回鐵門莊，直接乘船由水路來，說不定會趕在咱們前面。」

常無懼不耐道：「就算他先到了又如何？反正就快見面了，還用發急？」

蘋兒臉蛋登時漲得通紅，輕啐道：「誰發急了？三叔最壞了，就會胡說八道。」

海一帆忽然嘆息道：「這話說得不錯。反正就快見面了，又何須性急？十年都過了，豈爭這一時半刻？」

他這話好像是對蘋兒說的，又像是在自語。蘋兒本已有些羞惱，再聽了最後兩句話，才知道他説的不是自已。

常無懼感慨的道：「十年滄海桑田。想不到他竟會躲在這鬼地方做了和尚！」

海一帆道：「他自有不得已的緣故，三弟，等會見了面，你可要忍着點，別讓人下不了台。」

常無懼笑了笑，道：「小弟也只是說口氣話罷了，那裏眞會當面罵他，十年沒見了，親熱還來不及呢。」

海一帆點頭，微微一笑道：「這樣才是知己好兄弟。」

正說着，蘋兒忽然輕呼道：「姑爹快看，果然有很多竹子哩，那邊好像還有一條上山的小路，喏！就在那兒！」

其實，海一帆早就望見了竹林和小路，只是沒有說出來。不知爲什麼緣故？船隻距離愈近，他的心裏就愈覺得緊張，望着那茂密的竹林，竟會產生出莫名其妙的「怯意」——是太過于興奮？還是近「鄉」情怯？

終于，船隻在島邊靠了岸。

常無懼道：「怎麼連個迎候的人也沒有？」

海一帆道：「他不知道咱們何時能來，怎麼迎候呢。蘋兒，打發船家回去，不用等候了。」

常無懼又道：「最好讓船隻暑等一會，萬一他們不在時——」

海一帆擺擺手道：「不用了。他若不在，咱們可以在這兒等他。」

蘋兒開發了賞錢，吩咐船隻離去之後，老少三人才整一整衣衫，沿着石板小路舉步登山。

一路上，海一帆默默不語，神色顯得十分凝重；蘋兒東張西望，四處尋覓海雲的人影，也無心說話，只有常無懼拐杖敲擊着堅硬的石板，發出一聲清脆單調的音响。

抵達竹林邊，島上空寂幽靜，沒見到一個人。常無懼的殘眉已緊緊皺了起來。

海一帆却凝目四顧，含笑說道：「眞是個清靜幽雅的好地方，難怪四弟能一住十年了。」

常無懼不悅的道：「隱居十年不難，倒是他明知大哥要來，居然還能如此沉得住氣，的的確確不容易。」

海一帆假作沒聽見，一面向林中走，一面道：「能够淨心修性，無煩無慮，這是難得的福氣，我猜四弟隱居多年，一定比從前胖些了。」

常無懼道：「小弟只担心他修煉太久，血已經結成冰了。」

海一帆搖搖頭道：「這不能怪他，出家人首重靜攝的功夫，七情六慾必須絕，自然顯得比普通凡俗人冷僻些。」

常無懼道：「大哥不用再替他掩飾辯護了。出家人也是父母生養的，如果都這般寡情薄義，天下誰還肯佈施僧侶？」

海一帆微笑道：「三弟，你的毛躁脾氣怎麼又犯了？」

常無懼道：「小弟實在氣忿不過，他既知大哥已返中原，竟不肯親到鐵門莊來拜見，只叫徒弟送來一封冷冷淡淡的信，這倒不提它，如今，咱們特地移樽就教趕來相會，他却漠視不理，端着個臭架子，……」

海一帆截口道：「你忘了？雲兒說過此地只有他們師徒三個人，悟非他們還沒有回來。」

常無懼道：「我却不信，偌大一艘船他會看不見。」

海一帆淡淡一笑，尙未回答，竹林已走盡了，展現在眼前的是「大覺禪院」牌門，錦繡般的花圃和蒼翠的竹樓。

三人都停下脚步，遙見竹樓幽寂如空，闃無人踪。

海一帆臉上的笑容頓然消逝，喃喃道：「莫非他眞不在島上？」

常無懼道：「小弟去看看。」一提鋼拐，便待飛身拔起。

海一帆急伸手將他攔住，沉聲道：「休要魯莽，讓蘋兒過去探視一下，她是晚輩，理當通報。」

蘋兒應了一聲，尙未移步，却聽竹樓內傳來一個微帶顫抖的聲音道：「是海大俠來了麼？快請進來。」

常無懼大聲道：「還有我常老三。」

竹樓中「啊」了一聲，道：「常三俠也請一起進來，貧僧賤恙在身，恕未遠迎。」

常無懼殘眉軒動，目注海一帆道：「大哥，你聽這是什麼口氣？」

海一帆也流露出驚訝的顏色，但他沒有開口，只搖了搖手，便當先向竹樓走去。

常無懼和蘋兒緊跟在身後，祇見海一帆舉步雖極力想裝得從容，脚下却掩不住有些踉蹌。

行到樓前，海一帆停步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緩緩說道：「四弟，愚兄來了。」

竹樓中靜了好一會沒闖回答，半晌，才哽咽着道：「請……請進來……」話未完，竟响起清晰的



抽搐聲。

海一帆神色連變，一邁步，跨進了樓門。常無懼和蘋兒緊隨而入，兩人簡直就是衝進去的。

一入竹樓，便覺得陰凉凉之氣勢襲身，樓中除了神龕和蒲團，正樑上還掛着長明燈，案前香烟繚繞，滿室氤氳，使人不自覺產生一種肅穆之感。

海一帆三人遽然由日光下進入樓內，目力又受烟霧遮蔽，一時竟未看見竹樓中有人，凝目搜視了片刻，才發現神案右側一個蒲團上，伏跪着一名身披黃色袈裟的僧人。

那僧人低垂着頭，整個身子都伏在蒲團上，肩頭聳動，抽咽不已，正哭得十分悲切。

海一帆只覺鼻際一陣酸楚，猛然搶近兩步，單膝半跪，一手攬住了那僧人的雙肘，凄切的叫道：「四弟——」

只吐出這兩個字，滿眶熱淚已簌簌而下。

常無懼拄拐立在後面，適才的氣憤，全部化作了傷感的淚水，垂首唏噓，難以成聲。蘋兒楞在一旁，也不知如何是好。

那僧人徐徐抬起頭來，哽咽着道：「海大俠，常三俠，你們認錯人了。」

海一帆揉揉眼睛，突然像被蛇咬了一口，急急縮手跳了起來，失聲道：「你——不是克爽？」

那僧人搖了搖頭，道：「貧僧大覺，並不是王克爽。」

常無懼定神一看，不禁驚怒交集，喝道：「你是誰？克爽到那裏去了？」

大覺禪師黯然一嘆，道：「他已經去世整整七年了。」

兩人就像被當頭擊了一拳，不由自主倒退了兩三步，異口同聲道：「誰說的？」

大覺禪師道：「貧僧親視含殮，親手替他裝飾法身，並且在此陪伴他七年之久……」

常無懼大喝道：「胡說！你在胡說八道，你滿口假話，存的什麼心？」

他吻聲雖很嚴厲，心裏却很虛，一面叱罵，一面扭頭向四週張望，獨目之中熱淚盈盈，顯然，他嘴上不信，心中實在已經相信了。

蘋兒驚駭莫名，也瞪着眼睛四面張顧，似乎恐懼王克爽的墳墓就在這棟竹樓中。

海一帆則用烱烱的目光逼視着大覺禪師，那含淚的銳利目光，彷彿要看透他的心。

大覺禪師也是滿臉淚水，但他的激動情緒，業已漸漸平靜下來，說道：「二位與他結義情重，遽聞惡訊，難免不易置信，但出家人不打誑語，這的確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二位不信，請拉開左首神龕簾幔就知道了。」

海一帆等人的眼光，齊齊投注在左邊神龕上，只見龕前簾幕低垂，桌上燃着香火，那錦緞的幕面上，繡着五個金字——「八臂玉哪吒」。

海一帆和常無懼互相交換了一瞥驚疑的眼色，兩位頂天立地的武林大俠，竟然都沒有勇氣去掀開那薄薄的簾幕。

大覺禪師向蘋兒招招手道：「貧僧行動不便，這位姑娘願意帮忙將簾幕掀開嗎？」

蘋兒胆怯的道：「我……我……」

大覺禪師道：「不用害怕，佛光普照之下，神祇環護之中，姑娘儘管放大胆量。」

蘋兒點了點頭，鼓着勇氣，走到左首神龕的前面。

大覺禪師道：「神案上有兩盞燈，姑娘若嫌光綫太暗，可以先點亮它們。」

蘋兒只覺這位大覺禪師，語氣中，有一種莫名的力量，似威嚴，又似親切，使人不忍拒絕他的要求。

兩盞燈點燃，竹樓中立刻光亮了數倍，蘋兒的胆量也隨着燈光加大，伸手拉開了深垂的簾幕。幕幔啓處，海一帆和常無懼同時發出一聲凄厲的悲呼，雙雙跪了下去，放聲痛哭。

原來神龕內端坐着一尊僧人的神像，垂目合十，寶像莊嚴，正是當年名動天下的「八臂玉哪吒」王克爽。

神像雖然上過泥金，但一眼就能分辨出來，那袈裟是眞的，蒲團也是眞的，甚至神像的眉目五官，盡皆栩栩如生，竟是用化後的肉身飾成，而非木雕泥塑。

肉身既已製成神像，王克爽自然確已去世了；睽別十載，竟成永訣，無怪海一帆和常無懼會哭得聲嘶力竭，肝腸寸斷。

奇怪的是，那位大覺禪師也伏地悲泣，血淚俱下，哭得比海一帆和常無懼更傷心，更哀痛。

海一帆不免感覺十分詫異，首先止住了哭聲，拭淚說道：「我等四人結義，願共生死，如今四弟不幸英年夭折，忝在同盟之誼，有幾句話，海某人要向大師冒昧請教。」

大覺禪師哽咽着點了點頭，道：「貧僧知無不言，决無半句虛假。」

海一帆道：「咱們同盟四人，以克爽最幼，敢問他方値盛年，何以會遽爾棄世？」

大覺禪師道：「你是問他的死因？」

海一帆道：「正是。」

大覺禪師喟然嘆了一聲，幽幽道：「不瞞二位

說，他是被兩個人的情感所逼，自戕身亡的。」

這句話說出來，樓中悲聲頓止，常無懼猛然抬起頭，沉聲喝問道：「被逼？被誰所逼？」

大覺禪師哽咽道：「一位是海大俠，一個就是貧僧。」

海一帆和常無懼同吃了一驚，愕然相顧，如墮五里霧中。

大覺禪師從容不迫的接道：「貧僧說海大俠逼他自戕，似乎稍嫌過份了些，其實，應該怪他自己感情太脆弱，太重視當年那份結義的友情了，自從海大俠携眷遠隱，就帶走了他的豪情和生趣，他縱然不死，也只賸下一具空洞的軀殼，宛若行屍走肉，倒不如死了的好。海大俠不愧是天下第一忍心人，而他却是天下第一痴心朋友；海大俠雖然並未逼他，在道義良心上，總不能說毫無責任吧？」

這番話顯然有責怪怨恨之意，但海一帆聽在耳中，愧在心頭，默默垂首，無詞以對。

常無懼道：「你是什麼人？你和克爽又是什麼關係？」

大覺禪師徐徐說道：「貧僧俗家姓方，小名慧娘。」

「方慧娘？」

海一帆和常無懼又吃了一驚，不約而同凝目仔細打量，「慧娘」二字，分明是女子的閨名。

大覺禪師接着道：「二位覺得這好像女人的名字？不錯，貧僧正是女人。」

這一次，連蘋兒也駭然大驚，她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位「和尚」竟是個女的，一時瞠目張口，險些驚傻了。

大覺禪師悽然一嘆，又道：「二位不認識貧僧，但貧僧對二位的英名風範，都是心儀已久，關于神州四傑當年的英雄事蹟，貧僧曾聽王克爽說過太多太多了。」

常無懼不禁問道：「那麼，你和他究竟是什麼關係？」

大覺禪師道：「可以說是摯友，也可以說是師徒，論情義，咱們情同兄妹，論名份，都又是未婚夫婦。再說得可笑些，『大覺禪師』這份名號，本來也是他的，我不過是冒名頂替而已。」

常無懼聽得張口結舌，簡直弄糊塗了。

海一帆連忙拱手，說道：「你與克爽，既非泛泛之交，彼此便是一家人，其中詳情，尙希不吝賜告。」

方慧娘（爲了便於識別，以後改稱俗家姓名）點了點頭，道：「我函邀二位相晤，正是欲奉告此事經過，不過，這話可要從頭說起，請三位先耐心坐下如何？」

海一帆等一面答應，一面各自尋了一個蒲團坐下。

方慧娘仰面吐了一口氣，緩緩說道：「首先，我得先說自己的身世，我家世居玉門關外的白龍堆，先祖父本是前朝鎮關將軍，後來感于仕道險詐，辭官歸隱，從此便嚴禁子孫再入官場，傳到我一輩，共有兄妹六個，除我之外，其餘都是男孩子，既不求仕進，便以練武爲樂，漸漸在西北道上也闖出點名聲了，號稱爲『五龍一鳳』……」

海一帆輕輕一哦，這名號，他彷彿曾聽人說起過。當年西北一帶武林俠少，流傳着一首歌：「玉門鎖五龍，樓蘭藏嬌鳳；狂龍難匹敵，嫁鳳永無期」。歌意是說方氏五龍自視太高，爲妹擇婿太苛，誰欲求娶鳳女，必須先敗五龍，所以，嬌鳳雖美艷無雙，却歲月蹉跎，嫁鳳無期。

這本是一般慘綠少年求婚被拒後的譏諷話，想不到昔年美艷絕世的鳳女，如今竟成了空門弟子，嬌鳳皈佛，五龍又何在呢？

心念轉動間，不期暗自感慨，但却沒有說出口來。

方慧娘接着說道：「我父親故世甚早，五位兄長對我呵護太深，誓非負得人品武品俱屬上上之選的人，決不願將我出嫁，因此，也就開罪了許多武林世家豪門子弟。那一年，五位兄長聯袂入關往遊峨嵋，却被仇家糾合了三十多名高手，包圍截擊，衆寡懸殊下，五位兄長都受了重傷，正危急萬分，巧遇王克爽正由金頂下來，當場拔劍相助，殺散賊衆，救了我五位兄長——那年，也就是海大俠携眷遠走海外前一年。」

海一帆詫道：「你怎會記得如此仔細？」

方慧娘道：「因爲那一年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年，也是最後一段快樂日子，從此，便再無歡樂，只賸下痛苦了。」

海一帆道：「哦？」

方慧娘道：「我記得很淸楚，那年他伴送五位兄長同到樓蘭，正是夏末秋初季節，咱們白天在家裏對着練劍，太陽下山後，便併騎在沙漠中馳騁大笑，中秋節那天，咱們就訂了婚，整整半年，都在歡笑中渡過。依哥哥們的意思，本要咱們在過年時完婚的，但克爽不肯，他說自己無父無母，只有三位結義兄長，婚姻大事，不比兒戲，必須先禀告三位義兄，然後再來迎娶。」

常無懼脫口道：「後來他曾到鐵門莊和我見過面，怎麼沒聽他提起呢？」

方慧娘沒有回答，却自顧說道：「第二年的春天，他滿懷興奮離開了樓蘭，相約快則三月，遲則



半載，必定偕同義兄專程出關來接我，誰知這一去，竟再也沒有回來，事後我才知道，原來他回到中原以後，知道海大俠已携眷遠隱，竟然心灰意冷，獨自在此地削髮做了和尙，取名『大覺』，意思是說自己已經大覺大悟，看破紅塵，友情既失，妻子自然更棄如敝履，不屑一顧了。」

海一帆和常無懼聽到這裏，不覺却黯然垂下了頭。

良久，海一帆才長吁了一口氣，道：「是我害了他，但他未免也太傻了。唉——」

常無懼道：「他削髮出家，連我也不知道下落，你是怎樣找到他的呢？」

方慧娘幽幽答道：「這得感謝我那幾位兄長。爲了尋訪他的音訊，整整地耗費了兩年時間，和犧牲了四位兄長的生命，才由玉門關外，追尋到微山湖來。」

常無懼詫道：「耗費時日猶在情理中，怎又犧牲了人命？」

方慧娘道：「兄長們在峨嵋一戰，都負了傷，但自從克爽一去不返，兄長們不忍見我終日飲泣，商議要進關尋訪，當時大哥傷勢非輕，便由大哥携帶着緊急信鴿首先入關，可憐他扶傷上路，只行到巫山附近，舊傷復發，竟絕崖失足葬身在巫島激流中……」

「啊——」三人不約而同發出驚嘆。

方慧娘道：「幸虧他隨身携帶的信鴿飛返樓蘭，大家才知他已遭意外。於是，二哥顧不得養傷，隨後趕去，匆匆安葬了大哥，自己又繼續踏上追踪之途。

「不幸，半年之後，信鴿又飛回來了，施放地點已在開封附近——三哥看到信鴿，便默默的入了關。

「就這樣過了一年多，三哥死在太原，四哥追踪到徐州，不幸也傷重垂危。」

說到這裏，她忽然停了停，才哽咽着接道：「我和五哥接訊連夜兼程趕到徐州，總算見到四哥最後一面，他緊拉着我的手，斷斷續續說：『我看見他了，就在微山湖，可是，他已經做了和尙』。說完這幾句話，四哥便嚥了氣。」

蘋兒心軟，聽了這番經過，早已掩面唏噓，悲不可抑。

常無懼長嘆道：「如此兄長，眞是太難得了。」他本來不擅言詞，這幾句話雖然很簡短，已經由衷吐露出內心欽羨讚譽之意。

海一帆低垂着頭沒有開口，但臉上却難掩愧色，由方家兄弟手足之情，想想自己這十年來的避世生涯，更是益增疚慚。

方慧娘又道：「當時，五哥聽說他竟然削髮做了和尙，氣憤得要立即尋他拚命，但是，我並不怪他，那時我雖然尙不知道他出家的緣故，却深信他必有不得已的苦衷。於是，我趁五哥爲四哥料理喪事的時候，獨自駕舟尋到了微山湖。」

蘋兒不禁止住悲聲，關切的問道：「見到他了麼？他怎麼對你說？」

方慧娘搖搖頭道：「一切都太遲了，他已經意志消沉，心如止水，任憑我苦苦哀求，始終無法改變他的主意，在他心中，友情的份量遠超過了兒女私情，他只回答我一句話：『回去吧』！」

蘋兒長嘆道：「難道他眞是鐵石心腸？」

方慧娘道：「不！你錯了。他非但不是鐵石心腸，更是天下第一痴情人，是我自己無福，不該留他在關外躭誤了半年，如果他早回來半年，海大俠尙未退隱，他也就不會去做和尙了。」

微頓，又道：「我苦求三天，換來只有三個字，但我並無絲毫怨恨。不料第四天，五哥也到大覺禪院，竟失手傷了克爽。」

蘋兒驚道：「呀！傷得重不重？」

方慧娘道：「五哥在氣忿下拔劍出手，以爲他一定會招架，誰知道他不閃不避，竟端坐着硬挨了一劍。那一劍，傷在左頸靠肩頭處，雖然不輕，但也不致制命，可是，却因此觸發了他尋求解脫的傻念頭……」

她吁一口氣，沒等蘋兒開口，又緊接着道：「他中劍受傷時，神色依然出奇的平靜，望着五哥微一笑說道：『多謝！多謝！』當天夜裏便留書自戕而死。遺書中，除了對海大俠恩念之情外，還留下一份『雙鏑劍』圖形和獨門靈丹，希望有一天能够轉贈海大俠或者海大俠的後人，以盡當年結拜之義。從此，我也沒有再回關外，就在這兒削髮隱居，繼承『大覺』這個法號。」

蘋兒心裏一陣激動，情不自禁道：「你太偉大了。」

方慧娘搖頭苦笑道：「我冒用他的法號，只是不願承認他已經死去；我削髮隱居，只是爲了要獨自陪伴着他。這是自私，怎能稱爲偉大？」

蘋兒道：「無論怎麼說，你能孤零零住在荒島上七八年，總是很難得了。」

方慧娘道：「其實並不難。一個人如果决心要做一件事，又能强迫尅制自己的行動，那是很容易的。」

蘋兒不解道：「强迫尅制行動？」

方慧娘緩緩掀開膝上的袈裟，說道：「就像這樣。」

蘋兒失聲驚叫了起來——敢情方慧娘的兩隻脚，竟已齊脛而斷。

海一帆和常無懼都覺心如刀割，急忙扭過臉去，不忍卒睹。

蘋兒顫抖着問道：「你這樣飲食起居豈非不方便？」

方慧娘點點頭，道：「起初當然有些不便，慢慢也就習慣了，何況，五哥方驥後來又替我收服了悟非悟果，厨灶工作有他們去做，就不須我再勞累了。」

蘋兒道：「令兄也住在這兒麼？」

方慧娘道：「他不住此地，但常來看望。可憐他自從失手傷了克爽，事後悔恨無及，神志已有些失常，七八年來，也沒有再回樓蘭去過……」

海一帆突然岔口道：「令兄是否就是那救走龍元慶的人？」

方慧娘頷首道：「正是他。」

常無懼接口問道：「敢問，龍二哥現在什麼地方？」

方慧娘道：「龍二俠被毒火灼燒，全身肌膚盡毀，如今性命雖幸獲保全，傷勢仍然很重，家兄不敢移動他，所以沒有送他到大覺禪院來。」

海一帆忙道：「能讓咱們去探視一下麼？」

方慧娘道：「探視自然可以，但我必須提醒你們，他生機體力兩皆衰弱，見面的時候，千萬不要使他太激動。」

海一帆和常無懼連連點頭，說道：「咱們理會得。」

方慧娘向蘋兒道：「門外簷下有一隻鳥籠，請替我取來好嗎？」

蘋兒應聲立起，去不多時，果然捧着一隻精緻小巧的鳥籠進來，籠裏分爲兩隔，各關着一隻畫眉鳥。

方慧娘仔細辨認了一會，啓開其中一隔的小門，那隻鳥立刻衝出鳥籠，振翅飛去。

蘋兒瞧得有趣，便問道：「你是用畫眉鳥當信鴿？」

方慧娘道：「不錯。家兄見到，就會駕船來接你們了。」

蘋兒道：「那何不索性養幾隻信鴿？」

方慧娘道：「微山湖常有武林高人出沒，信鴿昇空，容易引人注意，倒不如畫眉靈巧方便。」

蘋兒道：「我却沒有聽說畫眉鳥也認識方向，萬一飛失了，怎麼辦？」

方慧娘道：「畫眉鳥認方向雖不如信鴿，却最戀配偶，如果將一對鳥分養在兩處，只要有機會，牠一定會飛去與配偶相晤，短一點距離內，決不致迷途飛失。」

蘋兒啊了一聲，道：「原來鳥兒也這般情義深重。」

方慧娘輕輕嘆息道：「草木尙且有情，何況飛鳥？」

正說着，籠中另一隻畫眉忽然張翅飛撲，「吱令吱令」高叫不止。

方慧娘道：「回訊已到，家兄就快來了。」

不俄頃間，果見一隻畫眉穿樓而入撲向鳥籠。方慧娘一伸手接住，輕輕啓開籠門，將新來的這隻放入籠內，說也奇怪，兩隻鳥兒聚在一處，便欣喜的互相擦嘴剔翅，再也不亂叫亂跳了。

扁禽如此，人何以堪？竹樓中四個人不覺都看得痴了。

這時，門口光線一暗，忽然出現一條人影。

那人頭戴濶沿竹笠，身着紫色披風，頸下胸前，晃着一條光亮的「雙鏑怪劍」。樓中衆人耳目都極敏銳，竟無人發覺他是什麼時候站在樓門口了。

方慧娘面向門口，偶然抬頭看見那人，輕啊了一聲，道：「五哥來了！」

那人點點頭道：「是。」

方慧娘道：「快來見見，這兩位就是海大俠和常三俠；這是家兄方驥。」

海一帆連忙拱手道：「方兄，幸會！幸會！」又叫蘋兒上前拜見。

方驥只淡淡的欠了欠身，算是還禮。兩道冷電般目光，却由竹笠下透射出來，向三人不停掃視。

海一帆和常無懼也暗中打量這位「五龍」中僅存的一龍，只覺此人神情木痴，似乎混身散發一般冷肅之氣，尤其那紫色披風和「鏑劍」上的鋼鍊，顯得寒意懾人，份外刺眼。方慧娘道：「海大俠，還有那位被毒火燒傷的龍二俠，就是克爽的三位義兄，五哥想必已知道了？」

方驥道：「是。」

慧娘接道：「他們幾位是特來探望龍二俠傷勢的，意欲麻煩五哥駕船帶他們前往。」

方驥道：「好。」

慧娘又道：「他們是大覺禪院的貴賓，也是克爽一生最敬愛的人，五哥，你可得替我好好招待，不能有絲毫怠慢開罪？」

方驥道：「好。」

慧娘這才放心，轉面道：「家兄居處離此不遠，諸位先去探望了龍二俠，再請返院一叙，小妹行動不便，就不奉陪同往了。」

海一帆道：「我等暫時告退，稍等再來領教。」拱拱手，領着常無懼和蘋兒向外行去。



方驥突然攔住了蘋兒，說道：「你不能去。」

蘋兒一楞，道：「爲什麼？」

方驥道：「不爲什麼。」

慧娘輕哦道：「是我疏忽了，慧姑娘不用同去，留在這兒咱們說說話吧。」

海一帆恍然若有所悟，忙道：「也好。蘋兒且陪伴你四嬸，咱們去去就回。」

一句「四嬸」，說得方慧娘臉上頓時泛起無限紅暈，但她只低着頭，沒有分辯。

蘋兒目送三人出了竹樓，不禁詫問道：「這位方大叔脾氣好古怪，爲什麼我就不能去看望龍二叔呢？」

方慧娘輕聲道：「那地方，咱們女人是不便去的。」

蘋兒道：「怎麼女人就不便去？」

方慧娘道：「你龍二叔混身灼傷，勢必無法穿着衣服，那赤身露體的模樣，又怎能够讓女孩子看見……」

蘋兒登時也羞紅了臉，笑道：「啊！原來如此。」她本來覺得方驥冷傲得有些不近人情，現在忽然發現他表面雖然冷傲，其實內心却很熱誠。

於是，搬個蒲團挨着方慧娘身邊坐下，問東問西，閑聊了起來。這一聊，兩人竟談得份外投機，不覺日影已經偏西，才聽見外面有了脚步聲音。

蘋兒道：「姑父他們回來了。」便想起身迎出去。

方慧娘搖手道：「來的不是他們。」

蘋兒道：「那會是誰？」

方慧娘道：「聽脚步聲，大約是我那兩個野徒弟。」

正說着，樓外已傳來悟非和尙粗大的嗓音叫道：「師父，咱們回來啦。」

「如何？」方慧娘向蘋兒微微一笑，然後提高聲音道：「進來。」

悟非和悟果滿頭大汗的走進來，先向方慧娘恭恭敬敬行了禮，看見蘋兒在側，怔了怔道：「呵！你們果然已經先來了。」

蘋兒笑道：「來了才半天。你們去石樓山，可曾尋到我表哥？」

悟非嘆道：「唉！別提了。你那表哥眞會出些鬼主意，把咱們倆捉弄得暈頭轉向，到現在還像是在做夢一樣。」

蘋兒吃驚道：「莫非他沒有跟你們一同來？」

悟非道：「來是來了，但走到半路，他又跟咱們分手，又要用什麼計謀，叫咱們送什麼無頭信……反正我也說不清楚，還是讓悟果說吧。」

方慧娘也詫異地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悟果你說。」

悟果先咳嗽一聲，然後將尋見海雲，以及一路東下，發現金蚯蚓宮黃衣劍手，如何分途用計，如何往龍記商號送信……等等經過仔細說了一遍。

方慧娘訝道：「信呢？」

悟非忙把腋下的兩封信呈上，說道：「師父請過目吧，這簡直是天書，咱們實在看不明白。」

方慧娘急急把海雲致「大覺禪師」名銜的一封拆開，展視之下，也怔住了。

蘋兒湊過頭來看了一遍，更是茫然不解，忍不住埋怨道：「表哥總喜歡弄這些玄虛，有話就直說好了，什麼『香油』？什麼『滲水』？這算什麼意思嘛。」

方慧娘忽然心中一動，道：「悟非，你去取一盆清水來。」

悟非應命去不多時，捧來一盆清水。方慧娘仔細將信再審視了一番，小心翼翼把那信紙，滲入水中。

說來奇怪，那信紙被水一滲，字行之間空白處，忽然又現出許多密密麻麻的白色字跡。

方慧娘看後笑道：「現在你們明白了嗎？這就是香油裏『滲水』的含意。」

蘋兒皺了皺眉頭，問道：「這些小字是怎麼寫上去的呢？」

方慧娘道：「這是先用明礬化汁作墨，寫在紙上，等明礬汁乾了以後，字跡便自然隱去，然後再寫上僞信，接信的人必須將信紙滲在水中，字跡才會顯現出來。」

蘋兒道：「原來就這麼簡單呀？」

方慧娘道：「說穿了，好像很簡單，但若不細心去體會信中含意，却也不容易猜解得透。海雲是恐他二人生性魯莽，怕途中洩漏消息，才想出這個方法。」

悟果忿忿道：「他不相信咱們倒也罷了，祇不該把咱們當作『肥鵝』送禮給黃老頭……」

蘋兒笑道：「不是肥鵝，倒是『禿鵝』……」

忽然發覺說溜了嘴，連忙伸伸舌頭，尷尬的道：「四嬸，我不是說你啊！」

方慧娘本來還在笑，却被這聲「四嬸」叫得面頰緋紅，趕緊低頭望着水盆，仿作沒有聽見。

悟非和悟果面面相覷，如墮五里霧中。

蘋兒也看出局面有些不對勁，忙着岔開話題道：「表哥信裏究竟說些什麼？」

方慧娘道：「他說發現十四名黃衣劍手正向微山湖潛來，似欲有所圖謀，要我們按照他的密計，準備應敵。」

（未完待續）

中原第一劍故事

# 武林劫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竹君以阮玉陵生死要脅阮青虛退出中原，特請來少林掌門等見證，詎期屆突失去阮玉陵踪跡，阮青虛翻臉動手，大開殺戒，致少林、武當、點蒼三派掌門及另七名武林高手命殞當塲，林竹君也爲阮青虛一掌震落懸崖，生死不明。原來被囚阮玉陵爲「白髮魔女」南宮萍所救，傳以絕技，要他代爲報仇，兩月後，阮玉陵藝成，重出江湖，柬邀武林各門派掌門携帶本門信物往泰山聚會，如不依言前往當遭滅門之禍。那日，洛陽玉樓春酒樓，來一少年，自稱周孝全，當衆宣言要往泰山觀看殺人大會——

## 高僧護義身殉道

舉座之人，連同掌櫃的在內，都感到這位華衣少年來路有點不簡單！

掌櫃的別有用心，手中旱烟桿微微一提，和聲道：「恕在下多口來勸小俠一句，這嵩山尋寶之行還是免了吧！」

周孝全神定氣閒，食指微微一曲，翻轉來用指節兒在桌面上輕輕敲着，星目一翻，漫不經心的道：「願聆高見！」

掌櫃的用旱烟桿比劃着，口若懸河地道：「古語說得好，出門在外，有三不到。」

周孝全像是頗感興趣的側目問道：「那三不到呢？」

掌櫃的扳着手指數道：「一，打架塲不到；二，放火塲不到；三，殺人塲不到。」

周孝全輕「噢」一聲道：「我可不同，專愛看殺人放火塲面，至於打架！則有如小孩過新年穿新衣一樣的感覺新鮮，我不知便罷，若讓我知道了，這三處塲合，我是非到不可！」

掌櫃的聽這語氣，知道周孝全有意拿話作耍，兩道濃眉倏地一挑，似要發作。

但那掌櫃的目光與周孝全似笑實威的目光一接，隨又神色一緩，笑道：「在下心儀少俠爽颯英姿，不忍見少俠前去妄遭橫禍，所以說了幾句直話，望少俠……」

這廂掌櫃的語猶未盡，周孝全已然搶口道：「盛情姓周的心領了！」

掌櫃的眉頭一皺，疾聲問道：「少俠仍要前去

嗎？」

周孝全冷冷笑道：「自然，姓周的務要看看那位口氣狂妄目無餘子的阮玉陵，是三頭六臂，抑是鐵鑄銅澆？」

掌櫃的突然面色一變，沉聲道：「在下一片好心，你不聽也就算了，不過在下可以斷言，少俠如執意前往，輕則自找麻煩，重則自取滅亡，對你毫無好處！」

周孝全霍然起立，沉臉寒聲道：「以一個酒店的生意買賣人來說，你今天的話已經太多了！」

這一句話說的非常重，掌櫃的聞言後，額上青筋暴露稜目遽張。

也許這掌櫃的一想，自己究竟是生意人，不便與客人頂撞，於是冷冷一笑道：「算在下嘵舌，有擾少俠清興，這廂告罪！」

周孝全似也不願逼人太甚，含笑道：「掌櫃不必多禮，小可要麻煩掌櫃帶個口信，若遇那阮玉陵，就說姓周的不請自來，到請他千萬不要把姓周的拒於山下，以失求教良機！」

掌櫃的將頭一搖道：「在下並不識阮玉陵其人啊！」

周孝全仍不放鬆，又道：「如果阮少島主途經洛陽，前來貴店小飲，這個信不是就帶到了嗎？」

掌櫃的仍是大搖其頭道：「阮某人縱來小店打尖，在下仍是無從識得！」

周孝全似乎有點蠻不講理，面色一寒，沉叱道：「掌櫃的，你可以盤問小可的姓名，當然也可以盤問別人，阮某人如若經此，不難給你盤出來！」

掌櫃的顯然一味求避，冷冷然道：「少俠太也强人所難了！」

話一說完，掉頭就走！

「站住！」周孝全一聲暴喝，飛身上前，攔住去路，沉聲道：「掌櫃的，你分明可以帶到這個信，你却爲何避而不應？」

掌櫃的冷笑連聲道：「少俠是要仗劍欺壓良民嗎？」

周孝全冷哼道：「姓周的眼睛裏揉不進沙子，你像個生意買賣人嗎？」

掌櫃的微微一楞，但隨卽沉臉道：「像與不像，都不用你管！」

周孝全逼到掌櫃的面前，冷笑道：「掌櫃的，你錯了，姓周的今天來到『玉樓春』，旣不爲用酒，也不爲吃飯，專爲管教你而來！」

周孝全雖一再惡語相向，但掌櫃的却毫無懼色，依舊冷言冷語道：「你是這洛陽衙門的官員？」

周孝全搖頭道：「不是。」

掌櫃的冷叱道：「那你憑什麼？」

「嗆啷」一聲青芒乍現，周孝全倏然拔出背上長劍，在掌櫃的面門上一掠沉聲道：「憑這個！」

舉座之人，均已看出這個掌櫃的非等閒之輩，一把利劍未必嚇住他。

果然，寒光掠面，掌櫃的不但毫不動容，反而冷笑一聲道：「這洛陽沒有官府王法的所在，少俠亦未必敢在衆目睽睽之下動劍殺人吧？」

周孝全冷哼道：「姓周的倒無意殺人，只是要懲治一名殺人元兇！」

掌櫃的輕「噢」一聲，環身一掃道：「座上朋友，那一位是殺人在逃的元兇？」

周孝全手中長劍又是一幌，沉叱道：「你不要顧左右而言他，這殺人元兇就是你！」

掌櫃的呵呵大笑道：「在下開酒館作買賣，少不了宰牛殺羊，少俠可不能人畜不分，硬指在下殺人呵！」

這掌櫃的算得上是一個鬥口能手！

周孝全冷笑道：「你不要裝痴作啞，我問你，這『玉樓春』的原主現在何處？」

此話一出，始終冷靜如恆的酒館掌櫃，方才露出了驚駭之色，遽然張目道：「此話何意？」

周孝全追問道：「我問你這『玉樓春』的原主現在何處？」

掌櫃的用俏皮的語氣答道：「脚在他身上，在下如何知道他行跡何方？」

周孝全冷冷笑道：「不錯，脚是長在他的身上，但命却揑在你的手裏，死活由你……」

不等周孝全說完，掌櫃的立卽搶口接道：「少俠這話可不能亂說，在下經營這間酒館，訂有買賣，少俠要如此說，在下眞成了一個謀財害命的元兇了！」

周孝全沉聲道：「好一張利嘴！我問你，這『玉樓春』生意不惡，有盈無虧，而且是代代相傳的老店，爲何要賣？」

掌櫃的雙手一攤，做了一個莫可奈何的姿態，喟然道：「少俠若要如此盤問，實令在下難以回答！」周孝全冷哼道：「不用你回答，我可以告訴你，酒館的原主人仍在這間酒館中！」

話聲稍停，周孝全冷哼一聲，一字字的敲金擊玉般續道：「我不但知道仍在這酒館內，而且知道他在藏酒的地窖裏！」

掌櫃的神色驟變，雙唇蠕動，仍在說話，却未發聲。

周孝全復又鏗鏘有力地道：「不過地窖中並不是一個活口，而是一個氣絕數日的屍體！」

掌櫃的怒吼道：「你可不能平白栽贓，含血噴



人！」

周孝全冷笑道：「事實勝雄辯，你敢帶我去地窖查看？」

掌櫃的怔然片刻，驀然暴喝一聲道：「姓周的，你欺人太甚！」話聲未已，身形猛閃，手中旱烟桿倏然而起，筆直地向周孝全「肩井」穴上點去。

這一出手，竟赫然是一着劍招！

不但是一着劍招，而且還是「旋廻十二手」劍法中的一招——「燭影搖紅！」

周孝全一聲冷哼，長劍順勢一撩，將掌櫃的烟桿蕩開。

然後，沉叱道：「且慢動手！」

掌櫃的倒是異常聽話，撤招收勢，怒目以注！

周孝全冷然哼道：「阮玉陵果然大開殺戒了，而且殺的還是一個循規蹈矩的生意人！」

掌櫃的木然而立……

周孝全復又沉聲問道：「看你劍法，不是一般劍士之流，你是第幾號統領？阮玉陵竟委屈你來做一個酒樓掌櫃？」

掌櫃的陰笑道：「姓周的，看不出你還是個識貨行家！」

周孝全冷笑道：「說句實話，阮玉陵自詡『旋廻十二手』劍法爲『光明島』絕學，據我看來，不爲識者一笑！」

掌櫃的反身向一店小二裝束之人喝道：「取劍來！」

然後，向周孝全肅聲道：「在下『光明島』黑衣劍士二號統領龍高，今日有幸遇上御劍高手，不願失之交臂，務請賜教！」

話聲未已，龍高手下已飛快取來長劍。

龍高的劍鞘撤過一邊，劍身一順，開門亮式，沉聲發話道：「請賜教！」

周孝全冷眼察看龍高身法步眼勢穩氣沉，頗有火候，雖非一流御劍名家，尚不失爲個中好手。

因而，周孝全頗爲欣賞龍高的氣度，於是在語氣中就有了分寸，當卽回道：「言敎不敢，彼此印證幾招吧！」

話聲一落，晶光大濫，周孝全手中長劍向前平伸，左手三指一捻劍訣，往劍把上一搭，劍身倏忽收回，沿肘斜靠，亮門戶以待進襲！

「寒梅劍法！」龍高一聲驚呼後，收劍環抱，疾聲道：「這『寒梅劍法』爲我島主夫人獨創，也爲『光明島』不傳之秘，周少俠從何學來？」

周孝全一見龍高認出自己劍法來路，也是倏然一驚，劍眉微蹙道：「周某劍法從何而學，你不要多問，要印證劍術，就快進招，周某另有要事，無暇久陪！」

龍高恍如未聞，垂劍如故，喃喃自語道：「這『寒梅劍法』除島主夫人外，只有少島主夫人會得……啊！周小娟！周孝全……」

吟哦至此，駭然張目：「莫非你就是周……」

「住口！」龍高口中「周」字未出，驀聞周孝全一聲沉叱，長劍一刺一鈎，招是「梅開二度」，一劍二式，一擊「期門」，一挑「風府」！

龍高一見來勢兇猛，長劍一順，左手劍訣沿着長劍劍身滑向劍尖，一挑一彈，「嗡」地一响，爆出千朵劍花，招起「旋廻十二手」劍法的「餓馬搖鈴」，猛然向來劍迎去。

「鏘」地一聲脆响，半斤八兩，各自撤劍抽身，一看手中長劍，均無損傷，兩人相顧一瞥！

一瞥之後，雙方復又振臂撲上。

一個盡展「寒梅劍法」，倏忽如梅林爭艶，倏忽如落英繽紛。

另一個劍是廻旋，光幕森森，勁疾處，如風捲殘雲，輕緩處，如浮雲掩月。

劍爲兵器之祖，貴輕靈，而「寒梅劍法」與「旋廻十二手」又盡走柔招，兩人你來我往，忽而長劍劃空，忽而靈虹點地，忙煞了座間觀戰之人。

同時亦使座間之人駭然失色！

因爲一個屬下劍士已是如此之高，那阮玉陵的劍術與功力之强，不難想像。

兩人之間相拆二十餘招！

平心而論，周孝全在身法，步眼上遠較龍高靈活，在氣勢上更見凌厲。

行家可以看得出，各人拿出眞才實學，龍高難挨十招！

但是，二十招過後，龍高仍無落敗跡象！

實際上是周孝全起了惜才之心不忍遽下煞手。

他要尋覓一個極爲恰當的時機，在招式上勝個一招半式，不但要敎龍高心悅誠服，還要使觀戰之人看不出來。

從周孝全如此用心良苦看來，此人必是行有義方之心。

龍高劍術火候不够，間而影响到定力，內涵。二十餘招以後，龍高漸感不耐，沉喝一聲，劍勢陡緊！

這樣一來，反而給予周孝全可乘之機！

果然，龍高在變招中留下一絲破綻……

周孝全立時把握良機，長劍全力進擊……

「嘶」！一聲輕微的裂帛之聲，龍高前胸處的衣衫，被周孝全的劍尖連挑三層。

但這三層的破口祇有寸許長短，旁觀之人很難察覺。

顯而易見，周孝全手下留情。

不但保全了龍高的性命，更保全了他的顏面。

龍高久歷陣仗，心內何嘗不明白。

一時，感慨無已，棄劍於地，愧然道：「多蒙指教，在下輸得口服心服！」

周孝全低聲道：「你像受人之命，我不必與你為敵，少時，將酒館原主人屍體厚殮後予以埋葬，不可暴屍地窖！」

龍高恭應道：「在下遵命！」

周孝全又吩咐道：「告訴阮玉陵，我姓周的活在世上一天，他休想存那稱霸武林的妄念！」

龍高囁嚅着道：「你何苦斤斤與他作對，到底還……」

「不要多嘴！」周孝全一聲沉叱，復又吩咐道：「將話傳到，否則，決不饒你！」話一說完，還劍入鞘，飄然下樓而去。

一時，舉座默然，龍高更是怔神良久。……

一年多前，嵩山少室峯頭也曾如此熱鬧，但那次與會之人，雖也是爭奪殺伐，但畢竟是歡欣鼓舞，與緻沖沖。

因為那一次是選拔二十年一度的中原第一劍！

而今天……二月十五日，少室峯頭在月華照射下，雖也是人影幢幢，但彼此心情却很沉重。

因為今天大家均意識到，這是一次死亡的約會，極可能，今夜是人生中最後一次看見滿月當頭。

少林新掌門人天一禪師也好！武當新掌門人了因道長也好！天山三老之一的「寒冰公主」孫玄嫦也然，丐幫幫主凌三絕也然……

一個個席地而坐，啞然相對！

他們不曾默契，但心中却有一個共同的默契！那就是，不惜以自己的性命，去換取這個狂妄已極，企圖稱霸武林的魔頭的性命，以保全門戶的完整與安全。

這一夥人來得極早，天未黑已然上了峯頭！

時光默然而過，轉眼將至三更。

驀抬頭，碧空如洗，月華似鍊……

驀然，林間傳來一陣震耳欲聾的朗朗大笑……笑語餘音尚在夜空中盪漾，「颼颼」連聲，林間已然縱出十餘條身影。

為首一人，正是那面含微笑，心如蛇蝎的「光明島」少島主「藍衫快劍」阮玉陵。

阮玉陵身後跟隨的則是十數名「光明島」黑衣劍士！

阮玉陵疾步走至草坪中央，儼然以君臨天下之態，向環坐草坪之人，用銳利的目光一掃。

可是「光明島」主阮青虛及其夫人金芸娘則未見露面。

表面上看來，「光明島」僅以阮玉陵出馬，使中原武林之衆，無形中減少了兩個勁敵！

事實上却不然，如果沒有絕對把握，阮青虛不可能讓阮玉陵單人獨騎來應付如此大的場面。

因為「光明島」不可能做師出無名之事！

為此，有識之士，均已看出了今晚的危機，莫不相顧失色！

阮玉陵星目環視一週，並未發現有何人缺席未到，滿意地一笑道：「不錯，各位很給阮某人面子，都到齊了！」

衆人各自垂首，默然以對！

場面如此沉悶，顯然在阮玉陵意料之中。

是以阮玉陵不以為忤，復又朗聲道：「各位按時到場，阮某人實感榮幸，不知各位是否已將代表本門之信物帶來？」

衆人仍是一語不發。

阮玉陵似乎早已意料到，事情不會如想像般順利，當下微微一笑，緩步走到少林掌門天一禪師身前，沉聲問道：「大師可曾將貴寺信物『綠玉如意』帶來？」

天一禪師連頭也不曾抬，閒言冷冷道：「不曾帶來。」

阮玉陵微微一笑，陰聲道：「少林寺怕有數千僧侶吧！大師難道願意幾千弟子同時魂歸幽冥？」

天一禪師冷靜地道：「少林建寺，幾達千年，掌門信物，從未離開過山門半步，老衲自也不願破此先例，而違佛祖戒規！」

阮玉陵面色一寒道：「如此說來，想必大師未將束帖上附註的話放在眼裏了！」

天一禪師平靜的答道：「老衲並無此意！」

阮玉陵陰笑道：「大師若如此不與阮某合作，阮某為了要維持言出必踐之威信，只有得罪大師了！」天一禪師慈目遽翻，沉聲道：「施主真要大開殺戒嗎？」

阮玉陵聲冷如冰地道：「阮某人已然先禮後兵，大師依然對阮某人的話置之罔聞，阮某人已然無計兩全！」

天一禪師霍然起立，沉叱道：「少島主，老衲深信，在場之人無人甘願束手待斃！」

阮玉陵冷冷道：「螻蟻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自然無人甘願束手就死！」

大智禪師頌唸一聲佛號道：「施主所言極是，無人不惜命，施主既立此意，老衲只得在施主手下討個僥倖了！」

阮玉陵微笑頷首道：「好！只要大師能逃得我阮某人一招，爾後，絕不再與少林為敵！」



聽語氣似甚狂妄，看神態，則不似虛聲恫嚇！但，天一禪師却不敢置信，一招難逃，即令天神下降也不敢誇下如此海口！

於是，天一禪師僥倖之心倍增，於是心神一振，朗然道：「好！施主一言九鼎，就請出招！」

阮玉陵神定氣閑，微笑道：「阮某人是主，大師是客，主應敬客，還是大師請！」

天一禪師慈目環視一掃，同行之人，在眼光中給予無限鼓舞。

當即暗運眞氣，傾十二成功力，以雷霆萬鈞之勢，拍出一記「雷音霹靂掌」！

掌勢一起，平地湧起三尺狂飈，如怒海驚濤般朝阮玉陵捲去。

阮玉陵淵停嶽峙，神定氣閑，笑吟吟地舉起右掌，極為輕巧地虛空一按。

衆人正感納罕，阮玉陵這一招無聲無息的輕巧一翻，究竟厲害在何處？……

驀聞天一禪師一聲悶哼，身形倒翻丈餘，砰然摔落地面，口中一道血箭，噴起三尺多高，歷久不息。

自天皓禪師下落不明後，這天一禪師已算得上是佛門一代宗師，竟然被阮玉陵輕柔一擊就傷重踣地，從噴血的情形看來，顯然殞命在卽。

阮玉陵初試「大羅攝心掌」，輕易得手，不禁狂態畢露，縱聲笑道：「藝不精深淵博，不足以稱霸武林，以阮某人這一記掌法，爾等臣服應是無憾，天一和尚就是榜樣，生死由各位自擇！」

阮玉陵狂語甫落，驀聞林間响起一陣嘿嘿陰笑！笑聲冷如極地寒冰，砭人肌骨，使人聞之不寒而慄！阮玉陵也不禁為之一怔！

這一怔神之間，阮玉陵身側已然多了一人！

此人赫然是那百年前擾亂武林的渾世魔王蒼虛老人！

蒼虛老人咧嘴又是一陣陰笑，衝着阮玉陵沉聲道：「娃兒！這『大羅攝心掌』是誰教給你的？」

這一問，衆人方才知道阮玉陵這凌虛的一掌，名為「大羅攝心掌」！

從「大羅攝心掌」，有些人又聯想到五十年前名震武林的蓋世淫魔「白髮魔女」南宮萍。

這淫魔已然五十年未見踪跡，阮玉陵又如何與她勾搭上關係？

阮玉陵驀見蒼虛老人現身發問，心中微凜，心知這位魔頭功力，深不可測，一時不敢開罪，於是和聲道：「從一位異人處學得！」

蒼虛老人枯眉一揚，叱問道：「娃兒，可是那『白髮魔女』南宮萍？」

阮玉陵料想瞞他不過，於是頷首道：「不錯！正是南宮仙子所傳。」

蒼虛老人似欲窮根究底，後又問道：「娃兒可知這南宮萍現在何處？」

這句話問得極活，阮玉陵也就落得一推，搖頭答道：「晚輩不知南宮仙子去向！」

蒼虛老人雙目倏然暴睜，精芒逼視，叱道：「娃兒！你休想瞞過老夫！」

阮玉陵倏然而驚，但神色鎮定地答道：「晚輩並無虛言！」

阮玉陵慣於弄奸伎倆，所說雖是虛言，但面上却毫無愧色！

可是，想騙奸狡成精的蒼虛老人尚非易事！

蒼虛老人陰笑連連道：「那南宮萍是何等樣人，既不收錄弟子，也不施恩於人，她必然與你有一條件交換！」

阮玉陵心中暗忖，這蒼虛老人眞可算得上是一隻狐狸。

當下微笑點頭道：「前輩料事如神，晚輩的確答應為她了斷一件事情，以為答報授藝之恩！」

蒼虛老人桀桀怪笑道：「娃兒不打自招了吧！你既然答應為她了斷一件事情，她必然聽你回報，你會不知道她的住處嗎？」

阮玉陵故作迷茫之色，連連搖頭道：「這點她並未提及！」

蒼虛老人枯眉連剔，沉臉寒聲道：「娃兒！你以為老夫不識南宮萍嗎？」

阮玉陵遲疑地道：「前輩與南宮仙子想是故交？」蒼虛老人沉聲道：「南宮萍當年馳名武林之際，連『九幽冥帝』婁家夫婦都要畏懼她三分，一方面固然因她所鍊『大羅攝心掌』威猛凌厲，另一方面，則因她心智過人，娃兒，南宮萍不會單憑你空口一句白話就毅然授藝於你！」

阮玉陵淡然道：「大丈夫一言九鼎，南宮仙子當也看得出，阮某並非忘恩負義之徒！」

蒼虛老人冷哼道：「姑勿論娃兒你是否為忘恩負義之人，但南宮萍向不輕假於人，誰不知南宮萍善於放蠱施媚，她豈肯唯獨對你這娃兒例外？」

阮玉陵心中暗驚，但却聲色不露，故作不解地搖頭道：「前輩之言，晚輩不甚明瞭！」

蒼虛老人冷然陰聲笑道：「娃兒，你不必裝糊塗，那南宮萍必然在你體內暗放蠱毒，然後給你少量解藥，使你不敢遽生叛心！」

阮玉陵心中驟驚，這蒼虛老人可說一眼將「白髮魔女」南宮萍看穿肺腑！

但繼而一想：蒼虛老人一再打探南宮萍下落，所圖不明，絕不能告知南宮萍居停石室之處。

當下，故作駭人之色道：「前輩所言，令人聽來毛骨悚然，但南宮仙子在臨別之際，並未相贈解藥，晚輩深信體內絕無蠱毒！」

蒼虛老人陰聲哼道：「好一張硬嘴！」

阮玉陵心機一動，又轉圜道：「也許南宮仙子在暗中相隨也未可知，前輩係叙舊抑有他事，請前輩畧作交待，來日有便，定當傳達！」

蒼虛老人冷笑道：「不必了！反正老夫無事可做，從今後老夫跟定你了！你東我東，你西我西，老夫不信你未曾與南宮萍再訂晤面之期！」

阮玉陵聞言大不自在，怫然不悅道：「前輩如此見疑，頗令晚輩不安！」

蒼虛老人稜目一翻，沉叱道：「老夫相隨左右，對你有益無害，為何不快！」

阮玉陵心念電轉，陪下笑臉道：「晚輩正擬爭霸中原之際，前輩成名百年之前，功力絕世，相隨左右，恐怕使武林中人誤以為晚輩狐假虎威，徒然遺以口舌！」

蒼虛老人呵呵笑道：「娃兒好一副伶牙俐齒，放心！老夫絕不過問你之閑事！」

阮玉陵蹙眉道：「但晚輩總覺於心不安！」

蒼虛老人驀然沉臉暴叱道：「娃兒，你若畏懼老夫隨你不捨，快快告訴我南宮萍匿居何處，我自去找她，不然，老夫絕不放鬆你半步！」

阮玉陵突然面色一變，沉聲道：「前輩如此相逼，實在有失長者氣度！」

蒼虛老人稜目暴睜，厲芒乍湧，厲叱道：「娃兒！你想變臉嗎？告訴你，『大羅攝心掌』儘管可以震服天下人，可難不了老夫！」叱罷，竟大剌剌地席地盤膝而坐，閉目養神。

當着如許多人之面，阮玉陵頓感難堪，於是，心中惡念頓起，右掌輕巧無聲地倏然上揚……

閉目而坐的蒼虛老人，像是腦後生有眼睛，阮玉陵翻掌上揚之際……

驀聞蒼虛老人嘿嘿陰笑道：「娃兒！你若要找死，不妨一試！」

阮玉陵不禁大驚失色，整個身體，宛如泥塑木雕，舉在半空的右臂，也久久放不下來……

圍坐草坪的中原武林之衆，一直在冷眼旁觀！

武當掌教了因道長此時不禁縱聲狂笑，歷久不停！

狂笑一起，阮玉陵立卽感到自己的窘態，身形猛起，飛快地掠到了因道長面前，怒喝道：「有何可笑？」

了因道長笑聲一斂沉聲道：「我笑少島主妄圖稱霸中原武林的迷夢，已然到了該醒的時候了！」

阮玉陵獰笑：「少林天一禪師已然命殞當場，你不信阮某人可以將中原武林中人一舉而殲之？」

了因道長神色凛然地頷首道：「貧道深信有此可能，但少島主還是有奈何不了之人，是以少島主縱使在千萬人之上，仍難免在一人之下，稱強還可，稱霸不足！」

驀然，阮玉陵滿腔怒火，一古腦兒發作在了因道長身上，張目厲喝道：「牛鼻子，阮某人不必要你來教訓！」

了因道長仍是正襟危坐，冷冷道：「少島主見問貧道何以發笑，故而貧道坦誠相告，至於教訓嘛？……少島主既非武當門人何勞貧道多費口舌！」

義正辭嚴，語中連扎帶刺，阮玉陵不由目中冒火。

阮玉陵此時雖已怒火大熾，却不形之於色，聞言冷冷笑道：「不愧武當掌教，口舌如此之利，三尺青鋒未必更是鋒芒畢露，道長，閑話少說，掌門信物帶來沒有？」

了因道長愕然張目道：「掌門信物，代代相傳，少島主要它何用？」

阮玉陵俊面一寒，厲叱道：「道長，看來毋庸多費口舌，你大概是要步天一和尚的後路！」

了因道長霍然起立，朗聲道：「貧道自知難逃一死，但士可殺不可辱！未來中原武林的霸主，你動手吧！」

阮玉陵輕漫地道：「主人敬客，還是道長先請！」了因道長威目暴睜，兩道勝過烈日的精光遽然射出，沉喝一聲：「貧道有僭！」

身形一挫，雙手一圈，就要發難……

驀然，林東傳來一聲響徹雲霄的厲聲：「且慢動手！」

喝聲一起，阮玉陵與了因道長各自後退三步！

驀見一道黑影自林間筆直拔起，凌空一折，翩然落地。

來人一現身衆人立卽認出，正是與蒼虛老人同時重臨中土的魔道巨擘——「柔劍飛魂」谷中柔！

阮玉陵一見來人，不禁眉頭一皺！

谷中柔冷然喝道：「娃兒！老婆子要問你一句話！」

阮玉陵强顏笑道：「前輩有何見問？」

谷中柔仍是聲冷如冰的道：「娃兒！你可得實話實說，若有半句假話，惹毛了老婆子，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阮玉陵聞言一怔，暗忖：今天這兩個混世魔頭怎會接二連三的找上自己。

當下畧予權衡，不敢冒失，於是笑顏和聲道：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好！」谷中柔一點頭，突然臉色一沉，寒聲道：「高天弘那娃兒那裏去了！」

阮玉陵心中暗驚，口中却極為平靜地道：「去歲重九以前，在『追魂堡』一別，迄未晤面……」

「住口！」谷中柔一聲厲叱，朝前逼進一步，沉聲道：「你妄想瞞過老婆子嗎？」

阮玉陵一臉惶然，疾聲道：「晚輩委實不知高天弘的去向！」

谷中柔冷哼道：「娃兒，高天弘已然喪命你手，是也不是？」

此語一出，在場之人，無不駭然！

阮玉陵也是駭然而呼道：「高天弘劍術高超，功力過人，晚輩何能殺之？」

谷中柔冷笑連連道：「可是你却心機險毒，高天弘那娃兒心地厚道，難免落入你的暗算！」

阮玉陵淡淡一笑道：「高天弘名列『中原第一劍』，揚名武林，晚輩能够殺之，應是無上光榮，晚輩因何……」

谷中柔喝道：「因為你不是用的正大光明手段，你以為老婆子不知嗎？」

阮玉陵故作喟然之色道：「前輩要如此說，晚輩實在難以解釋！」

谷中柔嘿嘿冷笑道：「娃兒你慣於巧言令色，老婆子早已聽聞，你還是少賣弄的好！」

阮玉陵索性不言不語，兩手左右一攤，似謂無可奈何！

谷中柔淡然道：「其實高天弘與我老婆子無親無故，死活與我無關，不過，老婆子在君山曾經說過，不准高天弘這娃兒死，娃兒！你殺死高天弘，豈不是存心和我這老婆子過不去！」

這個理由聽來有些令人發笑，但了解谷中柔個性的人，已然知道阮玉陵將有不盡的麻煩！

阮玉陵心念電轉，朗聲道：「前輩為武林長者，當不至於空口說白話，請問前輩，根據何種跡象，認定高天弘為晚輩所殺？」

谷中柔沉聲道：「娃兒，老婆子沒有證據會來找你嗎？」

阮玉陵牙關咬定，淡淡笑道：「前輩如此言之鑿鑿，當然是贓證在握，可否拿出來衆人一見！」

谷中柔嘿嘿一陣冷笑，喝道：「娃兒，你既然不到黃河心不死，我就拿出來給你看看！」

語罷！撮唇一聲長嘯！

緊隨嘯聲，林東忽又竄起一條黑影！

黑影拔起，凌空一旋，直瀉落地！

來人赫然是在洛陽「玉樓春」酒樓尋釁滋事的華衣少年周孝全！諸位讀者不難猜出，他就是易女為男的周小娟。

阮玉陵早已接到二號統領龍高的報告，滿以為周小娟係一時意氣所為，斷不會公開與自己為敵。

此時一見周小娟被谷中柔召喚而來，不由心頭驟震。

當下，神情激動，駭然張目道：「小娟！妳……妳……」

周孝全表情木然，冷冷道：「在下周孝全，請少島主，不要輕易更姓換名！」

阮玉陵面色一沉，叱道：「妳如此胡說，對妳有何好處？」

周孝全冷笑：「在下不明少島主所指為何？」

谷中柔適時插口道：「娃兒，那你不是要證據嗎？」

阮玉陵極目一瞥，囁嚅道：「難道，……？」

周孝全星目微展，冷冷發話道：「少島主，你以『金線子』毒蛇暗置高天弘琴匣之內，以圖謀害，你難道還想賴嗎？」

阮玉陵心中恨焰狂熾，恨不得抬手以「大羅攝心掌」一舉將之擊斃！

但，眼前這個嬌滴滴的人兒，又是自己愛之若命的，錯愕半晌，難以下手。

谷中柔沉叱道：「娃兒，有此事嗎？」

阮玉陵不易大動肝火，而此時被周孝全撩撥得肝火極旺，於是，毫不猶疑地道：「不錯，是有此事，可是，高天弘不見得就會輕易中計！」

谷中柔寒聲道：「可是高天弘竟而從此遁跡江湖，你作何解釋？」

阮玉陵展其如簧之舌，狡辯道：「這也只能說阮某人有殺人之圖，但不能肯定高天弘絕跡江湖就是已被『金線子』噬斃！」

谷中柔冷笑道：「辯得好！娃兒，你敢同老婆子一同前往尋訪高天弘的下落嗎？」

阮玉陵斷然拒絕道：「晚輩府裏事務繁冗，無暇分身！」

谷中柔怒顏暴喝：「娃兒，你不要不識抬舉，在我老婆子面前，那還能容許你說一個不字嗎？」

阮玉陵勃然變色，沉聲道：「阮某人鑒於長幼有序故而對前輩禮讓三分，阮某並非心存懼意！」

谷中柔冷然怪笑道：「好啊！娃兒翻臉了！」

阮玉陵冷然哼道：「翻臉不敢，望前輩勿再苦苦相迫！」

谷中柔厲喝道：「娃兒，你得摸摸老婆子的脾氣，今天由不了你！」

阮玉陵雖因自己練就「大羅攝心掌」而有所恃仗，對谷中柔的聲色俱厲，仍然胆寒三分。

於是，聲調又是一軟，强顏笑道：「家父母均

曾覩前輩爲佳賓禮待，前輩如此相逼，來日與家父母相遇，彼此難免尷尬！」

谷中柔厲喝道：「娃兒，你以爲亮出你父親的字號，老婆子就畏懼了嗎？娃兒，你打錯主意了！你就是玉皇大帝的兒子，老婆子叫你怎樣，你就得怎樣！」

阮玉陵面現獰色，沉叱道：「望前輩不要欺人太甚！」

谷中柔逼到阮玉陵面前，沉喝道：「娃兒，要老婆子親自帶你走嗎？」

阮玉陵倏然後退，右掌飛快上揚，如電閃般拍出一掌。

谷中柔亦悚然震駭，雙手全力封出。

同樣一記「大羅攝心掌」，因爲對手不同，所生的反應也不相同。

兩下勁道一接，「轟」然巨响，紅光湧現，兩人各退半步！

十丈方圓內，石塊粉碎，草木盡枯！

阮玉陵施展「大羅攝心掌」，初試得手，再試遇敵，心頭猛震，多多少少有點懷疑「大羅攝心掌」的威勢！

谷中柔這雙手全力一擊，足以震山撼嶽，但也僅能封架聊以自衞而已！

爲此，谷中柔暗暗心驚！

使她更心驚的，是阮玉陵舉手之間，拍出的竟是「大羅攝心掌」！

谷中柔一驚之後，回首向蒼虛老人叫道：「蒼虛，這娃兒施展的是『大羅攝心掌』哩！」

蒼虛老人聞言，倏然稜目緩緩睜開，朝谷中柔一瞥，輕嗯了一聲，復又閉上眼簾！

谷中柔又朝蒼虛老人喝道：「蒼虛，這樣看來，南宮萍那騷狐狸還活在世上哩！」

蒼虛老人似乎漠不關心，又是輕嗯一聲，這次連眼睛都未睜開。

谷中柔飛身掠到蒼虛老人跟前，附在耳邊，大聲吼道：「喂！蒼虛，南宮萍那騷狐狸還活在世上，你聽見沒有？」

蒼虛老人似是不勝其煩，睜開雙目，一連聲道：「知道了！知道了！」

谷中柔疾聲道：「那你爲什麼不去找她，那騷狐狸還害得你不够嗎？」

蒼虛老人稜目一翻，側目問道：「你知道南宮萍現在何處？」

谷中柔微微一愣，怒目以注的向阮玉陵一指道：「問那娃兒呀！」

蒼虛老人霍然起立，指着阮玉陵道：「那娃兒太刁了，堅不說出南宮萍的住處！」

谷中柔道：「難道你就算了！」

蒼虛老人稜目一掄，怪聲怪氣地道：「妳以爲我在這裏打坐甜息嗎？告訴妳，這娃兒身上有南宮萍放的蠱毒，他一定要去向南宮萍討解藥，所以我跟定他了！」

谷中柔陰惻惻笑道：「這倒是個笨法子！」

一旁的阮玉陵環覩草坪默坐衆人一眼，又轉首向蒼虛老人與谷中柔一瞥。

心中暗忖：今日這兩個魔頭找定了自己，想必無法善了！

心念一轉，立作決定，步至草坪中央，聲調不卑不亢地道：「今日不巧阮某私事纏身，至勞各位枉駕，改日當一一登門候教！」

顯然，阮玉陵未將這班武林中人的首腦人物，看在眼裏，大有招之卽來，揮之卽去之勢。

在阮玉陵看來，今天是將這夥人放過了，還不逃生嗎！

其實，阮玉陵未免低估了這批武林之衆！

阮玉陵話聲方落，了因道長身形電射而起，掠至阮玉陵面前，沉聲道：「少島主，平白殺人，就如此一走了之？」

阮玉陵劍眉一揚，傲態十足道：「怎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自尋，你是打算尋死！」

了因道長身形閃動之際，其餘衆人也紛紛揉身而上，環繞左右。

了因道長左右一瞥，相互交換了一下目光然後沉喝道：「少島主，如聽任你如此横行，那武林公道何存？正義何在？」

阮玉陵星目四下一掃，呵呵陰笑道：「你們是想爲天一禪師復仇嗎？」

了因道長平靜地道：「貧道等無意爲死者復仇，但却要爲生者盡一點保護責任！」

阮玉陵鄙夷地冷笑道：「道長能爲保護自己而盡一點力量嗎？」

了因道長冷冷道：「貧道前來赴約之時，已然將後事料理妥善，無意求生！」

丐帮帮主凌三絕也沉聲喝道：「少島主，你的『大羅攝心掌』雖然威勢凌厲，但百密也有一疏，在下深信，在場數十條性命，縱然全部犧牲，恐怕少島主也難逃公道！」

這話並非虛言恫嚇，如果數十條心合而爲一，阮玉陵也不會佔太多的上風。

因此，阮玉陵也是微微一怔！

一怔之餘，心念頓生，惡聲道：「爾等若不立卽離此，爾等均將埋屍少室峯頭！」

了因道長心頭微寒，沉叱道：「少島主，你的



作爲也太狂了，對『光明島』影響至大，你不可不予三思……」

阮玉陵傲然道：「令爾等離去，無異放爾等一條生路……」

「狂徒看掌！」丐帮帮主凌三絕已怒不可遏，雙掌交揮，一連兩掌，朝阮玉陵攻去。

凌三絕一發難，衆人相繼出手，……

一時掌聲呼呼，劍光閃閃，羣起而攻！

這一氣勢異常駭人，阮玉陵不敢怠慢，倏忽翻身後拔。

衆人如影隨形，紛紛前追！……

阮玉陵半空突轉身形，右掌一揚，傾十二成功力拍出一記「大羅攝心掌」！

眼看這一批武林之衆，十之八九，就要殞命當場……

## 宵小無仁兩敗傷

阮玉陵傾十二成功力發出一記「大羅攝心掌」，眼看衆人十之八九就要殞命當場。

驀然……

「你們統統住手！」

一聲暴喝，緊跟着竄起兩道暗影，一道暗影撲向阮玉陵，另一道暗影則撲向衆人。

這兩道暗影在飛撲中已然暗暗出手！

「砰！砰！」巨震中衆人立被一股勁流捲退。

但各人幷未受傷！

衆人睜目一看，方知這兩道暗影是蒼虛老人與谷中柔！

蒼虛老人發掌將阮玉陵之「大羅攝心掌」逼了回去！

谷中柔則發掌將這邊圍攻之人逼退！

蒼虛老人發掌逼退「大羅攝心掌」的威勢，似在阮玉陵意料之中。

但谷中柔揮掌竟將圍攻之衆一舉逼退，委實令人駭異！

是以，衆人面面相覷，噤口無聲！

蒼虛老人這才冷喝道：「有我蒼虛及谷婆子在此，你們這一仗打不成了！」

了因道長肅聲喝道：「難道天一禪師就如此平白死了？」

蒼虛老人陰沉地道：「老道是想爲那死去的和尚報仇嗎？機會多的是，今天可不容許你胡來！」

蒼虛老人雖然功力奇高，但了因道長却毫無懼意，聞言沉喝道：「尊駕莫非與這娃兒同路，所以才如此袒護？」

衆人料想此語必會激怒這個魔道巨擘，誰知蒼虛老人却淡然冷笑道：「『光明島』想與老夫同路，少說還差五十年道行！」

了因道長微微一怔，復又沉臉問道：「既非同路，尊駕何以攔阻貧道等向這娃兒索仇？」

蒼虛老人稜目暴睜，鼻中微微冷哼，意甚不屑地道：「老道，就憑你這幾塊料，是這娃兒的對手嗎？」

了因道長凝重地道：「世無必勝之師，貧道等維護武林正義，雖不敵也只得冒死一試！」

蒼虛老人陰惻惻地一聲怪笑後，諷刺道：「好個冒死一試！道長倒是豪氣冲天，不過，這娃兒年紀尙輕，三二天還死不了，爾等另尋良機吧！」

了因道長仍不死心的道：「尊駕總要說出一個苦苦攔阻的道理，貧道等方能口服心服！」

蒼虛老人微似不悅，斷然喝道：「老夫今天有事要這個娃兒往別處一行，不能讓他留在這裏與爾等苦鬥纏死！」

「啊！」衆人聞言方明瞭蒼虛老人一味相攔的原因。

了因道長低迴半晌，方仰首長嘆道：「天一禪師！你的血海深仇，看來貧道等是無能爲力了！」

蒼虛老人冷笑道：「老道，這是實話，爾等若妄想報仇，不過是多添幾條寃鬼，當今之世，能够不懼這娃兒所練的『大羅攝心掌』，恐怕除了老夫和谷婆子以外，再難找出第三人，爾等死了這條心吧！」

了因道長何嘗不知，只是不願臨危苟免吧了！

當下微一稽首道：「多謝尊駕提醒！」語罷，掉首一呼，二十餘條身影飛快奔離少室峯頭！

去勢極快，轉瞬間便在月色下消失了蹤影。

阮玉陵在聽說自己所練的「大羅攝心掌」，除蒼虛老人與「柔劍飛魂」谷中柔外，已是世間無敵，可說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的是；眼前這兩個魔道巨擘，頗有些難惹，日後難免要受制於這兩個魔頭！

當下心機暗轉，立時有了主意！

待中原武林之衆奔下峯頭去後，阮玉陵堆下笑臉，朝蒼虛老人拱手爲揖道：「前輩請聽晚輩一言，古語說得好，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南宮仙子曾再三囑咐晚輩，不得引領任何人……」

阮玉陵話猶未盡，蒼虛老人已沉聲喝道：「娃兒少費話，老夫並未教你引領老夫前去！」

阮玉陵和顏悅色的道：「前輩此話不錯，不過，前輩若追而不捨，雖晚輩無心引領，實則與晚輩引領何異？」

蒼虛老人冷笑道：「既知如此，娃兒你不前往

，老夫不就去不成了嗎？」

阮玉陵面有難色道：「可是，晚輩要向南宮仙子處去討蠱毒解藥啊！」

蒼虛老人仍是聲冷如冰道：「既知一日爲師，終生爲父的道理，爲了不遵師命，棄掉你這條小命不要，有何關係？」

阮玉陵方知弄奸使巧，不是這個老魔道的對手，不如開門見山，於是語氣一改，笑道：「不瞞前輩說，南宮仙子授藝之初，並未要晚輩行叩師大禮，她授以『大羅攝心掌』，晚輩爲其擒回仇家，彼此交換，是以晚輩並無須命爲其守信之必要！」

蒼虛老人漠不關心的道：「守信與否，那是娃兒的事！」

阮玉陵知道繞圈子鬥不過這魔頭，於是單刀直入的道：「晚輩倒不介意引領前輩往南宮仙子處，只是晚輩畧有顧忌……」

蒼虛老人聽到話入正題，這才身形一轉，目露精芒，沉聲問道：「娃兒，有何顧忌，你不妨說說看？」

阮玉陵故作楚楚可憐之態，幽幽地道：「晚輩已中南宮仙子蠱毒，每十日須服一粒解藥方能相安無事，聽口氣，前輩與南宮仙子似畧有前嫌，兩下見面，一旦動起手來，那南宮仙子諒必不是前輩敵手，如此一來，晚輩身上的蠱毒豈不是要……」

蒼虛老人呵呵大笑，喝斷阮玉陵的話道：「娃兒與老夫談條件嗎？」

阮玉陵身形一躬，唯唯謹謹道：「晚輩不敢，只是……」

蒼虛老人大喝道：「爽快說吧！男子漢大丈夫，何必娘娘腔！」

阮玉陵俊面一熱，赧顏道：「晚輩即刻引領前輩等前往南宮仙子處，事後得請前輩爲晚輩祛清身上蠱毒！」

蒼虛老人稜目一睜，冷笑道：「『白髮魔女』找上你這樣一個見利忘義的娃兒以爲復仇之人，也算她倒霉！好，老夫答應你！」

說着，又朝「柔劍飛魂」谷中柔喝道：「谷老婆子！去看看騷狐狸在這娃兒身上，放的是何種蠱毒？」

谷中柔聞言朝阮玉陵喝道：「娃兒，過來！」

阮玉陵乖乖地走到谷中柔面前。

谷中柔微一伸手在阮玉陵「華蓋」「璇璣」兩穴上一觸，卽掉頭對蒼虛老人道：「這娃兒中的是『龍涎蠱龍』！」

阮玉陵疾聲呼道：「不錯，晚輩在南宮仙子處，曾多次服飲『龍涎酒』！」

蒼虛老人聞言畧一沉思，微微頷首道：「好，老夫答應你，咱們走吧！」

阮玉陵似有猶豫之色囁嚅道：「前輩……！」

蒼虛老人暴喝道：「老夫豈能在你這後生晚輩前失信！」

阮玉陵連聲應道：「是！是！晚輩並無不信前輩之處！」

語罷，身形一轉，朝峯下奔去！

蒼虛老人與谷中柔則舉步相隨。

周孝全早已混在中原武林之衆裏面離去。

嵩山與泰山雖遙隔千里，但三人神功盡展，翌日午刻時分，三人業已抵達石筆峯頭。

阮玉陵尋至入口處，猶豫地向蒼虛老人一瞥！

蒼虛老人收了收嘴，示意阮玉陵敲打石門！

阮玉陵按照「白髮魔女」南宮萍規定記號，揚掌在一方青石上處按三下。

須臾，靑石移動，啞婆子探首而出。

啞婆子一個白髮皤皤的腦袋方才探出一股勁風倏然而至，一聲嘶啞悶哼，啞婆子已迎風而倒。

蒼虛老人沉喝道：「娃兒，洞外候着！」

阮玉陵看到蒼虛老人的出手，已然怵目心驚，連連點頭，閃過一邊。

蒼虛老人與谷中柔飛閃而進！

良久，驀聞一聲厲呼自洞內傳來！

阮玉陵不由心頭猛震……

不旋踵間，二魔復又閃出洞外。

蒼虛老人將手中藥瓶往阮玉陵面前一遞，吩咐道：「娃兒，將瓶內藥丸一次服下，你身上的蠱毒卽可一次祛清！」

阮玉陵接過藥瓶，心有餘悸地問道：「前輩已然將南宮仙子置於死地了嗎？」

蒼虛老人冷笑道：「老夫只是毀去她的武功罷了！」

阮玉陵喟然道：「唉！伯仁雖非我殺，却由我而死，晚輩實在有愧於心！」

蒼虛老人陰聲喝道：「娃兒，你休要假惺惺作態，她既然在你身上暗施蠱毒，你當然也可以爲了祛除蠱毒而出賣她，你們二人可說是半斤八兩，誰不負誰！」

阮玉陵料不到蒼虛老人一針見血，話不留情，聞言瞠目不知所對。

蒼虛老人忽然長嘆一聲揚手一揮：「去罷！」

阮玉陵如遇大赦……

「慢走！」谷中柔又是一聲吆喝，將阮玉陵喚住。阮玉陵聞喝卽轉身形，恭聲問道：「前輩有何吩咐？」

「柔劍飛魂」谷中柔道：「在少室峯頭揭穿你



隱私的那個娃兒，爾後在江湖上相遇，不可爲難他！」阮玉陵連連點頭稱是！

谷中柔又道：「老婆子料想高天弘那娃兒也不至於被你暗放在古琴中的『金綫子』所傷，不過，日後，老婆子若是查出高天弘確是死於毒蛇之口，老婆子更唯你是問！去吧！」

阮玉陵在這兩個魔頭前面，三丈氣燄已然低到不足一尺，那有還口的份，聞言後，躬身一禮，飛也似的朝山下奔去。

阮玉陵雖是近一日一夜未食，但奔行仍不敢稍事停留，直到夕陽含山之際，方趕回「追魂堡」！

阮青虛已然迫不及待的在大廳等候，想是早已聽過了隨身武士的回報。

此時，一見阮玉陵踏進大廳，卽衝口問道：「蒼虛老魔與谷老婆子莫非是存心打擾嗎？」

阮玉陵無心回話，只是連連搖手，先吩咐下人取來熱茶，將藥丸悉數服下，這才一吁長氣，將昨夜的經過細陳一遍，只是將周小娟公然作對的事抹煞不提！

但阮青虛似乎已有所聞，沉聲問道：「聽說小娟那丫頭也公然在跟你搗蛋？」

阮玉陵心中微凜，面上却神色鎭靜地道：「不，那並不是小娟，只是一個姓周名孝全少年人。」

阮青虛似是相信了阮玉陵的話，神色一緩，輕「嗯」了一聲，道：「想是武士們弄錯了……中原武林各派並未臣服，我們已成騎虎難下之勢，你認爲……」

阮玉陵畧一沉思，低沉地答道：「據孩兒看，此事不宜操之過急，逼之太甚，枉自多造殺孽而已！」阮青虛面色一變沉叱道：「難道就算了嗎？」

阮玉陵陪笑道：「孩兒無意就此作罷！從少林掌門天一禪師從容赴死的情況看來，若想以威服衆，勢將弄巧反絀！」

阮青虛微微頷首，表示讚同，道：「依你之見呢？」

阮玉陵冷然道：「屯兵於側而不動，最具震懾作用，依孩兒之見，自明日起，將所有武士分爲若干小隊，由各統領率領，公然嘯傲江湖，但並不無故滋事，若有人犯我，孩兒則往殲之，如各門戶聽任本島武士暢行無阻，則無異默認我『光明島』在中原居於霸主之地位！」

阮青虛連連頷首，贊許道：「此爲可行之策，好，交給你辦了！」

正計議間，武士傳進了報帖。

阮青虛伸手接過，目光一接，不由一楞，白眉一皺，將報帖往阮玉陵手中一塞道：「你看吧！」

這報帖是「光明島」散佈在外的探子，將探得的武林中動態用快馬傳來！

阮玉陵接過報帖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一、少林掌門天一禪師死於『大羅攝心掌』後，由其師弟天仁禪師接長少林，天仁接掌後，卽漏夜通令各門戶，少林自卽日起抱定高蹈自隱的閉關政策，甘願在武林中除名十年，十年內將無半個少林僧人行跡江湖。

二、武當掌門了因道長，半途失踪！

三、峨嵋、崑崙、華山掌門人紛紛傳位遁世！

四、阮島主離去後，隱跡已久的『忘我聖僧』及『大公神劍』高寒與一個老婆子，一個孩童，一行四人，曾出現少室峯頭。

五、與阮島主作對之周姓少年與上述四人相談甚久，然後聯袂向西南方向逸去！」

阮玉陵看罷，力持鎭定，緩緩將報帖摺疊起來，揣在懷中。

阮青虛微顯焦灼之色，疾聲道：「各派掌門，不是閉關自守，就是傳位遁世，這無異是一種消極抵抗！」

阮玉陵兩目前視，極爲冷靜道：「中原各門戶如此閃避，以爲避免刦難，孩兒倘不足爲慮，倒是『忘我』和尚重現江湖的報告，不容忽視！」

阮青虛沉聲問道：「難道我兒對『忘我』禿頭心存顧忌嗎？」

阮玉陵點頭，又道：「還有高天弘邇來踪跡全無，而且傳揚一時的『幻化四絕』奇書之事，忽又沉靜下來，據孩兒所知，高天弘已得此奇書，可能已暗隱一人跡罕至之處，去勤練書中絕學，目下，孩兒認爲找出高天弘匿於何處方爲是當務之急！」

阮青虛側耳注聽，認爲阮玉陵所言有理，不由頷首道：「我兒心細如髮，察事入微，可是……山河遼闊，毫無蛛絲馬跡，要想探訪高天弘匿身之處，未必是件易事！」

阮玉陵微微一怔，方頷首道：「嗯！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父子兩人雙雙沉吟不語，驀然……

「要想知道高天弘的下落，那眞是太簡單了！」一陣宏亮的聲音自廳外傳來！

父子二人同時一怔！

驀回頭！已然看見一個微胖的老者由兩名武士伴同進來！

阮青虛對這位來者一打量，皺眉問道：「你是何人？」

來人雙拳當胸一抱，微笑答道：「在下婁飛鵬，五十年前曾隨家伯婁子濤前往光明島小住數日，事過年遠，島主恐已忘記了！」

阮青虛哦哦連聲，笑道：「你原來是婁家賢弟，我倒眞有點記不起來了！」

阮玉陵頗爲機伶，一聽是婁家後裔，又是『光明島』世交，於是趨前拜禮：「參見婁老前輩！」

婁飛鵬呵呵大笑道：「免禮！免禮！眞是俠義英雄出少年，聽說世兄昨夜在少室峯頭一招將少林掌門斃於掌下，使得中原武林各掌門人紛紛傳位遁世，眞是了不起！」

阮玉陵對這一大段讚譽，似無甚興味，劍眉一皺道：「多謝前輩謬讚！方才前輩言道：探訪高天弘的下落，份外簡單，莫非前輩已知高天弘落脚之處？」

婁飛鵬方欲回話，阮青虛已然接口道：「婁賢弟，坐下談，坐下談！」

婁飛鵬這才含笑落座，待下人奉上香茗，啜了一口，方含笑道：「阮世兄此時方想起探尋高天弘的下落，已是稍嫌遲了一步！」

阮玉陵霍地起身離座，駭然問道：「莫非高天弘……」

婁飛鵬用手在阮玉陵肩頭一按，將阮玉陵按回座位，仍是極爲優閒地道：「世兄不必焦急，待婁某人細說不遲！」

阮玉陵料不到婁飛鵬是一個慢郎中，只得耐着性子，沉靜地道：「洗耳恭聽！」

婁飛鵬又端起茶杯細啜一口，方啓口道：「據婁某人親眼所見，高天弘確已得到了『幻象四絕』那本奇書！」

「啊！」阮家父子同聲一呼，相顧一瞥！

婁飛鵬繼說：「而且已勤練達五月之久了！」

阮玉陵疾聲問：「那是在去年九月的事了？」

婁飛鵬頷首道：「不錯，是去歲重九之夜！」

阮玉陵問道：「莫非此書從天而降！」

婁飛鵬搖頭道：「並非從天而降，乃是由一青衣蒙面人攔路相贈，據婁某人在暗中窺看，這贈書人一身武功已臻化境，當今武林高手聯手而攻，恐也難以對敵！」

阮青虛聞言不由冷哼道：「婁賢弟未免將此人說得太近神化了！」

婁飛鵬極爲正經地道：「阮島主未曾親眼目睹，當然不信，從此人來無影去無蹤的輕功看來，已知……」

阮青虛冷笑道：「又不是魑魅魍魎，何能來無影，去無踪？」

婁飛鵬喟然道：「此事實在令人匪夷所思，難怪島主不信……哦！對了！此人在贈書之前，曾測試高天弘功力如何，當時高天弘將佛門絕學『無相神功』運至極限，此人遙距三步，揚掌虛空一按，高天弘竟暴退十步，口噴血箭，此人內功之强，不難想見！」

阮青虛見婁飛鵬語氣凝重，不由不信，駭然道：「果有此事嗎？」

婁飛鵬正色道：「婁某畢生向不誑語！」

阮玉陵畧顯急躁地問道：「前輩不是已知高天弘落脚之處？」

婁飛鵬頷首道：「不錯，婁某知道。」

阮玉陵道：「前輩快說出來，趁其秘傳絕學練成之前，將其除去，以免後患！」

婁飛鵬笑道：「阮世兄有此自信嗎？」

阮玉陵傲態十足地道：「以前也許不敢誇此海口，如今嗎？晚輩一招『大羅攝心掌』，高天弘未必能接得下來！」

婁飛鵬連連頷首笑道：「高天弘在武功未成之際，當然不是阮世兄的對手，可是，婁某人所說的並不是高天弘，而是另有一人，阮世兄恐怕對付不了！」

阮玉陵駭然道：「那是誰呢？」

婁飛鵬張目揚眉道：「說起此人，世兄也許不知，而令尊可能知之甚詳，此人當年在武林中被擧爲『劍尊』！」

阮青虛聞言一怔，駭極而呼道：「莫非是『劍尊』斷魂姥姥！」

婁飛鵬神色凝重地點頭道：「不錯，正是此人！」

阮青虛搖頭喃喃道：「這個老婆子已然數十年不見音訊，想不到還活在世上？」

婁飛鵬加重語氣道：「不但活着，而且還朗健得很哩！」

阮青虛張目問道：「如此說來，高天弘是寄居在恆山斷魂崖了？」

婁飛鵬點頭道：「是的，高天弘匿於斷魂崖暗暗練功！」

阮玉陵一旁插口道：「斷魂姥姥，竟有如此可懼嗎？」

阮青虛沉聲道：「你母親一柄斷魂劍，普天之下，難覓對手，可是，如與斷魂姥姥手中的青萍劍一比，恐怕難走十招！」

阮青虛頗爲自恃地道：「孩兒新近練就的『大羅攝心掌』，也是霸道已極，斷魂姥姥未必接得下！」阮青虛叱道：「你不可太過高估了『大羅攝心掌』的威力，蒼虛老人與谷中柔就將你認爲威猛已極的『大羅攝心掌』接下，未必斷魂姥姥就接不下了！」

阮玉陵意猶未甘地說道：「孩兒認爲，不妨一試！」



阮青虛顯然對斷魂姥姥的魔名頗存顧忌，連連搖頭道：「若無絕對把握，千萬不可貿然一試，這老婆子可是一個招惹不起的人物！」

阮玉陵嗤之以鼻，漫不經心的道：「我不信她能禁得住『大羅攝心掌』凌厲的一擊？」

「智多星」婁飛鵬輕笑道：「觀世兄眉目清秀，當是聰敏絕頂之人，當知有勇無謀必亂大事的道理！」

阮玉陵星目一掄，冷笑道：「前輩是說晚輩爲一有勇無謀之匹夫嗎？」

婁飛鵬連連搖手道：「非也！世兄目露黠光，分明智慧高人一等，豈是匹夫之輩！」

阮玉陵被婁飛鵬一讚，頗爲得意地道：「那前輩何以遑論晚輩有勇無謀？」

言辭頗爲不敬，但婁飛鵬竟不以爲忤，仍然微笑道：「方才世兄說，斷魂姥姥未必禁得起世兄『大羅攝心掌』凌厲的一擊，在兵法上來說，不但犯了知己而不知彼的毛病，而且還犯了未臨陣而先輕敵的大忌！」

阮玉陵面上微微變色，沉聲道：「前輩之意，是說晚輩大言不慚？」

婁飛鵬連連搖頭道：「非也！非也！世兄也是使劍名手，應知其中道理才是！」

阮玉陵寒着臉道：「願聆高見！」

婁飛鵬雖已察知阮玉陵頗有不悅，但仍不動聲色，侃侃言道：「劍爲一人敵，一旦對陣，斷魂姥姥的青萍劍施展起來，世兄的『大羅攝心掌』縱然有震天撼地之威，未必能够從容施展！」

阮玉陵雙目盯視在婁飛鵬面上，良久，方漫聲冷冷道：「前輩未免將這位斷魂姥姥，說得太以玄化了！」

阮青虛冷喝道：「娃兒！你不要目中無人，當年武林黑白道不乏高手，不但無一人敢攖其鋒銳，而且有四句歌謠……」

婁飛鵬適時接口道：「不錯，那四句歌謠是：『寧入森羅殿，勿過斷魂崖，寧喝孟婆湯，勿遇青萍劍！』阮世兄，從這四句歌謠中你可以想見一般了。」

阮玉陵雖心中大不以爲然，但自己父親與這位武林前輩均是言之鑿鑿，却又不由不信，於是，以手撫額，沉思不已！婁飛鵬又道：「劍爲兵器之祖，貴輕靈，世兄當知『利器在手，無往而不利』的道理！」

阮玉陵星目一瞪，問道：「難道斷魂姥姥所恃的是那把青萍劍？」

婁飛鵬肅容正聲道：「青萍劍是一把罕見的千古奇刄，削金如泥，自不在話下，尤其是運劍之時，能將使劍人劍炁透出三丈以外，傷人毀物，輕而易擧！」

阮玉陵瞠目道：「前輩親眼所見嗎？」

婁飛鵬自嘲地道：「婁某當年，尙無此斗胆，不過，有一些自命不凡之輩，前往斷魂崖，可嚐够了苦頭！」

阮玉陵微微頷首道：「武學之途，永無止境，晚輩頗想前往開開眼界！」

婁飛鵬呵呵大笑，讚道：「人言『藍衫快劍』，豪氣干雲，今日促膝一談，果然話不虛傳，今日婁某專程過訪，就是要邀世兄，前往斷魂崖一行，不過……」

婁飛鵬一言至此，忽然打住，目光含意深長地朝阮玉陵一瞥！

阮玉陵皺眉道：「前輩何以言而不盡？」

婁飛鵬淡然道：「不過，要從長計議，不可冒失前往！」

阮青虛接道：「高天弘不除，實如惡疽在背，婁家賢弟在當年武林爭霸之時，運籌於帷幄之中，如今對付這斷魂姥姥應是綽綽有餘吧！」

這一番話，連激帶捧，阮青虛滿以爲婁飛鵬必然渾身舒暢，樂於從命。

殊不知，婁飛鵬是有名的老狐狸，聞言毫不動容，微微皺眉道：「島主可不要小看斷魂姥姥，也不要將婁某人捧得太高！」

淡淡兩句，却給予阮青虛大大的難堪！

阮青虛滿面紫醬，大爲尷尬的道：「阮某所說的都是實話！」

婁飛鵬雙手負於身後，在大廳內來回走動，邊走邊說道：「婁某人三十年來未曾過問武林中事，既無帮派，也無門戶，是以高天弘之存亡與否，與婁某人幷無多大關係，但對『光明島』今後之興廢却關係至鉅！」

阮家父子聞言雙雙一怔，兩人相顧一瞥！

阮玉陵怫然不悅道：「難道有高天弘在，『光明島』就不能在武林中創立一番基業？」

婁飛鵬淡然笑道：「最低限度，不能隨心順意，而暢所欲爲吧！」

阮青虛向兒子投射限制說話的目光，然後笑道：「婁家賢弟，你我不是外人，方才阮某業已說過，高天弘一天不除，阮某人則有如惡疽在背，坐臥不寧，婁賢弟若助我除去這個娃兒，阮某人當報以厚謝！」

婁飛鵬雙目一睇，微笑道：「婁某非爲索酬而來，島主不要會錯了意！」

阮青虛看出婁飛鵬此來仍有所圖，於是直言道

東洋武士傳統秘辛

# 揭開切腹的隱秘

周天行・文
董培新・圖

## 由三島由紀夫切腹談起

曾數度被選爲諾貝爾文學奬的日本名作家三島由紀夫，於月前仿效日本武士，切腹身亡，這件新聞，曾轟動全世界，各與論界對三島由紀夫之死，發出不同的意見，但大多數的人，都認爲三島由紀夫的切腹，是一件很愚蠢及近乎有點神經不正常的事。當然，我們對失去這麼一個名作家，是感到可惜的。

對於日本武士的切腹，許多人都會感到不但殘酷，而且還有份恐怖感，而對於切腹的內幕，更是許多人都想知道的，曾在香港上映過一部日本片，片名就是叫做「切腹」。筆者還記得，它是由著名日本男星仲代達矢所主演的。這部電影，將「切腹」的殘酷，活生生的抖露出來，可惜，臨到仲代達矢切腹時，畫面是一片空白，只有陣陣慘叫聲傳入觀衆的耳朶裏，對於切腹的程序，我們還是「矇查查」的。

在前些時，本港上映的「殺人集團」（日語片名「新選組」），也有幾個切腹的鏡頭，觀衆對切腹感到又可怖，又神秘。

三船敏郎與加山雄三主演的「忠臣藏」一電影，這部片就是記述日本德川幕府時代，四十七位忠義之士，爲自己的城主淺野之死，而去報仇，要殺死吉良義央，到最後，這四十七位忠義之士，集體切腹的。這是日本歷史上一頁可歌可泣的事蹟。由這幾部片，令人們對日本武士的切腹，又感神秘，又覺恐懼，而對切腹的儀式，更覺詫異兼好奇。在這裏，我們將會爲廣大的讀者，抖開日本武士切腹的隱秘。

## 日本武士切腹的起源

先說說日本武士切腹的起源，大約是在十二世紀日本戰國時代，當時有位武將，名喚源爲朝，善射，十分勇猛，少年時，因常與人打架，惹事生非，被父親趕出家門，他投奔豐後，自號鎭西八郎，任九國總追捕使，保元之亂，軍敗，逃往伊豆島，後爲伊豆介之藤茂光所追討，他放箭，射沉之藤茂光兵船一艘，歸家後，背倚中柱，切腹而猶不死，復切後骨，死時年只廿八。這就是日本史上切腹的開始。

到吉野朝時代，公元一三三六年——一三九二年才漸漸盛行，社會上任何一種風氣，有盛必有衰，引刀切腹，視死如歸，在氣概上固然豪勇壯烈，但到底是一種兇戾的行爲，有違人性，因此後來的切腹，便漸漸流於形式化。切腹者不再用眞刀，而改用木刀或白扇來代替，只在肚皮上比劃一下，實際全由介錯人偏勞。

日本「類聚名物考」一書中，對此深表感慨，認爲失去了切腹的意義，也對武士道是一種侮辱，想不到受了西方思想薰陶的日本今日，還有三島由



：「自己人，婁賢弟有話但講無妨！」

婁飛鵬面色凝重地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而武林的朋友們，則往往因一件異寶或一柄奇異兵刄而弄得彼此反目，刀兵相見，是以，婁某人微有顧忌！」

阮青虛楞然張目道：「婁賢弟此話何意？」

婁飛鵬淡然一笑，復又沉臉道：「島主是故作不知嗎？」

阮青虛尙未答話，阮玉陵已接口道：「家父先已說過，彼此既爲世交，宜乎直言。」

婁飛鵬頷首道：「好！開誠相見，是相屬平和的最佳方法，島主難道忘記了高天弘身邊尙有一部當今武林中，人人欲得的武林秘笈『幻象四絕』嗎？」阮青虛連連點頭道：「不錯，婁賢弟此時提它作甚？」

婁飛鵬冷然道：「請問島主，將高天弘除去後，這部武林秘笈將如何處置？」

阮青虛想不到婁飛鵬會有此一問，一時楞住，不知如何對答！

阮玉陵心機一轉，顯得漠不關切地道：「些許小事，待事後再說不遲！」

婁飛鵬肅聲道：「不！此事務須事先言明處置方法，否則，事後引起爭端，有傷和氣！」

阮青虛坦然道：「那還用說，這部武林秘笈當然由你我共享！」

婁飛鵬搖頭道：「秘笈所載武學若非獨享，豈不喪失其價值？」

阮玉陵插口道：「前輩所言極是，依晚輩看來，那『幻象四絕』一書計錄有一套劍法，一套掌法，一套輕功術，一篇療傷異方，你我三人將武學各佔其一，療傷異方彼此共有，如此可好？」

婁飛鵬冷笑道：「少島主如此分配，豈不太佔便宜了嗎？」

阮玉陵愕然一怔道：「等而均之，這是公平至極啊！」

婁飛鵬沉聲道：「婁某人通信献計，少島主等出面動武，謀由我出，勇由爾出，各爲一半，少島主若三一三十一，似乎稍佔便宜了吧！」

阮玉陵怫然不悅道：「世交通好，前輩們不應如此斤斤計較！」

婁飛鵬冷然道：「先小人後君子，較之先君子後小人要好得多！」

阮青虛頗知婁飛鵬的脾氣，連忙以眼色制止阮玉陵再說下去，一連聲地向婁飛鵬笑道：「對！對！對！婁賢弟的想法，阮某人非常贊同，就請婁賢弟酌量分配吧！」

婁飛鵬斬釘截鐵地道：「你我各取其半。」

阮玉陵禁不住插口道：「書中所錄四種秘學，價值各異，各取其半，也難謂公平。」

婁飛鵬立即沉聲道：「少島主若怕吃虧，不妨先選！」

阮玉陵沉思良久，廢然道：「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但一時之間，却又難擇其一。」

婁飛鵬冷笑道：「身爲武林人，決斷第一，少島主既貪婪，復又優柔，婁某人頗難苟同。」

阮玉陵星目暴睜，嘿嘿冷笑道：「前輩可以歇口養養精神了，我阮玉陵如無能得到『幻象四絕』，那就算了，否則，書中一星半點都不想見洩於外人！」

婁飛鵬想不到阮玉陵會遽出此言，驀然而驚道：「少島主！意欲獨吞嗎？」

阮玉陵聲冷如冰，陰險地道：「不錯，果有此意！」

婁飛鵬喟然一嘆，道：「如此婁某人難與合作了！」

阮玉陵別首旁視，傲然道：「沒有婁某人，斷魂崖我阮玉陵不是去不得的！」

婁飛鵬一聽阮玉陵態度一變，而且語氣也改，凜然在心，不由冷哼道：「旁人傳言，少島主口蜜腹劍，果然名不虛傳！」

阮玉陵仰首一陣，大笑道：「方才尊駕誇我阮玉陵豪氣干雲，此時又責我口蜜腹劍，尊駕變得也極快啊！」

婁飛鵬一時氣憤塡膺，爲之語塞，良久，沉喝道：「婁某人深悔多此『追魂堡』一行！」

阮玉陵理會話中之意，惡念頓起，沉喝道：「那尊駕就不要回去好了！」

語罷，虎視烱烱地朝婁飛鵬逼過去！

婁飛鵬駭然張目道：「你……你……」

阮玉陵冷笑道：「以尊駕爲人，可能會反悔而去向斷魂崖報信吧！我阮玉陵可不願意讓別人張網待捕！」語罷，右手緩緩擧起！

阮青虛駭然暴喝道：「陵兒不得胡來！」

阮玉陵格於父命，只得緩勢回首一顧。

這一顧之間，婁飛鵬已然飛也似的突出一掌，將阮玉陵打得口吐鮮血，暈死地上！

但婁飛鵬也沒走的了！

阮玉陵在遇險的一刹那，掌力也同時發出，將婁飛鵬擊倒！

阮青虛呆了！看看地上的兩人，滴出了兩點老淚！

**本故事完・全文未完，請繼續閱讀本故事之八大結局「魔魂飛」。**

紀夫這樣，切腹輕生，以揚武士道的精神。可是，他若死而有知，又可知今日世人對他的切腹之死感到多可惜呢！

據記載，賜武士死，命其切腹，是始於日本足利時代，當時天下大亂，戰對的雙方作戰，俘擄了對方的主腦和武士們，雖然彼此是仇敵，但並不是叛逆，於是便以隆重的儀式，命他們自己切腹，以示尊敬。

其實，許多武士浪人，在戰敗之後，引以爲恥，也多自動切腹。君不見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佈投降時候，許多士兵和將官，還一樣切腹自殺。由此可見，日本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深遠。

日本武士，非常重視切腹，在武士的家庭，一個男孩，到了穿禮服，佩長短刀的年齡，做父親的，便要告訴他生死之義，教給他關於切腹的種種道理。

一個武士，自小就受種種嚴格的武士道訓練，對於生死二字，看得十分超脫，在許多武士道的教義中，都特別强調武士應該置生死於度外，要時時刻刻準備捨生就死。

舊時，日本武士家中，都有一間「切腹室」，以備到了必要時作爲切腹場所，不但武士家裏有私人的「切腹室」，有些城市，還備有公共的切腹場所。

一個人能够重氣節，輕生死，那麼，他對於俗世的一切富貴榮華，都會看得很淡薄。因此，古代的日本武士，多是志行高潔，不慕榮祿，不貪享樂的。

雖然，他們的行爲有時不免過於極端，然而，其從容豪邁的犧牲精神，却是頗值得敬佩的。

普通一個人，到了非死不可的時候，一定會感到憂傷恐怖，正如許多死囚，在臨死之前，精神已陷於瘋狂狀態，別說是什麼山珍海錯放在面前吃不下，在死囚的監獄中，更會常聽到他們發出恐怖的狂叫。

而日本武士捨棄自己的性命，竟如丟掉一雙破鞋似的毫不足惜，由此可知，武士道給人第一個感覺，就是視死如歸。

切腹，在日本人心目中，更是武士道精神的最高表現，三島由紀夫，大概也是嚮往這種崇高的表現，才會做出這等傻事。

## 切腹的儀式

日本武士道既重視切腹，那麼，切腹的儀式，在想像之中，也可以知道是多麼莊嚴隆重了，當我們看「切腹」、「殺人集團」、「忠臣藏」等片，對切腹已有了一個糢糊的概念，而到底切腹的儀式如何，相信許多讀者，都想知道一個清楚。這裏可以先透露一點，眞正的切腹儀式，比近年行死刑更要複雜多了。

雖然，切腹的儀式，隨着時代，法令，和切腹者身份的不同，多少有些出入，而大致上的形式，都如下面所談的一樣。

比如，一個武士在被處分切腹，在事前一天晚上，「傳令切腹」的公文就送來了。但這個公文，並不立刻通知切腹的人，當然，被處分切腹的武士，不會說完全不知道的。

第二天早上，照常開早飯，午飯比平時開得早了一點，吃過午飯和茶果，傳命的人才會告訴受處分者，他已被處切腹的消息。

假如一個眞正的武士，聽到自己要被「切腹」的消息，應該神色自若，不露一點慌張，以示他的眞勇。

聽到了切腹的公文之後，便應立刻去洗澡，梳頭，晚飯也將提早開出來，有酒有茶果，這與今日普通死囚的待遇一樣，在死前的一餐，總是有山珍海錯的。

據說，切腹者洗澡時，先放冷水還是熱水，飲酒時，杯、筷、餚的數量，怎樣排列，甚至酒應該怎樣斟法，應該飲多少杯，都有一定的規定，還有一說，切腹者死前的一餐，一定有鯉魚的，因爲鯉魚可以止血，但到底這傳說是否屬實，就不得而知了。

再說，切腹者吃過晚餐之後，就請他換上新禮服和襪子，如在夏天，襪子可以免去。

至於切腹的場所，多數是在自己家裏，也有在看管人家中，或寺院中，甚至，在日本最亂的時候，許多人會借有錢有勢的人之府邸，而作自己切腹的場所，而大多數的人，因爲尊重武士，都會答應的。

如果切腹人被關在監獄，則會在監獄的特別室舉行，而刑場大多數都是設於庭院裏的。

談到刑場的設備，也是極之講究，先在地上鋪兩塊榻榻米，然後，在榻榻米的上面，鋪一條淺黃色的棉被，而棉被的長度也有考究，通常是與榻榻米的長度差不多，兩邊約寬出一尺左右，而在棉被之上，再鋪上一層薄薄的細砂。

切腹雖然是一種死刑，但只有武士，才能享受這種最高的榮典。

爲了對武士的尊榮和禮遇，所以，特地用這種淺黃色的棉被並鋪細砂，主要的原因，是儘量使血污不太顯露和觸目。

在棉被的左、右、後三面，還是圍上白色的布



幕，（這一點，在日本電影有關切腹的場面，多數是簡畧去了。）前面則敞着，據說，這敞着的地方，是便利於檢使，臨場檢視的。

布幕用四幅布縫合，右後方兩布的接縫處，向左右張開，作爲切腹的入口，換句話說，切腹者進入這刑地時，是由後面的布幕進入的。

而在左邊的布幕外面，另外搭起一個白布帳棚，裏面鋪蓆，放着棺木和白屏風（切腹後，便用白屏風將屍體遮蔽起來，不使驗屍的情形，被外人看到）。

除了這兩樣物品外，例如水桶，水杓，白布，廁繩，釘，錘，以及放置切腹刀的小木枱等等。這一切東西看來，都令人爲切腹者感到胆顫心寒。

到切腹所擇定的時辰，介錯人，介添人，和處理屍體的兵卒，都會在這個帳棚中等待着。

武士的切腹，多數是在晚上舉行的，假如你對日本電影有關切腹部份留意，自然都會知道這一點，到底那是甚麼原因，還沒有查得淸楚，所以無法在這裏解釋。

臨刑時，檢使先到刑場去檢視一番，這時，布幕的四面都掛上燈籠，切腹者的前面及左右，都點上蠟燭，檢使坐的左右，同樣的也放了燭台。庭院中，其他列席者的座位前面，也都掛着燈籠。

儘管庭院變得燈火通明，但那種氣氛，旁人看來，一定會覺得極其陰森可怖。

檢使若在刑場巡視完畢，認爲沒有不妥之處，他就會對留守官道：「某某人如果全部準備完了，就請將他帶出來吧！」

於是，留守官就會依照檢使的吩咐，進去將那切腹者領出刑場來。

檢使是在一個室內等待切腹者的，當切腹者被領出來之時，左右及後面，都跟隨着當值的人員，在見檢使的時候，當值的人員，都不會一齊進去，只是站在室外守備。

這時，室內坐着的，就是正副兩位檢使，他們當然是坐在上位的，而在他們的左右，分站有兩個衞使。

切腹者入座行禮後，檢使就會將他主上的意思告訴他，並宣讀公文。例如：「你某某人，爲了某某事，着卽切腹。」

切腹者這時俯伏在地上，聽完了公文的內容之後，照例還要說幾句謝恩的話，然後，衞士就將那張公文，傳交給留守官，再由留守官交給切腹者本人。

另外有一個說法，就是公文的內容，當衆朗讀給切腹者知道後，而那份公文，並不給切腹者過目的，只是等切腹者切腹後，才將公文，放在切腹者的身邊，到底那一說法是正確，就不得而知了。

當切腹者聽完公文的內容後，守在室外的當值人員，便會走進房內，從左、右、後方，擁着切腹者退出。

通常，切腹者的待遇，與現代的死囚沒有什麼兩樣，當切腹者退出後，檢視會吩咐那些留守官一點話，說話的內容，大致上都是說這個被命令切腹的人，頗值得人同情，如果他有什麼遺言，要留給他的妻子或是家人，就要留守官好好的謹記，代他轉達。

而切腹者在切腹之前，亦可以寫遺書的，不過，遺書寫好後，不能封口，因爲要經過檢使的查閱，待檢使認爲沒有什麼問題或大碍，才待切腹者死後，送到切腹者的家人，或者是切腹者指定的友人手上。

當然，切腹者與近代的死囚一樣，他在臨死之前，需要什麼飲食，甚至香烟，那些人也會給他滿足的，「憎其罪而不憎其人」，這是日本當時社會對武士的一種同情。

接着，切腹者會被帶回自己的房間，他將本來的髮髻，改梳爲向後彎曲的形狀，據說，那樣的梳整法，是在他的頭被砍下後，以便「介添人」把他的首級提給檢使驗看。

髮髻改梳以後，切腹者就開始更衣了，先換上白色的內衣，然後再穿上水色或淺黃色的禮服，不過，切腹者的衣服全有一個特式，就是沒有衣領，那也是爲方便「介添人」將他的首級斬下來。

待一切均準備妥當之後，留守官就會向檢使報告，於是，便步入了一個殘酷、緊張，和恐怖的場面了。

正副檢使來到了刑場，巡視一番後，就會在中央，預先放置好的座位坐下，其餘的隨從衞士、留守官、傳達等人，也各就自己的位子。

此刻，整個庭院內，也卽是切腹場所，已經是燈火通明，黃澄澄帶有青森森的火光，照在在場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會給人一種嚴肅，和窒息的感覺，從他們的臉上，你會隱隱覺到，死神在向人間揮手了。

檢使把頭微微一點，衞士立刻會意，便會沉聲叫道：「切腹人出！」

「切腹人出！」傳達高聲傳呼，聲音在空氣中來回飄盪着，那種情形，就活像我們看中國的古裝電影，縣官吩咐衙差升堂的情形一樣。

這時，「介錯人」與「介添人」便同時走進幕中來，他們的手裏都拿着刀，身穿無紋的禮服，兩人向檢使行過禮後，各蹲在自己的位置上。

## 「介錯人」的意義

寫到這裏，許多人均會發出同樣的疑問，到底什麼叫做「介錯人」及「介添人」呢。筆者以爲，直到如今，也應向讀者們解釋清楚了，「介錯」這兩個字，在日語中的解釋，就是幫助之意；要知道一個人切腹之後，絕對不會這麼快就死去，所以要「介錯人」的幫忙。當切腹者一刀切入自己的腹部時，「介錯人」就立刻揮刀，將切腹者的頭顱砍了下來，其目的就是減少切腹者的痛苦。

而「介添人」又是要來有什麼用呢？當「介錯人」一刀向切腹者斬下的時候，而有了偏差，切腹者的頭顱未砍下來，或者仍未死去，「介添人」立刻將自己所携的短刀，一步上前，將切腹者的咽喉切斷，以讓切腹者快一點死去，免得再受肉體的痛苦。

「介添人」還有一個用處，當切腹者的首級被「介錯人」砍了下來之後，「介添人」便握着那掉下來的頭顱的髮髻，用手托着，將臉部向上，斜對着檢使，以供檢使檢視。

當然，武士才會切腹，而日本的武士，對於身份的問題，是極之注重的，而不是武士身份的人，在武士的眼中，就會當他們是賤民一樣，由此可知，武士的身份觀念，是多重要的了。

故此，武士絕對不肯讓自己的首級，落在身份卑賤的人手裏，所以，「介錯人」的身份，也是極之重要的，大多數切腹的介錯人，都是自己敬重的朋友。

當然，那些朋友也是武士的身份，如果是陌生人來作介錯人的話，武士在切腹之前，都會詢問介錯人的身份。

通常，介錯人都會叫切腹者安心，並將自己的武士身份告訴切腹者，以讓他死得安心。

至於介錯人所用的刀，通常都是用白鞘的，介錯時，照例須將刀柄的黃穗飾，除了下來，此刀用過之後，就會贈給介錯人。

有時，由於切腹者的要求，介錯人會用切腹者自己的佩刀，用來斬首的，而用過之後，那柄佩刀，會交還給死者的家人。

### 切腹開始

切腹的幔幕拉開了，傳達人高聲呼喊下，我們的主角出現了，他由幾個人簇擁着，進入布幕後，在棉被上坐定，介錯人就上前對他說：「今天由不肖担任介錯，請放心！」

切腹者按照常例，會對介錯人施禮，然後說道：「種種勞神，一切拜托！」

不要以爲，交待了這麼幾句話，便開始切腹，在切腹之前，仍然有許多儀式的，在這下面，你會更清楚詳盡的看到。

有一個兵卒，左手端着一個盤子，盤子上面，托着一隻有鹽的土杯，右手拿着一把水壺，一齊放在切腹者的面前，讓切腹者喝水。

據說，這一種儀式，叫做「臨終之杯」，這也是切腹之前一個重要的節目。

飲完「臨終之杯」後，便有一個兵卒，把切腹刀送上來，刀是放在小木枱上，小木枱是放在切腹者膝前五寸左右的地方。

而那一柄切腹刀，也是相當講究的，刀身用白紙包裹，有四根紙捻，將它緊緊的紮住，只將約五分長的刀尖露了出來。

於是，切腹者就將上衣脫去，然而，有些切腹者可以不脫上衣，只是將衣服扯開，袒露出胸腹，取刀切腹。

### 切腹的形式

切腹的形式，通常是分有一字形及十字形兩種。一字形的方式，就是切腹者右手拿刀，切作一字形，將刀尖從左腹部刺入然後向右腹那邊拉去。

而切作十字形的，就是先切一字形，然後再用刀，由下向上切一下，在十字形的切腹法中，還有一說，就是橫切一刀後，再將切腹刀拔出來，刺入心窩，刀刺向心窩，很快就會死去，這種切法，也許就用不着別人介錯了，但查過日本的史據，這種切法有無介錯人，尚未清楚。

別看輕這樣的一切，似乎簡單到極，其實，大家也可以想像，一隻小指被刺破而流血，都會痛澈心脾，何況以刀刺入自己腹部，然而，日本武士，却認爲這是發揮武士道精神的最高表現，切腹而死，對武士來說，更是一種最光榮的死法。

所以，切腹時，仍然要講究，刀尖入腹，以四五分爲限，若切得深了，內臟就會露了出來，當然，如在戰場，因戰敗而立刻切腹，切得肚破腸流，則沒有多大的關係，若是受命切腹，竟然露出腸臟，在日語上說，這是叫做「無念腹」或「遺憾腹」，那表示切腹者心裏不服氣，不願切腹而死，武士們都會引以爲恥的。

受命切腹的，通常都是坐着，而在戰場上，也有立着切腹的，如果當時沒有介錯人，切腹者在切過腹後，便拔出刀來，刺向自己的喉嚨。

日本古代，有一個喚作乃木的大將，就是這樣切腹了。

切腹後，身體應向前俯伏，切忌後倒，雙膝也



不可鬆開，身子必須端正謹嚴，一絲不亂，據說，這樣才可以顯出武士的修養。

若是女子，更要注意切腹後的儀態，所以，許多日本的女子自殺，事先將兩膝用布帶縛紮起來，以免在切腹之後會失態。

枝節提得太多了，讓我們再回到刑場，却說那切腹者取刀切腹後，介錯人立刻舉刀，從後頸砍去，首級落地後，介添人便上前提起，以待檢驗。

待衞士傳告確實驗訖之後，立刻使用白屏風，將屍體遮蔽起來，檢使等這時也開始退席，因爲他們還要回去，將執行的經過向上級報告。

上級長官多預知檢使來的時候，他們總會在室中點着燈籠等候，檢使來到之後，長官就會出來接見，聽完報告，照例總會說一句：「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啊！」這算是對切腹的武士一種惋惜和同情。

### 切腹後殯殮

切腹者死後，如果不是在自己家中處刑，官府方面，會在當晚通知他的親屬來收屍。假若親屬回說要親自前來收屍時，便將切腹的屍體，放在原來的地方，而切腹者的首級，放在屍體的左肩旁，用墊坐的棉被，將屍體掩蓋起來。

將剛才飲「臨終之杯」的那個土杯裝了灰，焚上香來，屏風的中、左、右各掛白燈籠一隻，大家可以想像，在當時的氣氛，是多麼悽涼可怖。

等收屍的親屬來到時，即由正門引至切腹場所，以後一切都交由他們自行處理，就算收屍者帶來的轎子，器具，也准許他們抬進來。

屍體收殮完畢，留守官和傳達等，便會出來向死者的親屬致唁，然後叫兵卒引他們從送屍，出糞的不淨門出去，留守官以下兵卒，一齊送到門口。

如果死者的親屬，說不親自來處理屍體時，檢使檢驗過，退場之後，立刻便由兵卒來處理。

他們是將預先準備的棺木，搬入白屏風內，再將水勺的木柄砍下，把首級與屍體連接起來，然後用棉被包着屍體，裝入棺中，釘上棺蓋，放在榻榻米上，等待死者的親屬來領取。

當檢使退場後，各處高掛的燈籠及燭火，便已熄滅，只切腹塲留着四隻白燈籠，在黯淡的燈光下，那情景是可想像的凄凉，它會告訴你，一條生命，一副英雄胆，是怎樣的殞落了。

### 幾個切腹的故事

乃木希典，是日本明治時代的一個將軍，他是日本山口縣人，從軍以後，歷經戰役，屢建大功，晉級至陸軍大將，又被封爲伯爵。

乃木爲人溫厚，質樸恬淡，重氣節，是一位典型的武士，他的身材瘦小，健康情況並不佳，上了年紀之後，更時有病痛，其中有一隻眼睛幾乎失明，但他有過人的忍耐力，從來不向人訴苦。

明治十年，即公元一八七七年四月，乃木將軍參加西南戰役，討伐西鄉隆盛，他所率領的聯隊，隊旗竟被對方搶走，一直無法將之奪回，就因爲此事，乃木引以爲奇恥大辱，便具文自劾，要引咎切腹。

不過，當時的天皇，對他極爲倚重，知道他要切腹，就多方勸慰，雖然他最後還是聽從了天皇的指示，沒有切腹，但對此事耿耿於懷，抱憾一生。

日俄大戰中，乃木担任第三軍司令，這一塲戰事，是日本第一次賭國運的戰爭，勝敗的關係極之重大，乃木的兩個兒子，也隨軍出征。

長子乃木勝典，於明治三十七年五月南山之役戰死，次子乃木保典，亦於同年十一月，進攻二零三高地時陣亡，兩個兒子都死了，但乃木將軍却不露絲毫悲傷的神色，別人安慰他，他反而淡淡的說：「我殺死別人的兒子太多，自己的兒子被人殺死，也是應該的。」

這一仗，日本終於戰勝了俄國，這一件事，大家在世界史中，早就知道了，不再細表，却說日本凱旋之後，論功行賞，乃木竟然分文不要，所有的錢，都分給陣亡將士中窮困的遺屬，由此可知，他這種愛國家，愛同胞的崇高情操，當時的日本國民，對乃木將軍是極之敬愛的。

到了明治四十五年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駕崩，乃木將軍一聽到這個消息，就決心切腹殉君，同時也爲了聯隊隊旗的事引咎自責。

九月十三日晚八時，明治天皇靈櫬發引，號炮一响，乃木便切腹而死，其夫人靜子，也同時殉夫自盡。

乃木夫婦切腹的塲所，就在自己家中樓上，一個以洋式改爲和式的八叠大房間裏，當時，門窗都緊密關閉，房中有一張書桌，覆着白色的桌布，牆壁上掛着的，是天皇的玉照，前面用金杯供了兩盅神酒，天皇的御賜品都放在旁邊，並且有乃木親筆寫的辭世詩兩首，和他夫人所作的和詩一首，另外，還有幾封遺書，是乃木致其弟及親族，詳細的說明他自殺的原因，和如何處理遺骸和家事。

本來，乃木只打算自己一個人死，所以他在十二日晚上，就已將遺書寫好，要他的弟弟，好好照顧其夫人靜子的，十三日，天皇大殯，當天早上，乃木還去宮中祭弔，回來後精神頗佳，還和夫人談笑了許久，據記載，靜子可能在談話中，窺知了丈夫的心意，而要求同死的。

在記載中，乃木夫婦屍體被發現時，乃木將軍是倒在右方，而他的夫人，是居於左方，在乃木屍身的右旁，還整齊地摺放着佩好大綬勳章的陸軍上將禮服和飾帶，切腹時，乃木所穿着的是襯衫。

乃木因爲有痔疾，恐怕在痛苦的時候會脫肛，留下狼狽的痕跡，所以，他用綳帶將自己縛起來，當時，他跪在地上，解開襯衫，將軍刀刺入左腹，向右橫割了八寸，然後迴鋒向上，切爲十字，他從容將襯衫鈕扣扣好，再拿起刀來，刀柄支在榻榻米上，俯身下去，將咽喉對準着刀尖，用力一壓，刀尖直貫後頸，竟穿出六七寸，氣絕身死，時年六十有四。

對乃木的殘酷切腹，大家可能以爲太神妙了，可是，乃木屍體被發覺後，人們將屍體一檢驗，就能詳細的明白乃木切腹的程序了。

而乃木夫人靜子，死時穿着和服正裝，用的是七寸長的懷劍，他先用劍刺喉嚨，然後把劍尖對着自己的胸膛，刀柄支蓆，向前臥伏，劍尖貫穿心臟，差點從背後透出來，她死時候，時年五十四歲。

乃木將軍父子夫婦，可說是一門忠烈，日本人對他的武士精神，十分崇拜，而尊之爲「軍神」。

不過，有人會問，乃木將軍爲天皇駕崩而切腹，這一種忠烈，到底是否愚忠呢？近代人受了文明之敎育，對切腹這一個問題，看法已經完全不同了。大家也可從報章上看到，協助三島由紀夫切腹的其餘三名「楯之會」會員，還被日本當局控以謀殺罪名。

乃木將軍夫婦引咎自責，先後在寓所中切腹自殺。

由此事可以證明，今天連日本社會，也不容切腹，就可想而知，切腹在人類心中的價值了。

筆者無意在這裏與大家談歷史，不過，由於下列的切腹故事內容，筆者順帶提提，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內藩割據，外族凌夷，國勢不振，直至明治天皇登位，力修內政，廢除幕府，改藩立縣，設國會，定憲法，日本才轉弱爲强，這個大翻身，歷史上稱作明治維新。

這個故事的發生，就在明治元年，卽公元一八六八年，法國軍艦從大阪駛入四國士佐藩地的泉州界，這一種行爲，是違反日本政府的禁令的，於是，當地的警備隊，便上兵艦跟法軍交涉，結果，鬧出血案，法軍死了水兵三人，傷了七人，六人落海失踪。

當時的法國公使羅秀，聽到了這個消息，勃然大怒，立刻向日本政府提出的嚴重抗議，日本政府爲了息事寧人計，只有接受法國公使羅秀開出條件，決定將當時開鎗的日本軍官以及兵士們，一律處於極刑。

當時負責率領手下上船的日本警備隊長箕浦與及西村，知道上頭的意思後，就提出要求，說當時是他們命令士兵開鎗的，願意担當所有罪名，希望藉此能赦免部下的死刑。

可是，法國公使羅秀決不肯答應，日本政府只得命令當時參與的人，自己出來報名，一時之間，除了隊長之外，就有廿九人出來報名。

羅秀見日本官兵這種不逃罪，不畏死的勇敢精神，內心不免有些感動，便說只要處死二十個人就够了，可以赦免其他九人。

該赦免那九個人，是一件很難決定的問題。於是，衆人決定在神前抽籤，抽不中就不必死，而箕浦和西村，不肯參加，他們認爲自己是軍官，應該身先士卒，負担刑責，可是那幾個沒有抽中的兵士，竟也要求一同受死刑。但日本當局因爲人數已經決定，沒有允許他們。



處刑的方式，就是切腹。在當時，沒有武士身份的人，死刑只有砍頭，不許自己切腹的，那被處分切腹的二十個人之中，除了箕浦和西村，就只有兩個小頭目是武士，其餘十六名兵士都是「賤民」，「賤民」在平日不許穿木屐，不准着綢緞，在藩內連姓也沒有。

不過，日本當局這時感到他們忠勇愛國，特別將這些人提升爲武士，並准許他們一齊切腹。

刑期定在二月二十三日，到那天，二十個人均穿上絹衣和木屐，坐着轎子，有二百個武士，一路將他們護送到泉州界的妙國寺，刑場就設在妙國寺的院中。

箕浦與西村，走下轎來，和十八個部下相見，再三表示歉意。

但那十幾個弟兄，一齊回答道：「雖然是隊長的命令，但實際上，是我們官兵一體的行動，那能够讓隊長單獨受死，而我們却免罪的道理？我們早都拚却一死了，請二位隊長放心吧！」

箕浦和西村聽了，又連連向他們道謝。監刑之一的熊本藩主，在旁看到他們那種從容自若，謙遜有禮的態度，內心極之感動，便對他們說：「你們這種從容就義，視死如歸的風範，眞可以作爲武士的模範，在臨別之前，請你們各寫幾個字，留作永久紀念吧！」

大家都答應了，於是各人就分別寫出自己內心的感懷。箕浦亦揮筆作了一首漢詩，雖然詩寫得不工，但是大義磅礴，正氣凛然，詩曰：

「除却洋氛答國恩，決然豈可省人言，惟敎大義傳千古，一死元來不足論！」

擺上酒菜，給二十個人吃了，一切準備停當，時已正午，到了原定切腹的時間了，可是，天公也好像爲此事感到不平，一時烏雲四合，大雨滂沱，這場雨一直下了三個多小時才止，直到下午四時，才又重新佈置場地，準備進行切腹了。

在切腹場中，除了日本晃親王，東文世少將，伊達少將及衆藩的警備，檢視的官吏外，還有法國公使羅秀，和二十名執步鎗的水兵臨場監刑。

第一個被叫出來的，就是隊長箕浦了，他泰然自若的走到壇上，向親王及檢視官員們敬禮，然後轉過身來，向那批法國人怒視，他還大喝一聲：「可惡的法國狗才，看我切腹！」說完，徐徐解開衣裳，拿起刀來，一橫一直，在腹部切了個十字形，他用手拉出腸腑，正要向法國人擲去，後面的介錯人手起一刀，向他的頭部砍去——

也許是太激動和緊張，一刀砍得高了，揮刀再砍，頭還沒有落地，史序箕浦當時大叫一聲：「還沒有死！」介錯人再砍一刀，頭才滾下。

箕浦死的時候，才二十五歲，衆人見他死得如此壯烈，一個個都嚇得吐出舌頭，法國人更是驚惶失措。

接着，西村登壇了，他向官長行了禮，然後拔出刀來，橫着左腹部切到右腹，刀切淺了，他又重新由左向右橫切一刀，切到一半的時候，介錯人揮刀一砍，頭卽飛落前方數尺之外，西村死時，年方廿四。

第三個上壇的小頭目，死得十分爽利，可是，到了第四個頭目，他的名字叫大石，他一上壇，從容就座，只是恨恨的瞪着法國人。

他舉刀在腹部切了個十字形，還慢慢把刀放在座右，舉起雙手，向着介錯人高喊：「介錯人，拜託！」

介錯人應聲砍了一刀，刀淺了，頭不斷，再砍一刀，又不斷，三砍，四砍，頭還是不斷，連砍了七刀，方才把頭砍下來。

大石筆挺的坐在壇上，神色不變，眞如其名，像大石一樣，直至頭斷了，身子才仆倒下來。

接着的人，一個個跟着切了腹，喊到第十二個橋詰愛平時，天色已漸漸昏暗，寺裏點起燈來，晚風吹動樹葉，颯颯作响，朦朧的燈光，照在院中，氣氛更覺陰森可怖。

當橋詰從容登壇，脫去衣裳，拿起刀來，正要切腹時，那些法國人都站了起來，搖着手，嘴裏喃喃地說些什麼，一個個離席而去了。

於是，日本官員，便叫橋詰暫時不要切腹了，他們隨卽到法國軍艦上去，問剩下的九個人，應該如何處置，法國人因見日本武士這種視死如歸的精神，深爲感動，自動免了其餘九人的死刑，第二天，日本政府便下令，將那九人遞解大阪，然後遣送去服勞役。

日本的切腹故事，可歌可泣，驚鬼神，泣天地，實在許多，這裏不能一一介紹出來，然而，上述所說的，全是眞實的，血淋淋的故事。

雖然，大家均沒有目睹過別人切腹，但聽見或看到關於切腹的文字，心裏不期然會泛起種種血淋淋的可怖感。不過，日本武士的切腹，大都有一個悲壯的故事在背後，然而，名聞世界的三島由紀夫，爲了推崇不要得的日本軍國主義，而去切腹，相信他的死，是最沒有價值，也是最可悲的！（完）

巨型俠義奇情長篇

# 無毒丈夫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毒丈夫」仇若愚，在公孫可舟中以玄功震破艙壁脫險後，與金姬隨波逐流，數日後，爲「瞎叟」吳奇夫婦救上大船，吳老太因見仇若愚身穿天龍珠袍，又與金姬在一起，誤爲公孫可之徒，幾起爭鬥，後經仇若愚一再解說，吳奇夫婦方始相信下來，並試出仇若愚武功奇高，乃訂忘年之交，仇若愚素仰吳奇俠名，乃助其打通生死玄關，並詢其與公孫可結仇原因，吳奇說出獨子被囚，子媳也遭擄去，仇若愚說其媳未必在公孫可處，因未見有如眉兒相貌相似之人，吳老太說仇若愚不識其媳，未予置信，但吳奇却說其媳與眉兒長得很像……

## 洞見癥結張羅網

聾婆哼了一聲道：「像的很？胡說八道，她走的時候眉丫頭才多大，那時候像，現在難道還會像？莫明其妙！」

話鋒一頓，突然想起一事，接着又道：「再說你瞎着一對眼睛，又怎知像與不像？眞正是莫明其妙！」

吳奇也哼了一聲道：「我瞎，聽兒却不瞎，還記得嗎，眉丫頭過兩歲生日，聽兒不是笑着說她們母女活像嗎？」

聾婆沒了話，吳奇却又想起了一件事來，道：「還有，當時妳也說過她們像，現在却黑着良心不承認了！」

仇若愚生怕這對老夫妻再爭吵下去，立刻問道：「對結仇內情，老哥哥請說說聽好嗎？」

吳奇說出了事情經過——

原來吳奇夫婦獨子吳天聽，娶妻梅卿，夫婦行道江湖，被武林中人稱爲「金童玉女」，可見俊秀蓋絕當時。生女名「眉」，乖巧可人，在眉兒三歲的那一年，吳天聽獨自訪友於東海，無心中開罪了「迷宮」中人，連傷「迷宮」高手多名，因而結仇的。

事隔多日之後，吳天聽訪友歸途中，被公孫可攔住，擒捕回去，公孫可早知梅卿奇美，派人送信，東上寫明若想得望吳天聽不死，必須親身赴約東

海，吳奇夫婦大怒，約友赴會，梅卿救夫心切，竟深夜潛往，自此一去不歸。

後來吳奇夫婦與公孫可拚戰，重傷逃遁，遂携眉兒隱於沿海，苦修功力技藝謀求復仇。

期間，聽得傳言，梅卿已作公孫可寵姬，愛子下落不明，但經推斷，可能被囚某處，並未喪命。

吳奇夫婦爲了撫養吳眉，和精研一種夫婦聯手的絕技，忍辱至今，去歲功成而吳眉亦已長成，才安排復仇之事。

不料公孫可在這十幾年來，却因畏懼某人，竟不出東海秘島半步。

吳奇遂暗自造舟，並訓練了一隊精悍的水中高手，準備大舉進攻公孫可所居秘島，自信這次必能雪恥復仇手刃淫賊而救回愛子。

吳奇既然有這種打算和準備，對公孫可及「迷宮」中人的動態，自然更是朝夕注意，從不放過任何消息。

月前吳奇獲報，「迷宮」中的「沉香寶舟」突然出海，似有遠行，於是吳奇打點一切，夫婦領率船隊追踪。

可惜他消息獲得晚幾日，一路沒能發現沉香舟的踪影，等到達南海，「珍珠堡」橫生奇變的事，也由各方傳到，吳奇始知公孫可的目的何在，立即下令，船隊直通南海「珍珠堡」口！

事出意外，「珍珠堡」業已被毀，沉香舟仍無踪影，遂於海面搜索，直到恰巧救了無毒丈夫。

仇若愚聽罷內情，突然問道：「老哥哥所謂的船隊，現在何處？」

吳奇笑道：「遠啦，現在正回航東海呢！」

仇若愚急忙問道：「船有幾艘，有多大，若與公孫可的戰船巨舟相比，其建造和靈活及作戰能力又有若干？」

吳奇哈哈笑道：「老弟，仇兄弟，你現在沒見到我那船隊，空言難叫老弟心服，不過老哥哥說句狂話，比……」

話沒說完，仇若愚接口道：「比滕老龍那二艘被稱爲『魔船』和『鬼舟』的巨艦如何？」

聾婆在旁由於仇若愚問話的唇式，早已瞭然一切，竟搶先答道：「滕老龍的船，祇是快，和能假帶着另一種小舟，我們船隊中有四艘船，那才配稱爲『魔船』呢！」

仇若愚哦了一聲道：「請說詳細些！」

吳奇這次搶了先道：「讓我來說，我那四艘巨舟是一隊，名字叫『無敵海愁』，每艘都大過滕老龍的大船二十尺，寬過十尺，龍骨更是用磨鋼包成，其堅固無與倫比，和天下任何船隻來硬碰實撞，也斷無敗理！」

仇若愚不由頷首道：「這好像小弟曾聽傳說過的『鐵甲船』了！」

吳奇拍手道：「老弟，眞有你的，老哥哥的這四艘巨舟，正是如假包換的鐵甲船，並且功能獨一無二！」

仇若愚劍眉微微一皺道：「老哥哥，不是小弟敢不相信老哥哥的話，而是這種鐵甲船的建造方法，不是出自我國……」

那知吳奇猛地一掌拍在仇若愚肩上，歡欣無比的接口道：「老兄弟，你成了無所不知啦，不錯，這玩意兒咱們不會做，是五年前，出海巧救了幾個『紅毛人』（荷蘭），搜到幾張船圖，於是老哥哥我恩威併施，哈哈……，終於完成了那隊『海愁』，這也是老天可憐我……」

聾婆哑了一聲道：「可憐你才怪，依着我，前年船造好試過航後，就直逼『迷宮』的話，現在一家人早就團圓了，都是你，小心過了火……」

吳奇哼了一聲道：「妳懂什麼？咱們這船不管多狠，它還是船，船碰船咱們不怕，船碰了岸，那不是和『肉包子打狗』一樣，有去無回！」

話鋒一頓，轉對仇若愚道：「這隊海愁，我可小心着呢，誰也不知道，管叫有朝一日，在海面上和那姓公孫的小子碰上頭，哼！哼！」

仇若愚聲調突然一低，道：「海愁船隊，恐怕還另外隱藏着奧妙吧？」

吳奇聞言一楞，聾婆也呆了一呆，仇若愚看在眼中，心內十分後悔，立刻道：「也許小弟問的太多了些。」

吳奇急忙擺手道：「不是不是，老兄弟可千萬別多心，我回話慢，那只是因爲我吃了一驚，老兄弟，你懂的太多了，這叫我大出意外。」

這話本來沒有什麼，但是仇若愚聽來，心中却突生警惕之念，自忖着：吳老這話很對，他鋒芒過份外露了。

想到這裏的仇若愚，祇以微笑來作爲答覆了。

吳奇可沒拿仇若愚當外人，這是人心換人心，有多大的交情，就有多大的人情，所以吳奇接着又道：「老兄弟，那船隊上有奇特的怪物，我叫它做『怪物』，用的時候可够麻煩，要三個人來伺候它一個，還需要火把，像咱們過年放的爆竹一樣，不點不行！」

仇若愚頓即明白了什麼，但他不願意再多表示他的識見過人，一笑道：「那可滿好玩的。」

吳奇一皺眉道：「好玩，老兄弟，那玩意可不是玩的，乖乖，照上火，轟然一聲，比春天打的雷還響，震的耳朶直發怪聲……」



聾婆把嘴一噘道：「言過其實，要眞的那麼响，我早就聽到了，不過那股子震力可眞够瞧的，全船都在幌！」

仇若愚心中暗笑，這眞有點像「瞎子摸象」了，聾婆耳聾，偏說聲音不响，其實，那响聲比得上雷。

此時吳奇又接着道：「一聲巨雷轟响過後，他們對我說，把一座十來丈的山岩，給打沒有了，哈哈……」

他笑聲止住之後，却搖搖頭道：「他們欺我反正看不見，其實我心裏有數，不信這種邪，大概能打碎丈大石頭，要說十丈……」

聾婆驀地站起，沉聲道：「你說那一個欺你眼瞎？哼！當時我也在，明明大家說的都是實話，你偏不信……」

仇若愚恍然大悟，這就是聾婆爲什麼堅持要直攻公孫可老巢，而瞎叟吳奇却說什麼也不答應的道理了。

一個目睹其威，深信此行無敵，必能一舉竟功，另一個却因無法看到實情，不信小小一件東西，會有那大威力，自是不准。

於是仇若愚笑對吳奇道：「老哥哥，說來你是不會信的，不過據小弟所知，那玩意兒的確有這樣大的威力！」

吳奇霍地站起道：「兄弟當眞？」

仇若愚笑了笑，道：「小弟沒有騙老哥哥的道理呢。」

吳奇恨的一跺脚，恨恨道：「都怪我看不見，否則……」

聾婆接口道：「別後悔，天下沒有賣後悔藥的，沒關係老頭子，咱們立即下令，船隊直逼『迷宮』，如何！」

吳奇嘻嘻一笑道：「老婆子，等妳說可就晚了，這次船隊先期回航，妳當是回咱們那個海灣，哼，它們去了『迷宮』，自見到仇老弟，我計算時日，公孫可沒能走遠，所以我令船加速前行，在『迷宮』外海，把這小子圍在中間，這次管叫他插翅難逃！」

聾婆樂了，一頓手中杖道：「好老頭子，圍住這小子來之後，轟他個粉身碎骨！」

仇若愚突然一笑道：「那可不行，非捉活的不可！」

吳奇一呆，道：「這爲什麼？」

仇若愚又是一笑，道：「不捉活的，怎能救令郎？」

吳奇夫婦連聲說對，但稍待之後，吳奇却皺眉道：「難！很難！公孫可水性過人，我眼若不瞎，或能勉強在水裏纏他些時間，如今……」

仇若愚握住吳奇的粗手，接話道：「小弟不才，願在水中擒他！」

聾婆色喜道：「兄弟水性很高？」

仇若愚一笑道：「說不上高，大概還不致於誤事。」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巧的是小弟有件疑案，也非問他不可，所以到時候還望老哥哥和老嫂子，能留他活口，以釋小弟心中之事。」

吳奇慨然道：「行，這小子就交給老弟你，死活也全由老弟你來作主。」

商議已定，仇若愚才問到緊要的地方，道：「老哥哥一向都用什麼方法，和船艦相隔百里，互通消息？」

吳奇把頭一幌，道：「老兄弟，你猜，猜中的話，我可眞服了氣！」

仇若愚有心稍斂鋒芒，道：「老哥哥難人了，猜不出。」

吳奇自得的說道：「是鳥，水鳥！」

仇若愚哦了一聲道：「小弟眞笨，是該想得到的。」

吳奇一搖頭道：「兄弟，就算你能猜中是水鳥，但水鳥種類何止千百，相信你也定然猜不出是那種水鳥來。」

仇若愚笑道：「這當然，所以小弟藏拙了。」

吳奇道：「兄弟可曾聲說過有種水鳥，形如『鸕鶿』，毛色純白，能高飛而不避強風，性烈如火而忠於主！」

仇若愚笑道：「這樣，老哥哥不等於告訴我了嘛。」

吳奇也哈哈大笑，道：「兄弟，牠叫什麼名字呢？」

仇若愚道：「名叫『海益』（鳥旁），可對？」

吳奇拍掌道：「那還能錯得了，正是牠，老哥哥我從五對雌雄幼鳥養起，現在是第八代了，一共八十二隻！」

聾婆遇事，泰半和瞎叟唱反調，獨有這次她却誇讚道：「兄弟，這八十二雙海益，祇聽我這瞎老頭子和眉丫頭的話，牠們八隻一隊，誰要惹上一隻，保你有罪好受。」

吳奇道：「誰叫妳不餵牠們的，那還能和妳熟悉。」

仇若愚轉回話題，道：「老哥哥，牠們似乎能同守共進，遇敵不退，是不？」

吳奇頷首道：「不錯，可是平日不會有人惹牠們的。」

仇若愚想了想，道：「小弟有話，必須老哥哥承諾之後，才敢盡言，因爲事關和公孫可在海上對陣，所以……」

吳奇立刻接口道：「老兄弟，你見外了，講，不管你怎麼講，講些什麼，老哥哥我無不答應，更別說是爲對付公孫可了！」

仇若愚嗯了一聲，心中在順理着一切頭序。

他想了多時，才開口道：「首先請老哥哥寫好同樣的命令四紙，綁在那八隻海益中的四隻雌鳥爪上，一隻隻放出，每隔盞茶時間放出一隻，四隻雌益走後頓飯光景，再下第二道命令，分綁四隻雄益爪上，也是間隔放出，這第一件事就算完成了。」

吳奇點着頭道：「好，還有什麼？」

聾婆忍不住問道：「兄弟，爲什麼要這樣的麻煩？」

吳奇又說道：「妳眞嚕嗦，兄弟既然這樣吩咐，自是有非這樣不可的道理，妳聽着照辦就是，還說什麼話！」

仇若愚接話道：「不，就是老嫂子不問，小弟也要加以說明的，因爲剛才老嫂子誇過這益鳥的合羣，才使小弟不能不加以小心，試想若八隻齊飛，平日自無問題，如今公孫可就在前途回航疾駛中，益羣勢將非飛過公孫可的船隊不行，公孫可是識貨的行家，必將動疑，若萬一不幸，他執强弓傷得其一，其餘七隻因習慣成性，頓忘大事，羣下回擊，不難被公孫可收拾乾淨，這樣我們消息未能遞出，公孫可反而先獲眞情，若他再動鬼謀，後果何堪，所以逼得小弟出此下策。」

這種精確的分析，和能防患未然的智慧，使吳奇和聾婆衷心欽服，頻頻搖頭，口中唧嗟不已！

吳奇一伸大指道：「老兄弟，我早就服了你，講吧，這秘令該怎樣寫？」

仇若愚道：「老哥哥難道沒有專供自己人看的秘語？」

吳奇笑道：「有，當然有。」

仇若愚笑道：「有就方便多了，請寫叫他們莫提船名幫名，若見公孫可坐舟時，以一船向前，指名索談。」

吳奇不解道：「那小子會上當嗎？」

仇若愚一笑道：「他準會上當，去的人可以對他說，主人隨後就到，是爲了有關『珍珠堡』的事，並且是合則兩利，請他等待，利之所在，他會等的。」

吳奇大喜道：「好，就這麼辦。」

聾婆道：「快去叫眉兒寫，其餘的事……」

仇若愚聲調一低，和吳奇夫婦一件件計劃了個詳細，於是吳奇夫婦照計行事，接着一隻隻海益，飛離了大船。

× × ×

自出東海，當那碧綠無際的海洋遠線上，微露出一絲絲寒光之後，刹那之隔，寒光一躍，成了銀霞！

銀露閃閃，閃閃中，銀露自變，天際水邊多出個弧而微凸的亮橘皮，那紅色，艷而不妖，濃而不濁，眞美！

於是碧波變了，水深處，灰而微紫；水面上，藍、紫相映，並加雜着橙紅；偶而浪湧，銀條金射蔚爲奇觀。

這時，三艘漆着金色的巨舟，破浪衝風駛向天際那更加艷紅也更加弧凸的金烏轍中，其疾無倫！

這時，天地一片紅，漸漸雲露由多采多姿，恢復了白靜，碧波也依然是碧波，白露銀芒中，托起了太陽那巨大的火輪！

三艘金色船，越發快了，快的出奇！

突然，雲空極高處，出現一點雪影，影移，影動，金色船上，劃過一個黑影，閃得幾閃去了！

公孫可，被人稱爲「花心學士」的「迷宮」主人，時正仰頸手遮日光，盯注高空的那個將逝的影子。

一團紅影，飛躍到了公孫可的身畔，正是「紅姬」。

紅姬一抬頭，黛眉微蹙道：「瞧什麼嘛？」

公孫可搖搖頭，沒理紅姬，卻自語道：「怪事，大海之中，怎會有益鳥疾飛！」

紅姬噗哧一聲笑了，道：「公子，您今兒個可是怎麼了，益鳥本是水鳥，不在大海中飛翔，可到那裏去呀！」

公孫可哼了一聲道：「妳懂什麼，這種鳥祗在近岸百里海面上飛翔，如今三百里內連個島子都沒有，此鳥又是怎生飛來的？現看牠飛翔之快，似有急務，多說也不過飛了百里，這豈不怪！」

經公孫可一說，紅姬也懂了，既然三百里地內絕無島嶼，而以此鳥勁勢看來，僅飛有百里路程，這豈不是直指另外有船，一艘或多艘，在百里之內航行嗎！

想到這裏，紅姬突然記起來金姬和無毒丈夫，立刻道：「公子你看，會不會是金姬……」

公孫可不耐煩的叱道：「妳是越來越笨的，她們此時早已葬身魚腹，再說，那條着火的船上那來的益鳥！」

紅姬雖然得寵，但當公孫可心煩脾躁的時候，卻也不敢多言多語，她會看風色，立卽矯作出恍然之意。



適時，高空中突又飛過一隻海益，去勢較前隻猶疾。

公孫可自然不知道這是一隻雄鳥，爲追雌伴勁力飛翔，他瞥目之下，頓卽現露出十分不安的樣子來！

刹那之後，又一隻益鳥飛過，快過電掣，銀羽映日，蔚成奇影，閃閃之下，已經飛沒了影子。

公孫可沉思着，直待第四隻益鳥飛過之後，才有了決定，向紅姬道：「速速去取本宮的『藍烟噴火箭』！」

紅姬不敢多問和怠慢，轉身而去。

等紅姬將箭取到，第五隻海益也已飛遠，公孫可怒瞪了紅姬一眼道：「這是要緊的事，還如此慢吞吞地！」

其實紅姬上下船艙，找到「藍烟噴火箭」，根本就沒停過脚步，但在公孫可氣惱之下，卻無由申辯。

「藍烟噴火箭」，並非以强弓射發傷人的利矢，而是「迷宮」五大火器之一的歹毒玩意，製造方法，頗似俗名叫「二踢脚」的一種爆竹，但它祗是一响罷了。

公孫可接過四枝「藍烟噴火箭」，凝目注視雲空，靜待海益飛過，移時，第六隻雄益自天邊疾射而來。

公孫可二指一揑箭尾，以內力點燃了火信，雄益此時恰正飛於當頭，公孫可三箭齊發，脫手處，三股藍烟，疾射空中。

雄益高飛約有六七十丈，烟箭最高可達八十丈稍强，當藍烟冲升時，雄益機警萬分，一聲長鳴，雙翅猛展，以迅疾無倫的快速，爬高到百丈以上，三支烟箭在雄益爪下十餘丈外，分品字形爆散開來，化作千萬點碧火，若在黑夜，必成奇觀。

這千萬點碧火，遇物則燃，圓佈約十丈上下一片，若非雄益單飛，一心去追雌伴，及久經訓練，早已着了道兒。

公孫可見三箭俱空，雄益業已遠飛無踪，雙眉頓卽緊鎖一處，看着紅姬說道：「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這些海益是久經嚴訓的信鳥！」

紅姬不能不答，但又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才好，祗得道：「牠飛的又快又高。」

公孫可哼了一聲，揮手道：「傳令停舟，着各舟『百合高手』立卽到艙中見我！」

紅姬恭應一聲，馬上傳令，三艘金舟一字兒停泊，公孫可坐舟位居正中，另兩艘船上，飛起十數人影，迅捷無比的落足公孫可坐舟船面上，一個個報名進了中艙。

紅姬最後入艙，公孫可神色間已無適才那般忐忑，臉上也恢復了他那種令人望以會生錯覺的微笑。紅姬熟悉公孫可的作風，看到這種笑容，恰恰和其他人相反，心中反而更加警惕和謹愼。

進艙的人數，計十四名，無一不是「迷宮」頂尖的高手，內中有四位，年已古稀以上，是三朝的元老。

所謂三朝元老，是他們自孩童時候，就被公孫元之父，收爲門下，其身份，按說應是公孫元的師兄。

公孫元承統並更獨創了「迷宮」一門，被世人稱爲「五神」中的「色神」時，他們四人份屬「無上護法」，公孫元死，公孫燕下落不明，公孫可弟承兄業，四人就被宮中人尊爲「迷宮」四聖了。

四聖平日很少出宮，此次祗爲要從根本上解決「迷宮」的威脅，公孫可才調動四聖隨行，前往「珍珠堡」。

四聖經數十年朝夕苦研，昔日的功力已不輸公孫元，今朝祗怕會勝過了公孫可，一是他們善於藏拙，少爲人知，再就是「迷宮」始終昇平，也難觀絕藝，不過公孫可自己心中明白，四聖是「迷宮」中獨一無二的絕頂高手。

四聖有座，在公孫可的左右，紅姬有座，傍隣公孫可，其餘十名高手，卻排列作弧形，站立於一側。

公孫可首先笑了笑，道：「珍珠堡此行，雖說收穫不大，但也並不虛行，雖然有那『無毒丈夫』的一段煩心事，也總算順利的解決好，按說……」

公孫可話沒說完，四聖爲首之人，被稱爲「天聖君」獨悉子的老者，竟接口道：「老朽奇怪，主人那時爲何不召喚老朽四人，見一見那傳聞如神的小子！」

公孫可話被天聖打斷，心中十分不悅，但他沒有現於形色，卻微笑道：「我深信你會明白個中的道理。」

獨悉子長長的壽眉一挑，道：「也許老朽的確是老了，爲此曾經再三思索原因，卻總難了然。」

公孫可聲調變爲嚴肅了，道：「無毒丈夫雖說聲望日隆，但本公子在尚未摸淸他的眞正出身、名姓、師承等等以前，不願意動他，自更不希望叫他獲知本宮的實力！」

獨悉子老臉上綻出笑意道：「主人聖明！」

公孫可一笑，轉回話題，道：「在我們固守珍珠堡水域多日後，業能証明大患已除，而無毒丈夫雖然幾乎看破內情，也幸獲解決，本可順利歸程，回宮作三日之狂歡，不料剛剛本公子卻發現了件可疑的事情！」

話鋒一頓，轉首問獨炁子道：「獨老爲當代無二高手，又久居水鄉，請問你益鳥最遠能遠飛若干里？」

獨炁子不用費心的就回答道：「百里往返！」

聲調一頓，神色微微一變，似是突然想起某件要緊的事情來，接着道：「不過海益類中，有一種產於極寒地區的『雪益』，却能飛翔數千里外！」

公孫可聽到這裏，心情不知何故一鬆，含笑道：「請獨老仔細的說說，雪益不同於普通海益的地方？」

獨炁子道：「普通益鳥，雖然也是色羽白淨，但仔細看來，該是一種近乎白的淡灰顏色，而雪益毛羽爲一片銀白，潔如晶玉，毫無雜色，冲飛百丈，一瞬間事，最高，可高飛數百丈上，不畏强風暴雨，雙爪赤紅如火，所謂『火爪雪羽』，就是形容雪益！」

公孫可頷首道：「雪益容易豢養否？」

獨炁子搖頭道：「難，雪益雌雄成雙，分隔則死！」

公孫可想了想道：「可有獨飛之事？」

獨炁子又搖頭道：「罕見！罕見！」

話聲一頓，獨炁子反問道：「主人何故追問此事？」

公孫可遂把不久前所見益鳥隻隻獨飛而過的事，說了出來，並且道：「所以我不禁動疑，另有船隻追躡我們的後面，而以益鳥傳信前途船舟，謀取包圍我舟之勢！」

獨炁子聞言，神色肅然，說道：「主人所疑並非不能！」

公孫可皺眉道：「假如所料是實，獨老可能想得出來，這是那一方面的仇敵？」

獨炁子心中早在盤算這個問題了，所以能很快的回答道：「主人大敵的珍珠堡，業已名存實亡，傳言聰明無比的無毒丈夫，先是爲亂塚所迷，繼之被燒死舟中，除此之外，老朽實在想不出還有那一方面的高人，敢捋虎鬚！」

這話說了等於沒說，公孫可正要嘲諷幾句，獨炁子却又接着說道：「敵方非祇豢養着一羣『火爪雪羽』，並能使其雌雄分隔千里傳書，其謀我之切，恨怨之深可見！」

話鋒一頓，獨炁子目光向公孫可一瞥，長嘆一聲，才接着又道：「武林中江湖上，不論那派那家，誰不知我『迷宮』難惹，尤其想在海上與我一決雌雄，何異痴人說夢。但今日之敵，非但意圖與我作生死之海戰，並早已謀定而動，主人，這仇家是誰已曲指可數了。」

公孫可搖頭道：「獨老語出驚人，但本公子却實在想不出來，對方究竟是那方的人物！」

獨炁子神色嚴肅的說道：「老主人在世時，雖惹有强敵如『一佛』『二聖』，但終其世，未成大戰，今老主人西返已久，傳聞『二聖』亦早化作了枯骨，『一佛』神仙中人，斷不會來尋主人，由此可見，今朝强仇是主人所結的寃家，近十數年來，主人未曾遠離過迷宮，而十數年前主人結仇計有三宗，其一爲滕老龍，今已不成問題，再者爲珍珠堡，今亦雲烟消散，最後……」

公孫可恍然大悟，道：「是吳瞎子夫婦！」

獨炁子正色道：「主人擄其媳，囚其子，傷其夫婦，吳奇性烈，聾婆恨深，看來今之强敵，是他們一家了。」

公孫可哈哈的震天狂笑，道：「很好，今朝本公子正可永遠打發了他們！」

其餘始終沒有開過口的「三聖」，聞言無不皺起雙眉，目光直盯着獨炁子，似是要獨炁子有所表示。

獨炁子適時冷冷地說道：「主人已有了應敵之策？」

公孫可冷哼一聲道：「有，既知是這瞎賊，本公子方策頓興……」

獨炁子忍不住接口道：「敵抱死志而來，不可輕視。」

公孫可哼了一聲道：「獨老怎知本公子是輕視這個瞎賊？本公子之計，敢說高明萬全，管叫瞎賊所望成空！」

話聲一落卽起，轉對紅姬道：「傳令下去，回舟迎敵。」

獨炁子驚呼出聲道：「主人竟要回舟迎敵！」

「怎麼？本公子業經熟思，身後敵舟，不會多過兩艘，而前途賊船，可能三五艘不等，回舟迎戰是最上策！」

獨炁子道：「主人聖明，所思自不會錯，祇是若回舟接戰時，吳奇埋伏前途船隻回航，我舟豈不背腹受敵。」

公孫可笑道：「獨老所慮極是，祇惜未能深知我舟之能，我舟之三種克敵利器，獨步天下，試問何舟能當！」

話一停，公孫可那種傲狂的目光，掃向手下，見無人應聲，方始接着說道：「本公子預料，盞茶至頓飯的時間，已足解决了此時身後吳賊所乘的大船，然後弧形回航，必能避開包圍我舟的其他船隻，彼等不久再會發現吳賊舟毁人亡，在『鳥無頭難飛』下，就算不致星散，然我已回至『迷宮』，調集全隊巨舟，又何愁敵之不滅！」



獨炁子等四聖，雖覺得公孫可這種打算，是太「一廂情願」，但却苦無反駁的方法，祇好默然不語。紅姬聞令尚未成行，此時見四聖語塞，遂轉身出艙傳令三艘金色巨舟，嚴守作戰方位，卽刻回航迎敵！

既然回航迎戰已成定局，艙中立卽展開對迎戰方面的佈置，公孫可三言兩語交待個淸楚，於是一衆高手各回己舟。

× × ×

「老兄弟，敬問這下一步棋該如何走法？」

吳奇十分誠懇的向仇若愚問計。

仇若愚早有成竹，道：「小弟料到那八隻海益，决難瞞過公孫可去，不論他能否捕捉其一偵知我謀，祇以其人的狂傲自大來說，他定然要回航迎戰我們，這是上策，在他想來的上策！」

聾婆面色一變道：「仇兄弟，雖說我們船上的那種火器，足以克敵致勝，但是公孫可賊子當眞回舟來戰，彼衆我寡，是他早已能料到的，那自是上策……」

仇若愚搖頭笑道：「祇以應戰的單純事情來說，應爲上策，但公孫可若非自大而狂傲，目中無人，當知今朝並非仇人狹路相逢，應畏圍殲並犂庭掃穴之可能，急速繞道疾駛而返『迷宮』，可收以逸待勞之功，並將以堅守而敗弱攻，現在他慮不及此，誠愚不可及！」

吳奇在旁拍掌大笑道：「好在老兄弟咱們不是仇家，要不那公孫可換上兄弟你，老哥哥這把骨頭是非散不行！」

旁邊，眉姑娘和金姬在座，此時眉姑娘開口道：「仇大哥，我們該如何才是呀？」

仇若愚道：「謀定而動。」

眉姑娘星眸一閃道：「什麼『謀』嘛，又賣關子。」

仇若愚笑了笑道：「別謊小妹，我還要先問問軍師！」

一聲「軍師」，叫楞了所有的四人。

仇若愚話聲一停了之後，轉向金姬問道：「金姑娘，我有事請教。」

他至今沒有問過金姬的姓名，索興稱呼爲金姑娘，金姬笑道：「問吧，凡我知道的都會講。」

仇若愚道：「首先是問公孫可此行共有若干船隻？」

金姬道：「一共五艘，三艘金舟，一艘眞的『沉香舟』，另外一艘就是被焚的那一條，沉香舟先數日載着一些人回宮去了，目下公孫可祇有三艘金舟聽用。」

「共有多少好手？」

「算起來有四十人之多，但頂尖兒的祇有十四名，公孫可和紅姬不算，最厲害的是被尊爲四聖的四個老頭。」

「所謂四聖，可是公孫元那四位外人不知的師兄？」

「不錯，雖說外人不知，但你却知道了。」

仇若愚一笑，道：「金舟上都有什麼厲害的武器？」

金姬想了想道：「共有三種，一是火箭，可遠達百丈，能爆散，其火花有毒，一是利斧，有一隊斧手，各有四柄巨輪短柄的飛斧，十丈之內百發百中，這是在雙方船隻卽將相靠時所用，可飛斧殺人斷索，其三是鐵槍，桿長丈五，粗如人臂，尖利而長有兩尺，以牛筋彈索射發，遠及五十丈，一槍之威，足能洞穿敵舟硬艙和船殼，使敵舟自沉！」

仇若愚頷首道：「已足縱橫七洋而無敵了！」

話鋒微頓，接着問道：「每艘金舟，若遇危亡下沉沒急難時，有何補助的辦法？」

金姬笑道：「公孫可碰上你，那就註定了必亡，誰也不可能問出這種不通的問題來，偏偏你能想到這一點。」

不知何故，眉姑娘意有不服的說道：「這問題有什麼不通的？」

金姬仍然笑着說道：「小妹，妳年紀輕，難怪會這樣問，試想舟業已下沉，又能怎樣補救，大不了人人落海，或仗水性或仗某種東西的浮起，暫時不死，但是，仇爺却能想及另外的某種變化，這豈非……」

眉姑娘接口道：「好了好了，請說他們有什麼補救的辦法好了。」

金姬道：「說來無人能信，金舟又一個名字，叫作『不沉行宮』，它是永遠不會沉的！」

聾婆、瞎叟和眉姑娘，不約而同道：「這怎可能？」

仇若愚却含笑道：「是不是金舟在船殼洞穿下沉的刹那，能自動解體，另靠某種不沉的浮力而不畏破裂！」

金姬點頭道：「不錯，解體之後，金舟仍是金舟，外殼反而成了防護的利板，下有千百浮筒，使船變爲筏！」

吳奇恍然道：「原來如此，若浮筒以圓木用鐵索分層裹住，此筏除被烈火燒作灰燼外，具能永遠不沉別無法想！」

金姬道：「正如吳老前輩所說，除烈火外，金舟不畏任何東西，尤其是在浮筒鐵索外，有鐵板防護……」

（未完待續）

一月完俠義中篇連載

倪匡‧文
培新‧圖

# 血影（大結局）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獅」劉天豪，三子劉若風，四女劉蕙相繼為人擄去，生死不明，長女劉鳳、二子劉能也相繼逃亡，偌大的劉家莊，只留下劉天豪一個人，心中益發驚駭，遂不顧後果的逕自投奔嚴家莊；擬托庇喪門幫。劉能逃出劉家莊後，一路急奔，只顧逃命，竟不及辨認方向，鬼俠神差的來到了他陷害吳英傑兄妹的長江，更要命的是碰到了正要前往應吳天慶之約的華山神龍、七煞頭陀、霍東方三人，叫劉能一同前往，劉能無法推却，只好硬着頭皮隨同前去，抵達後，吳天慶向華山神龍說出子女遇害之事，嚇得劉能牙齒格格發响——

## 噩夢今朝醒　惡果閻家嘗

劉能為人再蠢，也不會不明白在這時候，這種環境之下，處身是極其險惡的，但是他一聽吳天慶千不說、萬不說，偏偏提起吳英傑和吳素蘭兩人在長江喪生的事，他實在沒法不大大吃驚，實在沒法不牙齒相叩，雙腿發顫。霍東方雙肩一聳，道：「劉賢侄，你怎麼了？」七煞頭陀和華山神龍兩人，雖然沒有問出聲，但是心中却也充滿疑惑。同時，他們心中也不禁暗忖，劉金獅英雄蓋世，怎地生了一個兒子，這樣多八寶。

劉能的一顆心，早已跳得突突地，幾乎要跌了出來，霍東方一問，他想要回答，可是他只是喉間發出了「咯咯」兩下响，竟一個字也講不出來。只聽得吳天慶已接上口去道：「照我估計，劉賢侄是不很舒服，劉賢侄，是不是？」劉能極力掙扎着，一面抖，一面道：「得得……是是……得得……是……不得……得……舒服。」吳天慶又道：「那不要緊的，過一會，你就舒服了。」劉能道：「但……得得……願……如此。」

七煞頭陀道：「令郎和令嫒的事，我們也聽說了，那是青鯉幫幹的好事，青鯉幫上下，在事後也全已死去了。」劉能心想，倘若自己一味不開口，更是不好，是以他又勉力道：「是啊，青鯉幫……得得……得得得……全已死了，這件事……得得得……也無可追查了。」吳天慶却緩緩地道：「常言

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青鯉幫上下，全是死在青鯉幫主程耀青手中的，程耀青獨吞了一十二車金銀珠寶，遠走海外，但是却落在我早年已分手的一個師弟的手中！」

吳天慶講到這裏，只聽得「咕咚」一聲响，劉能連人帶椅，跌翻在地。劉能屢屢打斷吳天慶的話頭，令得七煞頭陀大大不耐煩，忍不住斥道：「你又幹什麼了？」劉能跌倒在地之後，身子縮成了一團，不住地顫動着，由於他的頭緊緊地縮着，是以看不到他的面色如何，然則他整個身子蜷成了一團的樣子，看來也不像是一個人，七煞頭陀又不禁問道：「什麼事？什麼事？」

吳天慶緩緩地道：「不打緊的，過片刻他就好了。」七煞頭陀、華山神龍和霍東方三人，乃是一生闖蕩江湖的人，何等機智，事情到了這一地步，自然也可以知道其中大有曲折的了，是以他們心中雖然疑惑，却是不再出聲，也沒有人去扶劉能起來。吳天慶續道：「我師弟將程耀青截住，程耀青一聽我師弟的來歷，便屎流尿滾，將當日長江中的事情，和盤托出，原來當日，我的兒子，女兒慘遭毒手，並不是敗在青鯉幫的手中，而是敗在青鯉幫請來的一人手中！」

七煞頭陀厲聲道：「那人是誰？」吳天慶揚首叫道：「師弟，帶程耀青！」他那一下叫喚，聲音雖然極其枯澀，但是却還傳出十分遠，轉眼之間，便聽得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門開處，一個身軀瘦削的中年人，提着一個人走了進來。

劉能在跌倒在地之後，驚得幾乎昏了過去，他眼前陣陣發黑，心中不住地叫苦，他身子拚命縮着，只恨不懂得遁地之術，讓自己縮到地底去。他深悔自己怎會鬼使神差的到了長江，跟隨霍東方等三人來此，但事已至此，後悔也只是徒然，他心中不斷地在盤算，想着脫身之計。直到那瘦削的中年人，提着一人進來，他偷眼一看，登時嚇得呆了，那被提進來的竟是程耀青！他這才「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隨着那一聲叫喚，他的身子像被一股强勁的力道所拉一樣，突然拉直，向上直蹦了起來，又「叭」地一聲，直挺挺地跌在地上。事實上，這時人人都坐着，並沒有一個人動手，劉能的身子所以會直跳起來，全是因爲他自己心中驚駭太甚，全身神經、筋胳緊張的原故。劉能躺在地上，那瘦削的中年人手一鬆，已將程耀青擲於地下，程耀青向前爬了兩步，陡地看到了劉能，他像見了鬼怪一樣地叫了起來，道：「是他！是他！是他！殺人的是他，好色的也是他！」

程耀青這一叫，劉能陡地怪笑起來，道：「住口，這種事是胡說得的麼？」他一面申斥，一面舉手一巴掌，向程耀青的面頰摑去，程耀青閃避不及，「叭」地一聲响，被摑個正着，令得他身子一滾，向外滾了過去。但是他却及時抓住了劉能的肩頭，所以他向外滾出，乃是帶同劉能一齊滾出去的。

劉能大叫道：「放開我，我和你早已講好，事情成功之後，你拿金銀，我要人，如今你拉着我則甚？快放開我！」他雙手亂劈，雙脚亂踢，一齊向程耀青攻去，程耀青在地上連爬帶跌，也是還手不已，兩人在地下滾轉扭纏，就像是兩條瘋狗打架一樣。

到了這個地步，實在不必吳天慶再多說什麼，七煞頭陀，霍東方和華山神龍等三人，心中已雪也似亮，再明白也沒有了。他們三人一齊離座而起，道：「老吳，恭喜你今天大仇得報。」吳天慶「嘿嘿」地乾笑着，道：「我本也想不到這麼快就可以報仇的，我準備請你們和劉金獅一齊來，當面責問劉金獅，看他有何話可說。却不料老劉不來，派了這賊子來，我們也省了一番手脚，于師弟，帶我和客人出去。」

那瘦削的中年人答應了一聲，扶起了吳天慶，和七煞頭陀、霍東方、華山神龍一齊走了出去，只剩下劉能和程耀青兩人，仍然糾纏在一起，在地上打滾。這時，他們兩人，已全然不像武林高手，當然也絕沒有什麼武學招式可言了，兩人咬着、打着、跌着，在衆人離去之後，劉能猛地跳了起來。他的武功，究竟居程耀青之上，一躍而起之後，將程耀青猛地拋了開去，重重地撞在牆上。

程耀青怪叫了一聲，身子向前反撲過來，又被劉能一脚踏住，正踏在程耀青心口之上，只聽得「蓬」地一聲响，程耀青跌在地上，口中還在喃喃地道：「那……一……十二車……全是……上佳的……珠寶……」他一張口，便有大量鮮血湧出，講到後來，血沫亂噴，凄厲之極，劉能才一見到程耀青之際，已陷入半瘋狂的狀態之中，但這時，他却已漸漸定下神來，他喘着氣，第一件發現的事，便是屋中已闃無一人了！

劉能當然不會不知道，要在華山神龍、霍東方和七煞頭陀這三個人的手中逃去，那是絕無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却又不能不逃。

他跌跌撞撞，到了門口，站在門口停了一停，拉開了門，向外張望，門外居然一個人影也不見，這的確是大大出乎劉能意料之外的事情，他連忙向前走去，可是才走出了幾步，便聽得四面八方，皆已響起了一陣異樣的爆裂之聲。

這時劉能已成了驚弓之鳥，他一聽到那陣爆裂聲，還未曾弄清那究竟是什麼聲音之際，便立時大



吃一驚，連忙向後退了幾步，他一面定睛向前望去：只見前面走廊上，黑漆漆的一大團，翻翻滾滾，向前湧了過來。

在那翻滾着、變幻着的一大團東西之中，還夾雜着一點一點紅色的星星，在乍一看到之際，劉能當眞想不出那是什麼玩意兒？他只是呆呆地站着，然而沒有多久，他便心中明白，那是濃烟，烈燄挾着濃烟，正在向前捲了過來。

劉能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他大叫一聲，連忙轉過身去，他本來是準備轉過身，向前逃跑的，可是他才一轉過身去，不禁呆住了，前面的濃烟，距離他更近。

他連忙再轉過身來，濃烟已從四方八面湧了過來，將他圍住了，一團又一團的濃烟，像是千奇百怪形狀的妖魔一樣，向他聚攏過來，他漸漸地感到自己的脖子，好像被無形的手，緊緊掐住了一樣，連氣也透不過來，他想高叫，可是他才一張口，濃烟鑽進他的口腔內，他陡然感到喉間像被利刃割開來似的痛楚，他向前衝着，他在濃烟中衝着，還未曾看到眞正的火頭，但是他却聽了轟轟隆隆的爆裂聲，和看到許多火星，在他身邊四圍爆炸不休，他感到身上的衣服也給火星燒焦了，頭髮也給燙得吱吱亂叫，不斷蜷曲了，他不顧喉嚨的疼痛，大聲叫着，但他的叫聲雖大，仍然被那爆裂聲所掩蓋。他一直向前狂奔，終於，他遇到火頭了！

那火頭像是毒龍似地向他捲了過來，當火頭捲到他身上的時候，那一陣致命的痛楚令得他的身子蜷曲起來，他想叫也叫不出聲來了，但是却還不斷有聲音自他的身上發出來，那是他的皮肉被烈火所炙的「滋滋」聲，那種聲音，聽在劉能自己的耳中，好像是有兩個人的笑聲，那兩人便是吳素蘭和吳英傑。

如果劉能不是這時候因爲過度的痛楚，而神智又陷入半昏迷狀態之中的話，他是應該聽到一個人的笑聲的，那便是吳天慶的笑聲。

但劉能這時却全然聽不到，他只感到痛，火舌像利刃一般，無情地剮割着他的身子，他嚎叫着、翻滾着，他從來也未曾想到——死，居然是如此痛苦的！

這時，在吳大俠住宅之外的十來丈處，吳天慶和他的師弟、七煞頭陀、華山神龍、霍東方等三人都看着火勢越來越大的房子，吳天慶乾澀的聲音問道：「火燒得怎麼了？」

霍東方道：「火正燒得猛烈之極，他是再也逃不出的。」

吳天慶那灰濛濛的眼眶之中，不禁落下了兩行淚來，道：「英傑和素蘭兩個孩子，就是在這所宅子中出世和長大的，如今，害死他們的仇人，被活活燒死在這所宅子中，他們在九泉之下，知道我雖只剩下一把老骨頭，但總算……總算……已爲他們報了仇，也該瞑目了！」

吳天慶講到這裏，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這口氣吁得極長，過了許久，他仍然在出氣，七煞頭陀首先吃驚起來，道：「老吳，你怎麼了？」

但是吳天慶却並不回答他，仍是出氣多，入氣少。

霍東方陡地踏前一步，伸手向吳天慶的背後按去，可是他出手雖快，他的手還未曾按到吳天慶的背後，吳天慶却已面無人色，霍東方一呆，連忙收手，再去探吳天慶的鼻息，却已氣息全無了。

霍東方心中一陣難過，喟然一嘆道：「老吳去了。」

吳天慶的師弟，將吳天慶抱了起來道：「多謝三位，我師兄曾說過，只要報了大仇，他是不想再留在世上的了，唉，三位不必難過！」

他口裏雖勸慰衆人，可是他自己却是語音哽咽起來，他也未曾再往下說去，身形展動，便向前疾掠而出，轉眼不見！

三人這才轉過身來，只見前面火光熊熊，燒得正自熾烈，三人都不出聲，只是默默地望着，直到夜幕低垂，天色漸漸黑了，火勢却仍然十分猛烈，映得半邊天血也似紅。

華山神龍首先開口，冷笑了一下道：「我們也應該離去了。」

七煞頭陀嘆了一口氣，道：「正是，唉，老吳約我們來，却是爲了這樣的事，實在做夢也想不到的。」

霍東方徐徐地道：「兩位，我們可還不能就此散去。」

七煞頭陀一瞪眼，道：「還有什麼事，我可不願去了。」

他在講「還有什麼事」那話之際，實在已想到了，所以才會有「我可不願去了」這句話的，那是他想到，霍東方這樣說法，必然是要他們再去見金獅劉天豪之故，他們和金獅劉天豪全是好朋友，如何向他提出他兒子曾做了這十惡不赦，已被活活燒死的事？是以他便說不願意去了。

霍東方道：「七煞，你不想去也不行！」

七煞頭陀道：「你一個人去就行了。」

霍東方搖頭道：「必需我們三人齊去，老劉才會相信，我一個人去，老劉若是一個不信，動起手來，我是敵不過他的，豈不是成了你存心陷害我了麼？」

一講的話，那等於是自己承認害怕喪門幫了！

但華山神龍不出聲，霍東方却不會不響，他笑了笑道：「七煞，你口舌招尤，闖下了禍，却硬要向我們兩人身上推，我看，我們兩人未必會上你這個當。」

七煞頭陀早已打定主意，是以他立即道：「上當也好，不上當也好，從剛才那兩個王八羔子的話中聽來，老劉似乎已被他們軟禁在嚴家莊了，咱們能不管麼？」

霍東方呵呵笑了起來道：「想不到你這賊頭陀，唸了幾本歪經，口齒竟然也靈便得緊！」

七煞頭陀道：「不敢不敢，我們一齊到嚴家莊去了。」

華山神龍悶哼一聲，霍東方道：「我們和老劉是什麼交情，自然去了，何必你多口？」

華山神龍道：「霍先生說得是！」

三人一齊過了江，一路北行，他們三人可以稱得上是武林之中頂尖兒的人物，所經之處，遠近武林後輩，盡皆前來謁候，所提起的全是嚴家莊中的事，但嚴家莊中的事情，眞相究竟如何，却也人言人殊，不得而知。那一天，黃昏時分，夕陽西下，晚霞如火，已然來到了嚴家莊莊前，只見莊前一字排開，站着八個喪門幫的高手。

華山神龍等三人來到嚴家莊前，那八個喪門幫高手一齊迎上來，道：「華山掌門、霍先生，敝幫幫主等候多時，敬請進莊相叙！」竟不提七煞頭陀。華山神龍和霍東方兩人，不禁大爲詫異，因爲對方以禮相請，自己當然沒有拒絕之理。可是對方又故意不提七煞頭陀，分明是有意給七煞頭陀以難堪，而七煞頭陀又是和他們一齊到來的，而他們又其勢不能撇下七煞頭陀，自顧自進嚴家莊去的。霍東方踏前一步，也向那八人拱了拱手，道：「衆位，我們是三人一齊到來的，上覆貴幫幫主，我們來嚴家莊，自有要事，不是爲了意氣之爭而來的！」

需知金獅劉天豪，乃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如今喪門幫說他殺了九尾龍嚴令。這實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霍東方不但將自己要爲劉天豪辯護的來意說明，而且也已向對方暗示，七煞頭陀雖然曾得罪過喪門幫，但如今也絕不是算賬的時候。

那八人的風度甚好，聽了霍東方的話之後，道：「霍大俠說得好，但既然有人說敝幫上下，全是一些賊頭狗腦的人，想必也不會堅欲與敝幫爲伍的，當然會人格自重，遠遠離開的了！」八人之中，只有一人說話，但是十六隻眼睛，却一齊斜睨着七煞頭陀。八人的臉上，也大有不屑之色。這時，不但七煞頭陀面上變色，連華山神龍和霍東方兩人，心中也有些怒意。

霍東方心中暗忖，你們別以爲七煞頭陀是好吃的果子，恃着人多，就可佔到便宜，我既已將話點明，你們不聽，我也犯不上硬替你們做好人。是以他不等七煞頭陀發作，便搶着道：「遠道來了，人家願不願意走，霍某人還是不開口的好了！」他和華山神龍一使眼色，兩人便打橫跨出了兩步。

本來，華山神龍和霍東方兩人，明知道到了嚴家莊上，七煞頭陀和喪門幫之間，是必然要起糾紛的。他們指望這場糾紛，可以片語釋前嫌。是以一上來的時候，是他們兩人站在前面擋住了七煞頭陀。其間，華山神龍還在背後，不斷地向七煞頭陀打手勢，示意他不要出聲，要不然，以七煞頭陀的暴躁脾氣而論，早已暴跳如雷了，哪裏還等到現在？

華山神龍和霍東方兩人見喪門幫中人勸說不聽，心中有氣，已然準備袖手旁觀，讓七煞頭陀自己去鬧，各自跨了出去，便變成七煞頭陀面對着那八個喪門幫中的高手。這一來，七煞頭陀感到正中下懷，他存心和對方撕破臉，倒先不發怒了。只見他嬉着一張醜臉，大頭搖擺，向前走出了兩步。七煞頭陀在武林之中，究竟享有盛譽。他一向前走來，儘管他嬉皮笑臉，不是想立即動手的樣子，但是那八個人的神色却大是緊張，只見他們各自揚起一隻手來。八個人仍是一字兒排開而立，但是他們每人的左手，却都搭住了另一人的右手，而且搭住方式十分奇特，乃是手心正對着手心的，就像是兩個人的手，緊緊地貼在一齊一樣，八個人已然連成爲一體。

這時，霍東方和華山神龍兩人，不約而同，各自以上乘內家「傳音入密」功夫，向七煞頭陀道：「小心！喪門幫既然以這八個人出來打頭陣，他們必然有點來頭，可別陰溝裏翻了船！」

那兩句話，只有七煞頭陀一人聽到。他不加以回答，只是「哈哈」一笑，又向前踏出了兩步，到了離那八個人只有四五尺之處，側着頭，打量着那八個人，足足有半盞茶時間，才聽得他道：「看了半天，賊頭狗腦，還是賊頭狗腦！」

那八人面色一沉，身形突然又變，在當中的幾個人，向後退去，在兩邊的人，向裏靠來，本來八人是一字排開的，這時却成了馬蹄形，但是八人的手掌，還是緊緊的貼在一齊。

七煞頭陀又哈哈笑了起來，道：「變來變去，也還是賊頭狗腦！」他只顧搖頭擺腦地講着。那八人已然齊聲怒吼，離得他最近的兩人，已然倏然出手。喪門幫中一共是八個人，但是他們因爲是手搭手的關係，可以出手的只有一頭一尾兩個人，也只有一隻手可動，另一隻手，還是搭在別人的手上的



七煞頭陀翻了翻眼睛，說不出話，罵道：「偏是你這樣多小心眼，胡亂瞎猜，我看老劉就不會是這種不明理的人。」

霍東方道：「你去了，是不是？」

七煞頭陀點了點頭，霍東方又轉頭向華山神龍望來，華山神龍道：「唉，劉金獅知道了這件事，不知要怎樣難過了。」

七煞頭陀却又不耐煩起來道：「少囉唆了，要去這就去，火燒場還有什麼好看的！」

三人一齊轉身，向北疾掠而去，他們三人的輕功何等之快，在黑夜中向前掠出，簡直就如同鬼火流星一樣。

他們一直向北趕路，第三天，到了長江岸邊，只見許多華山派的弟子，正聚集在長江邊上。

華山弟子之中，却還有兩個披麻戴孝、手持哭喪棒、怪模怪樣的人在，雙方像是在講話，還隔得老遠，七煞頭陀便「哼」地一聲道：「華山老兒，你看你不該叫華山神龍，只合叫華山泥鰍。」

華山神龍沉聲道：「無禮！」

七煞頭陀向前一指道：「不是麼，你看，你門下和喪門幫的人，親熱得很哩。」

華山神龍對喪門幫也是不大喜歡，但是他的脾氣却十分僵，七煞頭陀這樣講了，他却非要反駁幾句不可，是以他道：「喪門幫也只不過是行爲古怪些，並沒有什麼不好。」

七煞頭陀道：「那可也夠瞧的了，好端端的人，却如喪考妣，弄什麼玩意兒！」

華山神龍道：「他們本來就叫喪門幫嘛！」

七煞頭陀一瞪眼，還想再說什麼，前面華山派中人，也已看到了華山神龍等人，有人發一聲喊道：「好了，師尊來了！」

十七八人，一齊奔了過來，跪下叩見，其中兩人齊聲道：「師尊，喪門幫中兩位朋友，到華山去找你老人家，你老人家不在，弟子等便帶他們南來的。」

華山神龍衣袖一拂，一股勁風，將跪在地下的弟子，一齊托了起來，他却已揚頭向那兩個喪門幫的人看去。

那兩人連忙行禮道：「參見掌門。」

華山神龍「嗯」地一聲道：「什麼事。」

他本來是想說「華山派和喪門幫素無來往，有何事見教」的，但一想剛才七煞頭陀的話說得那麼難聽，自己若是這樣講，反倒變得在向他示怯了，是以他只是問了「什麼事」三字。

那兩人躬身道：「奉幫主之命，請華山掌門，到嚴家莊一行。」

華山神龍一呆，道：「嚴家莊？可是九尾龍嚴令的莊子？」

那兩人忙道：「嚴莊主已然逝世，他死得離奇，敝幫闔幫上下，都疑心事情和金獅劉天豪有點關係，但事情如何，還待各高手去剖析。」

那兩人講來十分謙恭有禮，絕無囂張之情，但是由於他們所講的話，超乎尋常，是以在金獅劉天豪交情好的人聽來，便聽得十分刺耳。

華山神龍和霍東方兩人，還只是皺了皺眉頭，七煞頭陀却已罵出口來，道：「放屁，你們喪門幫上下，沒有一個不是賊頭賊腦，有什麼資格來疑心人家，說不定九尾龍就是你們自己害的？」

喪門幫的來人面色突變，一齊抬起頭來道：「閣下說笑話，還是當眞？」

七煞頭陀厲聲道：「王八羔子，你也不打聽打聽，我七煞頭陀什麼時候和人開過玩笑來。」

華山神龍忙道：「請問金獅現在何處？」

那兩人道：「他在嚴家莊上——久仰頭陀大名，頭陀出言辱及敝幫上下——」

兩人一句話未曾講完，七煞頭陀已自大吼道：「辱及你們怎樣？我還要打你們這兩個賊頭狗腦的東西！」

他蒲扇也似大的手掌，揚了起來，尙未發掌，已然呼呼風生，那兩個人大驚失色，一齊向後退了開去。

七煞頭陀呵呵大笑道：「狗腿果然逃得快，再走慢一步，便叫你們屍橫就地。」

那兩個喪門幫中人心知如若不走，七煞頭陀當眞是說得出，做得到的，好漢不吃眼前虧，一個轉身，一溜烟地向前跑了開去。

七煞頭陀兀自氣憤，道：「王八羔子，不殺了你們，心中反倒窩了一肚子氣！」

霍東方道：「七煞，你別得意，喪門幫人多勢衆，你這個麻煩可惹得不小！」

七煞頭陀因爲剛才正在想着，見到了劉天豪之後，不知如何開口才好，恰好喪門幫中那兩人一開口，又說劉天豪是殺害九尾龍的兇手，他心中一氣便罵了起來。當時他只顧罵得痛快，却絕未想到有何後果，這時給霍東方一提，心中才暗感不妙，他雖是性烈如火，但却也有點奸計，呆了一呆，笑道：「哼，我們三個人，若是怕喪門幫，那還成什麼話？」

他輕巧的一句話，竟將霍東方和華山神龍，也拉了進去。他這樣講法，可算摸透了華山神龍的心理，華山神龍是個好勝心極强的人，就算他心中罵上千百聲，也不會口中講什麼的，因爲他若是在口中

。這時出手的，也正是那兩人，只見他們手掌一翻，一個掌向上，一個掌向下，已然「呼呼」兩掌拍出。掌力飄渺，難以捉摸，乃是極其陰柔的內力。

七煞頭陀固然仍是嬉皮笑臉，但是他的內心，却早已有了主意。他在八人手掌搭在一起之際，已然看出，那是一種內力互通的功夫，能合幾個人的功力，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但這却也不容易練成的，不但參與的人要功力相若，學的武功相同。更緊要的是要練的人心意一致。那是談何容易之事？是以練這門功夫的人，武林極爲罕見，而如今對方一上來，竟是八個人之多，那實在是極不容易的事情了。而這種功夫，當然也是人數越多，越是凌厲的。他們共有八個人，就算每人只有五年功力的話，加在一起，也有近四十年功力了。是以七煞頭陀的心中，是着實不敢小覷他們的。

這時，那兩人一出掌，七煞頭陀便心下盤算，先硬接上他們一掌試試，在探測對方功力深淺之後再作打算。倘若連這兩掌也都接不住，那自然也沒有再和對方動手的餘地了。因此，他一見雙掌襲到，身形一矮，叫道：「來得好。」他雙掌一翻，呼呼風生，兩掌便迎了上去。七煞頭陀練的功夫，乃是佛門神功中至剛至陽的伏魔神功，和喪門幫那種陰柔的功夫，恰好相反。

掌才發出，聲勢已然先聲奪人，眼看四隻手掌，將要相交了。可是就在此際，情形却突然發生了變化！

喪門幫中頭尾兩人，原是伸掌蓄勢向七煞頭陀襲來的，可是在七煞頭陀出掌正欲硬接時，對方兩人的手掌，突然「叭」地一聲響，避過七煞頭陀雙掌，不與之相接，反倒互相交了一掌。在他們手掌相交之際，他們兩人的掌心，已然相貼。而這時，原來在正中的兩人，倏地分了開來。八人的身形一齊展動。原居正中的兩人，已首尾交替，迅疾無比地閃到了七煞頭陀的背後，各自一掌，照準七煞頭陀的背門印下，這一着不但有內力互通之妙，而身形變化，也輕巧絕倫。此一變招，乃喪門幫「一字長蛇陣」的陣形變化。

七煞頭陀兩掌發出，硬接不成，背後却已受敵，爲七煞頭陀始料所不及的。

七煞頭陀心知若是轉身應敵的話，對方一定還有更加意料不到的變化，只怕夾纏下去，一個不妙，還要失手在這八人手中，豈是不妙。而這八個內力互通之術，固然超卓，可是却沒有一個是成了名的頭臉人物，若在此輩手下，稍一失愼而敗下陣來，那正合上「陰溝裏翻船」這句話了。傳將開出，七煞頭陀竟然敗在喪門幫無名小輩的手中，以後還怎樣做人？是以此時，他理宜轉身迎敵，或是反手和對方對掌，但是他都不那樣做，而是一提眞氣，身子猛地向上拔了起來。

七煞頭陀突然身子拔高兩三丈，在半空之中，猛地向前翻起一個筋斗來。一連翻了七八個筋斗。當然，每翻一個筋斗，他的身子便向下縱身許多。七八個筋斗下來，他身子也已落地了。但是這七八個筋斗翻下來，他却已迅疾無比地向前翻出了七八丈，已然脫出了那八個人的包圍，進了嚴家莊的大門口了。

這一變化，來得迅疾之極。當七煞頭陀的身子在空中翻轉之際，就如旋風一樣，前後只不過是電光火石，一眨眼間的事情。那八個的陣形變化再巧妙，也是攔阻不住他的。

七煞頭陀甫一落地，便一聲長笑道：「華山、老霍，我已進莊了。你們還不來麼？」

那八人齊聲道：「原來七煞頭陀，擅長滾蛋功夫！」那八個人語音一致，講來極其響亮。

就當他們話剛出口之際，七煞頭陀突然一聲怪叫，身子已向上騰起。一躍起來，便在空中疾翻筋斗。

剛才他翻筋斗，是由高處越翻越低，可是此際，却是由下而上，一個筋斗比一個筋斗高。轉眼之間，七八個筋斗過處，他已騰身於兩三丈高空中了。這一下變化，可說是比剛才他突然向外逸去，更出人意表之外。

而當他翻到半空之中，到了那八人頭頂之上，那八人還在錯愕之間，只聽得七煞頭陀在空中，發出了一陣驚天動地的大笑之聲。緊接着，便是一陣尖銳之極的破空之聲，只見七色光芒，生自七煞頭陀的身側，向外電射而出！

那七股光芒，向下射出的勢子，可以說快疾到了極點，華山神龍和霍東方兩人一見那七股色彩不同的光芒電射而出，心中猛地吃了一驚。因爲他們想不到七煞頭陀竟然會將他當年震驚天下，久已未用，輕易絕不動用的絕技——七色神梭，使了出來。這七色神梭，當年他曾立下毒誓，除非不發，發則必然要射中敵人。這時他七梭齊發，對方八個人，至少要有七個人要被射中，不死也得重傷。這一來，和喪門幫的仇可結得大了。而起因却只不過是言語齟齬而已，這實是大大不值得的事情。

正當華山神龍和霍東方兩人大吃一驚間，只見在嚴家莊中，有兩個人，如流星也似向外趕來。那兩個人向外趕來的勢子，可說快到極點。那兩人趕出的勢子，不遜於七色神梭下射之勢。然而，他們却是從遠處趕來，七色神梭則自上向下射來，相隔只不過兩三丈遠近而已。這兩條人影，倘未掠到近



前，雙手齊揚，「嗤嗤」之聲不絕，也有十幾件暗器，一齊向外飛了出來。有的射向七色神梭有的射向七煞頭陀。射向七色神梭的那些暗器，自然是想將七色神梭砸得向外飛了開去的。可是七煞頭陀的七色神梭，雖說是暗器，但每一柄長達兩尺，全是精鋼打就，作三稜形，兩頭尖，當中豐，鋒銳無匹，每一柄足有十來斤重。在每一神梭之上，皆鑲有三粒寶石。每柄神梭上的寶石顏色不同，是以不論日夜，當七色神梭電射而出之際，只看到七道顏色不同、奪目之極的光芒。天下武林人物，使暗器的甚多，暗器的種類，也是不可勝數，但是，若論堂皇、霸道，只怕是七色神梭爲第一了。七色神梭既然如此之重，小暗器砸了上去，自然是不發生作用的了。

這時，七煞頭陀的身子再向上翻去，避開了暗器，却同時大叫道：「要命的別動！」

那八個人，一見到七色神梭電似疾快飛來，他們棄了內力互通之術，正準備亂竄亂逃。忽然聽得七煞頭陀在半空之中這樣叫法，這八人也是慣走江湖的人，立時省悟，果然都站立不動。只聽得「颼颼颼」七下聲響過處，八人中早有七個人覺得右腿上一陣發涼，各有一柄神梭，穿過了他們的褲袴，順着他們的皮膚滑了下去。就着他們的脚邊，釘在地上。那七個人一時之間，實是不能相信自己是否還在人世！

七煞頭陀身形一沉，落下地來。當然落地之後，那八個人還是呆若木鷄地站着，七煞頭陀「喂」地一聲道：「各位，我這副七色神梭，得來不易，各位莫非不想歸還了麼？」

七煞頭陀一出聲，那八人才各自驚呼一聲，一齊向上拔起，並向後退去，正當他們剛退開俄頃，地上齊整整插着七柄神梭，那七個人的確是被射中了，但却只射穿了袴脚，飛梭緊貼着他們的大腿掠過，竟然一點也未曾傷及他們的肌膚。

七煞頭陀內力用得恰到好處，方位算得準確無比，這一手絕技，實是令人嘆爲觀止！

華山神龍和霍東方兩人，直到此際，才鬆了一口氣，而自莊內飛射而出的兩人，一看到七人未曾受傷，面上神色，也頓時緩了過來。

那兩個飛射出來的人，看來像是孿生兄弟，天生的倒吊眉，三角臉，臉長逾尺，面上似哭非哭，悲苦無比，彷彿他們的愛妻被奪，兒女被殺似的，這時兩人一齊向七煞頭陀拱了拱手道：「佩服，佩服！」兩人一開口，更是語帶哭音，令人聽了極不舒服。七煞頭陀一轉過頭，和那兩個人打了一個照面，心中也不禁一凜，暗忖：這兩個人是怎麼了？他媽的誰看到他們這副欲哭無淚的長相，還忍心和他們動手？七煞頭陀的性子暴躁，但是骨子裏却是個心地良善的好人。

當下也向兩人拱了拱手道：「兩位心中若然不痛快，請走遠一點去哭，洒家別的不怕，却最怕人流淚拖鼻涕了。」

那兩人却只苦笑一下，並不回答七煞頭陀的話，只是自顧自講起話來，一個道：「這七色神梭果然非同凡响，人家剛才說了，這東西十分難得，我們自當奉還。」

另一個道：「自然，說不得只好獻醜了。」

七煞頭陀乃是何等人物，他聽得兩人這般講法，便知道那兩人雖然看來貌相這等凄苦，但分明是身懷絕技的人物，聽他們的說話，像是要在自己的七色神梭之上，玩點花樣。

那七色神梭乃是自己仗以成名的東西，却是容不得他們來開玩笑的，還是快點去將它收回來的好。七煞頭陀一想及此，身形閃動，已向前掠了過去，可是他這裏身形甫展，那兩人却已然出手了。須知那兩人，確是孿生兄弟，乃是喪門幫的兩個副幫主賴奇、賴能，兄弟兩人，幼有奇遇，武功極高，這觀乎他們剛才從嚴家莊疾掠而出的敏捷身手，已可知梗概了。

賴奇、賴能話方講完，七煞頭陀還在轉念間，兩人的右手已一起揚了起來，只見他們每個人的中指，都迅疾無比地連彈了七下，每一下，發出十分輕微的「拍」地一聲，七下聲响，向前電射而出。

這時候，正是七煞頭陀搶先一步，想將他的七色神梭收回來之際，七煞頭陀一見十四股銀芒，每兩股射向一柄七色神梭，他便立時停住了脚步！

因爲照這情形來看，那兩人各自發出一枚暗器，像是想將插在地上的七色神梭射了起來一樣，七煞頭陀在站定了脚步之後，心中不禁暗自冷笑，心忖別說那七柄七色神梭是一大半插在地上的，就算神梭是放在地下的，每柄也重達十斤以上，看他們發出的暗器，銀光甚細，不像有什麼大力，只怕想要激起自己的神梭也不是容易之事！他既然存了看那兩人出醜之心，自然不再向前去，而那十四股銀光的去勢極快，他這裏身子才站定，只聽得「叮叮叮叮……」七下聲音過處，十四枚長不過半寸的喪門釘，已分別射在七枚神梭之上，出乎七煞頭陀的意料之外，每一枚神梭，被兩枚喪門釘射中之後，竟「刷刷」連聲，向上斜斜地直飛了過來！

七煞頭陀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驚，身形一縱，待要趕過去，將七柄神梭抄在手中，可是他身形才起，賴氏兄弟手指又連彈七彈，又是十四枚

喪門釘射了出去。

七煞頭陀向上掠起的去勢雖快，但是也難以和賴氏兄弟彈出的暗器比擬，那十四枚喪門釘挾着「嗤嗤」風聲，向前電射而出，後發先至，趕過了七煞頭陀，又分別射在半空之中的七枚神梭之上！

七煞頭陀身在半空，眼見這等情形，心中不禁暗裏叫苦，這十四枚喪門釘的勁力，他是心裏明白的，剛才神梭揷在地上，尙且能將之彈得離地而起，向上疾飛了起來，何況這時神梭在半空之中，怎能與他的喪門釘相碰？果然，七煞頭陀心中正叫苦間，只見七枚神梭，被喪門釘彈中之後，就如同勁弓脫弦的箭一般，向上疾飛了起來，轉眼之間，已穿過了護莊河，向嚴家莊內圍牆，直落了進去。在這般情景之下，七煞頭陀當眞是追也不好，不追也不好，爲難之極。

賴氏兄弟則已向前掠近，七煞頭陀身形下墜，轉過身來，三人恰好打了一個照面，賴氏兄弟一拱手道：「大師賜諒，我們闔帮上下，既然都有點賊頭狗腦，那麼手脚自然不免快些，要不然，豈不是成了偷一次被捉一次的笨賊了麼？」難得的是他們兩人，分明在手脚上佔了上風，將一套威鎭江湖的七色神梭，如晨星趕月般逼進了嚴家莊之內，錯非七煞頭陀不想得回那套神梭，要不然，還眞得大費周章！可是，他們兩人的面上，却一點驕傲也沒有，在講話之際，也像是隨時可以哭出淚水一樣。幸好霍東方上來打圓場，哈哈一笑道：「七煞，喪門帮兩位副帮主，既然將你的一副七色神梭請了進去，你是神梭之主，當然也在被請之列了，我們何不一齊進莊去，慢慢再說，想來喪門帮雖然人才濟濟，但也不致於會以爲咱們三人是好欺負的。」七煞頭陀趁機收篷，心想除了這樣，也沒有別的辦法可想，是以忙道：「哈哈，那洒家就進莊去瞧瞧！」

賴氏兄弟則發出一聲冷笑，齊聲道：「要是七煞大師瞧不順眼時，那我們自然會吩咐人將七色神梭交還，好讓大師再展神威！」賴氏兄弟這幾句話，說得十分尖酸刻薄，七煞頭陀眼一瞪，口一張，又待發話，可是他一想，自己的七色神梭，的確是落在人家手中，自己發話，對方若是還敬幾句的話，只怕更加受不了，還不如忍氣呑聲算了。是以他雖然張大了口，却是未曾發出聲來。

霍東方哈哈大笑道：「對了，咱們且到莊內去瞧瞧，也好拜會輕易不在江湖露面的喪門帮帮主，請各位領路。」賴氏兄弟道：「請！」隨着這一個「請」字，他們兩人的身子，已然斜斜向前，讓了開去。霍東方，華山神龍和七煞頭陀三人，一齊跟在後面，緩步跨進莊內。

三人跨進莊內，心中暗自吃驚。因爲喪門帮素來行事怪誕神秘，武林中的聲名並不太好，三人早就有點瞧不起他們，可是這時進得莊來，只見莊內的喪門帮帮衆，或三個一堆，或五個一羣，看似閒閒散散的站着，但是一路看下去，每一組人站的方位，都大有組織，分明如遇變故，便可以首尾相顧，合力禦敵的。能有此等調度，那喪門帮自然也不是野狐禪了。

賓主五人，走進了莊門，便是一塊大廣場，到了嚴家莊的聚事廳中，只見聚事廳內已坐了不少人，凡是坐着的，俱皆不是喪門帮的人，三人畧畧一看，那些人都是武林中極具名望的首領，即使未曾見過面，大抵一望而知都是有來頭的人物。廳中並沒有喪門帮的人在，只是喪門帮的人，盡皆站着，排列兩旁，站在柱後。而聚事廳的正中，上放着莊主九尾龍嚴令的靈柩。靈前香烟繚繞。靈位之側，一張老大的高椅。這時，高椅上正坐着一位亂髮如蓬，虬髯如蝟的老者。那老者的頭髮、虬髯，盡皆雪也似白，只看到一雙靈光閃耀的眼睛，在亂髮之中，閃閃生光，形態威猛，令人一見，心中便不禁生凛！喪門帮帮主銀髯翁許長命，霍東方等三人全是知道的，但是見他的面，却是第一次，這時三人心中，盡皆稱奇，心想這人多半是一上來便練錯了功夫，竟會去專攻陰柔的功夫，若是他練陽剛功夫，再加上他的長相，豈不是和天神一樣？三人穩步走來，銀髯翁許長命緩緩站起來，賴奇、賴能兩人，加快脚步，轉到了許長命的背後，一左一右站定。許長命向霍東方和華山神龍一拱手道：「兩位請坐！」早已有喪門帮帮衆，搬了兩張高椅過來，却再度冷落了七煞頭陀。霍東方華山神龍互望了一眼，齊聲道：「我們來到嚴家莊，尙未在嚴莊主靈前拜祭，怎地便坐？」

兩人這兩句話，却也十分厲害，分明是指責喪門帮强佔地頭，不將嚴令的靈位放在眼內，而且，也表示否認喪門帮在嚴家莊中的主人地位，暗示雙方都是客人之意。許長命一聲冷笑道：「原來你們是嚴莊主的好友？」霍東方道：「自然如此。」許長命道：「既是如此，稍停三位還需秉公論斷，莫令嚴莊主死得寃枉，也莫令眞兇逍遙法外才好！」

七煞頭陀厲聲道：「許長命，你想說誰是眞兇？」許長命徐徐地道：「再等一日，待敝帮所請的人來齊後，敝帮弟子自當將事情眞相詳細報告出來。嚴莊主遺體還在，各位也可以看出嚴莊主致死之因，那時，眞兇就不指自明了。」七煞頭陀道：「說得好聽，那麼，你將劉金獅軟禁在嚴家莊上，却是何用意？」許長命嘿嘿乾笑了兩聲道：「軟禁劉金獅，這未免太笑話了，劉金獅乃是何等樣人，豈



是喪門帮禁得了的？他是自己前來嚴家莊的。」七煞頭陀揚聲道：「本來嘛，劉金獅乃是光明磊落的漢子，豈會畏懼小人的誣陷！」

金獅劉天豪在武林中的聲譽，實是極高，況且，這時喪門帮邀來的人，泰半是劉天豪至交，這些人雖然是喪門帮出面請來的，但對於喪門帮指責劉天豪殺死九尾龍一事，心中却十分不滿，只不過他們想到，喪門帮方面，一定掌握了不少證據，否則，此干係至大，豈容草率誣陷。而且，各人甫抵嚴家莊上，喪門帮始終以禮相待，是以他們也都未便發作，但這時七煞頭陀大叫一聲，衆人便有同感，一時之間，大廳上人聲鼎沸，許長命一聲長嘯道：「在下已然講過，若是各位憑心秉公，斷定嚴令之死，與劉金獅無關，那麼自許某人以下，喪門帮帮衆七百四十八人所憑劉天獅處置，各位如今，且暫勿多議如何？」許長命講出了這樣的話，衆人乃告靜了下來。七煞頭陀也不禁呆了一呆，道：「那麼，我們要見劉金獅。」許長命冷冷地道：「明日閣下自然可以見面了！」七煞頭陀堅持道：「不行，他如今爲什麼不能見人？」他只講了一句話，立時揚聲道：「劉金獅，老華山、霍老大和我都已到了嚴家莊！」這一句話，乃是鼓足了眞氣叫出來的，刹那間，大廳之上充滿了迴音，綿綿不絕傳了開去，不知可以傳出多麼遠，只要劉天豪在莊上，是定然可以聽到的。

七煞頭陀的聲音剛一靜了下去，便聽見遠處傳來了「哈哈」一下笑聲，那一下笑聲來得雖遠，可是笑聲傳到了大廳之中，却仍然震人耳鼓，而且聲音沉實嘹亮，一聽便知那是內家氣功有極高造詣的所人發，大廳中人立時聽出那正是劉天豪的聲音！接着那一下笑聲，便聽到劉天豪道：「七煞，是你麼？」七煞頭陀也大叫道：「劉金獅，你在何處？」劉天豪的聲音，繼續不斷地傳了過來，道：「我自然是在嚴家莊內，如今爲避嫌疑，我們還是暫不見面的好！」

七煞頭陀和劉天豪的交情甚篤，他一上來便對喪門帮沒有好聲氣，便是因爲喪門帮將劉天豪軟禁了起來之故，這時他和劉天豪遙相應答，知道劉天豪並沒不妥，他便已放下心來，「呵呵」大笑道：「劉金獅，事完之後，我們還得和許長命玩玩。」劉天豪也道：「自然，自然！」兩人一齊長笑，笑聲綿綿不絕地傳了開去，整個嚴家莊中的人，都可以聽得見。

這時，劉天豪正在嚴家莊東端的一個小院落之中，那院落四面環水，乃是一個環形的小湖，水是從山上引下來，又緩緩向外淌去的，是十分清澈的活水，小湖約有三丈來寬，環繞着院落。這時，水中有十來艘快船，來回穿梭也似地划着，快船之上，全是喪門帮中的高手。喪門帮將劉天豪安排在這樣的一個院落之中，當然是怕他在邀請的衆人未到之前溜走，却不料劉天豪是有意假嚴家莊來避難的，要趕他他也不肯走的。

劉天豪才在嚴家莊中住下來時，心中着實還在提心吊胆，唯恐索命血影追上門來，祇怕連喪門的高手，也是抵擋不住。可是一天接一天，他安安穩穩地住在嚴家莊上，甚麼事情也沒有，他的心中也一天定過一天，等到七煞頭陀的聲音一傳了過來，他更是高興，因爲自己的幾個知己朋友都到了，祇怕喪門帮這次勞師動衆，結果却不免要虧本了！他心中得意，心情輕鬆，背負着雙手緩緩地向外踱來，到了湖邊上望着湖上來回划動着快船，心中祇覺好笑，看了一會，又沿着湖慢慢地踱着，自從索命血影在他家中的牆上出現以來，他的心情以這時爲最愉快了，他彷彿看到自己快要完結了，聲譽、地位，都已漸漸地恢復正常了，他又可以成爲武林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了，連索命血影這種厲害的人物找上門來，他都可以應付過去，今後還會有甚麼？他想到了這裏，當眞忍不住要大笑了起來！

可是，也就在這時候，他突然聽得，在議事廳方面，傳來了一聲怪叫，道：「放屁，我要去，你們憑甚麼阻住我的去路！」劉天豪一聽得那聲音，便陡地一呆。那是劉鳳的聲音，是他的大女兒劉鳳！劉鳳爲甚麼也到嚴家莊來了？她在吵甚麼？喪門帮準備怎樣對付她？劉天豪一直最關心劉鳳，雖然劉鳳早已長大成人了，但是他始終還當她是一個小孩子一樣，是以當劉鳳的聲音一傳到了他的耳中，他立時站定了身子。

只聽得劉鳳的聲音，繼續傳了過來。但是劉鳳的功力，當然不能與七煞頭陀相比，七煞頭陀眞氣一提，以內家眞氣將聲音吐出，出自他口中的每一個字，劉天豪都可以聽得淸淸楚楚，但是劉鳳發出的聲音，劉天豪聽來却是斷斷續續的一些話，他聽得劉鳳在叫道：「放屁，我有要緊的事……你們怎地不讓我去見？我……非見不可，非見不可……哼……放屁……放你媽的狗臭屁……你們想動手麼？」

在「你們想動手麼」這句話之後，便再聽不到劉鳳的聲音了，劉天豪本來，早已算好了，在這裏安安穩穩地住着，直到喪門帮召齊了武林高手，來公斷九尾龍嚴令的死因，那時，憑着他在武林中的聲譽，以及他和嚴家莊上來的那些高手的交情，再加上他是自己來到嚴家莊的，足證他不是做賊心虛之流，而且，嚴令死的時候，除了自己一家人外，根本沒有別的人看到，死無對證，他至少有七成的

把握，可以擊退喪門帮的指控！而且，他也已經想好，當他擊退了喪門帮的指控之後，他就付之一笑，並不追究喪門帮，賣個交情給許長命，這樣一來，自己這樣大方、豪爽的事跡，傳了開去，武林中一定傳爲美談，他在武林中的聲譽，自然只有更濃了！他的算盤本就打得不錯，但是劉鳳的聲音，突然傳入了他的耳中，却將一切都打亂了！

他不能再在這小院落中等下去，他必須要出去看看，喪門帮究竟要怎樣對付劉鳳，而劉鳳口中所說「要緊的事」，究竟又是甚麼事呢？他陡地轉身，眞氣一提，身形已待拔了起來，向正在湖中心的一艘船上躍去！可是，也就在那一刹間，他的心中突然掠過一絲念頭：是不是索命血影未到嚴家莊來，但是却已經找到劉鳳了？劉鳳所謂有要緊的事，就是指索命血影要來找他而言的？如果是這樣的話，自己怎可以出去？然而，幾乎是當他想到了這一個念頭的同時，他已苦笑了起來。他知道事情不會是那樣的，劉鳳是他的女兒，他怎會不了解劉鳳？如果是劉鳳有了索命血影的甚麼訊息，那麼她絕不會冒險再來看自己，一定遠遠離開去的，這時她會來，那證明她所帶來的，定然是好消息！

一想到是「好消息」，劉天豪再也忍不住，他一聲大喝，身子突然向上，斜斜地拔了起來！劉天豪的武功何等之高，他身形疾拔而起，捲起一股勁風，令得湖邊上的野草，盡皆偃伏，而他身在半空，衣袖迎風，獵獵有聲，就像是一頭怪鳥一樣，疾起疾落之間，已然落到了一艘正在划行中的快艇之上。那快艇上有四個喪門帮的高手，劉天豪突然自天而降，他們四人驚愕得連話也講不出來，只是張大了口。劉天豪「哈哈」一笑，隨着他這一笑，他的身子，又再度向上斜斜拔起！這一次，他若是再落了下來的話，便可以到達對岸了！

但是，喪門帮不是一干烏合之衆，帮主許長命更是足智多謀，他們對劉天豪的防範，十分嚴密，劉天豪只當自己可以輕而易舉地闖出去，那實是大錯而特錯了！他第一次躍起，由於出其不意，被他順順利利地落在船上，點了點足，二度拔起。可是當他二度拔起之際，湖對岸的草叢之中，只聽得弓弦之聲不絕，緊接着，便是密如聯珠的「颼颼」聲，小說也有七八十支長箭，向身在半空的劉天豪電射而至！那些長箭，和普通的羽箭，大不相同，長達四呎，尖鏃又長又尖，簡直像是一枝長矛一樣，而且，發箭之人，也顯然是在武學上有相當造詣的高手，箭的來勢，極其勁疾！

劉天豪心中不禁陡地一凜，他手一伸，已抓了一枝長箭在手，緊接着一橫手，便去格擋別的箭，只聽得「錚錚錚」一陣響，那些箭竟連箭桿也是鐵鑄的！箭雖被他砸得四下飛了開去，沒有一支射中他的身上，可是他却也難以再向前掠出，而逼得向下落來。他既然未曾到岸，向下落去，自然是落在水面之上！劉天豪心中又驚又怒，他一面向下落去，一面眞氣疾運，等到他雙足離水面只有尺許之際，他雙手猛地向下一按！他早已將內家眞力聚於掌心，這時兩掌向下壓出，內家眞力如排山倒海也似湧了出來，刹那之間，只聽得「轟」、「轟」兩聲響，湖水被他內家眞力激蕩，形成了極大的噴泉，向上湧了起來，而他的身子，也仗着這兩按之力，向上颼地拔了起來！

他的身子是隨着兩股噴泉一齊向上升起的，水向他的身上淋下，但由於他全身眞氣迸發，水珠沾在他的身子，紛紛迸射了開去，一時之間，蔚爲奇觀！他這次拔在半空之中，也已學了乖，人才拔起雙袖便向前疾掃了出去，呼呼兩股勁風，將迎面射來的鐵箭，一齊擋了回去，而他向前的去勢不減，人已逼到了岸前，這時候，他向岸上望去，心中才不禁叫了一聲「糟糕」！原來就在那一個躭擱之間，在快船上的高手，已一齊躍上了岸去，和早就埋伏在岸上的高手會合，足有八十多人，圍成一個半圓，劉天豪向岸上落去，是非落在這個半圓之中不可的，除非他向後退，而如果向後退，那麼，他就又要掉到水中去了！劉天豪畧一猶豫，一聲長嘯，身子仍然向下落了下去，可是，在他一着地之後，身子立即又彈了起來，他是想藉着突然彈起來的勢子，在衆人的頭頂之上，逕自掠了出去的。

可是，他才一彈了起來，就聽得圍在前面的七八十人發一聲喊，已有六個人一齊躍起，向上迎了上來，六柄明幌幌的長劍，一齊向他遞了上來，劉天豪覷得眞切，中指「拍」地彈了出去，正彈中在一柄長劍的劍尖之上。那喪門帮中人武功雖也不錯，但是怎能和劉天豪相比？一指彈中，他手中的長劍，「嗡」地一聲，便已被彈得向天上直飛了出去，劉天豪身在半空，可是動作一樣敏捷，一指才彈中，手便向下一沉，五指一放一收，便已抓住了那人的胸口，將那人擋在他的身前，還有五柄長劍，本來是向他疾刺了過來的，但這時一見這等情形，便慌不迭地縮了回去，劉天豪「哈哈」一笑，身子在衆人的頭上，直掠了過去，已落到了人圈之外！劉天豪身子剛一站定，突然間眼前一花，一條人影，如鬼似魅，向他撲了過來，這條人影來勢之快，實在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像劉天豪這樣的高手，也覺得陡地一呆，就在他一呆之間，只聽得「拍」地一聲，右腕之上，陡地一痲！劉天豪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他終究是功力非凡的高手，右腕一痲之



後，五指不由自主地鬆開，但是他立即反手一掌，向那條人影，疾拍了出去，出手極其快疾！

可是他那一掌拍空了，那條人影已向後疾退了開去，那條人影退開之際，是帶着被劉天豪抓中的那個喪門帮高手，一齊向後退開去的。劉天豪在刹那之間，被來人將抓在手中的人救走，心中也不禁大是駭然，連忙單掌護胸，向前看去，却看到喪門帮！帮主許長命，正似笑非笑地站在自己身前，劉天豪的心中更是陡地一凜，心忖這傢伙別看人不似人，但是武功之高，却的確非同小可，只怕不在自己之下！他沉聲道：「許帮主，小女來了，何以你不讓她與我見面？」許長命却「哈哈」一笑，道：「劉大俠怎知我不讓劉大小姐與閣下相見？」劉天豪呆了一呆，道：「人呢？」

許長命向後一指，道：「看，這不是來了？」劉天豪抬頭看去，果然看到劉鳳拉着一個孩子，向前疾掠而來，在她的身後，還跟着好幾個喪門帮帮中的高手。轉眼之間，劉鳳已到了他的面前，而劉天豪也看出，劉鳳牽在手中的孩子，正是他十歲的外孫，劉鳳的兒子，劉天豪連忙道：「阿鳳，你將小豆兒帶來作甚？」劉鳳忙道：「爹，我和你說，在我們家出現的那——」劉鳳說到這裏，劉天豪便吃了一驚，這事若是說了出來，還當了得，他連忙揚手，不讓她再講下去。

劉鳳連忙收住了話頭，不再向下講去，四面一看，劉天豪心知劉鳳一定有極重要的話向自己說，他忙道：「許幫主，小女有話和我說，閣下和貴幫衆，可否廻避一下？」

許長命道：「劉大俠可以回屋中去詳談的。」

他向前一指，指的正是這幾天來軟禁了劉天豪的那一個小莊院。

劉天豪從那小莊院中衝出來，本來就是爲了要和女兒相見，他本來就準備在群雄到齊之後才出來，無意走脫的。

這時，看許長命的意見，像是大有防範他逃走之意，他心中不禁有氣，冷冷地道：「許幫主，以爲我會離去麼？老實說，如今你要我走，我也未必走哩！」

許長命道：「那就最好了。」

這時候，除了喪門幫的人之外，許多爲喪門幫邀來的人，也都來了，和劉天豪交情較淺的人，都遠遠地站着，而和劉天豪交情好的人，則都湧向前來。

七煞頭陀則一馬當先，大聲道：「老劉，要打架麼？」

劉天豪心中急於要知道劉鳳急急忙忙前來，帶來的究竟是什麼消息，無意再和許長命等人爭執下去，他見這許多人趕到，反倒急於要進屋去了，是以「哈哈」一笑，道：「各位朋友請止步，明日且聽許幫主如何羅織罪名，今日小女前來，在下要敘一敘父女之情，不敢驚動各位了。」

衆人聽得劉天豪這樣講法，緊張的氣氛已然鬆弛了不少，有許多人已漸漸離去，但是還有十來個和劉天豪交情最好的，如七煞頭陀等高手，却唯恐在最後關頭，喪門幫會使什麼卑鄙的手段，對劉天豪有甚麼不利的行動，是以他們不約而同在那個小院落之外或坐或立，留了下來並沒有離去的意思。

許長命看到了這等情形，也生怕這些人會衝進去將劉天豪救走，是以他和喪門幫中一干高手，便留在那院落之外，表面上是在招呼衆人，和衆人說話，實際上却是在監視衆人，不讓衆人有所行動。

是以小院落外的情形，變得十分微妙，外弛內張，衆人表面上全是有說有笑，但骨子裏却都在用心防對方突然變動。

却說劉天豪，劉鳳，和劉鳳的兒子小豆子，一齊走進了院落，一逕向前走去，穿過了幾重門，才到院子的中心，劉天豪側耳聽去，還在院落之外的那些人的說笑聲，隱約可聞，有時有人講話講得大聲了些，還可以聽得十分淸楚，但是在小院落中，却的確是一個人也沒有的。

劉天豪忙道：「阿鳳，什麼事？」

劉鳳也四面看了一下，確定了四周圍沒有人，才道：「小豆兒，你說！」小豆兒却低着頭，一言不發。劉天豪見了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同時，也充滿了疑惑。因爲看這情形，又像是以往一樣，是小豆兒做錯了什麼事，他母親帶他來，要自己申斥他。

但如今是什麼時候，當眞可以說是危機四伏，生死未卜，小孩子就算做了什麼錯事，又怎地可以將他帶到嚴家莊來？

他立時道：「阿鳳，現在是什麼時候，你還拿小孩子來煩我？」

劉鳳忙道：「爹，我不是拿小孩子來煩你，這孩子，實在太頑皮了，你非好好地敎訓他一頓不可，我已經罵過他了，可是還不成。」

劉天豪不耐煩道：「算了算了，他頑皮些，又有什麼打緊？」

劉鳳急道：「不是，爹，什麼事都是他弄出來的。」

劉天豪突然一呆道：「什麼？什麼叫全是他弄出來的？」

劉鳳用手指用力戳着小豆兒的腦袋，道：「賊小子，你可說了，你若再不說，阿公將你活活地打

死！」

劉天豪雙眉緊皺，道：「小豆兒，什麼事，你快說！」

小豆兒慢慢抬起頭來，道：「阿公……媽說過若是我說了，你……你就不再……責罰我的。」

劉天豪怒道：「少廢話，究竟是什麼？」

小豆兒遲遲疑疑，但是終於講了出來，道：「那天……我一清早起來，用了一種豬血——」小豆兒才講到這裏，劉天豪的面色已「刷」地一下變了，他的右手猛地一伸，五指如鉤，已抓住了小豆兒的肩頭，那一抓敢情極其用力，抓得小豆兒，「格格」直響，小豆兒痛得怪叫了起來，再也說不下去。



劉天豪陡地揚起手來，一掌向小豆兒頭頂之上拍去。

劉鳳連忙叫道：「爹，你要抓死他了，你還不鬆手，聽他講完，他已經知道不是了，這才來向你認錯的。」

劉天豪的手畧鬆了一鬆，道：「你說，好小子，你說，你用一桶豬血怎麼樣？」

小豆兒仰着頭，哭喪着臉，說道：「媽，阿公他……」

劉鳳忙道：「你快說，你說了，阿公就放開你了。」

小豆兒道：「我用一桶豬血……在墻上畫了一個血人。」

劉天豪的手猛地一鬆，身子也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在那一剎間，他實在忍不住了，他只覺得眼前一陣陣的金光，在不斷地迸射着，而他却「哈哈」地大笑了起來。他實在是沒有辦法不笑了，那墻上的「索命血影」，根本不是什麼血影，而是他的外孫小豆兒用一桶豬血畫出來的，哈哈，索命血影早已在武林消失了，可是，那個血影却使自己的一家全完蛋了，哈哈，這不是很有趣麼？這不是太有趣了麼？

劉天豪不斷地笑着，小豆兒望着他的阿公，結結巴巴地又道：「那是……滕管家叫我畫的，滕管家說……我如果照他的話做了，那……他就去捉兩條劇毒的蛇兒給我……阿公……我……弄髒了那墻……下次不敢了！」

劉天豪雖然不由自主地笑着，可是小豆兒的話，他還是聽了進去，他也已明白何以滕勝會在事情發生之後，扮成索命血影來恫嚇自己的了，原來這一切，他是有陰謀的。小豆兒說下次不敢了，還有下次麼？在墻上那個血影未曾出現之前，自己在武林之中，享有何等的威望地位，但是一桶豬血，一個頑皮小孩用豬血在墻上畫了一個血影，就一切都變了，他已家破人亡，還會有下一次麼？他哈哈地笑着，道：「不會有下一次了，不會有了！」

他慢慢地向前逼去，講話的聲音也越來越是尖銳，道：「不會再有下次了，就是這一次了！」他來到了小豆兒面前，陡地揚起手來，「呼」地一掌，便向小豆兒的頭頂之上，拍了下去，小豆兒急叫道：「媽！」在一旁的劉鳳則急叫道：「爹！」這時，小豆兒早已嚇得呆了，站在原地，動也不動，但是劉鳳一面叫，一面却疾撲了過去！

劉鳳看出父親在一聽到那血影原來是小豆兒畫上去，而不是什麼索命血影留下之後，已然有點不



怎麼正常了，她也看出劉天豪突然向小豆兒擊出的那一掌，當眞是心中痛恨之極，想要取小豆兒的性命，是以她向前撲出的勢子，十分急遽，撲出之後，心知要攔阻這一掌的去勢，已然不及，唯一的辦法，便是攻他的別處，使他撤掌，是以她隨着撲出之勢，雙掌一錯，「呼呼」兩掌，已然向劉天豪的腰際擊去！

劉鳳的功力本就不弱，這兩掌更是關係她兒子的性命，更是運了九成功力，去勢極其迅疾，就在劉天豪的一掌快要擊中小豆兒的頭頂之際，只聽得「叭叭」兩聲響，那兩掌已一齊擊中了劉天豪的腰際，而且正打在他腰際的軟穴之上！

劉天豪猝然之間，中了兩掌，身子騰地打橫跌出了一步，那一掌仍然向下壓了下來，但却已擊不中小豆兒，而將地上的青磚，擊得「叭叭叭叭」，一連彈裂了好幾塊，他連忙一扭身子，轉過了身子來，道：「好，阿鳳，你好啊，你打起我來了？」

劉鳳的那兩掌，只不過令得他眞氣畧畧一散，身子跌出大半步而已，以他的功力而論，是絕不會因之受傷的，但是劉鳳是他最喜歡的孩子，是他從小親身帶大的，他在劉鳳的身上，不知付出了多少情感，可是劉鳳這時，却傾全力來擊他要害！他知道自己這時並沒有受傷，並不是因爲劉鳳手下留情，而是劉鳳功力不逮之故，如果她有可以擊死自己的功力，那麼不消說，自己一定已然死在她那兩掌之下了！當他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再加上這些日子來的一切遭遇，他的心中，實在是難過之極，陡地大叫起來，而隨着他的大叫，氣血上湧，鮮血自他的口中，狂噴了出來，噴得他前面的小豆兒和劉鳳兩人，一頭一臉！

劉鳳一見這等情形，也不禁嚇呆了，叫道：「爹，你怎麼啦，你，你——」

她才叫了兩聲，劉天豪的身子，突然向前撲了過來，劉鳳更是大驚，連忙伸出雙手去，想將劉天豪的身子扶住。

可是劉天豪此際，全身奇經八脈，皆已斷裂，苦練了數十年的內家眞氣，這時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外迸散了開來，勢子何等之强勁，劉鳳想要伸手扶住劉天豪，她雙手才一和劉天豪的身子相碰，便聽得「格格格格」一陣脆響，十枚指骨，一齊斷折。

劉鳳痛極而號，身子連忙向後，退了開去，可是劉天豪却仍然在向前撞了過來，接着又是「格格」兩聲，劉鳳的腕骨，背骨，一齊斷裂，劉天豪的身子，和劉鳳的身子碰了一下，「蓬」地一聲響，將劉鳳的身子彈了出去，彈出七八呎之遙，撞在一株樹上，枝葉亂顫，劉鳳的身子萎頓在地，幾乎已不復人形，早已死去了，而劉天豪在將劉鳳撞出之後，他的身子搖幌着，像是喝醉了酒一樣，他的體內，發出爆豆也似的「格格」之聲，轉眼之間，他身子猛地一側，「砰」地一聲響，也倒向地上，他倒下去的時候，力道仍然大得驚人，竟將地上的青磚，一齊壓了下去，竟像是地上早就爲他挖好了土坑一樣！

當劉天豪在縱聲大笑之際，笑聲已傳到了外面，外面也起了一陣騷動，所有在故意裝作友好談笑的人，一齊靜了下來，過了片刻，七煞頭陀厲聲道：「許長命，你在鬧些什麼玄虛？」

許長命也是莫名其妙，他自己自然知道自己絕沒有弄什麼玄虛，但是他却怕對方弄玄虛，以此爲藉口，衝了進去，好將劉天豪帶走，是以他冷笑道：「七煞頭陀，你們想使狡計麼？」

七煞頭陀見他居然反咬一口，心中更是大怒，喝道：「咱們衝進去，劉金獅定然是中了喪門幫的埋伏了！」

七煞頭陀直指喪門幫設下埋伏在害劉天豪，這時，在這裏的人，都是劉天豪的至友，不禁人人動容。

而許長命一聽得他們要衝進去，立時一聲長嘯，喪門幫的高手，一字排開，攔住了去路。

七煞頭陀的雙掌互錯，一搖身，便已攻了上去，可是在他攻過去之際，便聽到了劉鳳和劉天豪的高叫聲，劉天豪在高叫「沒有下一次了，沒有了」，聽來似乎不像是在受到喪門幫的攻擊，七煞頭陀雖然十分急躁，却也不是魯莽之人，他一吸氣，硬生生地將攻勢收住。

許長命回頭道：「去看看，是什麼事？」兩個喪門幫的高手，身形疾拔而起。

七煞頭陀忙叫道：「要去看，大家一齊去！」他和霍東方兩人，帶起呼呼勁風，首先掠了過來，一時間，是喪門幫的也好，不是的也好，一齊向那院落中湧了進去，等他們趕到的時候，劉天豪和劉鳳兩人，早已死了，只有小豆兒呆呆地站着，七煞頭陀一把拉住了小豆兒的手，道：「怎麼一回事，小豆兒？」

小豆兒「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邊哭邊道：「我只不過拿一桶豬血，在墻上畫了一個血人，我只不過弄髒了一幅墻，我只不過畫了一個血影！」

衆人你望我，我望你，而小豆兒繼續哭叫着：「我只不過弄污了一幅墻，爲什麼要打死我？」

突然之間，有人明白了，片刻間，人人都明白了，每一個人都站着，一聲不出，劉天豪一家全完了，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全文完）

精選武俠長篇連載

#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著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明駝令主關山月，與劉三泰跟着樂小虹回到夕陽山莊，謁見「血羅刹」樂衡君，未幾，「醜山神」柳初陽與「白骨魔神」樂湘君相繼來到，共商如何應付「湖海異叟」卜上春到來尋仇之策，關山月從樂衡君等的談話中，對恩師上代明駝令主獨孤明的身世，畧知端倪，但因樂衡君的一再警告不准探問，只好悶在心頭。翌日，卜上春偕祁浩來到，樂衡君正擬親自與卜上春一搏，却被樂小虹出語向卜上春挑釁，卜上春大怒，要先與樂小虹一鬥，樂衡君欲阻無效，樂小虹也正如初生之犢，毅然下場——

## 賚緣巧伏仙榜客　萬里追尋惡魔君

關山月原是與樂小虹偷偷地約好了，今天碰上湖海異叟時，搶先出頭鬧上他一頓，因爲他聽說湖海異叟絕不殺人，沒有性命之危，也許可以把事情鬧得大一點，從中多知道一點他們的秘密。

現在樂小虹果然照他的意思做了，可是從樂衡君與其餘二人的神色看來，似乎這是件極爲嚴重的事，倒不禁怔住了，柳初陽坐在他的身邊，所以他低聲問道：「前輩，爲什麼你們反對樂姑娘出敵呢，她縱或不敵，也不致於有性命之危呀！」

柳初陽輕輕一嘆道：「一言難盡，小虹這一番貿然輕動，其後將會比喪失性命更嚴重，內子與樂大姊就是吃足了這種苦，弄得一生含恨……」

關山月仍然聽不出一個頭緒來，可是他也了解到事情的嚴重，心中倒有點後悔，小虹是個全無機心的女孩子，都是自己慫恿她出頭的，萬一她有了什麼不幸的遭遇，自己可得負疚終生了。

這時樂小虹已在卜上春催促之下出了場，手挽長鞭，一股意氣豪邁的樣子，而卜上春却滿臉堆下邪惡的笑意。

關山月忽而飄身離座，搶到了卜上春的身前，單掌疾伸，「拍拍」一聲，在他臉上摑了一下，用勁很大，聲音也很清脆！

卜上春猝不及防，雖挨了一下，却是毫無所傷，只是怒叫道：「小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關山月笑笑道：「老殺才，假若你有新帳先結的規矩，這第一場該找我了！」

樂氏姊妹與柳初陽都駭然站了起來，祁浩的臉也佈了怒色，只有樂小虹却莫明其妙，不知道關山月何以會推翻了約定！

空氣沉寂了一陣子，祁浩首先發怒道：「關山月！你怎敢當着本座面前如此放肆！」

關山月大刺刺地道：「閣下是那一號人物？」

祁浩一怒正待發作，柳初陽連忙道：「世兄今日只是以公證人身份，不宜介入爭端，任何事情也該留諸異日解决，而且明駝傳人尚未入圈！」

祁浩想不到剛才推托的藉口，反而把自己扣死了，乃冷冷一哼道：「一個圈外人對本座如此不敬，其罪更不容赦！」

柳初陽想想又道：「世兄的地位是世襲的，獨孤明將明駝令傳給關世兄，將來也是遺位以任的意思，依照地位，他與世兄是並列的，也許比世兄還高一點，因此他對世兄縱有些不禮貌之處，却算不得是大冒犯！」

祁浩的臉氣得煞白，冷冷一哼道：「你對規矩倒懂得很多！」

柳初陽微微一笑道：「不錯，當年立法之初，柳某專司抄錄之職，因此對大小細節，都比較熟悉一點，世兄雖是位列三君，這一方面，相信還不如柳某清楚！」

祁浩頓了一頓，忽然將左手的無名指樹起，上面戴着一枚碧玉指環，他將指環轉了一個面，露出一個精工雕刻的鬼頭，厲聲道：「你們認識這東西嗎？」

柳初陽與樂氏姊妹的臉色頓時一變，垂手肅立，樂湘君兩腿雖殘，也把兩手撐着桌子，一動都不敢動！

祁浩嘿嘿冷笑道：「我現在正式傳出神魔令，限定你們三個月後赴神壇報到！」

三人肅然齊聲道：「遵令！」

祁浩又笑笑道：「到時候不見你們，可別怪我無情！」

樂衡君微顫着聲音道：「即使我們在三月內死於非命，也一定將骸骨托人帶上神壇去應命！」

祁浩冷笑一聲道：「那你們大可放心，本座行事比先君慎密得多，這三個月之內，我保證沒有人敢動你們一根汗毛，可是你們若想再像從前一樣躲起來，也趁早打消這個念頭，天涯海角，本座都能找到你們，請坐吧！」

三人應聲坐下，臉上神色十分不安，祁浩又對卜上春道：「老卜！你還等什麼，還不快開始！」

卜上春朝關山月怒吼一聲道：「小子你上吧！老夫目前無法找獨孤明算帳，那些過節都得歸到你身上！」

關山月坦然不懼地道：「我恩師跟你有什麼過節！」

卜上春臉色猙獰，哼了一聲道：「反正你能留下命見到獨孤明時，你必定可以知道一切，萬一你命短，活不到那麼久，泉下有機會向獨孤明問問清楚！」

關山月見他一味纏夾不清，大感不耐，迎胸劈出一掌喝道：「老狗才，少嚕囌！」

掌力潮湧而出，卜上春却微微一笑，不擋不躲，聽任那掌勁擊到自己身上，却是全無作用，而他反手一敲，駢指擊向關山月的臂骨。

關山月對他的底細早有所知，所以那一掌並未存心收功，招式隨時都可以撤回，這時掌力果然無功，本來已有收手之意，及至見到卜上春的指骨敲來，心中一動，故意迎了上去，想試試他的斤量。

柳初陽見狀大驚，連忙喝道：「關世兄小心，不可與他接觸……」

他的叫聲暑遲。雙方已經碰上了。

關山月却並未感到有何嚴重之處，那指勁雖强，還是傷不了他，只是體內却起了一種異種的感覺，癢癢的說不出是什麼滋味。

當下也未在意，脚下一閃退後，尋思尅制他的方法！

柳初陽臉上浮起憂色，正想再出口，祁浩已神色一冷喝道：「本座執行公證人權限，禁止旁觀者插口！」

柳初陽噤口不言，只是把眼睛望着他的妻子，似乎希望她能出頭。

樂湘君却漠然一無所覺，繼續凝視着場中兩個人在像一對鬥鷄似的互相繞轉着！

關山月轉了十幾步之後，忽地又是一掌推出。

卜上春成竹在胸，依然是不理不采，可是關山月的掌勁臨到他身上時，忽然感到有點不對，連忙想運勁應變時，已經來不及了。

關山月猛地將手一收，卜上春身不由主地向前一傾，關山月微微一笑，順勢在他的後背上補了一拳。

卜上春的身子像失去了控制，撲的一聲俯跌而下，滾了幾滾才爬起來。

樂衡君不禁發出一聲輕嘆道：「這小伙子的確是個奇才，交手只不過一招，他已摸出對方的虛實而想出控制之策，只可惜下一次就不靈了……」

關山月聞言心中一動，對樂衡君的機智感到十分欽佩，剛才他一招得利，的確是動了一番心思！

原來他試出卜上春的功夫的確怪異，可是他不信世界上眞會有拳掌傷不了的人，武功技擊，原是以力搏力的戰鬥，卜上春能無視於自己的掌力，一定有他的特殊道理！

所以他先攻出一掌，就是試探這原因何在。

以他對武功的造詣與天賦，終於被他發現了，原來這卜上春的確有一種怪異的功夫，他的體力能自然發出一種抗力，受力多大，抗力也多大。

這種抗力發之無形，不易爲人所覺察，所以他受掌之後，兩力相消，看上去就像是全然不受影响似的。

於是他飛速地想起一句武學的名言：「技擊之上者，在於化阻力爲助力……」

根據這個原則，他第二招發出的掌勁不是推力而是引力，卜上春不覺，仍以原先方法應付。

那股外生的抗力反而加速了引力，使他控制不住身形，而向前傾跌，幸而他修爲年久，反應迅速，立卽改變力道，才沒有受到傷害，然而，已經落敗了。

樂衡君看出這種情形，所以才用話點醒關山月，告訴他那種方法可一而不可再！

卜上春腦中冒出怒火，厲聲回頭道：「樂衡君，妳不必暗中傳遞消息，這小子有本事再摔我一交，我就甘心認輸！」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再摔你一跤並無困難，只是以你的年齡身份，輸了一招之後，應該懂得羞恥，知難而退了！」

柳初陽立刻道：「不錯！卜上春，你還是與獨孤明的同輩人，輸就應該認輸！」

卜上春怒哼一聲，回頭對祁浩道：「公證人！老朽輸了沒有？」

祁浩搖搖頭道：「沒有！」

關山月勃然怒道：「你算是那門子的公證人，怎麼帮着那老傢伙耍賴皮！」

祁浩神色一凜道：「本座何處不公？」

關山月手指卜上春道：「剛才他摔了一跤，是否算數？」

祁浩點頭道：「那當然算數，可是你中了他一招春陽指，兩相扯直，還算你佔便宜的！」

關山月不禁一怔，想想才道：「中了陽春指會怎麼樣？」

卜上春冷笑道：「你不妨問問她們姊妹兩個人，便知道有何結果了！」

樂衡君與樂湘君臉上被憤怒漲紅了，却是說不出口來！關山月一聽那個名詞，再加上樂氏姊妹的神色，然後配合自己中指後的感覺，心中已揣摸到八分光景，乃不再追問，笑笑又道：「你那春陽指的效力要等多久才發作！」

這一問倒使卜上春面色一變，連樂氏姊妹與柳初陽祁浩也流露出詫異之色。

樂衡君對她妹妹望了一眼道：「奇怪了，莫非是那老賊功力減退了？」

卜上春怒叫道：「胡說！妳們可敢再試一次，保證可以叫妳們重溫舊夢……」

樂湘君也怒叫一聲道：「老賊，你還有面說，我恨不得活剝了你的皮！」

雙手一按桌面，人已飛了出來，凌空拂袖，捲向卜上春的門面，卜上春一縮脖子躲開，樂衡君身形不停，長袖又捲了過去。

半空中又閃來一道人影，伸手一切，拍的一响，居然將她的長袖切斷下來，樂衡君驟失依據，身子一歪，坐倒在地上。

樂衡君與柳初陽見狀大驚，同時也撲了過來。

那掌切長袖之人，赫然竟是祁浩，厲聲大喝道



：「你們想是活得不耐煩了，居然敢對本座如此放肆！」

聲如雷鳴，使得二人俱都一懾，呆立不敢稍動，片刻之後，柳初陽才悻悻地道：「世兄既然身爲公證人，因何中途插手？」

祁浩冷笑一聲道：「那得問你那殘廢老婆，她未得本座同意，爲何擅自出手！」

柳初陽啞口無言，忍氣吞聲地抱起樂湘君，將她送回座上，祁浩神情冷悛地盯視着樂衡君，令她不寒自慄，也低頭回去了。

祁浩回頭又對關山月凝視片刻，才輕輕地道：「老卜，恐怕你是輸了！」

卜上春滿是不信地叫道：「我不信，公證人是否能再等一下！」

祁浩輕輕一笑道：「不必等了，你那指功先前還有點作用，現在却連一點痕跡都不存了！」

卜上春將眼光移向關山月，見他果然神定氣閒，了無異狀，不禁嗒然若失。

祁浩微一動容，朝關山月點點頭道：「台端果是不凡，不知可能容兄弟問一句話？」

關山月坦然地道：「閣下是公證人，自然有權問話！」

祁浩搖搖頭道：「不！公證人只可判定勝負，阻止別人無由插手，至於其他的問題，却不一定有權追索詳因，因此台端可以拒絕回答！」

關山月想想道：「我對閣下並無好感，不過閣下在公證人這一職份中，還能做到不失公允，因此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祁浩神色微變，但還是忍下去道：「老卜的春陽指從未失效，不知閣下用何法不受其惑！」

關山月想想又道：「回答這問題之先，我想明白一下春陽指究竟是甚麼樣的性質！」

卜上春哼了聲道：「難道你自己沒有感覺？」

關山月笑笑道：「感覺是有的，不過時間太短促了，就像是背上初受春陽輝照，癢絲絲地有條虫子爬了一下！」

卜上春連忙問道：「以後呢？」

關山月笑道：「以後就像是春夢無痕了，因此我建議不如改爲春夢指還恰當一點！」

卜上春氣得幾乎要破口大駡，但是被祁浩峻厲的眼色止住了。

柳初陽已迫不及待地怒聲道：「這是一種最淫毒無恥的邪魔功夫……」

祁浩將眼一瞪道：「醜山神，你身列魔榜，不應該作此論調！」

柳初陽又閉着嘴賭氣不言，關山月看出他們對這祁浩十分畏懼，乃解圍道：「我大概有點明白了，這春陽指大概是一種媚惑的功夫，可以令人失去本性……」

祁浩笑笑道：「台端說對了，這是老卜的獨門功夫！」

關山月鄙夷地道：「這就難怪我不受其惑了，我前些日子因受奸人毒害，服下一位醫道高手所精煉的冰麝全命散，性可解毒，又可淸心寡慾……」說完又對卜上春厲聲道：「老卜，你可認輸了！」

卜上春低頭不語，祁浩又道：「按照你一向慣例，輸了就該滾且，你還留在這兒幹嗎？」

樂氏姊妹闖言正想開口，祁浩已經一擺手道：「別說了！我知道妳們的意思，妳們和老卜之間，過節是無法解得了的，因此我作主替你們安排，三月後，你們到神壇報到，我讓你們先作個一勞永逸的了結，然後再談其他的問題！」

樂湘君不作聲，樂衡君低聲道：「謝魔君！」

祁浩笑笑道：「沒甚麼！我們同列一榜，理應照顧你們一點！」說完用手一揮，卜上春低頭先行離去，祁浩朝關山月拱拱手道：「幸會！幸會！看樣子我們得好好交交！」

關山月還他一揖，道：「閣下今天只露了一手，却已見出高藝不凡，關某很想領教一番……」

樂氏姊妹與柳初陽都大爲着急，連連用眼色向他示意。

關山月視若無睹，倒是祁浩微微一笑道：「有的是機會，不必忙在今日！」

關山月却不肯放鬆地道：「在下身負許多重任，生死殊難預卜，閣下最好能訂個時間！」

祁浩微微一笑道：「我們不是訂好日子嗎！胡馬秋風大散關，到時候只希望台端不要爽約！」

關山月大吃一驚叫道：「你就是飛駱駝！」

祁浩在大笑聲中，追在卜上春之後一閃而沒，空中還傳來他的尾音：「我是飛駝令主！」

廳中諸人一個個木然相顧半天也說不出一句話，最後還是關山月道：「想不到飛駱駝就是他！」

樂衡君却神色如土地道：「關少俠！妾有一事相煩……」

關山月連忙道：「前輩有話儘管吩咐好了！」

樂衡君黯然一嘆道：「妾身只得小虹一女，平時疏於管教，才使得她頑劣不堪，今後希望少俠多加照顧教導，使她不至流入岐途……」

關山月大驚道：「前輩何出此言……」

樂衡君凄苦地道：「少俠不是親眼看見了嗎，三月後我們都將應召報到，這一去歸期難卜，也許永遠都回不來了，但望少俠能念在我們與令師的一

段交情，善視小女……」

關山月更是不解道：「各位前輩爲何要受那厮的指令？」

樂衡君朝妹妹妹夫望了一眼嘆道：「不可說！不可說！少俠在大散關之約時，不妨去問問那個人，關於這些問題，擧世之上可能只有他能回答！」

關山月還想問下去，樂衡君已朝樂湘君與柳初陽黯然道：「妹妹！妹夫！你們回去準備一下吧！爲時無多，待辦之事萬千，眞沒有想到這一天會來得這麼快……」

×　　×　　×

秋風！落照，映着大散關古老的城。

這是一片古戰場，蕭索的秋草特別增着蒼涼的情調。

關山月跨着駿騎，讓夕陽把影子拉得長長的，心中却十分焦躁，這是他跟飛駱駝約會的日期。

也是他準備了一肚子疑問，期待解決的日子！

可是從早到黃昏，飛駱駝的影子一直沒出現。

「難道他會失約嗎？」

不遠的地方，樂小虹與劉三泰並騎而立，靜靜地等待着。

樂小虹由活潑變得沉默了，短短的時日中，她經歷太多的轉變！

從那個湖海異叟的第三天，她的母親，姨姨，姨丈都無聲無息地失踪了，只知道他們是去到一個地方報到了，然而却留給她許多的謎！

這些謎與關山月的疑問是一樣的，她也在期盼着解答！

除了母親姨姨、姨丈之外，她沒有別的親人了，母親將她託付給關山月，她也只好跟定關大哥！然而關山月在這一段時間很少理她，一直是悶悶地想心事。

幸而還有個劉三泰不時地陪她談談話，告訴她許多江湖上離奇有趣的事，然而她却不像早先那樣熱衷了！

她一心想闖盪江湖，現在眞的達到目的了，她却寧願依偎在母親身邊！

夕陽的影子越來越低，下弦月也斜斜地掛在幕上了。

關山月輕輕地策馬向二人走去，煩躁地道：「他大概不會來了？」

劉三泰不知該如何回答，因爲關山月這句話並不冀求答案。

忽而遠處傳來一片急促的蹄聲，關山月精神一振道：「來了！怎麼這麼晚才來！」

來騎漸近，只有兩匹馬，而且是兩個男人，關山月心中却又一沉，他知道人不會是飛駱駝——那個齊天魔君——祁浩。

馬到他們身前，他已認出那兩個人，一個是雙英鏢局的孫七，另一個却是終南掌門呂無畏！

關山月知道呂無畏是趕來替他的兩個徒弟——洛下雙英報仇的，可是他也奇怪呂無畏怎會一個人前來。他堂堂一個掌門人怎會一個隨從都不帶呢！

可是他仍舊迎上前去一拱手道：「掌門人好，掌門人可是來找飛駱駝的？他失約了！」

呂無畏却出乎意外地道：「不！飛駱駝馬上就到了！」

關山月一怔道：「掌門人怎會知道？」

呂無畏慘着面色道：「老朽前來之際，本率着門中六名高手，不想在今日正午，爲人在途中屠殺殆盡，據孫七的辨認，那女子就是飛駱駝！」

關山月一怔道：「怎麼！飛駱駝是個女的？」

呂無畏垂淚嘆息道：「不錯！那女子武功詭異之極，不過四五個照面，敝派中六名高手全部濺血劍下，若非她故意保留，老朽也無法倖免……」

關山月俛首沉思，正在考慮那一個飛駱駝才是眞的，呂無畏又哀聲道：「飛駱駝殺死敝門六名弟兄後，寄語老朽轉告令主，說是因爲令主的明駝與金人取來較遲，可能要到月出時才能到達……」

關山月仍是不答，呂無畏見他如此冷淡，不禁怒道：「老朽因爲聽見令主高義代兩個死徒出頭，所以才忍辱前來央求令主代爲雪仇，令主雖然瞧不起敝門，老朽不如……」

關山月聽他誤會了連忙道：「掌門人不必誤會，在下並非故意冷淡，只是在思索飛駱駝之眞僞，一時失態，才未曾與掌門人交談！」

呂無畏也一怔道：「飛駱駝也有眞僞嗎？」

關山月點頭道：「不錯！在下與飛駱駝照面一次，他是個青年男子，名叫祁浩……」

呂無畏搖頭道：「不對，老朽所見之飛駱駝的確是個女子……」

關山月思索片刻才道：「不管男女眞僞，反正飛駱駝這種殘殺無度的手段，絕對不容存留於世，在下少時當拚全力一搏，以除此害……」

呂無畏感激地說道：「這就全仗令主，發揚正義了……」

這時在月色中，遠處隱約又送來一片清脆的駝鈴聲。關山月聽得心情一陣激動，忘情地大叫道：「老朋友！我在這裏……」

一頭高大的白色明駝，脚下迅速無聲，只有頸下的銀鈴丁丁，飛也似地跑過來，關山月飛身離鞍，抱住牠的脖子，深情流露地叫道：「老朋友，我終於又看見你，我眞想死你了……」



白駝也把面擦着他的身子，伸出舌頭去舐他的手，一人一駝不盡依依……

月光下輕捷地又來了一個高大的黑影。

那是一頭純黑的駱駝，上面馱着一個全身黑裝的女子，冷冷地道：「關山月，我們的比賽可以開始了！」

關山月從失神中抬頭一看，不禁又吃了一驚。月光中那女子冷峻的面色使他略有印像，想了一下，他才記起這女子正是孔玲玲！

於是他發出一聲驚呼道：「怎麼會是妳？」

孔玲玲淡淡一笑道：「爲甚麼不會是我！你能做明駝令主，我也可以做飛駝令主！」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我曾經遇到一個名叫祁浩的人，他也自稱是飛駝令主……」

孔玲玲冷笑一聲道：「那也不錯，飛駝令主不限於一人，可以是他，也可以是我，我即是他，他也即是我……」

這一來倒把關山月弄得迷糊了……

關山月傻怔怔地望着眼前這個女子，既不懂她的話，也不相信她就是飛駝令主。

在崑崙山頂雪老太太的雪神谷中，他曾經見過她，那是雪老太太剛把他從昏迷中救醒過來後，約略有着一個淡淡的印象！

後來雪老太太爲他清除體內落魂露的毒素，所用的解藥含有高度的麻醉性，使他失去視覺，也失去了聽覺，只有靈智是明白的！

他知道這個女子對她很好，每天餵他吃藥，帶他散步，只不知她後來何以不再出現了，直到他的視覺與聽覺漸漸地恢復了，才在張菁菁的口中得知這女子就是孔玲玲，而且也知道了她在崑崙山上所做的一切事，萬想不到又在此地見了面……

孔玲玲見他只是發呆，不禁怒叫道：「關山月，你別裝傻，難道你不認識我？」

關山月這時才從沉思中警覺，一振心神道：「我當然認識妳，在崑崙山……」

孔玲玲忽然變得十分煩躁，厲聲叫道：「別再提那個地方！」

關山月冷笑道：「妳自然不敢提那個地方，因爲妳在那裏做下了衆所不齒的弒師之擧……」

孔玲玲也是一聲冷笑道：「那倒算不了什麼，雪老太婆也配算我師父！她雖然教了我十幾年武功，可也浪費了我十幾年的時間，她的那些玩意兒現在在我眼中一文不值……」

關山月怒聲叫道：「放屁！一日爲師，終生爲尊，妳這種口氣簡直不像是由人口裏說出來的！」

孔玲玲也怒聲叫道：「姓關的，你少罵人，你知道我不願意提起崑崙山是什麼原因嗎？我只是恨我在那裏白白放過了我的殺父仇人，那時我若知道是你殺了我父親時，定然……」

關山月打斷她的話冷笑道：「孔玲玲！妳別說得好聽了，十幾年撫育教養的如海師恩，妳都置之罔顧，我不相信妳會把父仇看得這麼嚴重！」

孔玲玲的臉氣得煞白，可是她已不準備與關山月在口頭上爭論了，只把手一揮，由腰中撤出長劍叫道：「姓關的！別廢話了，你的金神在駝背上，還是把它取了出來，好好決一勝負吧，我們今天是場生死之鬥，不到一方被殺絕不停止！」

關山月怒哼一聲道：「今天我是與飛駱駝訂的約會！」

孔玲玲不耐煩地道：「我就是飛駝令主！」

關山月搖頭不信道：「可是跟我訂約的不是妳，是一個名叫祁浩的男子！」

孔玲玲大聲叫道：「他是我的丈夫，我們共用一個名號，這下子你該沒話說了吧！」

關山月不覺一怔道：「是妳丈夫？你們在什麼時候結親的？」

孔玲玲怒聲道：「這跟你有什麼關係，反正我絕不會騙你就是了！」

關山月搖搖頭道：「不！我必須要問問清楚，冤有頭，債有主，我與飛駱駝之間，並不僅限於一場名位之爭，還有許多的事情……」

孔玲玲將劍一平道：「好吧！你還有些什麼事情要問的？」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首先我要弄清楚在涼州城刦鏢殺人的是誰？」

孔玲玲冷笑一聲道：「是我！因爲終南派對我父親很不禮貌！」

關山月又問道：「用飛駝爲令，故意找我約鬥的也是妳嗎？」

孔玲玲搖頭道：「不！那是我丈夫，他爲着一項特別的理由要這麼做！」

關山月心中一動問道：「什麼理由？」

孔玲玲怒聲道：「不曉得！他沒有告訴我！」

關山月冷哼一聲道：「那妳最好找他來！我們之間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有待解決，明駝與飛駝之間的事，不是妳能代表了的，再者我也不願意跟妳這樣一個女子動手！」

孔玲玲怒叫道：「姓關的！你要是不敢打，趁早跪在地下，向我磕三個頭我就放過你！」

關山月沉聲道：「胡說，關某死尚不懼，難道還會怕妳，只是明駝令與飛駝之爭關係極大，我認爲妳不配用這個名目向我挑戰！」

孔玲玲的臉色在月光下顯得異常地白，顯見她

心中的憤怒已到了極點，然而關山月所流露出來的不屑與冷漠使她的憤怒無由發洩，默然片刻才沉聲道：「那我替被你殺死的父親報仇，這個理由能使你應戰嗎？」

關山月頓了一頓道：「這個關某無法拒絕！」

孔玲玲一催跨下黑駝，跑出十幾步回頭叫道：「握緊你的金神，我們可以開始了！」

關山月不理她，回身對呂無畏道：「掌門人請借佩劍一用！」

呂無畏抽出長劍交給他，關山月接了過來，飄身登駝，却將駝背的獨脚金神噹的一聲丟在地下！

孔玲玲在對面叫道：「關山月，爲什麼你不使用金神？」

關山月朗然一笑道：「金神乃明駝令主之象徵，只有在對敵眞正的飛駝令主時才使用！」

孔玲玲氣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關山月一舉手中長劍道：「我用這枝劍來對付妳也有着一個特別的理由！這枝劍是終南派的，我要利用它來向妳追回終南門下十幾條性命的血債！」

孔玲玲一催黑駝衝了上來，挺劍逕砍，關山月端坐駝背不動，揮劍迎了上去。

「噹！」劍身上冒出了火花，聲如鳴鉦！

關山月還是不動，孔玲玲却退了兩三步，不過這並非她的腕力不如，而是騎下的黑駝當不住兩人的巨力而被逼退的！

關山月哈哈大笑道：「妳在涼州城約我人比人，駝比駝，人的勝負未分，坐騎的優劣已定，妳最好通知妳的丈夫，假若要找我一決高低，還得換一頭坐騎！」

孔玲玲怒不可遏，伸手向下猛揮，嚓的一響，那頭黑駝已經身首分離，而她的身形也在駝身尚未倒下前，飄落到地面上。

關山月不覺微怔道：「妳這是幹什麼？」

孔玲玲怒叫道：「廢物留之無用！當然就得殺了牠！」

關山月也怒道：「我不過隨便說一句，其實妳那頭黑駝也算是難得的佳種，妳怎麼可以如此殘忍輕易將牠殺死！」

孔玲玲冷笑一聲道：「我的東西自然我有權處理，用不着你多管，你下來我們徒步一搏！」

關山月飛身下駝，怒叫道：「妳沒有權利對一條生命任意處置！」

孔玲玲按捺不住怒氣大叫道：「姓關的！你不要太得意，你那頭白駝不見得就是天下無匹，我殺死的不過是一頭次貨，等我丈夫所騎的那頭黑駝來時，管保不比你的差！」關山月頓了一頓才道：「妳丈夫今天爲何不來？」

孔玲玲怒叫道：「等你能勝得了我時，他自然會出頭，目前還無此必要！」

說着挺劍又奔了上來，關山月只得也再次運劍迎上！

這次因爲在平地上，不再受到限制，也用不着每一個回合，就催騎衝鋒一次，所以遞招很快，頃刻之間，已經換了十幾招。

每一招都是貫注了內力，金鐵交鳴，火花飛舞，戰來十分劇烈，關山月却暗中震驚不止！

他自己是天賦神力，雖然只握着一柄鐵劍，發時重若千鈞，孔玲玲却能與他勢均力敵，尤其因爲她是個女子，能具有如此腕力的確難得！

再者是她所用的劍招，也奥異之至，孔玲玲藝出崑崙山雪老太太，而雪家的武功已傳給了張菁菁，他在旁邊看張菁菁習藝，多少也知道一點。

可是孔玲玲此刻所用的招式却是他從所未見，每一式攻出來，都在人無法意料的部位，而且也是中人必死的要害，無怪乎終南門中的弟子會在幾個照面下，爲她戮屠殆盡，自己若非得到恩師獨孤明的精心傳授，早在她的劍下喪生了。

就是這樣擋來也十分吃力，交手近三十招，他只回過兩式，那兩式僅施至十分之七，即爲對方乘機反擊，逼得硬撤回來自保！

孔玲玲的劍勢愈厲，態度也愈從容，微微冷笑道：「關山月，江湖上盛傳你如何了得，看來你也只是浪得虛名，明駝令震動天下，大概你儘遇見一些飯桶！」

關山月沉着應戰，絲毫不爲她言語所挑動，孔玲玲却不放鬆，繼續嘲諷他道：「看你這幾手破劍式，就可以知道獨孤明是塊怎麼樣的膿包材料了，我若早生幾年恐怕世上就不會有明駝令主這個稱呼了！」

關山月的一枝劍將門戶封得緊緊的，也是冷冷一笑道：「妳大概得了祁浩的一點傳授，竟敢發此狂言，妳怎麼不想想當年妳們落魂谷孔家的信物辟塵珠就是被我恩師代爲保管了二十年，妳父親也死在我這個飯桶的手裏，比較起來，他該是連飯桶都不如了！」

孔玲玲口中雖在譏諷，心下也是暗驚，因爲關山月的劍勢雖被她封住了，守勢却十分沉穩，她屢施煞着，也未能攻進他所佈的劍幕，所以才發言相激，原是想到他在激怒中暴露空門。

却不想關山月的修養十分到家，言辭尖利，不但未受其激反而發言奚落，倒把她自己激怒了。

手中劍勢猛厲，厲聲叫道：「關山月！你在找死！」



劍尖上抖出十幾個劍花，分罩上去，簡直分不出孰先孰後，關山月似乎也怔了，一時平劍止手，不知由何擋起！

孔玲玲的劍身也發出嗡嗡的聲音，最後將劍尖聚爲三點，分襲關山月胸前三處大穴，關山月平劍一削，也掠向她的胸前，竟是與敵偕亡的招式！

孔玲玲細腰一扭，避開他的劍鋒，手中點勢未變，在關山月的胸前連點了三下，每一下都足可制他於死命，然而她不知爲了什麼，竟只將衣襟刺破一個小洞，便抽劍退後數步，發出一陣狂笑！

關山月神色如恒，對胸前三個破洞望了一眼，然後沉穩地問道：「妳笑些什麼？」

孔玲玲指着那三處破洞仍是大笑道：「你可以在三個破洞中，每洞塡上一個字，寫着『明』，『駝』，『令』，因爲這是明駝令主技壓天下的最光榮記號！」

關山月仍是冷靜地道：「較技總有個勝負，妳用不着在嘴上如此刻薄！」

孔玲玲眼看着自己已在劍上得勝，却不想關山月的態度如此不在乎，倒不禁一怔，反是在旁觀戰的樂小虹劉三泰，呂無畏與孫七感到十分難受。

孔玲玲見關山月還是那副不在乎的樣子，不禁怒聲道：「早知如此，我方才眞該一劍穿透你的心！」關山月冷冷地道：「妳爲什麼不那樣做呢？」

孔玲玲咬着牙齒道：「因爲我丈夫不答應，他要自己殺死你！」

關山月忽然哈哈一笑道：「妳丈夫想得不錯，要想殺死我，的確還得靠他自己來試一試！」

孔玲玲怒聲道：「你連我都敵不過，還想找我丈夫過手，你別做夢了，趁早把明駝令交出來，乖乖地找個僻靜地方躲起來吧！」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那也得等妳丈夫將我挫敗之後，我才作此打算！」

孔玲玲一怔怒叫道：「關山月，你還是個男人，怎麼那麼不要臉，難道你還不認輸！」

關山月忽地臉色一整，朗聲道：「關某乃堂堂男子漢，明駝令主更是譽滿江湖，勝負之事，怎會無恥狡賴，妳假如一定要認爲自己勝了，不妨捫心自問……」

孔玲玲聞言一怔，略一回味他的話，再向自己的心口一摸，不禁臉色大變，半晌說不出話來！

原來她的胸前自而左，整整被劍鋒劃開一道口子，因爲只劃破了外衣，所以並無感覺！可是她竟不知道這道口子是什麼時候劃上的。

回憶一下經過，關山月一共只攻出三招，前兩招中途撤回，只有末一招是同歸於盡的拚命打法，但也被自己閃開了。

想來想去，只有最後一招的可能性大一點。

因此她沉着臉問道：「好招式！你那一劍可有個名目嗎？」

關山月微笑道：「名目雖有，却俗不可耐，那叫做『死裏求生』！」

孔玲玲想了一想，才冷笑道：「這個名目似乎不太恰當，一劍換三劍，假若我存心想拚命，最多落個兩敗俱傷，陪你一死而已，求生却是妄想！」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兩敗俱傷是一件很難的事，必須雙方的發招速度相等，才有那個機會，劍術練到像妳我這種程度，大概很難有那麼湊巧的時候，因此我們就必須爭取那瞬息的先機，妳還記得我們是誰先一步嗎？」

孔玲玲神色大變，一言不發，勝負之分已明，發招是她在先，然而關山月收招比她快，假若他那一劍眞的削了出來，自己的三劍就會因片刻之差而達不到對方了！

默然片刻後，她才鐵青着臉道：「關山月，今天算你技高一着，可是你別得意，遲早我都會討回這一劍來！」

關山月毫不在意地道：「現在妳丈夫該出頭了！」孔玲玲沉聲道：「今天他另有要事，所以才由我代表……」

關山月也沉聲道：「任何事都不能比約會更重要，人無信則不立，他既是這樣一個不重信誓的人，我倒後悔跟他訂約了！」

孔玲玲目中射着怒火叫道：「姓關的！你見過我丈夫了，該知道他絕不是怕你！同時你也該知道，他之所以不能來，那事情一定比約會更要！」

關山月深思有頃才點點頭道：「我權且相信他這一次，不過妳能否告訴我下一次約會在什麼時間？」孔玲玲搖頭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相信他一定會通知你的！」

關山月又點點頭，道：「好吧！我等着他就是了！」

孔玲玲冷哼一聲，回頭就走，剛走出幾步，關山月又把她叫住了，孔玲玲站着脚步怒聲道：「幹什麼！難道你不想放我走？」

關山月搖頭道：「不是的，我若不放妳走的話，剛才那一劍就不會僅僅劃破妳的外衣了，既然妳今天認輸了，就該接受我一個條件！」

孔玲玲遲疑地問道：「什麼條件？你別提得太苛刻，我作不了太大的主！」

關山月笑笑道：「在我與你丈夫交手以前，你們的飛駝令可不准在江湖上出現！」

孔玲玲面有難色，關山月正容道：「假若妳是

全權代表飛駝令主，妳今天已經戰敗服輸，飛駝令主亦不能再存在，妳如不能全權作主，今天妳丈夫失了約，也該接受我的約束！」

孔玲玲聽見這話反而笑了起來道：「行！憑着你這點理由我丈夫也無法反對，因此我可以答應你！」關山月一揮手道：「那妳走吧！通知妳丈夫越早越好！」

孔玲玲這才眞正回頭一直去了，樂小虹趕快過來興奮地叫道：「關大哥！你眞行，果然把她打敗了，不過你也太冒險，明明有個殺她的機會，却無緣無故地放過了，而且還受她三劍，假若她眞的下了重手，你不吃虧了嗎？」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我早就算定了她不敢殺害我的！」樂小虹不解道：「爲什麼？」

關山月微微一嘆道：「因爲她是祁浩的妻子，而我跟祁浩之間……行了，我不能再說下去，我相信妳也知道了！」

樂小虹瞪着眼睛道：「我只知道一點點……」

關山月嘆道：「我也不會比妳知道得更多！這事情等到以後再說吧！」

樂小虹果然警覺地不再問了，呂無畏却深深地發出一聲長嘆，關山月連忙問道：「掌門人所嘆者何？」

呂無畏凄苦地長嘆：「老朽是嘆自己無用，眼看着仇人在前，却沒有能力殺她爲門下報仇……」

關山月也是一嘆道：「掌門人可能是誤會在下不盡心替貴派雪仇，其實在下另有苦衷，此女心胸陰毒，本來不應該放過她，然而在下放過她一條生命，却是爲了武林其他朋友着想，殺此女雖可使貴門血仇得雪，然而其他人可就遭殃了……」

呂無畏一怔也想開口，劉三泰也過來道：「掌門人請不必多問了，令主行事絕不會錯……」

呂無畏只有慘然長嘆了！

大散關前的秋風月夜裏，四五個人都呆然木立，只有關山月攀着明駝的脖子，跟牠低低耳語着，明駝則不住地搖頭或點頭作爲回答。

呂無畏神情孤寂地牽着馬，走向關山月道：「令主！老朽要告辭了！」

關山月抬頭問道：「掌門人要到那兒去？」

呂無畏苦着臉一嘆道：「令主請別如此稱呼了，終南一派已瀕絕境，老朽還有什麼顏面作掌門人，復仇無望，湔恥無期，老朽只想去將那些死者收殮起來，然後宣佈封閉門戶，老朽就在終南山上替那些死者守一輩子的墓了！」

關山月連忙解勸道：「終南一派，在武林中素負俠譽，小受挫折，掌門人何必灰心乃爾……」

呂無畏長嘆道：「門戶慘變，技不如人，老朽安得不灰心！」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道：「掌門人何不與在下作伴一行，也許在短日內，可望手刃仇人，重振聲威！」呂無畏神色一動道：「令主有何指示？」

關山月謙虛地道：「指示是絕不敢當，而是在下突然想到一個主意，掌門人若是有暇的話，可以與在下同往西南一行，相信必可有所收穫！」

呂無畏想想：「令主爲何想到要往西南呢！」

關山月拍着明駝笑道：「是這個老拍檔告訴我的！」

衆人俱皆愕然，關山月笑着道：「此駝乃西域異種，又經家師多年豢養，頗多異能，除了健行千里，登山涉水，任重致遠之能外，尚有一項最特異的本事，就是牠的嗅覺非常靈敏，任何人只要經牠嗅過之後，那怕天涯海角，牠也能追踪而至！」

呂無畏欽佩地點點頭道：「瀚海明駝，靈跡傳遍宇內，老朽對此絕不懷疑，只不知令主要追踪那一個？」

關山笑道：「當然是孔玲玲，她在我手中吃了敗仗，一定會趕着去找她的丈夫，我們跟着去，也免得讓飛駱駝來找我！」

呂無畏沉吟不話，樂小虹則十分興奮，只有劉三泰臉露畏色道：「令主如此打算似乎太涉險了……」關山月正色道：「祁浩爽約不至，一定與我想像中之事有關，這個謎存在我心中太久了，我一定要想法子把它揭開，現在正是一個機會……劉兄若是覺得不妥的話，可以無須參加，因爲劉兄是個局外人……」話未說完，劉三泰已連連搖頭道：「令主將劉某說得太不堪了，劉某本是個藉藉無名的江湖人，自從追隨令主之後，能得參與武林中一項絕大的機密，歎之此生，雖死無憾，劉某並非替自己的安危打算，完全是爲了令主着想……」

關山月笑笑道：「我沒有什麼好想的！」

劉三泰搖頭道：「不然！在劉某的看法下，認爲目前武林，正醞釀一項絕大的危機，天下的安危正繫於令主一身，尚祈善自珍重爲念！」

關山月苦笑一聲道：「劉兄對我太看重了，事實上我已經捲入這個漩渦，卽使想躲開也不可能了，不僅是我，連樂姑娘與劉兄恐怕也無法置身事外，因爲你們與祁浩都照過面，也知道了一些有關的事……」

劉三泰默然不語，樂小虹則睜着大眼睛：「關大哥，我們去的地方會遇上我娘與姨婦他們嗎？」

關山月沉思有頃道：「我不敢担保，但是我相信多少總會有一點資料可以用來作爲參證的……」

呂無畏却愕然地問道：「各位所說的秘密是怎



麼一回事？」

關山月搖搖頭道：「此事目前未便奉告，掌門人只須決定是否同行，當然危險是免不了的！」

呂無畏長嘆道：「老朽此刻雖生猶死，螻命並不足惜，只怕是區區微力，不但幫不了令主的忙，反而會拖累到令主！」

關山月爽然一笑道：「掌門人無須謙虛，說不定還有許多事要借重的，同時貴派門中，不知尚有多少人可資借重的？」

呂無畏想了一下道：「敝門中九位同輩兄弟，已慘死其六，尚有三人留守終南總壇，其餘二代弟子則有三十幾人，雖然分佈各地，老朽只須一紙相召，都可以聽命以供驅策！」

關山月笑笑道：「用不了那麼多，掌門人請將總壇三位英雄邀來，同時就近招集五六位門人足矣！此事最好由孫七負責連絡，叫他們各人易裝改變身份，不必直接與我們見面，只須暗中注意貴派連絡暗記，跟在我們後面，在下到了需要借重之時，再由掌門人代爲轉告！」

呂無畏雖不知道關山月作何打算，但是却毫無難色地答應道：「孔玲玲連傷敝門多人，能追隨令主一雪此仇，這是義不容辭的事！」

說着對孫七交代了一番話，同時也叫他將那些死者收殮入棺，送到終南殮葬。

關山月等一切都妥當之後，飛身跨上明駝朗聲道：「走吧！也許我們會在江湖上掀起一場滔天巨浪，也許會像那天上的微雲一樣，被一陣輕風吹得無影無踪！但不管怎麼樣，這是我們目前唯一可選擇的途徑！」

說完他一拍明駝，在蒼茫的月色中飛速前進，他的後面響起急促的蹄聲，那是呂無畏等三人催騎急趕。

蹄聲，駝鈴交奏着像一闋雄壯的戰樂，衝破了古城前的寂寂夜色！

× × ×

距離大散關之夜的半個月後，一駝三騎已經抵達隴蜀邊境的白龍江，渡江越境就將進入險巇的蜀道了。

然而關山月却好整以暇地流連於山水之間，在一家小客棧中棲息下來，每天吃飽了就到白龍江畔覽勝，每天早晚間跟呂無畏碰一下頭，其餘的時間很難找到他的影子！

樂小虹與劉三泰越等越不耐煩，劉三泰是不敢問，樂小虹却忍不住了，所以在一天早上見關山月又準備出門時，跟上去問道：「關大哥！你又要上那兒去！」

關山月從容地笑笑道：「今天想到摩天嶺上玩玩，聽說那地方高接雲天，別有一番勝狀！」

樂小虹着急地道：「關大哥，我們不是出來玩的！」

關山月笑笑道：「我曉得！浮生有限，不趁這時候多看些地方，今後恐怕再難有機會了！」

樂小虹一怔：「大哥！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關山月大笑道：「什麼意思都沒有，妳大概是閒得太難受了，今天帶妳一起去吧！」

樂小虹知道關山月口中雖說得輕鬆，骨子裏絕不是這回事，可是聽見關山月要帶她一同去，高興得連甚麼都不顧！

兩人一駝一馬，馳步若飛，不消多大工夫，已經走在登山道上，摩天嶺是岷山的一部份，迤邐千里，西接青海東望秦鄂，全是連亘不斷的山脈。

越爬越高，快到嶺巔時，山風凛烈，雲氣在足下繚繞，彷彿與塵世間整個地隔離了，青松翠柏，巍然穿生於峯巒之間，白鶴棲停處有猿猱往來，果然別有勝景。

樂小虹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景緻，禁不住在馬上手舞足蹈起來。

關山月不禁笑着對她道：「這山路上青苔很滑，小心點照顧着馬，別叫牠失蹄跌了下來，那可是眞的要無影無踪了！」

樂小虹滿不在乎地道：「沒關係，我這匹馬雖然比不上你的明駝，可也是舉世難求的名駒，這點子山路難不倒牠的……」

正說之間，馬蹄忽而打了一個前失，幾乎將她摔了下來，還虧她身手矯捷，身形一穿，離蹬飛起，而關山月所騎的明駝也及時地趕了過來，伸出長頸一挺，抵住了馬身，沒讓牠跌下山去！

樂小虹落地之後，展開手中長鞭就抽在馬股上罵道：「眞洩氣，剛說你好，馬上就給我丟人！」

明駝長尾一撒，剛好又擋住了她的鞭子，關山月已叫道：「妳別胡鬧，這個地方可不能打牠，要是牠負痛使性子，一跳就完了！」

樂小虹嘟着嘴道：「完了就算了，了不起我自己走下山去！」

關山月笑笑道：「妳說得倒輕鬆，過兩天我們還要取道入蜀，難道妳跟着跑腿！」

樂小虹一怔道：「還要走？」

關山月點頭道：「當然了，此地還沒到地頭，我是在等終南派的人趕來報到！」

樂小虹叫道：「難怪你每天都要問呂無畏，大哥，我眞不明白，你要那麼多的人幹嗎，打起架來他們一點忙都幫不上！」

關山月微微一笑：「我不要他們幫忙打架，因

爲有個更重要的任務，非他們不可！」

樂小虹張開口，關山月搖搖頭，她才氣呼呼地道：「我知道，我不問！問也沒有用，你不會說的！你一直把我當作三歲小孩子，什麼事都不懂！」

關山月笑道：「妳雖不止三歲，小孩子却是一點不錯，那有個大姑娘像妳這麼亂蹦亂跳的！」

樂小虹臉上一紅，果然安靜地不再吵了，關山月也下了明駝，四下望了一陣，點頭嘆息道：「這地方眞好，不見一點烟火氣，但願我將來也能找到一塊這樣的安淨土，終老是鄉永絕人寰……」

樂小虹嘟着嘴道：「這裏有什麼好，除了雲，樹，山就是一些飛禽走獸，無聊的時候，連找個人談談天都沒有法子，偶而來玩玩還可以，整天住在這裏，不把人斃死才怪！」

關山月朝她一笑道：「等妳再過些年，就知道人間最難是淸淨，那時妳就會喜歡此地了！」

樂小虹貶貶眼睛，忽然笑道：「關大哥！你說此地沒有烟火氣？」

關山月初是一怔，片刻才道：「是啊！松鶴白雲，只合神仙居住！」

樂小虹轉着眼珠笑道：「這個神仙一定是八仙中呂洞賓與李鐵拐！」

關山月詫然道：「爲什麼？」

樂小虹拍着手笑道：「因爲呂純陽愛喝酒，李鐵拐最饞嘴，我好像聞到一股酒味跟烤肉香！」

關山月忙嗅了一下，發現她說得一點都不錯，不禁奇道：「這麼高的山上，有誰在那兒喝酒？」

樂小虹笑着道：「當然是神仙呀！凡人羨慕仙家淸淨之樂，神仙却喜歡凡間酒肉之香，可見世界上事矛盾的太多了！」

關山月神色微動：「別胡說，我們看看去！」

樂小虹跳得最快，連忙在頭裏走了，關山月只得跟了上去，衝破雲霧，攀登不久，鼻中酒肉香味越來越濃，不一會已在一方凸石上，遠遠可見兩個隱約的人影。

那二人相對而坐，一個捧着酒罈狂飮，一個則埋頭大嚼！

關山月漸漸走近去，已可看淸那二人年紀俱都很大，穿着却平常，只道是深居山中的樵子獵戶之流，遂將先前那股警惕之心放鬆了下來！

樂小虹也十分失望，一嘟嘴道：「原來是兩個瘟老頭子……」

她說的聲音很大，關山月連忙對她搖搖手，原來是叫她輕一點，免得被人家聽見了生事，因爲他見這兩個老兒土頭土腦，看着不像有來歷的樣子，萬一鬥將起來，不理他們吧，以樂小虹那個火爆性子絕對忍不了，理他們吧，似乎有點挾技欺人。

誰知樂小虹根本不理他的暗示，仍是大聲叫道：「我只道眞是什麼神仙呢，却是這麼兩個死老頭子，眞叫人掃興！」

關山月臉上微現不悅，正想說她太任性，誰知石上的兩個老者之一已經開口道：「萬里兄，眞有把咱們當神仙呢！」

說話的人臉龐較胖，另一個瘦臉老者仍在捧罈自飮，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道：「咱們就算是神仙也不爲過！」

關山月聽這兩個老者談吐之間倒不算太俗，心中微微一動，樂小虹又扁着嘴哼道：「神仙會像你們這樣子？」

胖臉老者丟開手中的骨頭，回頭朝下笑笑道：「小姑娘妳說神仙該是什麼樣子？」

這句話却把樂小虹問倒了，她的確無法說出神仙該是什麼樣子。

那瘦臉老者放下酒罈笑笑道：「呂純陽醉臥岳陽樓，不過是落魄道士，枴仙遊戲人間，也只是個臭要飯的，看起來比我們都還不如，我們又那點不像神仙？」

關山月心中又是一動，樂小虹却十分高興地道：「照這麼一說，你們眞是神仙了！」

胖臉老者把一雙油手在胸前直擦，那地方原已油光水亮，可見非一日之工，嘻開大嘴笑笑道：「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來時不下馬，對稱臣是酒中仙，小姑娘，你們管李白叫什麼仙？」

樂小虹跳着脚笑道：「叫詩仙！」

胖臉老者吐了一口唾沫道：「不對！應該叫死仙，他縱留下了幾首詩供後人誦念，自己還是死了，那些詩名對他全然無用，怎如我們活着享受愉快，人間最難是生命，活着的才能稱爲神仙！」

關山月心中又是一動，連忙問道：「借問仙長大名……」

瘦臉老者哼了一聲道：「仙長但有號而無名，就以道家之祖來說，世人但知太上老君，有幾人知道他姓李名耳別稱老聃！」

關山月仍是和顏悅色地道：「那就請敎二位仙號？」

胖臉老者哈哈大笑道：「我叫一輪明月，他叫萬里無雲！」

關山月不動聲色地道：「原來二位俱是仙榜上人物！」

二人俱都一動，但是都沒有多少表示，末後還是瘦臉老者打個哈哈道：「什麼仙榜鬼榜的！我們不懂！」



關山月原是故意試探的一句話，從他們的態度上已經有八成明白，口中還是故意地笑道：「小子聽二位自稱神仙，且又提出那種名號，才將二位列之仙榜！」

胖臉老者大笑道：「那你可弄錯了，我們是隨便起了個名號，叫着好玩的，喂！小伙子，你叫什麼？」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笑道：「在下關山月……」

胖臉老者嗯了一聲道：「關山月，這三個字作何解釋？」

關山月想想又道：「萬里關山無雲，一輪孤月獨明！」

胖臉老者的臉色一動，似乎要叫起來的樣子，瘦臉老者對他一瞪眼，胖臉老者連忙警覺地改了口叫道：「好！一輪孤月獨明，這句話可說得有點意思，看來你這小伙子也像是認識幾個字的樣子！來吧！請你吃塊肉！」

說着在面前抓了一塊烤肉，凌空丟了過來，關山月接在手中，覺得這老兒的腕勁頗强，居然將他的手心震得微痛，心下更是有點明白！

他剛才在解釋自己名字的含義時，已經將恩師獨孤明三字，故意嵌在末一句中，胖臉老者初作驚態時，由口形看來，也是要叫出那個獨字，只是受到瘦臉老者的眼色阻止後，才改變了口氣，因此斷定這兩個老人與他想像中那個什麼龍華會，封神榜，小西天等，一定也有着關係。

然而人家對於這一點十分隱秘，一定得想法子套他們講出來，……因此他持着那塊肉，呆呆地站着動腦筋！

樂小虹此時對這兩個老人也頗感興趣，同時她趕了一早的路，肚子裏也餓了，對着那香噴噴的烤肉，禁不住直嚥口水，於是也高聲叫道：「喂！老頭子，你們別小氣，有肉也請我吃一塊！」

那個自稱爲一輪明月的胖臉老者生性十分詼諧，笑嘻嘻地道：「小姑娘！妳要吃肉可以，不過有個條件，妳得回答我兩個問題！」

樂小虹氣道：「你愛給就給，不給就拉倒，那有這麼囉嗦……」

一輪明月笑着道：「這兩個問題都很簡單，不過是考較一下妳的聰明！」

這一說倒激起了樂小虹的好勝之性，連忙道：「你要問什麼？」

一輪明月指指自己的鼻子笑道：「一，首先妳要說出爲什麼我會叫一輪明月！」

樂小虹哈哈大笑道：「這太簡單了，看你那張胖臉圓敦敦的，不就像輪月亮嗎？」

一輪明月怔了一怔，那個叫做萬里無雲的瘦臉老者大笑道：「胖子！你這個招牌太明顯了，被人家一猜就着！」

一輪明月想了一下又道：「第二個問題是妳要猜猜看，我烤的什麼肉！」

樂小虹朝關山月的手中一看，只見那塊肉狀如一隻鷄腿，正欲脫口叫出，忽而轉念一想又覺不妥，心中暗自忖道：「假如是鷄肉的話，一看便知，他就不會叫我猜了，……但是從形狀看來，必是一種禽鳥無異……」

可吃的禽鳥太多了，由那腿子的大小看來，這禽鳥的體積頗爲龐大，因此倒一時被難住了，靜靜地思索着！

一輪明月却十分着急，生怕她猜不着，連忙又提醒道：「這肉乃在本山隨地取材而得，妳不妨在這上面去想！」

樂小虹仍是在思索，因爲山上的禽鳥種類也很多，單單要指出是那一種頗爲不容易，一輪明月只得又提醒她道：「這東西一飛衝霄！」

樂小虹連忙叫道：「是老鷹肉！」

一輪明月十分沮喪地嘆了口氣道：「老夫的名號何等風雅，怎會吃那種俗物肉的！」

樂小虹嘟着嘴道：「那可叫人難猜了，總不會鶴肉吧？」

一輪明月高興地道：「誰說不是鶴肉呢，妳猜對了，來！請妳吃一塊好的肉！」

說着又扯下了一塊肉丟了過來，樂小虹雖然伸手接住了，却馬上丟在地下，感到十分噁心，因爲她方才見那白鶴在松枝上棲息，那種逍遙洒落的神態如高雅的隱士，怎會想到有人將牠烤熟當肉吃！

一輪明月連忙在石上飛身下來，檢起那塊鶴肉道：「咳！小姑娘，老夫一片好心，將這塊鶴臀割愛讓給妳，誰知妳竟一點都不懂得雅趣，任意將牠給糟蹋了……」

說着連忙塞進口中，咬得油水直滴！

樂小虹看着更覺嘔心，怒聲道：「焚琴煑鶴，乃最煞風景的事，虧你還好意思說到風雅二字！」

一輪明月伸伸脖子將那塊鶴肉嚥了下去，才抹抹嘴唇道：「小姑娘，妳說得一點都不錯，煑鶴乃天下最大的俗事，老夫研究多年，才想出這麼一個化俗成雅的妙法！」

樂小虹沒好氣地道：「什麼妙法？」

一輪明月捧着肥大的肚子笑道：「改煑爲烤，因爲鶴肉之吃法，非烤不足以盡其妙，而且烤鶴所用的柴薪，非焦桐不足以拔其味……」

樂小虹憤然道：「你簡直是放屁！」

一輪明月笑嘻嘻地道：「女孩子家說話不可以

這麼粗野，妳不信的話，嚐一下就知道了，那上面還有半隻，我帶妳上去吃吃看！」

說着伸手就去拉她的胳臂，樂小虹清叱一聲，手中長鞭一抖，就朝他的掌背上敲下去，一輪明月微微一笑，反手去捕捉她的鞭梢！

樂小虹的靈蛇鞭法十分精奇，手腕微動，鞭勢又變，反捲回去，仍是敲他的手背，這一次因爲換招迅速，拍地一聲，居然打個正着。

一輪明月似乎沒想到她的鞭法會如此神奇，手背上那一擊雖然並不痛，却使他覺得臉上大失光采，乃怒喝一聲道：「小姑娘！妳怎麼這麼蠻不講理。樂小虹跳着脚怒叫道：「老混蛋，誰不講理，是你先對我動手動脚的！」

一輪明月怒道：「老夫是好意請妳吃鶴肉！」

樂小虹繼續怒叫道：「我不要吃！」

一輪明月也怒吼道：「老夫一生中從未被人如此拒絕過，偏要妳吃一塊不可！」

說着叉開手指就要去抓她，樂小虹抖開長鞭，一朵朵的鞭花如同落梅繽紛沒頭沒臉地對他抽去！

但是一輪明月由於前一招之失，已經小心多了，他身軀雖胖，舉止却靈活異常，左閃右躲，始終在鞭影中轉來轉去！

樂小虹打不着他，那靈妙的鞭勢却也阻止了他的進撲之勢，二人一來一往交手已有十幾個回合。

瘦臉的萬里無雲，却在石上豪飲依舊，一面還幸災樂禍地笑道：「胖子！你是越來越不成材了，在小西天被人趕了出來，於情尙有可說，今天被一個小姑娘弄得如此狼狽，可實在說不過去，我看你還是一頭撞死算了！」

一輪明月哇哇怒叫道：「萬里！你不要說風涼話，老夫是不願意出手傷人，否則第一招就可以要了她的小命……」

萬里無雲喝了一口酒笑道：「虧你好意思說得出口，對一個女孩子，你難道還想用你的太陰掌功不成！現在已經十九招了，再有一招不得手，我看你怎麼見人！」

一輪明月聞言抽身退後，嘆了一聲道：「小姑娘！妳可害死老夫了，時衰鬼弄人，老夫已經被人逼得無處容身，却不想還要把一條老命斷送在妳手上！」樂小虹不禁一怔道：「我並不想殺你！」

一輪明月長嘆道：「老夫與人對手，從未超過二十招，否則就只有自己尋求了斷，我們已經過了十九招，還有一招也未必能捉到妳……算了吧，老夫不想失敗在妳手中，還是聽瘦鬼的話自己碰石頭吧！」

說着轉身就朝石上撞去，樂小虹大驚失色，想不到此老會如此暴烈，連忙揮出長鞭要將他捲回去，誰知這老傢伙動作快速異常，咚的一聲，已經撞上了大石！

這一撞並未頭破血流，相反地又將他的身子彈了回去，剛好一把握住了樂小虹的鞭梢，另一隻手却擒住了她的肩頭，哈哈大笑道：「小姑娘，這次可捉住妳了，上去吃肉吧！」

身軀朝石上拔去，將樂小虹也帶了上去，脚尖才沾到石緣，他忽然又大叫一聲，將樂小虹放鬆了下來！

關山月一直在冷靜地旁觀他們交手，他看出這兩個老者的武功俱已到達了登峯造極的境界，同時由萬里無雲的口中也漏出小西天三個字，益發證明他們是那個神秘的龍華會封神榜上的人物。

以樂小虹的功力，自是不足與之抗衡，可是他見一輪明月出手之時，並未使用功力，知道樂小虹的鞭法足可應付，所以也沒有準備幫她的忙！

及至後來樂小虹失招被擒，他知道也不會有生命之虞，仍是十分鎭靜，可是樂小虹被他從石上摔下來的時候，脚下並無實地，下臨雲霧迷濛的深谷，這才着了忙，趕緊上前握住那條長鞭往回一帶，才將她拉了回來。

一輪明月站在石上捧着手發呆，關山月却怒道：「老混帳，你怎麼那樣無恥，對一個後輩下這種毒手！」

一輪明月臉色呆呆地下了大石，頹喪地嘆道：「罷了！隨你說什麼吧！你愛怎麼處置我都行！」

萬里無雲也十分訝異，更含着無限關切地道：「明月，你是怎麼了，明明已經得手了，怎麼會半途放開呢！」

一輪明月頹然無言，樂小虹却完全不知道剛才所處的險境，高興地笑道：「關大哥！我用鞭頭上的靈蛇刺給了他一下。……」

萬里無雲也放下酒罎，飛下大石怒聲道：「胖子對妳雖然不太禮貌，可是並沒有惡意，只不過跟妳開開玩笑，妳怎麼可以用狡計來對付他！把他逼上絕路……」

樂小虹怒聲道：「誰逼他上絕路！」

萬里無雲哼了一聲道：「胖子與人交手，向有二十招之限，超過此限，他便只有死路一條，以他的武功，妳連一招都擋不了，因爲他喜歡開玩笑，才故意留到第二十招上出手勝妳，最多也不過强妳吃一塊鶴肉而已，妳却不該利用狡謀，使他超過限度……」

樂小虹冷笑一聲道：「這是他自己立下的臭規矩，與我有什麼相干！你說我使用狡謀，難道他最後勝我的那一招不是用的狡謀！」



萬里無雲語爲之塞，一輪明月長嘆一聲道：「算了吧！瘦子！事情已經如此了，多說有什麼用，怪來怪去只怨我自己愛開玩笑，最後把命也斷送在玩笑上！」

萬里無雲慘然道：「明月！你這樣子死了我實在不甘心……」

一輪明月悲聲一嘆道：「命該如此，不甘心也沒有用，仙榜復名之事，只有靠你一個人努力了……唉！眞沒想到我們籌劃了多年，竟會在瀕臨成功之際，遭此挫折……」

關山月聽他提到仙榜之事，連忙道：「剛才我問你們是否榜上人物，你們裝糊塗不知道，現在怎麼又自己說出來了，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輪明月朝他望了一眼道：「小子！你知道就不該問！」

關山月搖頭道：「我不知道！我只聽說那兩個字，所以才想問問明白！」

一輪明月立刻道：「那我們也無可奉告，我們原來也是那上面的人物，爲了一件事使我們在上面除了名，在沒有復名之前我們沒有權利談起它！」

關山月怔了一怔，半响才道：「你是眞的要自殺嗎？」

一輪明月怒道：「這種事情可以開玩笑嗎！」

關山月想想道：「沒有補救的辦法了嗎？」

一輪明月長嘆一聲道：「補救的辦法雖有，却非老夫所願意接受！」

關山月笑笑道：「你不妨說說看！」

一輪明月怒道：「老夫如若不想死，便得終身聽從這小姑娘的指使，你想我肯這麼做嗎？」

樂小虹連忙道：「我不要你聽受指使總該行了吧！」

一輪明月搖頭道：「不行！這是老夫自立之誓，與妳全無關係！」

樂小虹想了一下道：「那是絕對無法挽救你的生命了！」

一輪明月與萬里無雲凄然對視片刻，默不作聲，樂小虹又道：「既是你非死不可，爲什麼還等在這兒呢！」

一輪明月低聲嘆道：「老夫在等候替妳完成一件事，這也是老夫立誓的一部份，只要有人與老夫支撑過二十合不敗，老夫如不能終身服從他，便只有替他完成一件事後再自殺！」

樂小虹一笑道：「你這人眞是的，連尋個死也有那麼多的嚕囌！」

一輪明月怒聲道：「妳以爲這是件容易的事嗎！老實說在舉世之間，恐怕也沒有一個人眞正能與老夫拚上二十回合，假若不是妳不堪一擊，老夫也不會上妳的當了！」

關山月不以爲然地道：「如此說來，你的武功已到天下無敵的程度了！」

一輪明月搖頭道：「那倒不見得，然而正式以全力相拚，老夫必可在二十招之內決定勝負，勝自不必說，敗了必無倖理，所以老夫才開自己一個玩笑，立下那等誓言，却沒有想到今天會在陰溝裏翻船……」

關山月臉色忽而一動，附在樂小虹耳邊低語了幾句，樂小虹微笑點頭，才對一輪明月道：「你說要替我完成一件事，可有什麼限制嗎？」

一輪明月搖頭道：「沒有限制，盡我所能，如其力有不逮，惟如一死相報！」

樂小虹笑笑道：「那倒用不着，這件事很簡單，你注意聽着！」

一輪明月果然肅容等候，連萬里無雲也十分緊張！樂小虹朗然一字一句地道：「我要你珍重此生，如非無法避免，絕不輕易言死！」

一輪明月不覺怔然了，半响之後，才急聲道：「這可不行！這與我的本願，大相違背！我實是無法接受！」

樂小虹正色道：「別忘記了這是你自己所立的規約，你只有接受的義務而沒有拒絕的權利，從今以後，你得給我好好地活着！」

一輪明月凝思片刻，才廢然一嘆道：「罷了！小丫頭，算你厲害，看來我今後只有一輩子作妳的奴才，聽命於妳了！」

樂小虹笑着：「我叫你做任何事情你都不能違背嗎？」

一輪明月點頭道：「是的，我這是作繭自縛，，一輩子都無法超生了！」

樂小虹立刻道：「好！我要你把什麼龍華會與封神榜的來龍去脈，原原本本地說出來！」

一輪明月臉色大變，支吾不語，樂小虹厲聲道：「第一個命令你就想違背了！」

一輪明月長嘆片刻，張口待欲說話，萬里無雲立刻叫道：「胖子！只要你一開口，我就得對你出手了，因爲這是我的責任，無法顧全我們幾十年的情誼了！」

一輪明月苦笑道：「萬里兄，你還是殺了我好，也免得我一輩子受罪！」

萬里無雲果然抬起手臂，掌心泛起一片淡金色，一輪明月坦然閉目，作出束手待斃之狀，樂小虹連忙叫道：「你爲什麼不抵抗？」

一輪明月苦笑道：「瘦子的金佛掌功發出時，我必無生理，因此也不必作抵抗！」

樂小虹不信地道：「他比你高明得多嗎？」

萬里無雲莊容道：「不！胖子的太陰神功可以跟我在一擊之下同歸於盡，不過我相信他不會這麼做，因我有責任殺他，他却沒有責任殺我。」

樂小虹怔住了，關山月也只得朝她比個手勢，樂小虹才道：「那算了吧！我收回那道命令，現在叫你跟我一起離開！」

一輪明月吁了一口氣道：「這是老夫義不容辭的事！」

萬里無雲却冷笑道：「妳別以爲把胖子帶到別的地方就可以問他那些事了，我不會放過他的，他到什麼地方，我也跟到什麼地方，隨時隨地都要監視着他！」

樂小虹冷笑：「假如我命令他把你趕開呢！」

萬里無雲冷笑道：「很難！我們相處幾十年了，從未分過手，假如要動武的話，我們勢均力敵，最多是同歸於盡！」

樂小虹被弄得沒有辦法了，只得又向關山月請教對策！

關山月沉思良久才道：「好吧！暫時叫他跟着我們，以後再說吧！」

鬧了這一陣，遊山賞景的心情也沒有了，二人在前領頭下山，兩個老人跟在後面，找到了坐騎向山下急走，兩個老者雖是徒步，跑起來的速度却並不比他們慢！

回到那家小客棧時，呂無畏已焦急地等候着，一見了他們，立刻趕了過去，將關山月扯過一邊問道：「這兩個人是怎麼回事？」

關山月道：「請莫問，貴門中人可曾到達？」

呂無畏低聲道：「已有四人抵達此間，老朽已照令主吩咐，叫他們進行了！」

關山月默思片刻，朗然發話道：「好！今天我們就西行入蜀，我相信大家都等得不耐煩了。」

× × ×

「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這是大詩人李白對於蜀道所作的評定！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這是另一大詩人白居易對蜀道艱險所作的形容！

詩人的筆下也許不免誇張，可是唯有那兩段敘述是寫實的，由牢固關而起，渡神宣驛而越朝天關，盡是崎嶇的山路，然而關山月胯下的明駝却對之視如平陽大道，履險如夷，且不住伸出牠的脖子，發出振耳的長鳴！

呂無畏與劉三泰樂小虹等人都保持着沉默不開口，小心翼翼地控轡追隨在明駝的後面行進，一輪明月與萬里無雲雖是步行，脚下却比他們更爲輕鬆快捷！

一行人行至劍閣附近的劍門山，領先的明駝忽地一擺長尾，折入一條小山道，萬里無雲大爲着急，連忙上前攔住去路叫道：「喂！小伙子你到那裏去幹嗎？你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嗎？」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可是我知道那兒有我要找的人！」

萬里無雲怔了一怔，才啞聲道：「你要去找誰？」關山月笑笑道：「一個號稱天齊魔君的人！」

萬里無雲臉色更變，支吾地道：「你跟他有過舊誼？」

關山月大笑道：「雖然見過一面，却談不到什麼交情！我是專程去找他結淸一些過節，同時也想解開一些我想知道的疑點……」

萬里無雲搖頭道：「不！小伙子！你以前所說的那些名詞都不在這個地方！」

關山月一怔，但立刻就轉笑道：「我知道，可是那天齊魔君是唯一能給我一個明確答案的人！」

萬里無雲點點頭道：「這話倒是不錯，不過他那魔府的大門，你一踏進去，就別想再出來了！」

關山月豪然道：「這一點無須閣下担心，而且我也沒有要求你同行，你若是不願意的話，大可不必跟着我們走！」

萬里無雲臉色一變，默然片刻，才對一輪明月道：「胖子！這一下可是被你害苦了……」

一輪明月苦笑不語，關山月在明駝的領引下，一逕向山峯上登去，這條小道雖不甚寬，岔路却很多，密如蛛網，錯綜複雜。

明駝却如同是熟路途一般，毫無考慮地認路而進，經過一大段跋涉之後，他們來至在一片深密鬱積的黑森林之前。一個形容枯乾的老僧，皮膚黝黑，雙目烱烱有神，合掌攔在森林的入口處。

關山月在駝上欠欠身子道：「大師父，請借讓一步！」

老僧雙目微垂低聲道：「阿彌陀佛，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施主們可以到此爲止了！」

關山月滿不在乎地笑笑道：「大師父苦口佛心，其奈衆生難渡！」

老僧搖搖手道：「這倒不盡然，但叫精誠所至，頑石亦能點頭……」

關山月見他一味糾纏不淸，倒是有點惱火，冷冷地道：「大師父與林後人可是一伙的！」

老僧嘆了一口氣道：「貧衲是個出家人，怎會與他們同伙！」

關山月立刻道：「那大師父攔着我們所爲何來？」老僧指着一輪明月與萬里無雲道：「貧衲因爲這兩位故人，所以才勸諸位回頭……」



萬里無雲冷笑一聲道：「老禿驢！你別假惺惺了，當年之事，完全是你一手造成的，蹉跎歲月十八載，莫不拜受你之所賜，現在却又來貓哭耗子假慈悲了！」

老僧神色微動，輕輕一嘆道：「二位對除名之事，仍然耿耿於懷嗎？」

一向沉默的一輪明月，這時也怒沖沖地道：「當然了，這些年來我們苦心孤詣，就是爲了要想重新列名入榜，然後再跟你這老禿驢把帳好好的算一下！」

老僧黯然一嘆道：「浮生不堪戀，名韁利纏，尤爲生命之枷鎖，老衲好容易，將二位拔出苦海之外，閒雲野鶴生涯，何等自在，二位爲什麼執迷不悟呢！」

萬里無雲厲聲道：「呸！你說得倒好聽，爲什麼自己不退出呢？」

老僧恢復平靜道：「貧衲曾發宏願，要度盡會中一百零八友，此任務一日不完成，貧衲一天都不得安寧……」

萬里無雲冷笑道：「算了！我們懶得跟你說廢話，你還是快讓開吧！」

老僧頓了一頓又道：「二位縱然不聽老衲之勸，也無須到前面去，要是在裏面一失足，可就是永遠沉淪其間，不得超生了！」

萬里無雲怒叫道：「禿驢！我們自己的事不用你多管，你到底讓是不讓？」

老僧又是一嘆道：「唉！貧衲好話已經說盡了，二位一定不肯聽，貧衲也沒有辦法，爲了替故人聊盡心意，貧衲恭送諸位一程吧！」

說着回頭在前疾走，寬大的袈裟不住地飄動，同時他的全身忽然發出耀眼的金光，將那黑森林照着如同白晝，但見林中四下堆着許多白骨。

萬里無雲朝一輪明月相視失色驚道：「想不到這老禿驢居然將光明法身練成了！」

關山月也大是驚異道：「這老和尚是誰，他的功力好高明……」

萬里無雲冷笑一聲道：「他叫苦海慈航，其餘的事就不必多問！」

關山月會意果然不再多問，催駝緊躡老僧之後追去，其餘諸人也跟着進入森林。

這片密林並不太深，不多久已經穿了出去，只是在經過森林時，每個人都有一陣陰冷的感覺，直到渡過密林後，老僧已經不見了，萬里無雲深吁一口氣道：「幸虧有那老禿子帶了一段路，否則我們只怕通不過這片黑煞魔林呢，眞想不到天齊那老傢伙愈來愈高明了！」

關山月微異道：「老傢伙？天齊魔君是個老傢伙？」

萬里無雲詫然道：「你不是見過他的嗎？」

關山月點頭道：「不錯，可是我見到的天齊魔君是個年青人，名叫祁浩！」

萬里無雲與一輪明月臉色俱皆一變，良久俱未作聲，關山月也不知他們何以如此，但是他此刻已隱隱望見一片屋宇，聳立在雲霧之中，遂也懶得多問，一拍明駝，加力朝那邊馳去！

行至屋宇之前，唯見一所高大的門樓，上面刻着金碧輝煌四個大字：「天齊別府」。

旁邊則是一副對聯以相同的字跡寫着！

**「道斬魔，佛降魔，魔心生生不已，魔神與日月永輝**

**魔生道，魔成佛，魔法代代常存，魔壽共昊天並齊」**

關山月看後不禁冷笑道：「好大的口氣！」

萬里無雲在旁道：「這口氣並不算大，自古有道卽有魔，儘管仙佛代生，却也未曾將魔道完全消滅，以是推之，魔境不下於仙佛！」

關山月剛想辯白，門樓中忽然轉出一列青衣童子，年齡都在十二三歲之間，男女各半，爲首一個男童傲然問：「你們是從那兒闖來的游魂野鬼？」

這男童年紀雖小，說話却十分禮貌，關山月倒還在不乎，樂小虹却按捺不住，長鞭吧地一聲摔出去，早在那男童臉頰上打了一下。

那男童挨打之後，猝然變色，厲聲喝道：「臭婆娘，妳敢打我！」

身形一晃，如鬼影般地搶了進來，樂小虹猝不及防，竟然被他搶近身畔，長鞭也來不及抽回來只得改用另一手握拳相擊！

那男童大喝一聲道：「滾下來！」身子一縮，躲開她的拳勢，底下撩出一腿，踢在她的馬脚上，嚓嚓兩聲，那匹駿馬的後腿俱爲他掃折，痛嘶一聲，將樂小虹摔了下來！

這時一輪明月也搶了過去，伸手在那男童的背上印了一掌，口中也喝道：「小魔崽子，也敢仗勢欺人！」

他的掌勁陰損狠毒，男童只哇了一聲，口噴鮮血，飛出丈餘之外，的搭一聲，倒在地上死去。

羣童一陣大亂，紛紛朝後退去。

樂小虹在馬上摔了下來之後，剛將身子立定，見那男童被一輪明月發掌擊死，不用怒喝道：「你這個老混蛋，怎麼出手就傷人……」

一輪明月嘆了一聲道：「小姑娘！老夫因爲受妳所制，不得不保護妳的安全，老夫若不出手的話，妳可能已經死在那小鬼的毒手之下了！」

# 新潮奇俠故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地址：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456121（四線）

## 神槍雙俠故事
龍驤著




全書 159 頁　定價$2.00

紅眼貓……2.00
櫻花血……2.00
挑戰女人島……2.00
死亡單行道……1.80
火鳥妖姬……1.80
黑海情劫……2.00
魔鬼的情人……3.60

## 美人局故事
龍驤著




全書 312 頁　定價$3.20

神秘俱樂部……1.80
大破地獄門……3.20
龍城十三日……3.20
惡戰蘇祿海……3.20
橫掃美人局……1.80

## 浪子高達故事
魏力著




全書 94 頁　定價$1.80

血美人……1.60
銷魂使者……1.60
水晶艷女……1.60
金球紅唇……1.60
珍珠蕩婦……1.60
紅粉妙賊……1.60
盜屍艷遇……1.60
妙手偸情……1.80

## 貓頭鷹鄧雷故事
盧森葆著




全書 490 頁　定價$5.00

千面賊美人……1.60

## 玉面金剛故事
岑凱編著




全書 154 頁　定價$1.60

智擒珠寶賊……1.60
諜海爭雄……1.60
女兒國……1.60
神秘地圖……1.60
毒黃蜂……1.60

## 無名英雄列傳
魏力著




全書 120 頁　定價$1.60

死亡天使……1.60




樂小虹尙未答話，門樓中也轉出一列人，這次全都是中年以上的，也是男女都有，個個臉上都罩着怒色……

這一列人爲數不過八九，男女相雜，可有着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他們的面上，個個都罩着一片兇惡之氣，一望而知非善類。

爲首的一個中年漢子相貌尤惡，額上長着一個大疤，足足有拳頭那麼大，一直蔓延到左邊的眉毛，怒聲朝着一輪明月萬里無雲叫道：「原來是你們這兩個開除榜籍的寶貝，眞是胆子不小，居然敢到別府面前來鬧事了！是不是活膩了！」

一輪明月抬目向天，根本不理他，萬里無雲則在鼻中輕哼一聲，滿面不屑之狀！

那漢子又叫道：「你們爲甚麼不說話？……」

一輪明月回頭對關山月道：「喂！小伙子！是你要到這兒來的！你該出頭講話呀！」

關山月尙未作表示，那中年漢子又叫道：「我是在問你們兩個人。」

一輪明月突現怒色道：「我們縱然在榜上除名，却還懶得與你們這些小么小醜講話……」

那中年漢子怒叫道：「呸！你神氣些甚麼？難道我們不算榜上人物？」

一輪明月微微一笑道：「說得怪好聽，只可惜你們十個人，才只佔到一個名額，即使要找我們說話，也得你們的頭兒出來代表！」

中年漢子面上怒色更盛叫道：「老大在裏面有事！」

一輪明月微哂道：「那我們對你沒有話說！」

中年漢子變面正想再度囂叫，萬里無雲已沉着面道：「十大游魂中我只認識灰衣侍者，你不要以爲我們暫時離開榜上就可以如此放肆，眞要鬧起來，可還是有你們好看的！」

這幾句話彷彿有意想不到的效力，那中年漢子雖然怒意更盛，却已噤口不語，其餘諸人也是一樣的情形。

反倒是萬里無雲微笑着對關山月道：「小伙子！那傢伙原來叫做獨角犀，你知道爲甚麼嗎？」

關山月沒有作聲，樂小虹童心較重，連忙問道：「爲甚麼？」

萬里無雲手指那中年漢子大笑道：「因爲他頭上原長着一顆大瘤，又尖又硬，的確與犀角差不多，所以才榮膺那麼一個雅號……」

樂小虹望了那疤痕一眼道：「現在怎麼沒有呢？」萬里無雲面含微笑，好似正在等此一問，是以立刻答道：「那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在一次不平凡的聚會裏，我們有十個朋友互相競賽作屠牛之戲，結果就把那根獨角給拔了下來，妳知道那個屠牛勇士是誰嗎？」

樂小虹睜大眼睛笑道：「那一定是你！」

萬里無雲哈哈大笑道：「小姑娘，妳眞聰明，怎麼一下子就猜着了……」

這時那中年漢子的面色已氣得煞白，只有那塊大疤反而漲成紫紅，鱉了半天，終於忍耐不住，厲色叫道：「凌三槐！你欺人太甚！」

萬里無雲也厲聲叫道：「你居然敢叫出老夫的本名，你知道是甚麼罪名嗎？」

中年漢子先是一怔，繼而一橫心叫道：「你已經是除名的人，叫你的本名也沒有多大關係！」

萬里無雲嘿嘿一笑道：「很好！老夫等離榜多年，竟不知道連規矩都改了，好在天齊別府正是司掌榜規的地方，老夫倒要找人問問清楚！」

那中年漢子神色大變，縱身出列，劈胸就是一掌，直擊萬里無雲的正面，萬里無雲坦然受掌，竟然不避不閃！

掌胸交觸，微聞匍的一聲，那漢子反被震退數步，其餘各人也都紛紛準備出手！

一輪明月大聲喝叫道：「你們想造反了！」

這一喝有如晴空霹靂，使得那些人俱都一懾，止步不前。

中年漢子却大聲叫道：「各位榜友，這兩個老傢伙擅自帶領外人到此，自己先犯了條例，我們聯手對付他倆也不爲過！」

那些人聞言之後，果然又蠢蠢欲動，忽然門中又閃出一人，却是個書生打扮的中年人，身着一襲灰衣，鷹鼻圓眼，透着精明強悍之色。

由於他的出現，使得那些人又靜止下來，那中年漢子連忙道：「大哥，你來得正好，這兩個老傢伙上門生事，已經殺死了一名守門童子……」

萬里無雲也哼了一聲道：「灰衣侍者！你還認識我們嗎？」

書生輕輕一笑道：「二位乃會中英傑，雖然因爲一點小事遭致除名的處分，可是榜上諸友，對二位眷念不已，二位之席次仍虛懸以待，大家都相信二位必然會東山再起……」

萬里無雲這才微微一笑道：「如此說來，我們這兩個老傢伙還沒有倒霉到走投無路的程度！」

灰衣侍者微笑道：「這是甚麼話，一旦列名封神榜，終身都是龍華會上人，二位埋首虔修多年，相信已經有了返會的把握了！」

萬里無雲一聲道：「好說！好說！我們雖然小有長進，却不敢說準能接得下那雷霆三擊！」

灰衣侍者笑道：「二位太謙虛了，好在會期在卽，相信二位到時必可有驚人的表現！」（未完）

# 武俠小說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地址：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456121（四線）

## 東方英著




全書925頁　定價＄10.60

雙英堡………………… 1.40
天靈神掌………………… 1.20
血　　路(第1集)…… 3.00
(第2集)…… 2.50
(第3集大結局)…… 2.20
鐵膽雄心(全3集)每集 3.00
龍鳳干戈………………… 3.20
南刀北劍(1—2集)每集 3.40
(3—4集大結局)每集 3.80
紫鏢囊(1—2集)每集 3.40
(第3集大結局)…… 3.80

## 高皐著




全書342頁　定價＄4.00

## 慕容美著




全書1134頁　定價＄13.40

祭劍台………… (全9集)
金星武士(全2集)每集 3.00
九帝會中原(全3集)每集 3.00
公侯將相錄(上集)…… 3.00
(下集)…… 2.00
金筆血掌蛾眉刀(1—2集) 3.00
(第3集大結局) 2.50
風虎雲龍(1—2集)每集 3.00
(第3集大結局) 2.20
七星劍(1—2集)每集 3.00
(第3集)…… 3.60
七星堡(1—3集)每集 3.40
(第4集大結局)…… 3.20

## 司馬紫煙著




全書255頁　定價＄3.00

## 倪匡著




全書447頁　定價＄5.20

奇門劍俠………… (全5集)
梅花八劍………… (全8集)
一劍情深………… (全16集)
金刀怨………… (全12集)
鐵衣大俠………… (全6集)
俠血紅翎………… (全12集)
六指琴魔………… (全32集)
玉女金戈………… (全6集)
劍雙飛………… (全20集)
巨靈掌………… (全17集)
鬼箭神棋………… (全11集)
慧劍情絲………… (全15集)
玉女英魂………… (全26集)
斷腸刃………… (全9集)
虎魄冰魂………… (全10集)
古劍殘鞘………… (全6集)
追魂十二令(上集)…… 4.00
追魂十二令(下集)…… 2.00
不了仇(全1集)…… 3.00
百步飛針(全1集)…… 2.60
誅邪劍(全1集)…… 2.00
劍亂情迷(上集)…… 3.00
劍亂情迷(下集)…… 3.00
廻光壁……………… 2.00
玲瓏雙劍(1—2集)每集 3.00
(第3集)…… 2.00
最後一劍………………… 2.00
劍谷幽魂(全3集)每集 3.50
五虎屠龍………………… 2.60
獨行女俠………………… 3.00
大盜柔情………………… 3.00
冰天俠侶………………… 2.40
十三太保………………… 2.60
鐵獄飛龍………………… 5.20
火鳳凰………………… 3.00